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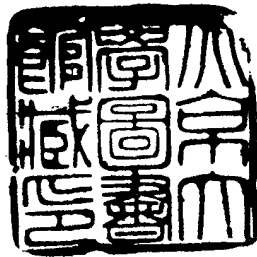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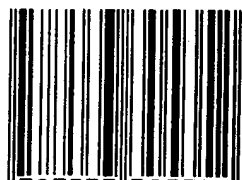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B95/0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四四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裁二十六卷

〔明〕吳士奇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吳勉學刻本

..... 一

史觴十七卷

〔明〕謝肇淛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建安黃氏景晉齋刻本

..... 四二四

雪廬讀史快編六十卷(一)

〔明〕趙維寰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 六二三

史裁二十六卷

〔明〕吳士奇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吳勉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裁二十

六卷》提要

先儒丁丑十一月朔日言天由宮平也臣人言不若
而因治時中何中今疎視也去酒華水若果深
思深集前問之山權族中一威一古少此物猶不
以指數十年來之此苦重也今余作史相時以空
阻不獲返梓况何物甚因以此書授閣一退乃清
計古言更勝在因因故推世第於朝領取肩
兩口領心作不傳授十指不為筆大

崇州河漢記步打塔河上之正德居

史裁序

史裁者友人吳無奇氏讀史所著爲書凡二十六卷其體主於紀事其事多主遇變而能權而其權又主依經而合道蓋古今得失之林而事詞之寡會諸史之權衡也書旣成命不佞序諸首序曰昔者仲尼作春秋大齊桓仁管仲之功而孟子董子其學皆宗孔氏至論五伯則曰聖門之所不道童子之所羞稱也何乃與春秋繆戾若是余竊思之春秋者聖人經世之書而孟子董子儒者立教之論經世者其道不厭廣立教者其防不厭峻所謂並行不悖者非歟自漢宋諸儒因二子以達孔氏引繩操墨定爲儒者家法其於固道誼之藩籬塞功利之濫觴遑矣然千百年間儒於卒不大白而赫然爲政當世者多出伯者之

史裁

序

一

苗裔諸儒即黜其人而不能薄其功薄其功而不能有以奪其氣也豈仁誼道德真不足應天下之變彼春秋經世之微權儒者儻亦有所未及講歟惟隋王文中氏其學雅以世道自任作元經以續尼山之墜業始推漢七制上配三宗與昔賤伯岐指而宋陳同甫氏亦謂天地與人並列爲三能立天地即盡人道漢祖唐宗功濟塗炭視三代無大屢絕其言皆前人所未道但今河汾之編旣多闕略而龍川所持論頗負牽合之誚然諸儒先獨兩家者爲有經世之志而得春秋之用則斷乎不可誣也余觀無奇此書自東周以逮輓近其大者則英君誼辟所以創業持世反亂爲治而次者謀臣之略策士之辨良將之勲伐能吏之幹局臚列具在卒澤之仁誼道德是

史裁

序

三

非不繆於聖人此其指視王氏陳氏略同而明白正大有過之者無奇於此其慨然有春秋經世之思乎非僅僅與博物洽聞摘華採藻而係籍述作之場者埒也陳生曰余從無奇氏游最久習知其言行具有本末雖在尺寸允兢兢至當大事斷大疑即責育不奪知囊莫測也今讀其書則知淵源所自者遠矣哉

史裁

六序

友弟陳邦瞻德遠書



史裁叙

權不可以豫設聖人所以重權也儒者泥其指而訛漢以下人皆不識權夫權何可一日無也經之於權也蛇蚺而蠅蠅權之佐經也官商調而五味和也經體而權用經實而權虛經如正兵權如奇兵奇正相生如環無端經權互用乃無經權道一而已矣語經而權賅焉惟權乃為能平其經然孔子又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使由者經也不可使知者權也夫惟聖人操不可知之權以愚可由之民故能誠之舞之而莫知端倪周道東而伯維王權翊經則桓文狎主盟焉孟氏明王道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至以春秋續王迹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孔子不言軍旅而春秋所書大都戰伐事焉如必槩以王道繩之則夫春秋者有惡無善有非無是而聖人之作春秋直以彰人過而為毀耳其何以存直春秋之不諱言桓文與戰伐之不必盡非也所謂因時者也時者權也故孔子為聖之時春秋為孔子之權書不佞膠柱士也何敢漫言春秋書株古今之權變驗諸成敗參其得失觀夫彼此異宜攻守異勢樽俎與干戈殊途治未亂與治既亂異軌竊符何以存經

史裁

自叙

璧卒以摧秦子房招四皓以翼太子終侯托左祖以
安北軍孔明指白帝之耻而收和吳之利王謝闕五
胡于中原而江左賴之偏安逮夫片語回天談言微
中呼吸風雲斧斷電決銷剛爲柔以俛爲仰欣慕其
事集爲一書欲以破拘孿之見庶無悖于繩墨諺曰
以書御馬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御今者不達事之變
存什一于千百安取夫人與骨俱朽者而抱空言爲
輪扁斲輪庖丁遊刃上士自悟是爲達權權豈迹耶
竊効一割之用以俟酌古通今者取裁云爾

萬曆三十年正月望日新都吳士奇

史義

自叙

二

吳勉學曰不佞生而椎魯無所能亦無所好顧嚶嚶
暮古窮年不厭客居南都殆十五載南都文獻之淵
藪不佞後先所購書凡數十種梓行于世自三墳六
籍先秦兩漢諸子百家以及醫卜諸書蓋稍稍備矣
史裁者則家計部姪無奇所編次無奇嗜書過余自
公之暇乃採春秋以逮勝國事集爲書更六載而成
無奇不欲以示人也不佞得寓目焉以爲或有資于
論世乃授諸梓人而并識其叙書之指

是編論事也非論理也故有名言纒纒而汎陳義
理如天人三策亦不載取夫事之中權而有濟于

史義

叙例

三

用者也故有忠義凜如而一死無補如荀息事亦
不載又權變而不拂于正者也故有狙詐亂經不
可爲訓如曹沫聶政事亦不載大略于編年之中
倣紀傳之體使一人一事自爲本末庶觀者一覽
可得而不必于旁搜其所論史大都出前人無奇
間以已意發之然必切中事情者非是不錄矣

新都吳勉學書于師古齋

史裁目錄

第一卷	東周	第二卷	周七國
第三卷	秦	第四卷	漢高祖皇帝
第五卷	漢武至新莽	第六卷	漢光武至漢帝
第七卷	漢獻	第八卷	蜀漢
第九卷	晉	第十卷	東晉
十一卷	宋	十二卷	齊
十三卷	梁	十四卷	陳
十五卷	隋	十六卷	唐高祖至唐宗
十七卷	唐玄宗至德宗	十八卷	唐順宗至唐末
十九卷	後梁	二十卷	後唐
二十一卷	後晉	二十二卷	後漢
二十三卷	後周	二十四卷	宋太祖至欽宗
二十五卷	宋高宗至宋末	二十六卷	元

史裁

目錄

四

目錄

史裁卷之一

東周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勿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議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

城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爲賴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史裁
卷之一
二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嬀嬀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眈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

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自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碻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碻使告于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皆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碻使其宰衛羊肩蒞殺厚于陳君子曰石碻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史裁
卷之一
三
晉昭侯危不自安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實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杜預曰忽爲太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太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之彊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絜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爲謀

言不能謀國也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
亂鄭國者實忽之由

魯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大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
吾將授之矣使管夷吾將老焉翬懼反諸公於桓
公而弑之

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
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
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
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
而長于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

史載

卷之一

四

人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
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
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
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
于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
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
計于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
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
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
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

史載

卷之一

五

不爲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
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
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請司馬師師有
密疏未昇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
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
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
慮敦疑已遂大吐血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
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爰乎允之也孔子
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
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
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齊師伐魯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
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
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
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
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侯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而廢太子申生乃使大子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

史載

卷之一

六

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患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閔之

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

史載

卷之一

七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其後申生卒以姬譖自縊姬併諸重耳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

吳生曰里克之言經也梁餘子養之言權也申生之自縊小孝也重耳之出亡大孝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

君復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
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
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
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
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

史載

卷之一

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
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
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
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
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
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
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
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

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
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
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
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
鄭必受盟天子華旣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
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聞
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史載

卷之一

九

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救粟決其籍若此
則齊西出三十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
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
衣無本者與之陳無種者與之新若此則東西之利
被遠近之準平矣

晉侯在秦使卻乞告呂甥且召之呂甥教之言曰朝
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
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
恤而羣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
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

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呂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

史裁

卷之一

十一

政館晉侯饋七牢焉卒歸之

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敗桡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

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宋襄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子魚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不可楚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子魚復曰君雖不言國固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謂宋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乃會于薄釋宋公

史裁

卷之一

十一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宜於諸侯今爲可矣晉侯國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以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

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
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
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
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夜縋
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
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
亡鄭以陪鄰降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

史裁

卷之一

十二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
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
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
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微夫人之
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
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焉文公卒子
成公立楚圍宋宋告急于晉晉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拔之則宋免矣晉文公乃

假道於衛以伐曹成公弗許晉更從南河度侵曹因
伐衛分其地于宋成公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弟叔
武以受盟于踐土或訴元咺于成公曰立叔武矣其
子角從公公殺之元咺奉叔武入守晉人復成公賓
俞與衛人盟于寗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
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
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
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
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成公入叔武方

史裁

卷之一

十三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
也枕之股而哭之元咺以成公驅入殺叔武也愬於
晉衛侯不勝晉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賓俞
職納橐饘焉元咺歸立公子瑕晉文公請殺衛侯王
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
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
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微父子將微是
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
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逆於余
懼其無後也不然吾何私于衛侯文公乃許之

俞貨醫使薄其醢不死已而魯僖公爲之請乃釋衛侯而歸之

晉使先蔑迎公子雍于秦秦康公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曰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

史載

卷之一

十四

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尊食潛師夜起敗秦師先蔑奔秦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

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鄭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史載

卷之一

十五

楚子圍鄭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史裁

卷之一

十六

楚子舍之以歸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嬖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嬖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嬖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踵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魯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過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更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要曰朔之婦有

史裁

卷之一

十七

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官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嬰出諺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諺曰小人哉程嬰晉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

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
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
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
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嬰卒與居匿山中居十
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厥
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
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
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厥具以實告
於是景公乃與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官中諸將
入問疾景公因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

史載

卷之一

十人

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官之難屠岸賈爲之矯
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
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
嬰徧拜諸將遂反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出邑
如故及武冠嬰乃謂武曰昔下官之難皆能死我非
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
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
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嬰曰不可彼
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
成遂自殺

吳生曰趙氏孤如不幸剪滅誼不可獨生趙氏孤
已立立而且賢也孰與夫緩須臾之死以亢趙宗
而必以身殉爲哉死者爲趙生者亦爲趙前之不
死以撫趙孤後之不死以輔趙孤總之爲趙而不
有躬焉斯于死生之義熟矣

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圖許爲
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
晉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
而歸其君以求成于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

史載

卷之一

十九

以紆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
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晉楚遇於鄢陵文子
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
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
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
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

殺終無失也對曰終無厭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終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

史載

卷之一

王

吳生曰魏絳度其君而爲之故身名俱全趙奢亦識此意以受知於平原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鄉童子言焉將爲戮矣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蟠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北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

楚以紆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遯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驂也受其

史載

卷之一

王

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變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啟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

圖之

楚子囊鄭子耳侵魯西鄙還圍蕭克之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

史載

卷之一

壬二

以如北官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聞盜不傲而出戶而追盜盜入於北官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官子蟬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餘出奔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

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詎有祝禍之本也

崔杼弑齊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史載

卷之一

壬三

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

吾仁也

楚子囊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御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

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濫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史裁

卷之一

十四

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光佯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中以進食手匕首刺殺僚光代立爲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

待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矣夫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

史裁

卷之一

十五

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迎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壇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圖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

史裁

卷之一

二十六

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震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其往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有焉

震雷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震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震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言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十一城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邇今此行也其有報志乃弗殺

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崔苻之

史裁

卷之一

二十七

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崔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

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王闔廬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敗于檣李射傷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夫差日夜勸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追而圍之越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爲之奈何

史載

卷之一

王

何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欲殺妻子燔宮室觸戰以死種止曰夫吳大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嚭嚭受乃見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

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子胥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辛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越王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蠡治國政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種而使

史載

卷之一

王

蠡與大夫拓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

之艾陵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乃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蘓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

史裁

卷之一

三十一

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欲許之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

自殺

范蠡既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今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蠡素色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史裁

卷之一

三十一

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

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遣長子爲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長男至楚莊生家負郭拔葵藿甚貧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遇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

史載

卷之一

王主

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知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余

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歎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奈何以朱公子故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長男竟持其弟喪歸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

史載

卷之一

王主

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殺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客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魯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

於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史裁

卷之一

三十四

史裁卷之一

師古齊魯版

史裁卷之二

周七國

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果乃別族為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徂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

史裁

卷之二

一

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凌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

史載

卷之二

十一

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陘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爲烈侯。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囑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雖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表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三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於魏。魏於是始大。於三晉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對

史載

卷之二

三十一

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
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
客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皆曰鄴
苦三老廷掾歲歛百姓錢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
河伯娶婦而與巫祝共分餘錢持歸以故民益貧逃
亡豹得其故則曰至爲河伯娶婦時來告語吾亦往
送女皆曰諾至其時三老官屬巫祝里父老皆會豹
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因謬云是女子不好煩大
巫姬爲入報河伯伯得更求好女送之即使吏卒抱大

史表

卷之二

四

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久也復投一女弟子
趣之凡三投弟子豹曰巫姬弟子皆女子也不能白
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嚮河立待良
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豹欲復使廷掾里父老一
人趣之皆叩頭破額流血色如死灰須臾豹曰廷掾
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
恐不敢復言其事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
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
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

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
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
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
右嘗與者於是羣臣皆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
大治彊於天

公孫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
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有不可諱將奈社
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
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卽不
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痤召鞅謝曰

史表

卷之二

五

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
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
矣且見禽鞅曰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
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
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西入秦因孝公
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
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
足用耶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
悟矣後五日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
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

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

史載

卷之二

本

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

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亾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闕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勦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

史載

卷之二

十

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期年秦民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闕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

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居三年爲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明年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鞅將而伐

史載

卷之二

入

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孫臏客田忌所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于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

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魏惠王伐趙齊威王使田忌救之忌欲引兵之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闕者不搏敵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其後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田忌曰弗救則韓且

史載

卷之二

九

折而入於魏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龐明日爲五萬龐又明日爲二萬龐龐涓行三日大喜曰

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罷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罷涓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罷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初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

史裁

卷之二

十

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併力西鄉而攻秦秦必

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以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結盟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損秦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說厚待秦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且欲東兵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秦俱事鬼谷先

史裁

卷之二

十一

生學縱橫之術秦自以爲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秦故召而辱之儀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秦說韓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躐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

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少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輻輳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

史載

卷之二

十二

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者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鬪雞走狗六博闢鞠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

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虛喝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願大王計之齊王許之乃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

史載

卷之二

十三

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欲先伐韓後伐蜀恐

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敵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

史載

卷之二

十四

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猶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

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蜀既屬秦秦益彊富輕諸侯

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嫁女娶婦長爲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與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

史載

卷之二

十五

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儀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至秦儀佯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

其至其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伐秦秦發兵擊之楚師大敗秦遂取漢中楚王悉發國內兵以襲秦戰於藍田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

史裁

卷之二

十六

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蔣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走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

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請完璧歸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

史裁

卷之二

十七

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齎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壁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

天下所共傳實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壁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

史裁

卷之十一

十九

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頗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王遂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

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其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鐃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鐃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鐃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鐃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其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鐃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爲上卿位

史裁

卷之十一

十九

在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視廉將軍孰與秦王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

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歎爲刎頸之交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毅遂以破齊

初燕人攻安平田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傳車轄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爲燕所擒獨單宗

史載

卷之二

二十

人以鐵籠得免遂奔卽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乃并軍圍之卽墨大夫戰死卽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爲將以拒燕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以鎮新民三年猶未下或譏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亡其妻

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齊爲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痛之入骨故招賓客以求報讐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讐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齊與燕並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遣國相奉而致之毅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

史載

卷之二

二十一

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單聞之乃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唯恐他將來卽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

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

史裁

卷之二

三十三

東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封單爲安平君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單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愛民之饑也

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單懼問魯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連

史裁

卷之二

三十三

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黃立則伏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色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乃下秦破趙魏段干子請割南陽於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壘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

壘欲壘者制地覷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租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子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

史裁

卷之二

二十四

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皆曰道遠險阨難救問趙奢曰道遠險阨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遺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君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旣已遣間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許歷

請以軍事諫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奢曰請受教歷復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王稽旣以范雎薦於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雎曰非敢然也臣羈旅

史裁

卷之二

二十五

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雎拜王亦拜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

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唯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疆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

史裁

卷之二

二十一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疆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

史裁

卷之一

二十二

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官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楚頃襄王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

應侯以告王王曰今太子之傳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利秦也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爲楚使者御而出關而歇守舍常爲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言於王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

史裁

卷之二

二十九

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爲秦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曰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疆大乎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齧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

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齧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秦王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旣而秦果顯鄭朱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頗堅壁不出趙王怒數讓之應

史裁

卷之二

二十九

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趙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固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齎爲將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東易置軍吏出秦軍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收趙趙人乏食請粟于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疆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肉陰相殺食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

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聞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秦之始伐趙也魏大夫皆以爲於魏便曰勝趙則吾

因而服焉不勝則可承敵而擊之孔斌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敵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有鄰之羞國之福也斌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响响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悞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姊爲趙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

史載

卷之二

三

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

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羸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爲人

史載

卷之二

三

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鄙軍北救趙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嚙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

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鄴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鄴公子遂將鄴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負軜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史載

卷之二

手函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王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體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畢過

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公子立變色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遂乘勝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

史載

卷之二

三五

吳生曰侯生既竊符與公子而復曰臣宜從老不能大生即羸老豈不能強載後車以趨公子之急即公子亦不請侯生與俱者何也兵符乃竊于卧内不測恐生于肘腋境上之事付之朱亥國中之事任之老臣此侯生與公子不言而喻者也公子之得以至晉鄙軍而無卻顧之慮者侯生留之力也與公子決至軍而果北鄉自剄者何也夫慷慨好義之士固不難一死以赴人之急而要之必可以死者也侯生可以無死者也死胡爲者也善

乎公子之客之言之也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此公子所以立自責若無所容而侯生所爲引咎負慝者也苟公子蒙有功之原而吾從不忠之戮斯固老臣所甘爲知己死者也公子之卒以返國而魏王無所督過者侯生死之力也

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潘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今潘王已益弱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

史裁

卷之二

三六

帝秦必喜罷兵去此時魯仲連適游趙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請爲君責而歸之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

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

史裁

卷之二

三七

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圻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新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

疆辯之疾故脯郭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姜里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簪攝衽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簪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

史載

卷之二

三九

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購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請出不敢復言帝秦

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無忌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去終身不復見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卽

史載

卷之二

三九

以遂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遂曰先生上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

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遂謂楚王左右曰取

史裁

卷之二

四十

鷄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趙曰勝不敢復相士矣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疆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遂以遂爲上客秦急圍邯鄲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

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土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李同戰死

史裁

卷之二

四十一

貧猶有一劍耳又荆轲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今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今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復問傳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今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君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驪不復歌居期年驪無所言使孟嘗君相齊封於薛歲餘不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問左

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孟嘗君乃進驪而請之驪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者以要期貧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疆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驪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驪驪至孟嘗君

史載

卷之十二

四十二

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驪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屬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今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謝之

李牧者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

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不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佗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收牧杜門稱病不出王疆起之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

史載

卷之十二

四十三

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後以郭開讒死而趙亡

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疆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蔡澤事燕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羅曰臣請行之於是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疆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羅曰應侯之用於秦

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行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始皇乃遣之羅至趙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

史裁

卷之二

四十四

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爲上卿

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建欲入朝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

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之則以王可爲謀入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王不聽後爲秦所虜遷于松栢之間餓而死

史裁
吳生曰封建蓋大有造于周哉而謂亡周者何也夫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卽神聖之裔惡能世有天

史裁

卷之二

四十五

下而長不亡哉計周東遷之日于夏商已爲亡國之期而何有于東西周且是東遷周與夫東西周者皆蹈亡國之形而幸以不亡者也劉淵起左國而五胡覆晉安祿山鼓漁陽而兩京不守宋處偏安而受禍于金元最毒周之宜亡而不已者封國力也故一變而十二國再變而七國要之此十二國與七國者亦千八百伯國中之國也不然亦其世胄而爲彼國之卿大夫者也終周之世而卒無有匹夫偏起者何也勢不能也彼其各有先人之土地而惟恐失墜也爲君而長子孫者習其俗不難

撫馭焉爲民而長子孫者安其主長願奉戴之卽有勝廣夫安所乘且地醜則利天下之有共主而藉以相持德齊則莫肯誅殘天下之共主而犯夫不遑一從一橫適相反覆周故得以提空名而晏然于強大之間秦不鑒周之所以亡者而又未悟夫周之所以不亡者是以輕變先王之法而二世竟亡夫是羣起而亡秦者田橫兄弟魏豹項燕張良諸人也其人皆六國侯王將相之後無尺土之封而長使之爲人下此所以乘間而爲亂也郡縣之吏皆取目前富貴耳非有子孫不拔之基此范

史裁

卷之二

四六

陽令所以馳驅燕趙郊而燕趙城隨降也民與吏不相信而相疑一旦有急誰不生心此沛子弟所以相率而誅沛令也是皆以反周之舊而亡者也彼李斯者奸人之尤者也其曰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蓋欲借其言以專秦權而杜侯王之口適足爲趙高之驅除而釀指鹿爲馬之奸或曰然則漢何以有七國之變歟余曰秦之滅封建防侯王之軋已而故抑之者也抑則憤漢之大封建利侯王之翼已而故張之者也張則驕夫惟先王公天下而已不私焉然後可以辦上下

定民志民志定而指臂之勢成天下莫敢有異心矣

史裁卷之二 終

史裁

卷二

四七

史裁卷之三

秦

丞相絳言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

史裁

卷之三

監

初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之陳涉入陳耳餘上謁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

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涉不聽遂自立爲王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問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

史裁

卷之三

二

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兄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擊范陽
蒯徹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
徹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
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
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
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
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
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
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
矣范陽令乃使徹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

史表

卷之三

三

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不
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
曰何謂也徹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可以守戰
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
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
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
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
朱輪華轂使馳驅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
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
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賜范

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趙高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玉璽子嬰與其子謀曰
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
我聞高與楚約滅秦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
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
高使人請子嬰數童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
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
狗遺將將兵距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
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鄢食
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詐

史表

卷之三

四

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
怠擊之沛公從其計大破秦軍降子嬰

吳生曰沙丘之謀史氏以爲說動於趙高余謂不
然斯蓋自扶蘇監北邊之日而已有二心矣夫太
子奉冢祀社稷之案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之
適嗣不可以帥師斯豈不聞耶且其臣主相得不
啻魚水之歡也其於天下輕重利害何所不言卽
以先王遺訓不難付之坑灰又何所忌憚而不敢
言而謂太子天下本獨斷一言耶易儲大故也矯
詔而殺君之嗣至不道也趙高揣斯不從勢必先

殺斯以滅口不以謀告斯高不殺斯者預窺斯之
隱也殺斯而將相爲戮盡從死君後也中外必疑
扶蘇必不死而徒擁一少子返國而奪之位敗道
也留斯爲羅而後可以死扶蘇殺蒙氏兄弟然後
盡除先帝之故臣以逮秦諸公子則斯亦機上肉
耳如此而胡亥乃可取而代也甚矣高之忍而險
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可
不畏哉

史裁

卷之三

五

史裁卷之三

史裁卷之四

漢

陳涉起沛令欲以海應之操主更蕭何曹參曰君爲
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
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
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有變乃閉
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季乃書帛射
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
開門迎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
人以應諸侯

史裁

卷之四

一

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
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
矣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
戰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
秦矣故不如先闔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
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
狼疆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至
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羽曰將戮力而
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疆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羽晨朝上將軍卽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憎服莫敢枝梧皆曰自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義子殺之使桓楚報命懷王懷王因使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

史載

卷之四

二

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蘇洵曰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干垓下無惑

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徘徊河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旣已安沛公而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

史載

卷之四

三

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黑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黑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

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侯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官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

史裁

卷之四

四

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闊項羽號章邯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從之已而羽至關關門閉大怒使黥布等攻破之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告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羽兵四

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見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

史裁

卷之四

五

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可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

騎來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與飲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視之者三羽默然不應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嘗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

史裁

卷之四

六

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拔帷立牕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羽拔劍而詈曰客何爲者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一生彘肩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

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未有以應曰坐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沛公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斬彘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間行趣霸上留良使謝羽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

史裁

卷之四

七

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奔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

下隄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攻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

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

漢王既拜韓信爲大將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

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

三日祭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順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吳生曰項氏起江東江東豪傑爭附之矣范增說以立楚後於是項梁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甚矣增之迂也夫秦爲無道群雄並起其憤發而亡秦者亦非必謳吟而思楚也以楚懷不返而謂足以係將士之思則是天下大器而可以取憐得也尤可笑也項氏世世將

史裁

卷之四

十一

家有名於楚其材力固足以號召豪傑爲天下倡大義誅暴秦而吳必區區藉已亡之楚旣北面而爲之臣復陰賊焉以犯天下之不韙而使沛公得聲其罪率五諸侯以伐楚自是楚氣日索而羽卒以亡是項氏以楚懷自斃而沛公以楚懷斃項氏范增所爲爲項氏者適以資漢而授之柄耳蘇子謂羽殺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也夫增之說羽立義帝爲義帝耶起牧羊子而號之王彼固利其愚而藉以爲招耳不虞其爲賢主也增與羽始有忌心矣增所欲殺之沛公卽義帝所目爲長者而遣

之西略地者也殺義帝者未必非說立義帝者也吾固曰增之立義帝其陳涉詐稱公子扶蘇之故智與羽卒與涉俱無成豈非名之不正耶

初沛公爲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良歸至韓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又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書羽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王榮及書告羽羽以此無西憂漢心而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從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下馬踞鞍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

史裁

卷之四

十一

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吳生曰燒棧道以破羽西顧之憂遣反書以促羽北嚮之戰舉布越使各壽其虛專任信使獨操關外此不待接刃而勝笑已定于帷幄矣

韓信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餽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于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關與信之下魏破代也漢軛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及是信耳復以兵數萬欲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耳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

史裁

卷之四

十三

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至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信使人間視知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餐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

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禽趙

史裁

卷之四

十三

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願諸君不察耳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信固問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

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
威震天下農夫莫敢輟耕釋耒耨衣甘食傾耳以待
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
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
之不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
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
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
長擊短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撫趙民百
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辨
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

史裁

卷之四

十四

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
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信曰善祭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吳生曰李左車願以奇兵三萬塞井陘之道而史
稱成安君儒者也不用詐謀奇計夫餘素號善用
兵豈厭詐而不肯爲奇者彼以爲不示之以無備
則信必阻而不敢入信入而千里遠涉之軍必不
能久頓之堅壁之下吾徐而斷其歸路未晚也信
非不逆趙之斷其後而卒敢於深入者計定于旦
夕下趙而料其無及也嗟乎餘陽却李左車之說

而陰用之以擠信信亦陽入餘之術中以快其所
欲而卒構會以成其功吾故曰餘之不用李左車
策亦一筭也而非所以當信信之輕入而敢於薄
戰危道也而非此不足以致餘知彼知己兵家可
不察耶

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
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
敕使使者譙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
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以故未擊漢王與
楚戰彭城不利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

史裁

卷之四

十五

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
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萬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
南至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
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使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
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
言之王王見之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
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
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

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榮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

史裁

卷之四

十六

壘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榮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

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布曰請奉命然未敢泄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獨可遂殺楚使而疾走漢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叛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破布軍布間行與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武王伐紂封其後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

史裁

卷之四

十七

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嚮風慕義願爲臣妾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

可三殷事已畢偃華爲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

史裁

卷之四

十八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日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受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

史裁

卷之四

十九

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下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隣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力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侔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泚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疆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事同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

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羽果不信鍾離昧等羽使使至漢平使爲大牢具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欲急攻下滎陽項王不聽亞父

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死業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滎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譙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

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生平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燕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遂虜齊王廣信使人言漢王曰齊爲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

史裁

卷之四

二十二

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囁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遂立信爲齊王

吳生曰觀固陵之期不至則信可無王乎于時高帝發怒于倉卒而良平以呼吸轉移之此可以顯言諍乎古有造膝而密語者躡足附耳其何病羽與漢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良平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諸侯

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追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韓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

史裁

卷之四

二十三

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帝置酒洛陽南宮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群臣悅服

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以橫兄弟本定齊地齊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後恐爲亂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鄒生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帝乃詔鄒商曰齊王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

史裁

卷之四

二十四

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馳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貴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以王者禮葬之既葬二客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橫死亦皆自殺

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慧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毋弟丁公亦爲羽將逐蒼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狗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

史裁

卷之四

二十五

爲人臣無傲丁公也

吳生曰漢斬丁公而韓黥諸人震矣夫是韓黥諸人者皆故項王之臣而改事高帝者也且尉佗尚倔強于南越得無堅其貳而拒之歸乎噫帝非誅夫棄楚而與漢者也誅夫陽事楚而陰爲漢者也臣無貳心貳乃辟也當楚漢相距雌雄未分爲丁公者如欲擇主而事則仗劍歸漢與韓黥諸人相比肩夫誰曰不可乃既委質爲項氏臣復私脫帝於阨以示德首鼠兩端爲進退地臣而不臣何得無誅故帝誅之而更顯爲之辭曰丁公爲項王臣

不忠使項王失天下稱項王臣者別韓黥諸人之
更臣事我者也其指甚明而論者不察謂帝既已
釋射鉤斬祛之夫而復以怨爲德也深求其說而
強爲之解焉至唐牛僧儒而以悉怛謀授首於吐
蕃未必不藉口於是則是招攜受降而可無用也
齊人婁敬茂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
求見上上召見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
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後稷
封邵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
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

史載

卷之四

二十六

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
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
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
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其德薄形勢弱也今陛
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榮陽成臯之間
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
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
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
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
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

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
鬪不搃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
故地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
成臯西有轅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
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
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
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
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
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

史載

卷之四

二十七

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
上已大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
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
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
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
所誼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
此屬異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
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
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

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司馬光曰張良爲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史裁

卷之四

三

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奪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千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關氏關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

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天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東有六國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徙齊楚大族及豪傑於關

史裁

卷之四

二十九

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陳豨反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及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曰見四人上親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

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初漢王與羽相距京索間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兄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何從其計上說上擊陳豨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

史裁

卷之四

三十一

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討備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戚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擊奪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貸以自污上心必安何從其計上大說

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絕新道自

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上遣陸賈諭之賈至佗雖結其倨見賈賈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兄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

史裁

卷之四

三十一

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賈賈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

皇帝賢買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買橐中裝直千金稱臣奉漢約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后曰留侯善畫策上信之后乃使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

史裁

卷之四

三十三

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軍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澤所黥布反上病欲使

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澤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

史裁

卷之四

三十三

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澤立夜見后后承間爲上涕泣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起而傳太子上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稱說引古今以死爭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

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

吳生曰帝欲易太子果奪于房帷之愛歟其卒以不易太子果高四皓之名而藉之爲羽翼歟帝英

史載

卷之四

三十四

主也豈以一幸姬亡國家大計又使帝而果藉四皓爲羽翼也固宜待以不次之擢用其言而顯其身縱四皓義不爲臣要以尊禮師儒召見便殿帝亦必有所以處四皓者胡一旅見而竟寥寥也甚矣帝之慮遠而未可以尋常測者也彼習見夫秦以二世亡而懼蹈其覆轍也則誅鋤功臣以剪其所畏而半成於后指何也孝惠后子也欲遺其子以安不得不假其母以權此帝陰謀亦帝初心也迨後反者九起而帝始知天下英豪不可以盡去天下英豪既不可以盡去則弱子明乎其不足以

託國矣于是有易太子意焉後竟不易太子何也非四皓羽翼之力而四皓以數語動也四皓之言曰太子仁孝恭敬天下莫不欲爲太子死夫帝方疑太子柔懦而彼解之曰仁孝恭敬帝方謂太子不足以制馭天下而彼矯之曰天下莫不願爲太子死帝固已悟夫攻守異道而社稷之福可徵於長君矣然叔孫通縱稱說今古曾何當帝心卽以后之智而乃曰太子將兵無異使羊將狼此適以明太子之短而增帝之忌耳豎子不足遣而公自行危哉太子帝所以破布歸愈欲廢置也凡說之

史載

卷之四

三十五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則四皓謂歟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大尉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帝崩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祭喪或以語酈商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祭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

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發喪

曹參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

史裁

卷之四

三十六

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徵時與何善及爲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無所更變壹遵何約東擇郡國吏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掩覆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廼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

拜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旣洗沐歸時閒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宿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如也參曰陛下言是也且高皇帝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三年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

史裁

卷之四

三十七

民以寧壹

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呂后乃佯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病免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往入坐而陳丞相不見賈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高后病廼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

史載

卷之四

三十九

南軍誡曰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母爲人所制太后崩以產爲相國以祿女爲帝后以審食其爲太傅時諸呂擅權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陰知其謀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令發兵西而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遂發兵遣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產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廼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廼還兵西界待約祿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

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祿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絳侯廼與丞相平謀使人劫商令其子寄往給詭祿曰高帝與呂氏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

史載

卷之四

三十九

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祿信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怒曰若爲將而弃軍呂氏今無處矣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平陽侯留行御史大夫事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雖欲行尚可得耶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留煩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

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寄與典客劉揖先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以爲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禮爲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官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窺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廼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官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人未央官門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闖逐產殺之郎中府史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笞殺呂須廢魯王偃復以食其爲左丞相遣朱虛侯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

王皆非真孝惠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今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卽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廼相與共陰使人迎代王平勃既誅諸呂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皆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隳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

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
變百姓弗爲使其黨輩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
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
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
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
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言所以迎
立王意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笑謂昌曰果
如公言乃命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
陵止而使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
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

史裁

卷之四

四十二

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
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
邸而議之至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
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
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用鄉讓
者再遂卽天子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官卽
日夕入未央宮夜拜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武爲郎
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下詔赦天下諸呂所奪齊楚
故地皆復與之

文帝益明習國家事勃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

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
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
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
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吏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
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
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
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
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
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
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

史裁

卷之四

四十三

居頃之謝病請免相平專爲一丞相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
歲餘高后崩卽罷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
越西甌駱後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
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
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
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干代道里遼
遠塵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卽
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
之已畢朕以王侯更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

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

史裁

卷之四

四

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曰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牛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

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諛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張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

史裁

卷之四

五

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父曰廷尉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

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雖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乘其憂甚非所以安上

史裁

卷之四

四十六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庫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可蚤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列之豈有異秦之季也庫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

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勢盡又復然殃阨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道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

史裁

卷之四

四十七

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奏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今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脩身處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

史裁

卷之四

四十九

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瘡蝕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饑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

史裁

卷之四

四十九

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術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木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

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取習積貫則左右而已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灋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灋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史裁

卷之四

五十一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灋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駭邪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

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黜削之舉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筵其芻者有司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史裁

卷之四

五十一

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黜削髡剔笞僇棄市之灋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辱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庠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

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汗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舉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曰冠釐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畢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學者閉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

史裁

卷之四

五十二

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願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梁懷王揖薨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邊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

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瘡如黑子之者而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鄆而北著之河淮陽包陳而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

史裁

卷之四

五十三

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

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兵邊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瀟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

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
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
指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
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
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鐵同此將不
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瀆曰器械不利以其卒
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
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平身以事
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

史裁

卷之四

五十四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
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
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
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五
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
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
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

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
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
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
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
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
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衆此萬
全之術也帝嘉之錯又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
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
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

史裁

卷之四

五十五

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
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
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祭之名曰謫戍先祭
吏有諛及贅壻買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
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
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
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
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
之故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
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

以離南嶠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傳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

史裁

卷之四

五十六

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灋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

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審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

史裁

卷之四

五十七

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切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公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錯又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

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聚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

史載

卷之四

五十八

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給縣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

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賣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

史載

卷之四

五十九

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

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愛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起

史裁

卷之四

六十

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

讒卒誅牧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推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立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史裁

卷之四

六十一

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爲微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自盡出血不辭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美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

曰丞相幾殺臣

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益橫及錯遷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郅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黃髮爭之

史裁

卷之四

六十一

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誅錯父聞之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侵削諸侯貶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遠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初楚王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兵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吳言爰盎召入

見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計安出盎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箱甚恨盎曰吳楚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遣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

史裁

卷之四

六十二

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復奏錯當斬遂斬錯謂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實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讐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

亦恨之

初匈奴大入邊文帝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
茲侯徐屬爲將軍軍棘門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
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
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
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
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
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
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

史載

卷之四

六十四

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
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
軍門羣臣皆驚又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
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
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
時誠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帝崩拜
亞夫爲車騎將軍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
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
糧道乃可上許之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遽說亞夫
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自行必置人

於轂電阨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
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
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
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意全
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
東無足憂者使吏搜轂電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
護軍亞夫問故父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
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爲將軍計莫若引兵
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
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使吳梁相敵而糧食

史載

卷之四

六十五

竭乃以全制其極疲吳必矣條侯曰善會兵至滎陽
吳王渡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王遣
六將軍擊之吳又敗梁兩將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
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數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
不往梁上書言景帝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
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
兵乏糧梁使韓安國及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
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欲退數挑戰亞夫終不
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
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甌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

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兵既餓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弃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丹徒漢兵因乘勝盡虜之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平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卻

吳生曰條侯世稱漢家勲其以梁委吳也古今以爲勝美而余竊有議焉夫昔之爲將者亦或有所棄於此以取償於彼然亦權其輕重必不得已而後去之未有天子之介弟而委之以管敵者也且梁王非素習於戰守者也而其驕悍無禮又未必

史載

卷之四

六十六

出吳漢楚戍下者也彼見天子之命不能庇一弟而復迫於孤城之不敵倘一旦破降于吳吾不知亞夫宜何如處也梁之所以不魚肉于吳而亞夫卒藉以成功者則安國之力也景帝賞其功而疑其心以爲非少主臣有以也夫以亞夫之智勇令與安國諸人相爲犄角以拒吳楚亦未必無功而必欲棄梁以爲奇也毋亦沾沾於細柳之後而自喜乎哉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

楚破安國名由此顯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也太后知帝弗善適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夫前日吳楚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唯梁最親爲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趣入言警軍旗皆帝所賜即以嫖郎

史載

卷之四

六十七

小縣驅馳國中欲奪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心適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適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適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聞詭勝等計畫適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適入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

史載

卷之四

六十一

語未卒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得釋安國力也

梁孝王使人殺表益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答之曰王非若主邪何敢言若主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

也相母與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就館舍相暴坐待王死外王數使人請相相休終不休曰王暴露我何爲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史載

卷之四

六十二

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梁勝詭死孝王恐誅乃令鄒陽持千金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深怨私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况臣下乎昔

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焦亦厯脫死如毛麓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陽行月餘莫適爲謀還乃復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欲獻愚計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陽發箬於心曰敬諾卽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陽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而來也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聞長君弟得

史裁

卷之四

七十

幸後官而長君行迹多不循理今爰盜事卽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故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昔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爲天子封之有卑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親愛而已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不治匈奴大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李廣勸習兵擊匈奴

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於是胡

史裁

卷之四

十一

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史裁卷之四

史裁卷之五

漢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聞之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

史裁

卷之五

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

內一卒之奉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踰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

史裁

卷之五

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懷憤於心今方內無徇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雷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

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餘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

史裁

卷之五

三

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絀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幼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

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火士卒勞勦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爲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

史裁

卷之五

四

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時漢兵未踰領閩越王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縱殺郢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

史裁

卷之五

五

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詔
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
乃使中郎將立丑爲越繇王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
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
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
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
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闖越
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
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上又使助諭淮南
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
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
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
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
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
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
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於
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

史裁

卷之五

六

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
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動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
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
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
意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
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
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
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
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
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
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
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
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
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
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
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於是藩
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偃復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

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皆三百萬以上千茂陵軼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爲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解解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舉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遽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更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史記

卷之五

七

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以爲罷敕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祭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許之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突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所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衛青復將六將軍擊匈奴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

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以胡小王匈奴誘之遂降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思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史記

卷之五

八

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遣宮靜處以順之僊人將自至上乃止

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令遠方各以其物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使富商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天子巡狩用帛百餘萬匹錢金巨萬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更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

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江充自以與太子有隙恐上崩後被誅因爲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使充治巫蠱獄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數萬人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充因胡巫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

史裁

卷之五

九

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誅今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太子因曰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

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友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釐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轎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

史裁

卷之五

十

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等分將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太子兵敗南奔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灋也大夫何以擅止

之勝之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關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壅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卽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

史裁

卷之五

十一

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武帝游晏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

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駢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子二人皆愛焉帝弄兒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遂殺弄兒上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

史裁

卷之五

十二

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素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裹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刺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刀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投何羅殿下禽縛之窮治皆伏辜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肖其篤慎如此初武帝遺詔以討何羅功封日磾爲秭侯日磾以

帝少不受封歲餘病困光曰封日碑卧受印綬一日

薨

霍光去病弟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衛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時上年老寵姬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乃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上病篤光泣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皆拜林

史裁

卷之五

十三

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帝崩太子立時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爲人沉静詳審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肖授光光欲奪之即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或說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拜楚元王孫辟彊及宗室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

守長樂衛尉

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咸行施之以恩

史裁

卷之五

十四

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擢爲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毋怒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着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

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久之以病免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有

史裁

卷之五

十五

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即詐自稱詣闕

初蘇武與張勝常惠等使匈奴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常在漢時素與勝相知私侯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常等謀未發而事覺勝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常果引勝單于怒使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引佩刀自刺律驚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燧火

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勝武益愈單于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

史裁

卷之五

十六

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圖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爾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脇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抵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旣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頭而食之

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扶輦折轅伏劍自刎孺卿從祠河東詔使逐捕宦騎不得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官子卿不欲降何以過

史裁

卷之五

十七

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越斧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海上語武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旦夕臨昭帝

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常惠夜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平曹柯之盟此陵風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願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今度沙幕爲君將

史裁

卷之五

十八

今奮匈奴路窮絕今矢刃摧士衆滅今名已隳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隨武還者九人武至拜爲典屬國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上官桀等怨光乃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一稱趣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一年不降乃爲典屬國太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

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
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
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
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
非不涓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
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曰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
後桀黨有譖光者上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

昌邑王行失道群臣諫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
史裁

卷之五

十九

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
此人不可何不建曰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
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
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
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
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
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
吏更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
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
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

重經術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延年報丞相楊敞敞
驚懼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
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
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
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請復大將軍教令光召丞相御使將軍列侯中二千
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
社稷如何群臣皆驚失色莫敢發言延年前離席
按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
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

史裁

卷之五

二十一

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
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
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
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
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群臣俱見
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乃車駕
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光
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安世將羽林騎收
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
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

有殺主名項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廢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

史裁

卷之五

二十一

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弄謁闕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官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耿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祭御府金錢刀劔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

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祭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救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

史裁

卷之五

二十一

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涕泣而去

初戾太子遇害皇曾孫亦坐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從令乳養曾孫武帝再省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

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謂者令郭穰夜到郡獄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時吉得食米肉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曾孫以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親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舊恩奉養曾

史載

卷之五

二十三

孫甚謹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聞賀稱舉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爲娶許廣漢女及昌邑王廢吉奏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開嗣主祭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

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先使人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史載

卷之五

二十四

當至焉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復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示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

譚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月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議者咸嘉其功乃封介子爲義陽侯

趙廣漢守京兆尹會昭帝崩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先風告建不聽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爲之請終無所聽

史載

卷之五

二十五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知其計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遷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按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誦簡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餐輒得復守京兆廣漢以和顏接士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於下曰某掾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皆輸心

腹咸願爲用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風諭不改乃收捕之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及郡中盜賊間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

史載

卷之五

二十六

卽開戶出廣漢謝曰幸全活卽甚厚送獄獄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

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
驕奢放縱恐凌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
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
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祭副封所言不善屏去
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
給事中皆從其議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
爲治五日一聽事自永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
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
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
史裁

卷之五

二十七

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
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
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
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
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
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
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
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既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
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上
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
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
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
善其言以語魏相相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
見器重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
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禁罔浸密律令
煩苛文書盈於几閣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爲市所
史裁

卷之五

二十八

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之廷尉
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
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
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
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
命也往者昭帝卽世無嗣昌邑淫亂乃天皇所以開
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
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
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
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

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敲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秦長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益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吏裁

卷之五

二十九

人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上常幸宣室齋居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爲亂有矣

初龔遂事昌邑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內諷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

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會昭帝崩賀嗣立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於不道皆誅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短小宣帝望見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更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

卷之五

三十

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

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官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曰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臣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史裁

卷之五

三十一

三十九

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備

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欲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買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史裁

卷之五

三十二

四十

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吉爲人深厚不伐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會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言汝汝安得有功獨胡組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潁川太守黃霸治郡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

浮淫之費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
去入它郡霸內明外寬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
就全安長吏許承長病輦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
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或問其故
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
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
必賢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張敞治膠東郡多盜敞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
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
是盜賊解散國中遂平入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

尺裁

卷之五

三十三

守京兆者皆不稱職偷盜尤多百買苦之上以問敞
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
人居皆溫厚出從重騎門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
問因責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
一旦召詣府恐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
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緒汗其衣裾吏
坐里間問出者汗緒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
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
治京兆累循廣漢之迹方畧耳目察伏禁姦不如然
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

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每有大議引古
今處便宜公卿皆服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
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宣帝卽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
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
畜牧安國以聞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
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
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
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
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史裁

卷之五

三十四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
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
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
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
匈奴藉兵欲擊都善燉煙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
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
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
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
白遣義渠安國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
以充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

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遂劫畧小種攻城邑殺長吏安國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遠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乃大發兵遣充國將之充國至金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先度度輒管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

史裁

卷之五

三十五

騎侯四望陘中無虜夜引兵至落都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請壹關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靡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靡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靡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胡白自別毋取并

臧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祭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裳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

史裁

卷之五

三十六

去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扼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故臣愚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

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盡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戰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今先零羌楊玉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

史裁

卷之五

三十七

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湏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羌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起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浸多誅之用力數倍於臣之

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陁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言願得還故地充國以聞未報充國乃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議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

史裁

卷之五

三十八

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以十二月與充國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先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幸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

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爲逆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糞糞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

史載

卷之五

手九

以益積蓄省大費上報曰卽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

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敵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瘥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

史載

卷之五

四十一

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使生宅變之憂十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後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策勝少策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

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達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以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

史裁

卷之五

四十一

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渥中亦未可空如是徃後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達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猶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置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

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百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踰年充國奏言羌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卽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舉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

史裁

卷之五

四十二

意對上然其計罷遣幸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羗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醺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言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李贄曰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充國位極矣安得全不爲辛子謀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荐用不宜使之徒勞而無賞也是皆公之知有已不知有人處故未善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更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

史裁

卷之五

四十三

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含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令行禁止斷獄大減入爲馮翊延壽出行縣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故車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隴西羌多姒旁種反詔召丞相荀彧等入議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

史裁

卷之五

四十四

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失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牧歛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疲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

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帛之所能解也故少祭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以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皆爲所破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之兵至隴西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王尊爲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刺史行部至邛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尊

史裁

卷之五

四十五

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驛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遷爲東平相是時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王未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王數私出入與后姬家交通尊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以尊不容朝廷故使相王天下皆言王舅願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

願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乘勝驕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漠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陳湯爲人沈勇多策略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

史裁

卷之五

四十六

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

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營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聞池西而康居副王抱聞將數千騎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湯縱兵擊之得其所略民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復捕得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

史裁

卷之五

四十七

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離城三里止營傳陳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

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聲管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更士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被創死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

史裁

卷之五

四十八

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匈奴呼韓邪聞郅支旣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單于單于喜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人民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與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死固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

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過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

史裁

卷之五

四十九

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嬖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桀侯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

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乃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

史裁

卷之五

五十

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及薨太子前弔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是時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及上寢疾傳詔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

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
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
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涕泣言曰皇太子以
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
子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
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
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上見丹涕泣言又切大
感悟曰吾日困劣太子兩王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
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
違指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卽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

史裁

卷之五

五十一

當死上因謂曰吾病寔加恐不能自還善輔太子毋
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
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
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
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官可御船令吏民上
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
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
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
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
止於是壯商之固守而鳳大慙

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
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
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
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
九河故迹今旣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
可復浚以助大河世暴水備非常不豫脩治比決然
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
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
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及平原千乘濟南九菑四郡三
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官亭室廬
史裁

卷之五

五十二

四萬所祭河南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
萬七千餘口杜欽薦王延壽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
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
六日河隄成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祭城
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
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
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母
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
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

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濟
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國會宗者人衆不足以
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
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警之兵非
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
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
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富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
到言已解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
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卽不受我自殺終不敢還
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

史裁

卷之五

五十五

三十九

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
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
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實而更受其遁逃之臣
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
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
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
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以生隙受之適
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
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
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

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

夜郎王與鉤町王禹漏卅侯俞更舉兵相攻梓柯太
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
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射之
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
恐議者還而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
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誅黨助衆
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
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智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
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

史裁

卷之五

五十四

三十九

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
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
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
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
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
姓被害於是鳳薦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至諭告興與
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
園且同亭召興與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
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爲民除
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臥

漏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郡與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立秦募諸吏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趙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秦九河今皆實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

史裁

卷之五

五十五

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兕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

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官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莽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

史裁

卷之五

五十六

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灋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洪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盡當仰此

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吳生曰嘗觀高后斷戚姬殺三王奉一假子以託於諸侯王之上而元后則衣練損膳維時所號爲天下令母者也然天下不亡于呂氏之手而竟亡于元后者何也蓋當呂后稱制時孝惠雖不嗣而所名爲孝惠子如少帝恒山淮南濟川者后猶假

史裁

卷之五

五十七

此以愚天下天下見夫絳灌陳丞相之屬及宗室朱虛東牟其人者皆身有社稷之伐而竟無說也巨室之所慕天下亦慕焉而終后之世無復有指摘其隱以稱義舉者后亦自喜天下之墮其術中而苟其神器不落於他姬子而諸呂得長爲王也意如是足矣以故晚而始授產祿南北軍羽翼未成而勃等卒一舉殲焉元后則異是自定陶入嗣傳后以藩姬至與嫡抗衡后心已鞅鞅帝崩而國柄復歸之后矣史謂莽工于蔽后夫后非一愚婦已也避丁傳于當路帝沒即日請未央宮收天子

璽置莽大司馬此其知桑知剛有丈夫風焉平帝之死乃素彊食后胡以不問時列侯顯等尚四十八人卽莽利二歲之子嬰而后胡以聰也嗟乎高后獨挈漢權故雖大亡道之極而政未至於旁落元后悉以柄授莽故拱手房闔而天下之大勢已移高后之不遽以權與產祿者以猶戀戀於虛名之少帝而元后之所以專任外家無復却慮者則自成帝之不嗣而心已秦越漢也卷卷握一璽老婦文奸耳史謂婦人之仁豈其然

史裁

卷之五

五十八

史裁卷之五終

史裁卷之六

漢

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以無所統書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遠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若赤眉

史裁

卷六

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也玄立豪傑多不服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收守自將會者四十三萬人旌旗輜重千里不絕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拔

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坐生得以見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

史裁

卷六

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輶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秀悉發諸營兵諸將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

史載

卷六

三

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千級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動獨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攻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湓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士卒奔走各還其郡

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續曰事欲不善續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續寶劔視之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續舅樊宏謂續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續不應李軼初與續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續曰此人不可復信續不從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

史載

卷六

四

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續官屬迎吊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

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堀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王郎既滅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誹毀者數

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蕭王秀居邯鄲耿弇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丘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軍數十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賤縱橫於都內虜掠

史載

卷六

五

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于更始

蕭王悉破降賊降者多不自安王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置人腹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

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郎數與蕭王違戾常欲襲蕭王畏其兵彊而止雖俱在邯鄲分城而處然蕭王慰

安之躬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疑其妻常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終受制矣躬不納旣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及蕭王南擊青犢使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躬兵大敗蕭王因使吳漢與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斬之其衆悉降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

史載

卷六

六

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

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郡城聞者皆患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

史裁

卷六

七

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帝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

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赤眉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

蘇茂將五枝兵救周建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弩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史

史裁

卷六

八

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待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士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

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懼遂空壁亡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嚴令軍中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亡

史裁

卷六

九

歸遂定濟南時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攻之必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頃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

臨菑弇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藍懼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壘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

史裁

卷六

十

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歆等合戰弇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帝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僵尸相屬收得輜

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苗自勞軍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鄭生及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弁復追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弁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

史載

卷六

十一

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降弁勒兵入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爲安丘侯公孫述都尉荆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附遇更始政亂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囂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

使召搆貳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翼有大利博士吳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驪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迷乃止又立其兩子爲王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轡帝不從後潁川盜起京師騷動帝甚悔乃還因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

史載

卷六

十二

道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狷乘間相誣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

患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

史載

卷六

十三

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初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恂往降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峻精兵萬人率多疆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

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是以降耳吳漢旣拔廣都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

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

史載

卷六

十四

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餘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却尚令不得相救漢戰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與尚二處受圍執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旗旛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

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八戰八克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子財物易聚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

史裁

卷六

十五

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滅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平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平奔陳刺述洞胃墮馬左右輿入城其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放兵大掠帝聞之怒以譴漢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吏不肯服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

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壅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

妖賊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大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不下帝召公卿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拔原武斬臣鎮等

史裁

卷六

十六

初明帝爲太子鄭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甚備後忽更疎超謂其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

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即廢如令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會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

史載

卷六

十七

舍後約曰見火然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百人悉燒死明日告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

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取以祠我廣德遣國相私來比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

史載

卷六

十八

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燧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轉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劫縛兜題左右皆驚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

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太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幾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道之矣

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厲士衆禦之食盡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

史載

卷六

十九

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擊車師大破之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寵已歿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

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道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因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前後殺傷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耻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拜騎都尉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

史載

卷六

二十

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計其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賊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和帝以朝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幾不事衆黨遂與衆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恐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常入省宿

帝將發其謀令慶傳語鄧衆求索故事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昂皆下獄死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環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戶曹李邵諫曰竇將軍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

史裁

卷六

二十一

班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代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超所能及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禽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謂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京州并力北邊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

補猶有所完不則兩無所保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不可一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不可二嗟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

史裁

卷六

二十一

起謀因天下之飢敝乘海內之虛耗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氏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不可三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從之騭由是惡詡欲以法中傷之會朝歌賊曹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史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

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罷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讓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詔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詔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三科募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

史載

卷六

三十二

詔悉責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貪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任尚為中郎將屯三輔時西羌數為寇兵敗詔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執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執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無功也君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用其計羌不敢入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

略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嶓谷詡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電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虜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自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連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電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執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

史載

卷六

三十四

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故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人足家給一郡遂安北匈奴率車師後王共殺敦煌長吏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急求救於曹宗宗因請兵五千入擊匈奴以報耻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

王開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議曰昔孝武帝患匈奴翹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

史裁

卷六

二十五

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平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復問舅利害云何舅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遠漢人外孫若匈奴

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思以爲便可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舅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弱則爲患微矣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復有晝

史裁

卷六

二十六

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狀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舅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求索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北虜夷虜合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

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營兵三百八
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禱廢西域然亦未能出
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初鄧太后臨朝杜根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太后大
怒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既而載出根得蘇太后
使人檢視根遂許死三日目中生蛆因逃竄爲宜城
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帝徵詣公車拜根侍御史或
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
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
故不爲也

史裁

卷六

二十七

三百六十七

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數糾發姦惡怨者詐
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
速行刑奮卽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
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
詐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煥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
奮抵罪

初安帝子濟陰王以無罪廢及帝崩閭后利立幼與
顯等迎惠王子北鄉侯爲後未幾病篤中常侍孫程
謂濟陰王謂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
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閭顯

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王康及京兆王國等
並附程京謂顯曰北鄉侯病不鮮國嗣宜以時定何
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不
發喪更徵諸王子開宮門屯兵自守孫程王康王國
與中黃門黃龍等聚謀皆截單衣爲誓丁巳夜程等
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李閭陳達
等俱坐省門下程等斬京安達以閭權積爲省內所
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之曰今當立濟陰王毋得搖
動閭曰諾於是扶閭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卽位
時年十一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輩幸南宮程等留

史裁

卷六

二十八

三百六十八

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
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
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
郎將閭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顯誘詩入省謂
曰濟陰王立非太后意璽綬在此苟盡力效功封侯
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
李閭者五千戶侯詩等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衆少
顯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
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程傳召諸尚
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卽率直宿羽林出

南止車門遂景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
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遂禽之卽夜死帝遣侍御史
持符收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
遷太后於離宮詔司隸校尉惟闡顯江京近親當伏
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程等十九人皆爲列侯初顯
辟崔瑗爲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
令廢立而顯曰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江
京等惑亂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卽位發病
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說將軍白太
后收京等廢少帝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

史載

卷六

二十九

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
拒違天意久曠神譴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
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會顯敗瑗坐被斥門
生蕪祗欲上書言狀瑗止之時禪爲司隸校尉召瑗
謂曰第聽祗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
語丁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

武茂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
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
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
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後諸蠻遂反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尅爲所攻圍歲
餘兵穀不繼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
楊交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楊無事發之可
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
桂楊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
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
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
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
北至嶺南不復堪問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
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

史載

卷六

三十

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
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
復更發此爲割刻心腹以補四肢其不可六也九真
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
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
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
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滅寇
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
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
日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

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仍命歸本國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上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由是嶺外復平

時賊張嬰寇楊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

史記

卷六

三十一

職既到徑詣嬰門嬰大驚遽走閉門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

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辟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龔過之綱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到健爲負土成墳

帝使侍御史种暹監太子家中常侍高梵以單駕出迎上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暹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

史記

卷六

三十一

退而歎息愧暹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桓帝欲誅梁冀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與梁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常私忿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难但恐陛下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璜瑗五人共定議帝齎超臂出血

爲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
冀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瑗救
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
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勸丞郎以下皆操兵
守省閤欽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劍戟士合
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冀及妻壽皆自
殺

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旣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
變皆歸時變年十三姊文姬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
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匿變託

史裁

卷六

三十三

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
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
變入徐州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
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冀旣誅變還鄉里姊弟相見
悲感傷人姊戒變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
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
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從其誨
後成卒變以禮葬之四時祠焉

初詔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者至百數唯平原相

史弼獨無所上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
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
曰先王彊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
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
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
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遂舉奏弼會黨禁解弼以
俸贖罪所脫者甚衆

初范滂等非許朝政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大學生
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典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
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

史裁

卷六

三十四

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
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
超然免於評論

司馬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
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
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
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
揀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
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旣
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

乎其不可及已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瑒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尅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

史裁

卷六

三十五

無定主故實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計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通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忠見圍解執必自出出自出則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

故太尉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

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

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微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呼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

史裁

卷六

三十六

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書北方有陰謀不宜行帝乃止歆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亡走自殺

袁紹說何進曰前寶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生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寶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爲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

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毋舞陽君及何苗受諸宦賂遺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進新貴素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

史裁

卷六

三十七

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患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不奉詔及帝寢疾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嵩從子鄺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

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視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進詔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愷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援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

史裁

卷六

三十八

進皆不從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鄺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鄺迎勞之因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鄺鄺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紹懼

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前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卓等使馳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何句正忠諸君耳今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許宜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

史裁

卷六

三十九

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情懷戀戀願復一入得暫望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復入進入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猶然不

亦太甚乎遂斬進而詐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反已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所攻之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脇出讓等讓等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盧植執戈於閣道窓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紹與叔父隗囂詔誅樊陵許相捕得趙忠斬之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卽車騎也遂

史裁

卷六

四十

引兵與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紹閉北宮門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須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攻省內讓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從者唯尚書盧植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受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卓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却

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

卓在洛陽紹等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官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分兵

史裁

卷六

四十一

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輜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

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史裁

卷六

四十二

史裁卷之七

漢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迫於董卓遂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爲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鑒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廢少主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虞爲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有長君乃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

史裁

卷之七

一

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感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術荅曰聖主聰敏有周成之質卓因危亂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上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懷懷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張岐等議上虞尊號虞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宜共勦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

絕紹等乃止

初何進遣張楊還并州募兵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紹在河內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紹忌之陰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馥紹因結義紹客逢紀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讓將軍紹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外託討卓而陰襲馥馥與戰不利紹使瓚所親荀諝等說馥曰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

史裁

卷之七

二

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爲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客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懼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諫曰冀州帶甲百萬毅

支十年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何病焉馥從事趙浮程渙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浮等請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馥不聽紹遂領冀州牧以沮授爲奮武將軍寵遇甚厚審配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許攸逢紀荀諲皆爲謀主朱漢先爲馥所不禮且欲微迎紹意擅發兵圍馥第

史載

卷之七

三一

槌折馥大兒兩足紹立殺漢馥憂怖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與邈耳語馥謂見圖自殺鮑信謂操曰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白繞等十餘萬衆東郡操引兵擊白繞破之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

初呂布勸王允以卓財物賜公卿將校允不從允素以劔客遇布布負其功既失望漸不平允始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既而曰部曲從其主耳今名之惡逆而赦之恐使深自疑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

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詭言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復爲魚肉矣催等求赦允不許催等欲各解散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濟是未晚也催等然之

史載

卷之七

四

乃率軍數千晨夜西行允以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人召使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耶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城八日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催衆入城布招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動以國家爲念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等叩頭帝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曰董卓忠於陛下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

報仇非敢爲逆請事畢受罪因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感下見之初允以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催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謂翼曰汜催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不得避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催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催并允殺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催等欲侯詡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又以爲尚

史裁

卷之七

五

書侯射亦不受乃以爲尚書催汜相攻和出天子詡有力焉初詡以疾去官道遇叛氏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毛玠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飢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

室西至長安楊不聽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當結之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未爲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催汜等各致殷勤催汜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鍾繇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欸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乃厚加報答

史裁

卷之七

六

初張邈少時好游俠紹操皆與之善及紹爲盟王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曰子孟卓親友也

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操前攻陶謙志在必外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見對高柔謂鄉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爲變欲與諸君避之何如衆人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邈畏操終爲紹殺已也心不自安陳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與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

一時也邈從之布至邈使人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時操悉軍攻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官通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至城下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

史裁

卷之七

七

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官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說范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陳宮叛迎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麋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官不得渡乃至東

阿拒城堅守卒完三城昱之力也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戰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司馬典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常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常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操乃拜常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敗

史裁

卷之七

八

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勞軍令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食盡各引去操至東阿紹使人說操欲操遣家居鄆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之韓彭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操乃止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

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公前討徐州威賞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多依彭城間操攻謙阮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又攻取諸縣皆屠之鵠犬亦盡故

史裁

卷之七

九

或言云然操乃止復與布戰布敗走邈爲衆所殺宛州遂平後復擒布與宮殺之

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敗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竝起各據州郡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

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紹不從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或曰昔晉文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爲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鑒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暹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遂以奉兵馬最彊而少當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

史裁

卷之七

十

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雙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關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濶相與共之奉得書喜語諸將曰兗州諸軍近在許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也遂表操爲鎮東將軍遷於功專恣意承患之因潛召操操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奉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屬

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
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偶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
操引昭竝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
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
此下諸將人妖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孰不便
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
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
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奉
近在梁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
相憑結鎮東之事皆奉所定宜遣使厚遣答謝以安

史裁

卷之七

十一

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洛陽洛陽近許轉運
稍易可無缺乏之憂奉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
來足以定計操曰善即遣使詣奉車駕還許中平以
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袁紹在河北軍食桑椹哀衍
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操以東抵爲
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
百萬斛於是州郡置列田官所在卽穀倉廩皆滿故
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軍國之饒起於砥而成功
峻
賈詡既去催往依段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內

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
因結繡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詡曰煨性多疑有忌
詡意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
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繡
執禮甚卑煨果善視其室詡乃說繡與表連和
表紹與操善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
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
惟智勝羽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
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
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

史裁

卷之七

十二

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上下
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
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
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
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
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誠心待人而不爲虛美士之
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
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
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
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

言感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悅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其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

史裁

卷之七

十三

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奏持節督關中繇至移書騰遂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故太尉楊彪與表銜姻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表氏歸罪楊公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

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卽日赦彪初或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出乃更善寵彪見政在曹氏遂稱

脚掌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操將擊張繇荀攸曰繇與劉表相待爲盟然繇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執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執必相救操不從繇於穰初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目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涇維陽殘破宜徙都鄴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等之上者不爾終爲人禽紹

史裁

卷之七

十四

不從會紹以卒詣操云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繇率衆追之表遣兵救繇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或書曰吾到安衆破繇必矣及到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繇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退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繇之追操也賈詡曰不可追也繇不聽戰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繇謝曰不用公言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執有變促追之繇素信詡言遂更追果勝乃問詡曰繇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

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繻乃服

紹既克公孫瓚欲以攻許沮授曰近討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

史裁

卷之七

十五

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况兵加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知機之變也紹納圖言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忘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土地雖

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表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繡曰表強曹弱又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

史裁

卷之七

十六

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也紹彊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繡從之紹使人求助于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操韓嵩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

德將軍此萬全策也表狐疑不斷

楊州賊鄭寶欲驅掠百姓越赴江表以剗曄高族名人欲逼曄使唱曄心憂之而未有緣會操遣使詣州曄往見使者爲論事勢要與俱歸駐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與寶於內宴曄自引佩刀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走還營營有精兵數千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呼其渠帥喻以禍福衆皆叩頭推曄爲王曄視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

史載

卷之七

十七

勳時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久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曄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倘旬日不舉策乘虛襲我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矣勳不從伐上繚策果襲其後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操操從客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有以也會操遣備邀表術程昱郭嘉董昭皆

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操既殺承等欲自討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紹曰操與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備破之獲其妻子禽關羽備歸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豐曰操既破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

史載

卷之七

十八

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敵右則擊其左敵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械繫之於是移檄數操罪惡遂進軍時程昱以七百兵守鄆城操欲益兵二千昱不肯曰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不來攻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紹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授曰良性促

狹不可獨任紹不聽操北救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邀之操乃引兵兼行趣白馬良大驚來逆戰操使關羽先登擊之羽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遂解白馬之圍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將文醜與備將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五年操保官渡紹爲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操糧盡操患之與或書議欲

還許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遣徐晃邀擊破之燒其輜重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將兵萬餘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必空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會攸家犯法齎配收繫之攸遂再操操聞攸來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

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皆用袁軍旗號
銜枚夜從間道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
公恐操釁畧後軍遣兵以益備既至大放火營中驚
亂會明瓊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
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無
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營
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
騎救瓊而以重軍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士
卒皆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
皆取其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紹軍皆懼紹及子

史裁

卷之七

二十一

譚與八百騎渡河走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降者
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操收紹書得許下及軍
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殲孤猶不能自保况衆人
乎操以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或曰紹既新敗其
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
餘燼棄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復破紹倉
亭軍紹慙憤死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欲以尚爲後
未顯言之紹死審配等矯遺命立尚操欲遂攻之郭
嘉曰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伴各有黨與
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

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譚果攻尚兵
敗遣使辛毗求救于操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
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
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表氏據四州之地帶
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
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弟兄違惡其勢不兩全若
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
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荆
州使譚尚自相敵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嘉嘉曰操
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間

史裁

卷之七

二十二

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表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
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
明公此可知也尚見譚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今往
攻鄴尚不還救則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天以
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聲
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表不務遠畧而內相圖
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
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
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且四方之寇莫大
於河北河北平則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攻尚

操鑿塹圍鄴初命浚示若可越配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濤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破尚奔操乃祀紹墓哭之慰勞紹妻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操將征尚及三郡烏丸諸將多懼備襲許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我耳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

史載

卷之七

三

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已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遂行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操善之時方雨濱海滯滯不通操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常水淺不通車深不載舟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柳城自建武以來斷絕尚有微逕可從今虜以大軍不得進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虚之地掩其不備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木表於水側曰方今夏

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爲鄉導塹山堙谷五百餘里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虜衆大崩尚熙奔遼東大守公孫康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後果如操料或問操故操曰彼素畏尚熙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操既還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微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史載

卷之七

四

初備三詣諸葛亮乃得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儻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

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傳曰善

初權見魯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我肅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

史表

卷之七

二十五

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大悅

初孫堅死策年十七乃結納豪傑慨然有復讎之志後策見表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使君同盟結好不辛遇難勦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策渡江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襲許郭嘉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雄豪將帥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

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策臨卒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年二十六

肅聞劉表卒言於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今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則宜撫安與結盟好

史表

卷之七

三十六

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奉命往弔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衆同心治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問曰豫州今何往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君莫若遣腹心自結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操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

求救於吳遂與肅俱詣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操共爭天下今操凌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振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今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如君言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况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

史裁

卷之七

二十七

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操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

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關隘千數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密語權曰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鄉黨猶不失下曹從事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權歎息曰卿卿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在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衆業當橫行

史裁

卷七

二十八

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敢復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是夜瑜

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卿言至此甚合孤心遂遣瑜及程普將兵三萬與備并力逆操遇于赤壁時操衆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將黃蓋曰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兵方連戰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艦十艘載荻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書遺操請降時東南風急蓋前

史裁

卷之七

三十九

舉帆餘船以次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操軍大敗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死者甚重備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初操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詔諫曰明公昔破表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旣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後備見權求督荊州肅勸權備之以共拒操操聞之時方作書落筆於地瑜上于權

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宜徒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昔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割土地以資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瑜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未幾卒

史裁

卷之七

三十九

操遣鍾繇討張魯使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超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據潼關操遣曹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丕留守鄴以程昱參丕軍事操自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刺諸君但觀之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操自潼關北渡

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取牛馬操乃得渡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輔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曰爾欲觀曹

史裁

卷之七

三十一

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超等疑遂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遂超奔涼州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焉翊而反守潼關引兵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連車樹角爲角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望壘虜至不出所以

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喜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地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操之西征也河間田銀蕪伯反扇動幽冀不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爲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賈信討之應時

史裁

卷之七

三十二

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圖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畧定不可縱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善卽曰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初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也昱因謂縣中大姓曰度得城不居此不過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多穀若還城堅守度可

破也吏民不有從昱謂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委盡隨昱遂與之共守後操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權必殺備昱料之曰權新立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初張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乃令軍中

史載

卷之七

三十三

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卽得首謀者殺之操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後征張魯爲教與護軍薛平而署其因邊曰賊至乃發依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較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平旦遼與典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而入直至權麾下

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還遼率諸軍追權幾獲之

劉璋使人迎備法正陰獻策于備曰以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應干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

史載

卷之七

三十四

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備會璋正欲于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統曰今因會執之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

之名將各杖疆兵據牛關頭聞數諫璋發將軍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遠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備然其中計及操攻權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

史裁

卷之七

三五

客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斬松救諸將勿復與備通備大怒召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進據涪城益州從事鄭度謂璋曰備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

度計後為備所敗遂降

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靖謀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法正曰天下有獲虛名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備然之成都之圖也備與士衆約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憂之劉巴曰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史裁

卷之七

三六

諸葛亮治蜀頗尚嚴人多怨者法正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舊法軍征士亡者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

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高柔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宜貸其妻子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料固已絕其意望而復重之恐在軍之士見一人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赴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喜

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果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史裁

更事多耳

卷之七

三七

操恐滇江郡縣爲權所畧欲徙令近內蔣濟曰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濟後詣鄴操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

操征張魯至漢中山峻難登軍乏食操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便自引歸令劉曄督後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退軍亦不能自全馳白操攻之漢中遂平曄因進曰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

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千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操欲廢丕立植不使人問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丕從之宅曰操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史裁

卷之七

三八

何思詡曰思表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不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泣拜操及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不既定爲太子抱議郎辛毗頭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關羽既獲于禁軍威震華夏操議徙許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

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羽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肅嘗勸權以操尚存宜且撫輯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雄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今欲先取徐州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不足徃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

史表

卷之七

手九

騁今日取徐州操後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蒙乃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獨留兵備公安南郡蒙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疾乞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蒙以陸遜意思深長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請以代已遜作書與羽謙下自託羽果撤兵赴樊權遂密遣蒙先行蒙至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賈人服晝夜兼

道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縛之故羽不聞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城撫慰羽及將士家屬羽使人與蒙相聞蒙厚遇之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士無闕心及權至荊州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父子俱獲荊州遂定初權爲嚴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圖則速解又國中將吏不知有救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便且羽彊梁自恃二城守

史表

卷之七

四十

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卽敕徐晃以權書射圖裏及羽屯中圖裏聞之氣百倍羽果猶豫不去

王世貞曰關羽之失荊州以爲羽之失余以爲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羽雖勝獲千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卽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

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荊襄爲羽聲援羽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大山矣夫以昭烈之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蹂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魏王操薨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動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討之流涕然

史裁

卷之七

甲二

終無所赦雅性節儉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喪賈逵以爲事不可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爲沮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衆以爲宜討之逵不可爲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食鄆陵侯彰來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不哭不已司馬孚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孝也不乃止羣臣以爲太子卽位當須

詔命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明旦以王后令策不卽王位未幾代漢劉備乃稱帝於蜀是爲後漢

鄒岐爲涼州刺史西平趙演陰結旁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酒泉黃華皆自稱太守以應演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金城太守蘇則則將救之郡人皆以爲賊執方盛宜須大軍時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度則見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未必同心因累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率

史裁

卷之七

甲三

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遠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擊進趙演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爲變則誘而斬之以徇軍其黨皆散因斬進降華

史裁卷之七終

史裁卷之八

漢

初羽死不問羣臣備為羽報權不報羽死小國名將
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劉曄曰蜀雖陋
弱而備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衆以示有餘且羽與
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報敵於終始之
分不足矣未幾權遣使稱臣并送子禁等還朝臣皆
賀曄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殺羽備必大興
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故委
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

史裁

卷之八

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
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遠自相攻
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
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
與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不曰
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
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今備已怒興兵擊吳
聞我伐吳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
救吳也不聽遂受吳降拜權為吳王加九錫曄曰
不可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彼直為吳江南士民未有

臣之分我信其偽降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
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
使其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
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
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
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
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丕不聽權既敗
備果內不順如曄言

漢主率諸將伐吳自江南緣山截領軍於夷道猇亭
吳將皆欲迎擊之遜曰備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

史裁

卷之八

二

可卒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執非
小故也今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
是平原曠野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
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以為遜
畏之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
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
於平地立營吳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漢主知
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
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
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

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諸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死臣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懷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遂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遂曰備是猾虜更營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遂曰吾已曉破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兩執成通

史表

卷之八

三

率諸將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漢主兵大敗遁入白帝城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貴戚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疆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勦此虜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軍今有常不可犯也及破備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漢主在白帝徐盛等

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遜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苟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揚聲欲攻美溪吳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追還美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惧桓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

史表

卷之八

四

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相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執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幾等乘船別襲中洲中洲者相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危亡之地也仁不從相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相遂斬雕虜

吳朱然鎮江陵魏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陘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甚不敢輕夫兵好進惡退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懼也三者兵家

史裁

卷之八

五

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乎丕詔尚等促出吳人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昭曰君論事何審也會大疫悉召諸軍還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褊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

難卒謀者用兵之道先揀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不不納軍竟無功

鄧芝言于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位宜遣使重申吳好亮即以遣芝芝至吳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大

史裁

卷之八

六

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吳王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初益州耆帥雍闓殺太守以求附於吳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至是乃率眾討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執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

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亮至南中所在戰捷斬閭獲收閭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管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益州未昌祥柯越雋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

史載

卷之八

七

三才

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初孟達降魏後復與亮通書陰許歸蜀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以啟達懿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亮書曰宛

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北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新建

史載

卷之八

八

三才

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遜遜不可乃止魏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滿寵亦言休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絀地也宜深爲之備休與遜戰于石亭遜自爲中部令桓

琮爲左右翼三道並進斬獲萬餘初休表求深入以應鮑魏王命遠引兵東與休合達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望見達軍驚走休乃得還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

史表

卷之八

九

亮引兵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使郝昭鄉人鄧祥遙說昭昭不聽亮自以衆數萬昭兵纔千餘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繹救之

吳主使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俟之布遣人告凌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騰布書請

兵馬迎之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凌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布夜掩擊大破之

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

史表

卷之八

十

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軍然後圍得解賊往甚易而兵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畧無限必淮北爲守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

生於內矣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

初亮軍于陽平遣魏延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眾來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乃引云後亮至郤軍於渭水之南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

史載

卷之八

十二

原連兵北山隔絕靡道搖盪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眾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權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蒯越率諸軍救新城田豫曰賊悉眾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城不可拔眾必罷怠然後擊之可

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兵適

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罷表請并召所休將士集擊之劉劭以為賊眾新至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可先遣布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魏主叡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界陽終以破魏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

史載

卷之八

十二

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懿禦亮救懿但堅壁拒守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糧盡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魏主御龍舟東征吳主始謂魏主不能出關大軍至遂遁遂遣韓扁奉表詣吳王遜者得之瑾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荳與諸將奕某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常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驚已還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當自

定以安之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圖託言任獵潛遣周俊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爲懿方與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魏主曰權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

吳諸葛恪鎮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縱兵芟刈

史裁

卷之八

十三

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復勅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從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縛送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老幼相攜而出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米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初公孫康子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

能治國淵既長奉恭位上書言狀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山阻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而定也魏主不從拜淵遼東太守淵數出惡言魏主欲討之以毋丘儉爲幽州刺史儉請平淵衛臻曰吳頻歲稱兵寇邊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知其妄矣魏主不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

史裁

卷之八

十四

南界璽書徵淵淵遂反會天雨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爲燕王魏主使司馬懿將兵四萬討淵議臣或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魏主云四千里征伐不當計費乃謂懿曰淵將何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計非淵所及又謂今往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初淵稱臣于吳吳遣使封之未幾以吳遠難恃更殺

其使降魏至是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衡曰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傷郡縣累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暈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勅兵謂淵使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魏主問於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諱其行人

史載

卷之八

十五

疑之於我翼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懿軍至遼東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趨襄平淵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

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

史載

卷之八

十六

遇雨成欲罷兵魏主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其將楊祚等降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

也不須送任襄平潰湖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懿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迓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魏欲廣田育穀於揚豫之間尚書郎鄧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海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收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

史裁

卷之八

十七

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軍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

魏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切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泰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親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執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爲欲天下之治安莫

史裁

卷之八

十八

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徇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鑿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慎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宗室諸侯或乃爲之符命頒弄恩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執弱不能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

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方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閣官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窳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踣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

史裁

卷之八

一九

任或比國數入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師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罔冀以此論感悟曾與不能

與既奪懿權懿稱疾不與政與驕奢無度僭擬乘輿與何晏等日縱酒弟羲深以爲憂數泣諫與不聽兄

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矣曰誰敢爾耶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解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露肩勝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繞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爲託勝曰當還奉太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奉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勲勝退告與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與等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與等不復設備魏主芳謂高平陵與弟羲訓彥皆從懿以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因奏與罪惡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與背棄顧主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管盡據禁六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

史裁

卷之八

二十

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常為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王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

史裁

卷之八

二十二

懿使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初爽以相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貪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

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在我義兄弟默然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抱憤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曰下詔免已官奉上還官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有司奏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陰謀反須三月中發於是與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聞有變斫津門出赴

史裁

卷之八

二十二

爽及爽解印綬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王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懿曰彼各為其主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郎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以誅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偶也敞曰然則敞可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羊祐沈勸

祐應命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與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祐曰吾不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

姜維攻雍州依鞠山築二城使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侵逼諸郡雍州刺史陳泰曰趙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不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郭淮使泰率鄧艾等圍趙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歆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泰曰兵法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

史載

卷之八

三十五

禽也敕諸將堅壘勿與戰遣使曰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維懼遁走歆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維今卒至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魏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絮而不介博而守約

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史載

卷之八

十四

吳諸葛恪入寇淮南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還軍圍新城詔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委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美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乃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母兵儉衆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泰至洛門維糧盡退張

特守新城恪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以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送名且以印綬爲信吳人信之特乃夜徹諸屋材欄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病者大半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由是衆庶失望鄧艾言於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執足以違命

史載

卷之八

三十五

恪新秉國政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後果被誅

司馬師以中書令李豐數與魏主私語殺之豐弟翼爲兖州刺史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豈既誅魏主芳不平師遂廢芳立高貴鄉公髦初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

傳假不受荀彧怪而問之假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彖妬前無親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假又與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後果皆坐誅

魏楊州刺史文欽與鎮東將軍毋丘儉起兵討師師問計于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瓦解今

史載

卷之八

三十六

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創目癩創甚肅與傅嘏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假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闕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請與疾而東以弟昭留鎮洛陽師問計於鄭袤袤曰毋丘儉奸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策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長戣是以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

欽之首不終朝而致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旣而復救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車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等虜暴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難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具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郎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師乃進次潁

史裁

卷之八

二十七

水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爲巧之久也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進據南頓儉等亦欲往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吳丞相峻率軍襲壽春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誘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

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季外反自知必敗因默思圖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豐向壽春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也汝陽儉欽進不得關退恐壽春見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儉初起遣使齎書說兗州刺史鄧艾艾斬之將兵萬餘兼道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欽襲之師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爲欽子鵞年十八勇力絕人謂

史裁

卷之八

二十八

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驚帥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密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鵞見兵盛引還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三鼓譟失應其執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鵞曰不先折其執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鵞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尹大目少爲曹氏家奴常在天子

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乘馬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爲曹氏謬言君疾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反與師作逆張弓欲射大目大目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弩力是日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儉走被殺姜維伐魏征西將軍陳泰敕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

史表

卷之八

三十九

到合執乃進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繼之經與維戰大敗還保狄道城維進圍狄道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將軍以烏合之衆當乘勝之鋒不如據險自保觀囊待敵然後進泰曰維提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執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轡三月乃

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執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圖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潛行夜至狄道東南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遁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

史表

卷之八

三十九

失也士卒周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執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軀吾以陸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外倉賊有點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大破之維與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

吳王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王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吳王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夫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莫不驚悚

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襲等友善玄等死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膏養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場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麻淮築城以備吳寇昭初秉政賈充請遣參佐慰勞且觀其志昭遣充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

史載

卷之八

三十一

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然然還言於昭曰誕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反疾而禍小不召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詔以誕爲司空赴京誕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已遂殺綝飲兵聚數足一年食爲自守計遣少子覲至吳稱臣請收昭奉帝及太后討誕吳使將軍全惲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收誕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以王基都督揚豫諸軍事與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欽等因山乘險將其衆突入城昭敕基飲軍堅壁會吳朱異進

屯安豐爲文欽外勢詔基討賊北山基謂諸軍曰今

圖壘固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書奏報壽基四面合圍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昭又使石苞州泰胡質簡銳卒爲游兵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走之孫綝大發兵出屯鍾里復遣異等前解圍石苞州泰又擊破之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綝使吳更死戰吳以士卒乏食不從綝怒

史載

卷之八

三十二

斬異引兵還建業昭曰吳不得至壽春而吳人殺之非其罪也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赦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敕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蔣班焦彝言于誕曰吳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欽曰公今舉十餘萬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綝不欲

來王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
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倖
乎班固勸之飲怒誕欲殺班固二人懼城降惲
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來
拜鍾會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惲
等說吳中怒惲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
來歸命惲等遂降詔封惲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時長
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司馬望及鄧艾進兵據之以
拒維維數挑戰望艾不應飲謂誕曰蔣班焦贛謂我

史裁

卷之八

三十五

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惲又率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
可以戰矣遂大爲攻具晝夜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
上諸軍臨高發矢石雨下血流壅壅復還城食轉竭
出降者數萬口飲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
誕不聽飲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誕遂
殺飲飲子壽虎遂踰城歸昭軍吏請誅之昭曰飲罪
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
是堅其心也乃敕壽虎使將數萬騎巡城呼曰文欽
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壽虎皆爲將軍賜爵
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飢困昭身自臨圍見城上

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
克之誕將其麾下突出司馬胡奮擊斬之夷其三族
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刃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
卒不變以至於盡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衆器仗
山積昭初圖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
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
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
就戮吾當以全棄衆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
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
也吳賊破飲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

史裁

卷之八

三十六

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
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
其元惡而已吳兵就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
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
淮南將士吏民爲誕所脅畧者皆赦之聽壽兄弟收
飲父喪給車牛致奠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
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
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
不足過也昭欲遣諸軍深入招唐咨等子弟因樊城
吳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圖

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于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敵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于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

史表

朱之人

三十五

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敵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爲獎飲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旣敷文笑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魏襄陽太守胡烈表言吳將鄧由等同謀歸化詔王基部分諸軍迎之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遺昭書說由等可疑之狀又曰夷陵東西皆險歷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濡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

姜維之趣上邽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今宜鎮安社稷撫軍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狐疑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鄴生之說欲封六國竊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惧襄陽有食其之謬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旣而由等果不降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

史表

朱之人

三十六

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紿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聞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爲鎮西將軍都艾以爲蜀未有憂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維表漢王聞鍾會治兵關中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謂敵終不致窺其事魏遣艾督三萬餘人趣沓中以

連綴維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
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
衛瑾持節監軍事或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
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維趣抵
劔閣列營守險會攻之不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
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
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
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
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
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谷高

深至爲艱險艾以種自裹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
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
拒艾至涪不進黃崇屢勸瞻宜速據險無令敵得入
平地瞻猶豫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往縣
竹艾以書誘瞻降瞻斬艾使艾遣子忠等出其左右
戰不利引還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將斬之忠
等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崇漢人不意魏兵卒至百
姓擾擾皆進山澤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
吳爲與國宜奔吳或以南中七郡阻險斗絕宜奔南
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若入吳國

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
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臣
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若欲奔南則當
早爲計然後可今大敵已近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
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或曰艾不受降如
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孰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
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
都以古義爭之漢王猶欲入南周曰南方遠夷之地
平常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今
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

損諸夷其叛必矣遂降艾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張
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
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
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刑繁役重
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
苛而布其平惠民心歸之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
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
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
黷武民勞卒敝競于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
笑亦勝因危而代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諸君遭艾故得有今日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于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龍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并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長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璿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御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

史裁

卷之八

三九

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策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汎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伐則

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因與璿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上幸長安初鍾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爲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強使之適爲敵會惟會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亡

史裁

卷之八

四十

遣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抵自滅族耳及昭將之長安悌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邪雖然我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復疑卿邪我到長安則自了矣會遣璿先收艾會以璿兵少欲令艾殺璿因以爲艾罪璿知其意乃夜至成都徵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餘無所問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璿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璿徑入艾尚臥

未起遂執艾父子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瓊營瓊輕
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會所
憚惟艾既會獨統大衆遂決意反會欲使維精
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
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
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
得昭書云恐艾或不就徵今遣賈充將步騎萬人徑
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驚
語所親曰但取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
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會

史表

卷之八

四十二

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
發哀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
代領諸軍悉閉諸曹屋中嚴兵圍守權詐稱疾薦出
就外屏會信之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
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客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
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誅
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
建慙烈獨坐廢會使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
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曰丘建密說會已作大坑
欲悉呼外兵入以次格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知

次日烈子淵率兵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出爭先赴
城會驚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共柱門兵不
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牙門郡守各緣屋出共斬
維與會艾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瓊自以與會共
陷艾乃遣人襲斬艾父子

吳生曰何進謀誅宦官乃召董卓以脅太后曹操
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以權使
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付一獄吏足矣何必
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
後卒如其言是亡漢之始也表紹等起兵討卓卓

史表

卷之八

四十二

焚宮室徙天子都長安紹兵莫進操言舉義兵以
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卓聞山東兵起
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
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
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
將不能用明以釀卓之亂而陰爲割據之業是亡
漢之成也紹嘗語操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
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後卒如其言
策之告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
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悉心以保江東我不

如卿後卒如其言以策之雄心而謂不如阿弟蓋藉以慰權使無外志焉權自揣不如故惟退保江東紹志在必濟故與操爭天下權以致人而有赤壁之捷紹以致于人而有倉亭之敗此兩雄之分也孔明之告昭烈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誠難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用斯可與爲援而不可圖益州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後卒如其言乃吳蜀相攻幾貽魏人刺虎之利利令知昏雖孔明不免焉然昭

史裁

卷之八

四三

烈死竟捐白帝之耻遣使結好于吳此亮之轉禍爲福卒成三國鼎足之勢也操之語不曰司馬懿必預汝家事議者謂操以相人之術非也彼蓋窺丕之善懿而料其有倒持之漸也後卒如其言曹襄既退懿猶令居洛使得陰結羽翼觀變而動籍使懿而父子俱外徙也將糾合諸侯聲罪誅夷如孟德之於董卓乎是亦一奇也然而勝敗未可必也懿兵既屯洛豚犢兒猶欲作富家翁而驚馬亦終戀棧與爽就戮明知之而卒蹈之尤可哂笑懿遂大肆誅戮盡剪其所忌轉禍爲福是開晉之始

也司馬昭雖已無魏而籍父兄之資功德尚未堪爲人上也諸葛誕欲誅昭而才非昭敵卒使昭席卷淮浦俘馘十萬種惠吳人綏以文德轉禍爲福是晉之成也若夫公孫瓚劉表之徒亦欲爲退保計而所居乃四通八達天下必爭之地辟之聚金玉寶器于都門之外而欲盜之無侵也然則爲尉佗孫權也者亦必度其地而後可者也

史裁

卷之八

四四

史裁卷之八終

史裁卷之九

晉

杜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瀆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中唐竟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瀆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

史裁

卷之九

七

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瀆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瀆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從事何旅等諫晏不聽胡康木子燒香言軍出必敗晏以爲沮衆斬之軍至觀阪牙門張弘等以汶山道險且畏胡衆因夜殺晏軍中驚擾弘遂誣晏反李毅言於太守王濬曰皇甫侯起自諸生何求而反且廣漢

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險領正防今日之變也今益州有亂乃此郡之憂也張弘小豎衆所不與宜卽時赴討不可失濬欲先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爲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擊弘斬之初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祜兄子暨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時帝與祜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宜籍上流之執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

史裁

卷之九

二

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見却功已成執不得止濬從之于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梓蔽江而下吾彥取流柿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濬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張敦收濬從事列上帝召敦還責曰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敦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

吳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開之今左
奕等徑赴西陵救諸營更築圍內以圍闡外以禦寇
晝夜催切衆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
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築圍以救士民之力
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修繕備禦之
具皆抗宿規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
受難何以禦之圍備始合晉羊祜率師向江陵諸軍
咸謂抗不宜遽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假令敵得江
陵必不能守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復擾動
吾寧棄江陵而走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
道路通抗敕作大堰遏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
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亟破之諸將皆
惑祜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晉徐胤率水軍
詣建平揚聲詣西陵抗今張咸固守江陵公安督孫
道巡南岸禦祜留慮朱琬拒胤而自率軍馮陶對聲
會俞贊亡詣聲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
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以舊將
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聲衆傷死經
月肇遂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伺隙兵不可分于
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聲者聲衆懼悉解甲走抗使

史載

卷之九

三

四

輕騎驍之聲大敗祜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
闡
濟陰太守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
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以傾吳人之望帝從之
初司馬昭徵羊祜拜中書侍郎祜以高貴鄉公在位
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帝將減吳以祜督荊州諸軍
事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
欲去皆聽之減戍還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
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
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祜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有欲進諫計者
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
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遊獵若禽獸先爲吳人所
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
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
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
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
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語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
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史載

卷之九

四

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狗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冠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乎吳主不從枯不附結中朝權貴荀易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枯陳事辭甚清

史載

卷之九

五

辯枯不然之衍拂去去枯顧謂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枯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後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下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執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

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孰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

史載

卷之九

六

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枯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後枯疾求入朝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張華問策枯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

長江未可得而越也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護諸將祐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既疾篤乃舉杜預自代未幾卒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願陛下無失事機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

史載

卷之九

七

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脩江南諸城達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乃大舉伐吳吳人于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液斷於是船無所礙屢戰

皆捷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于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翟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宜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制濬至西陵預與濬書曰足下經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此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嬰令楚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

史載

卷之九

八

康報曰風利不得泊也先是渾雖破皓軍猶賴兵不敢進而濬獨乘勝納降故渾耻之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詔書切責濬濬上書自理濬自以功大而爲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出辭不遜帝每容恕之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此王渾能無愧乎濬謝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初濬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

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後瘡發兵先前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司冀交豫荆揚州大水蝗傷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救交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漬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

史裁

卷之九

九

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

帝既平吳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故永寧已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璿每欲啟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璿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璿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

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帝悉召東宮官屬爲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卽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悅先以示璿璿大踴躍衆人乃知璿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璿老奴幾破汝家

史裁

卷之九

十

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隆曰陛下若能任臣聽臣自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帝弗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場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溫水樹機能等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編

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或謂已沒後隆使到帝撫掌歡笑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京也乃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率萬餘落歸降與樹機能戰斬之涼州遂平太康初以隆爲西平太守時虜成癸每爲邊患隆至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知備遂爲所破畢隆之世不敢爲寇

史載

卷之九

十一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于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

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任然信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達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

史載

卷之九

十二

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愚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救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爲聖朝耻之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處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愆爲九品

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猶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訟訟使之縱橫任意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自舉才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應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

史裁

卷之九

三

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有限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

楊駿姑子淵歆數以直言犯駁人爲之俱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八也我我得陳

乃可以免不然其俱族矣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其友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汝南王亮欲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傳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

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香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以

史裁

卷之九

古

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當其疆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質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并禦蜀虜此養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

今者當之已受其牧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牧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宜及兵威方盛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

史載

卷之九

十五

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達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前害未及弭而復變復橫出矣荅曰子以今者羣氏爲尚挾餘資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寧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

皆爲警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因必濟遇否能通今于遭牧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輟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戎狄居半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疾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殺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若憚蹙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乎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其子孫者也夫爲邦者憂不在

史載

卷之九

十六

三十五

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劉頌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欲行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濃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

斷若漢主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
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
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齊王罔驕僭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
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
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
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
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
謂之可惠切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
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大伯子臧
史載

卷之九

十七

愚竊憂之罔不能用

于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
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
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
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
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下無窮
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
旣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

尹無具瞻之責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
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
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
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
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
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用自后稷愛民十
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
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
之人卿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
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辦而賤名檢

史載

卷之九

十八

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
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
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
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
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
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隱藉於貨欲之塗
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
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
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
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

于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濫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藉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允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憂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卽位羈以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材

史裁

卷之九

十九

不能復取之矣

史裁卷之九終

史裁卷之十

晉

初胡人劉淵好學尤好春秋左氏傳補兵法嘗謂人曰吾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討戾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絕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武帝與語大悅王濟曰淵文武才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琰進曰臣觀淵才當今無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沒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凉可指期而定也孔恂曰淵若能平凉州恐凉州方有難耳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明法禁姦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僞築幽冀名儒無不至者楊駿以淵爲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淵淵請歸葵頭弗許乃令攸歸告宜招集五部會宜陽詣胡聲言

史裁

卷之十

乙

應頴實背之也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
頴淵說頴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
五部以赴國難頴悅遣淵淵至左國城宣等上大單
于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王浚率鮮卑攻鄴頴敗淵
命劉延年討鮮卑宣等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方
當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
拯讐敵乎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不當爲培塿且夫
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
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
下世長恩德結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

史載

卷之十

二

而能抗行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
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至孫粲爲
斬準所殺淵子孫盡滅劉曜既誅準因稱趙會趙將
解虎謀反與巴酋庫彭等相結事覺虎伏誅曜囚彭
等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
而已不宜多殺曜怒以爲助逆而囚之盡殺彭等於
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爲主自稱大秦氏羌應
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曜
殺其表曰叱左右速殺之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
猶不忘諫忠之至也陛下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

等亦當夕死天下皆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
乃赦之曜將自討渠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用臣策
一月可定不必親征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非有
大志直畏陛下威刑欲逃死耳若廓然大赦與之更
始前坐虎等事其家老弱沒入官者皆縱之使自相
招引聽其復業彼既得生路何爲不降若其屯結不
散者願假臣兵五千必爲陛下梟之不然今反者彌
山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歲月可除也曜悅即以
子遠爲車騎大將軍子遠軍至反者皆降惟句氏宗
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滅之遂引兵巡隴右先

史載

卷之十

三

是氏羌酋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造其壁權渠
出兵拒之五戰皆敗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曰往
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何謂降也帥勁卒五
萬晨壓子遠壘門諸將欲擊之子遠曰伊餘勇悍所
將之兵復精於我又其父新敗怒氣方盛其鋒不可
當不如緩之使氣竭而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
驕色子遠伺其無備夜勒兵掩之生擒伊餘權渠大
懼請降子遠赦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徙伊餘兄弟
及其部落二十餘萬于長安曜以子遠爲大司徒曜
自將戎卒二十八萬攻張茂京州大震馬岌勸茂親

出戰陳珍曰曜兵雖多大抵皆氏羌烏合之衆思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獎卒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喜趙諸將爭欲濟河曜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

石勒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有膽力

史表

卷之十

四

好騎射并州饑亂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亦在賣中與在平人爲奴奴家鄰馬牧勒以能相馬自託於牧率桑遂招集爲羣盜後歸涇渭死聰授勒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爲謀主有雄據江漢之志初勒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送母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充豫飲馬江淮折鹹漢汚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現蓋欲其倚晉也勒報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

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因遣現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卽於葛陂課農造舟欲攻建業會霖雨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饑疫死者大半刁膺勒勒先送欵晉朝求掃平河朔勒愀然長嘯憂安勒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也孔萇等進曰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船三十餘道乘夜登城定江南生縛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賓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

史表

卷之十

五

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據之晉之保壽春俱將軍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惧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計是也責刁膺曰君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勒降此計應斬於是退膺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水有衆數千勒將北渡惧水邀之賓進曰聞水船盡在潰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水可擒也勒從之使孔萇等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

津水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而雄已渡勒令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出戰三服齊發夾擊破之長驅至鄴攻三臺時將佐議欲取三臺據之賓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自潰今四海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耶鄆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就六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

史裁

卷之十

六

所敗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張賓孔萇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柸之衆旣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展而定矣勒卽造突門於北城鮮卑人陣未定長突出擊之生擒末柸

就六眷遣使求和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於是納質與盟末柸遣還遼西末柸感勒遂專心歸附而浚勢衰矣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時王浚淫虐勒欲先遣使以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賓曰浚雖晉藩實懷僭逆今遣使脫生猜疑後雖奇畧無所設羊陸之事未見其可勒曰右侯計是也乃遣人齎珍寶奉表推浚爲天子浚大悅勒將襲浚而惧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未發賓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

史裁

卷之十

七

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牋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得發勒遂執浚斬之勒還襄國琨乃遣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都督設疑

兵分爲二伏自輕騎與澹戰僞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現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現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寢有闕江左之志矣會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懼逃不敢爲寇時逃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是以復與勒修好充豫之間稍得休息及逃卒勒始遣將屯豫州曜攻洛陽勒欲自將救之程遐等諫曰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勒無萬全勒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

史裁

卷之十

八

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迭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曜乘高侯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畧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會榮陽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勒謂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

此成擒耳軍至成臯勒見趙無守兵大喜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曜與嬖臣飲博聞勒自來色變勒擊曜執之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嘗聞鄒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虎勒之從子也性殘忍封中山王程遐言于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畧羣臣莫及加以殘賊安忍久爲將帥威振內外諸子皆典兵權恐非少主臣也宜早除之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冲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

史裁

卷之十

九

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爲家禍也他日光承間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吾蜀未平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之王也光曰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當復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

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畧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大事乃呈之於是震權過於主相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怏怏勒寢疾虎人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將自來邪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

史載

卷之十

十一

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受詔即遣今已半道矣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勒卒虎劫太子弘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子遂使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散弘大惧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光後虎廢弘自立而父子相猜殺虎死子孫盡爲石閭所殲

祖逖性豁蕩輕財好俠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夜同

寢聞荒鷄鳴蹴現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及京師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同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衆共少長咸悅推逖爲主元帝用爲軍諮祭酒時方定江南未遑北伐狄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黎被殘人有奮志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率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國耻可雪矣元帝乃以逖爲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

史載

卷之十

十二

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感歎石勒遣石虎領兵五萬衛陳川逖設奇擊之虎大敗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于西臺逖遣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與相守凡四旬而賊遁先是逖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路者賊逐之卽棄擔走賊得米謂逖衆皆飽勒運糧往給桃豹逖密遣韓潛等追擊盡獲之豹宵遁勒屯戌叛勒來歸者日衆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逖勸督農桑尅已務施百姓咸悅勒使成臯縣修逖母墓而

與逖書求通使互市

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王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
繆爲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每曰錢世
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會丹楊尹缺
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問嶠誰可
者嶠推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表嶠爲丹楊
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已因敦錢
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
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
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關復入者再
史載

卷之十

十一

三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
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譏嶠至
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
討敦之謀敦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
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暴人生致之自援其
舌初敦疾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
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曰脫有不諱便當
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
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
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

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
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
作亂導聞敦疾即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
咸有奮志導遣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不
諱尋知錢鳳大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
昌今乃與大羊俱下兄之此舉可謂得如大將軍昔
年之事乎昔者侯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
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
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
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關以來頗有宰相
史載

卷之十

十三

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
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
乃欲妄明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國
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
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爲含衆甚苑城小
而不同宜及軍勢未成大率兵出拒戰郗鑒曰羣逆
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
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何愛不
克且賊無經畧遠圖惟恃承突一戰曠日持久必敗
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勝

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
義存授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沈充帥眾萬餘人
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克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
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
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
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眾寡過
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
以降下策也克不能用含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沉
含父子於江鳳與克敗走被殺有司奏彬等敦之親
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

史裁

卷之十

十四

之况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
除名叅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
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
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遵養時晦之
辰也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
謂宜施之寬貸邠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
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
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竟從叅議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
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峻狼子野心

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
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下壺曰峻擁彊兵逼近
京邑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累書止
亮亮不聽峻聞之遣使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
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郭默為後將軍庾永
為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
司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
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
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將赴召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
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

史裁

卷之十

十五

峻遂不應命嶠聞之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
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
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峻知祖約怨朝廷乃請共討
亮約大喜峻至覆舟山陶回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
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伏兵邀之可一戰擒
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陽來逃失道夜行無復部分
亮聞乃悔之峻兵入臺城導謂侍中褚翼曰至尊當
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翼即躬自抱帝登殿導等共
登御床擁衛帝以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翼
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

蕭然峻兵入叱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
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峻遣
兵攻庾水水奔會稽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水入
船以遮蔭覆之吟嘯鼓柁汴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
杖叩船曰何處庾水庾水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
之水僅免亮下詣嶠將共起兵討峻互相推爲盟主
嶠從弟克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使
邀侃侃猶以不豫願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
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
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

史載

卷之十

十七

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
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爲携貳邪宜急追使改
書言必應俱進嶠卽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龔登
帥兵詣嶠有衆七千餘於是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
征鎮侃復追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近
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
路次惟須公軍至便齊進耳公今召軍還疑感遠近
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實憑公篤愛遠稟
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公如首尾相衛
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公緩於討賊此

辭難追僕與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
一旦有急亦望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
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
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饒
僅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公進當爲大
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
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
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
成也王愨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
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感悟卽戎服登舟兼道而

史載

卷之十

十七

進郗鑒在廣陵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
爭奮遣使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
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
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
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侃率衆至議者咸謂
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侃
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
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
見求邪遂與亮嶠同起建康峻逼遷帝于石頭諸軍
初至卽欲決戰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

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李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
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
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
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
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等與峻久相持不決
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
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
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
嵩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舉賊及累戰不勝嵩亦憚之
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

史裁

卷之十

十九

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
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
思良策徐來歆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光武
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
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今挑之戰可
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
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
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
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執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
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

將廻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
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既以下勢不
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
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
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
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
不濟公雖有泉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
嶠軍寶燒嶠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共攻峻戮之是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紛
紜未決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

史裁

卷之十

十九

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
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
旦示弱實於蠻越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
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翼爲丹楊尹時兵火之後
民物彫殘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初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
勸令之國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
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會三月上巳帝親
觀祓禊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流皆騎從吳人紀
瞻顧榮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曰古之王若莫不

賓禮故老以招俊又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德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者衆導勸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溫嶠卒以劉胤爲江州刺史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顧宿衛以情懇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由是怨胤時百官無祿惟資江州而胤商販繼路爲有司所

史載

卷之十

二十一

奏書下胤不卽歸罪猶自申理有謂默曰劉江州密有異圖將不利於郭侯默遂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導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贊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候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導養時賊也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或說亮當舉兵內向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絕知者之口卽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

角巾還第復何惧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譏間遂息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遣裴安等攻陷邾城進圍石城李陽拒戰破之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于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乃止

史載

卷之十

二十一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脩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

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闕觀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乃帥師伐漢拜表卽行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必不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唯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

史載

卷之十

三

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齋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輿輓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輓送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旌善蜀人悅之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畧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帥衆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朝廷大惧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

言於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嫌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卿此謀意始得了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

史載

卷之十

三

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畧大策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與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噤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閭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

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

史裁

卷之十

王右軍

庶可以收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閭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獎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

猶可追顧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臾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顧殿下覽廢虛達之懷以收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

以謝萬爲豫州刺史監軍事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處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詔萬與郗鑒擊虜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敷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

史裁

卷之十

王右軍

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郗鑒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

桓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孫綽乃疏上之溫不悅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

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迹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美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兢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乃止

永嘉初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邠邠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

史載

卷之十

二十六

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廆與陶侃約共攻勒朝議未定而廆卒銑嗣自稱燕王敗石虎軍遣使獻捷于晉銑卒備嗣稱帝國號燕初鮮卑段龔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龔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

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龔今憑阻堅城上下勦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專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于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龔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初備寢疾謂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陛下若以臣爲能臣請輔少主備喜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乃召吳王垂還鄭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慕容根自恃先

史載

卷之十

二十七

朝勳舊心不服恪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侯景山陵宜廢主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爲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遽有此議根愧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衆而宰府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將成禍亂明公居周公之地當早

爲之所格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暉曰大
宰太傅料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
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養必不
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
于可足渾氏及暉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
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誅
之是時新遭大喪內外恟懼太宰恪舉止如常人不
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
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衆將何
仰由是人心稍定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

史載

卷之十

三十八

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
授任人不踰位官屬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
他敘不令失倫朝廷初聞燕主偁卒皆以爲中原可
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恪死燕爲秦所滅
桓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鄒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
刺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
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遣溫賡欲
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
寸寸毀裂乃更作情牋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
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已所統溫得賡大喜卽轉

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溫自領徐兗三州溫伐燕引
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鄒超曰清水入河難
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
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
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
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
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
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
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
拾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

史載

卷之十

三十九

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滯滯且北土早寒三
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不從燕
請救于秦秦王堅引羣臣議皆曰昔相溫伐我至瀾
上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
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疆大慕容評非
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
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
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
善乎堅從之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
焚舟弃輜重奔還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

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洲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

桓溫既廢海西立簡文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郝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曰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怒乃入赴山陵止新亭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懼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

史載

卷之十

三

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超常爲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處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處之共掌朝政安每臨朝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其推之如此初超自以其父愔位應在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遊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達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慕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虜北府兵敵人畏之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

史載

卷之十

三

集安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俱便爲敵手而反不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人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問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違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破敵書至安時方與客圍碁安看書竟置碁圍碁如故客問之乃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是年八月安奏請乘舟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

史載

卷之十

三十三

胡虜之區其君臣已偏安一隅矣大將持重兵於外欲以擁衛朝廷而反遙制朝廷之權矣此時尚可爲乎然而晉祚卒延者何王謝之力也偉哉二公之於晉也無求備無取必無敢僥倖譬如人有虛怯之症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進則俟之不遽試以金石之藥攻劫之劑以無病視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夫天下之病皆以治而失之者多矣若當臥病之時而能忘其爲病此其忘身無患固非扁鵲倉公之所能驚也而況世醫乎自道德教遠世之言治者皆苟而已不思因時

史載

卷之十

三十三

之政治以不治雖黃帝不能違而況於累卵之時歟善乎王茂弘有言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謝安石亦曰不爾不成京師至以言乎於道德深且遠矣吾獨怪夫有宋之末其君臣俱犯虛怯之病其不足有爲明矣一時大賢起而欲拯之務爲求全果於取必乃百藥雜試以圖僥倖而遂壞之也悲乎

苻洪氏人也永嘉之亂宗人共推爲盟主石虎以洪爲龍驤將軍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及石遵卽位洪乃遣使降晉初麻秋說洪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因宴

鳩洪洪世子健覺而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以中州可指日而定也今見固堅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洪死健嗣去秦王號遣使告喪於晉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健密圖關中乃僞受石祗官繕官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既而蓋衆西行遣其弟雄入潼關兄子蒼入河東健執蒼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進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諸城盡陷健至長安稱帝健卒生嗣苻堅洪季子之子也絃生自立堅既

東載

卷之十

三十四

平諸國乃大會羣臣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畧計吾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冲江左偉才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築室於道百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既出堅獨留苻融議之融持不可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吾當與誰言之乎融泣曰晉之不可伐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

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堅所信沙門道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諫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人心今既不然矣妾請驗之天道諺云鷄夜鳴者不利行師大羣卑者官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鷄夜鳴羣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動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太子宏進曰吾今得歲未可圖也但可厲

史載

卷之十

三十五

兵積粟以待暴主耳堅弗聽于時獨慕容垂以爲可伐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卿乎是時彗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輔國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及萬歲城皆拔之堅大怒悉發諸州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遣苻融張蚝梁成慕容暉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京州之兵達于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還漕萬

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
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徐州
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
融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城壘克之
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人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
與融登城望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
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勦敵也憮然始有惧
色時張蚝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玄謂融曰君懸
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遯師令將士周
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

史載

卷之十

三六

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還制之不止融驍騎
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追擊死者相枕堅爲
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
至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
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
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請巡
撫燕岱并求拜墓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時堅
子丕先在鄴及垂至會丁令翟斌謀逼洛陽丕乃配
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底騎三千爲垂副垂請
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

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急取之
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
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爲亡
虜也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還而告人曰公
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
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衆至三萬濟河燒橋
令曰吾木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
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衆至二十餘萬至滎陽
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長驅攻鄴丕棄城奔并州
於是垂定都中山卽位改元垂死子寶嗣爲魏所滅

史載

卷之十

三七

初垂攻丕丕告急于玄玄遣劉牢之等帥衆救鄴丕
告饑玄以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司馬光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
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許劭謂魏帝治世之
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
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驕勝而
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
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
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
也秦王堅似之矣

王世貞曰苻堅之伐晉其勢在必尅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未有不諫而阻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勝道者一失關中者一而伐晉不與焉堅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將帥不得展其用而內顧重所謂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下之心盡搖一也堅又不當舍荆而先壽春夫桓冲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旣已取蜀有襄陽則荊州之膽奪矣陽平率張蚝實衝之輩以二十萬而萃於荊荆必破相氏必覆相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率慕容

史載

卷之十

三

姚萇之輩以二十萬分擣長淮之南以綴謝玄而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擣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擲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氏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羌於肘腋之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京之卒十萬西矣堅伐晉而宿衛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爲衛者無幾矣夫是以慕容叛而鮮卑之在秦者蜂起而應之羌亦從而訐焉不喻歲而國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剖而爲二北之併南若三而未有不下荆襄者也王濬之

於吳伯顏之下宋皆由江而達者也雖以賀正韓檣之捷亦楊素之取上游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潰亮以六十萬而紘魏太武之號百萬雖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乎不利人主哉若堅取晉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夫豈惟晉隋又寧在唐下也夫晉伐吳而同者僅羊祜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敗論哉吳生曰肥水之戰堅非惟不善戰亦不善敗玄非惟善攻亦且善守夫堅提百萬之師以東下而所角者僅玄數萬衆也中軍雖卻左右翼未盡傾動

史載

卷之十

三

也使堅能簡必死之士斷其後隊而徐招其散亡之卒以歸縱不得志于東猶可退保巢穴圖再舉焉何乃風聲鶴唳自爲驚愕而不知晉人之必不敢乘我也何也慕容垂黠虜也謝安石晉望也垂之虎視耽耽而伺隙欲起也卽王景畧先見之安石江左重臣豈不審敵而冥冥中事哉方秦兵俱覆垂師獨完此其志豈在小哉彼蓋策堅之必敗也堅敗而晉師必乘勝以入吾因關兩國而坐收漁人之利此慕容氏之上策而不虞晉之有人也安石之言曰朝廷處分已定其於敵之虛實師之

識時務不得已之微權歟

進退豫有勝算矣論者咎玄不能乘破竹之勢掃清胡羯恢復中原爲晉室恨夫宋嘗以金伐遼隨侮於金又以金伐元隨滅於元何也與人伐國者必能搃其亢而拊其背然後可以借彼之力而收我之利不則未有不爲所反噬者也且是時諸胡並起勢未可滅政宜留堅以敵敵孔明亡白帝之耻而與吳連和玄移粟與敵亦此意余嘗爲戲論曰七國歷周周亦藉七國以不亡五胡亂晉晉亦藉五胡以偏安猛獸滿山林而虞人力未之能剪則莫若使之自相觸而吾猶得擇音以庇焉斯亦

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容之堅因招猛猛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既代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又轉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臣謹爲明主翦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顧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未敢聞命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初燕大宰慕容恪臨終謂燕王暉曰吳王垂文武兼資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觚之計時慕容評專國素忌垂垂奔秦堅聞恪卒已有圖燕之志及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還燕復悔堅怒遣猛伐燕進攻洛陽猛請慕容垂子令以爲秦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

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北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卽表令叛狀垂俱出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亡本亦各其志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宜

史裁

卷之十

聖主

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効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笑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歟猛望見燕兵衆盛謂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還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踣馬還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故百

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許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鄴也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猛聞而歎曰慕容恪可謂古之遺愛矣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無足慮也監國幼冲驚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堅乃入鄴執燕主暉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

史裁

卷之十

聖主

久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遷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

以成大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猛之謂矣

姚弋仲羌人劉曜之平長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後晉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矣勒竟誅約勒既死弋仲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正色謂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不之責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嘗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未有

史載

卷之十

甲四

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子襄雄武多藝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弘農楊亮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後爲苻堅所殺襄襄弟也多權略堅伐晉以襄爲龍驤將軍謂襄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堅既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獻討之以襄爲司馬爲泓所敗襄遣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襄惧奔于渭北西州豪族率五萬餘家推襄爲盟主襄乃自稱大將軍大軍于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尅後弒堅稱帝子弘爲劉裕

所滅

初孫恩作亂朝廷遣劉牢之往討以劉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所將多死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桓玄篡位裕從桓修入朝玄見裕私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亦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修尋還京口裕託疾不與偕行而與何無忌及弟道規劉毅等謀起兵玄聞惧謂所親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樛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

史載

卷之十

甲五

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也時衆咸推裕爲盟主裕鎮石頭立留臺總百官命尚書王琨率百官奉迎乘輿玄挾晉主走江陵復入蜀後爲馮遷所斬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瑯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還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矣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

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僞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筭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喜形於色左右曰公示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根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裕與燕兵戰於臨朐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城於是因齊地糧悉停江淮漕運超求救於秦秦王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於洛陽若晉軍不退卽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敵耳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宵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逆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惧自保不暇何能救人

乎裕悉衆攻城遂進獲超裕忿廣固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平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猶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盧循反廣州時裕將鎮下邳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大喜裕至都干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何無忌又與循衆徐道覆戰死孟昶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安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議者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氣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或可冀也乃移鎮石城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黑泊蔡洲裕登石頭使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

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二月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處所破循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席斬循父子而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患疾以劉毅代之毅有雄才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知毅終爲異遣王鎮惡襲江陵克之毅黨皆伏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往伐譙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以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

史載

卷之十

卑八

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隨其計今大衆宜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滅譙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圍城縱棄城走自縊死而成都平初裕平齊卽有定關洛意遇盧循反故止至是聞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乃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裕軍至洛陽金墉降

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泓而關洛平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畧趙魏聞劉穆之卒乃歸遂代晉初夏主勃勒聞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領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勒書約爲兄弟勃勒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及裕歸勃勒

史載

卷之十

卑九

大喜問于王買德者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不足取也裕以王鎮惡死勃勒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乃遣使召義真歸以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真輕裝速發旣出關然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後關右爲勃勒所破義真僅得免

初劉裕伐秦魏主嗣問于崔浩曰裕伐泓能克乎對曰克之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入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計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景盧循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

史裁

卷之十

五十一

兵非裕敵也與兵達攻未見其利不如且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募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楊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爲敵資耳顧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叡也

大悅

史裁卷之十終

史裁卷之十一

宋

義符立遊戲無度徐羨之謝晦傳聞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廢立之謀告之乃稱太后令廢義符爲管陽王尋弑之又殺廬陵王義真亮迎宜都王于江陵羨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除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亮至江陵帥百官上表進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隆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

史裁

卷之十一

乙

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諸將聞營陽廬陵王死皆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傳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馭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能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爲宋

昌邪王曇首到彥之皆勸王行王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王發江陵引見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鳴咽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彥之華等深自結納王至建康百官奉璽綬王數讓乃即位詔復廬陵王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其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應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扶震王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

史裁

卷之十一

二

俱不待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彥之進位司徒弘進位司空亮加開府儀同三司晦進號衛將軍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爲右軍將軍徵彥之爲中領軍彥之自襄陽南下過江陵與晦厚自結納留馬及利劍與晦晦由此大安帝以弘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脇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建康乃下詔暴薨之亮晦罪罪止元凶餘無所問

漢之自經死亮伏誅帝將討晦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晦乃表稱義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沂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

史裁

卷之十一

三

舉兵以除君側之惡初晦與義之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義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始懼道濟與彥之破晦軍執晦赴建康斬之上欲封曇首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願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上乃止

魏主壽伐夏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

之衝攻城最下今以步兵攻且皆進彼必惧而堅守若攻不能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至統萬分軍伏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勃勃尚堅守意還軍遣騎掠居民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攻之勃勃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或言夏步兵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

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僞遁夏兵追之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顧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食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倚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遂破其城

魏主嗣議擊蠕蠕朝臣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或尤

浩曰吳賊南侵舍之北伐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耳我若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未見其至也夫劉裕既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守之猶且不能守也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邪設國家與之河南彼亦必不能守夫見瓶水東知天下之寒宜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散衆放畜謂我力不能至一旦掩其不備驚駭奔走壯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明聚困弊自可一舉而滅之矣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旣還南軍竟不動如浩所料赫連定伐魏求救于宋魏主欲先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如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

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俾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什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願陛下勿疑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

檀道濟食盡自歷城引還有下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俱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糧有餘以降者爲妄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道濟全軍而返魏主襲衆然至鹿渾谷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

史裁

卷之十一

大

宜掩其不備速擊之尚書令劉縉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須諸軍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魏主疑之不急擊衆然遁去旣而獲衆然候騎曰衆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爲信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衆然至水堅滑不可攻乃走

文帝欲廢太子劭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久不決每與徐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東灼燒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潘潛馳報劭乃弑帝後爲駿所誅是爲武帝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後又鑄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

史裁

卷之十一

七

盜鑄者衆朝廷患之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沈慶之議以爲宜聽民鑄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夫春所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楊尹顏竣以爲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賸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

益賦之理議者又欲鑄二銖錢竣曰今鑄二銖恣行
新制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門姦巧大興空嚴立禁而
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收民憊大錢之改
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心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
假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
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怪兵急下乘我無備請
領兵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築壘未畢
以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王敬則浮
海襲賊戰大破之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
史裁

卷之十一

八

不知休範已斬也賊帥丁文豪破臺軍宮內傳言新
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張
敬兒等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官闕時休範典籤許公
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
及至乃知是道成遣戍隨得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
範昨以戮死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
已焚勿懼也遂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
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後蒼梧漸行兇暴屢欲
害道成嘗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畫臥休祖蒼梧
立道成指腹爲射的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歛衫曰

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
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
一發卽中道成臍蒼梧大笑道成憂懼密遣人絙之
而立順帝未幾代宋

史裁

卷之十一

九

史裁卷之十二

齊

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輳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太子自以年長與太祖同創大業事皆專斷所信張景真多不法荀伯玉言于上上怒太子憂懼稱疾月餘太祖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曰官有天下曰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悞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太祖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裝束往東宮

史裁

卷之十二

乙

太祖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被太祖強登輿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宴於玄圃諸王從至暮盡醉乃還

初閔湛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宗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初允以經授景穆太子景穆甚重之故允願以無死浩竟族滅餘皆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據律評刑內外稱平嘗歎曰皇陶至德也而其後英薨先之劉頊之際英布黜而王歷世雖久猶有刑之餘孽况於凡人能無咎乎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孔顥上言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與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賤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爲累輕錢弊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爲無用之器欲令質輕而數多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爲非而陷之於死豈爲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

史裁

卷之十二

乙

令不可磨取鑄而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鑄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剪鑿爲禍既博鍾鏹于今愚以爲宜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錢貨既均遠近若一

百姓終業市道無爭矣太祖然之令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峻上言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畧上從之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遣散騎常侍裴昭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人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以受命不敢輒易往返數四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冲選學識之士與之言冲奏遣成淹昭明日魏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

史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昭明日二國之禮應相準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處來弔初不素服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處奉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日處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昭明日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齊將相此既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給

昭明等使服入見文武皆哭盡哀

魏主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謐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不知陛下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卿等屢阻大計咎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泣諫宏乃曰今者與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

史裁

卷之十一

四一

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

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伏營外又以氈貯火密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然之是夜康祚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夾擊之康祚走趣淮火兢起不辨淺處溺死不知其數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

東昏侯嬉戲無度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暹光尚書

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
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
從舅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勢必
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容與弘策脩
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
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檣
數百張先是孝嗣欲引僧珍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
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
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
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慄忍虐安肯委政

史載

卷之十二

五

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
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
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
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
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
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
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
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
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
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

懿不從崔慧景反懿以兵入援衍馳使所親虞安福
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
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
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
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
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懿不從慧景死懿爲尚
書令有弟九人數衍暢融宏偉秀懽恢懿以元勳居
朝右暢爲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
出廢之懿不聽帝將誅懿徐曜甫知之勸懿奔襄陽
懿曰豈有叛走尚書令邪帝賜藥懿且死曰家弟

史載

卷之十二

六

在雍深爲朝廷憂之衍聞懿死集僚佐謂曰昏主暴
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
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
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
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蕭
頴胄行府州事帝遣劉山陽將兵三千就頴胄兵使
襲襄陽衍知其謀遣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
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衍因謂諸將曰荊州素畏襄
陽人加以唇亡齒寒寧不聞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
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况以昏主役刀

敕之徒哉。穎胃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齋書與穎胃及其弟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替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止穎胃大懼，夜呼參軍席闡文諮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

史裁

卷之十二

七

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穎達亦勸穎胃從闡文計。詰旦，穎胃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軍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胃，穎胃伏兵斬之，送首于衍。且言：「年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口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

不成。况處今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衍兵出沔，命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穎胃等議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隘，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帥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

史裁

卷之十二

八

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旣得之，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前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旣沒諸城，相次七崩，大事去矣。若郢州旣拔，席卷公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處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慮不捷。但借鎮

軍靖鎮之耳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輿并吞無日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

史裁

卷之十二

九

陰等咸皆親望得失斯實天啟之期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神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迫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詣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魏主不果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畧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百乃梗鎮守之宜實

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

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遣一都督總諸軍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

史裁

卷之十二

十

不取豈唯後舉難圖亦恐更爲深患劉希祖既克安城移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引兵襲長沙於是湘州郡縣兵皆蜂起以應僧粲長沙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尹法畧拒僧粲戰數不利鍾玄紹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且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服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果愧且服州郡遂安

卷十二終

史裁卷之十三

梁

魏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彞父子晏然不以爲意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遂持火直造其第彞堂下捶辱焚其舍彞子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彞再宿而死遠近震駭相太后收凶疆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吏部尚書崔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

史裁

卷之十三

一

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何及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琬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初北邊高歡沈深

有大志至洛陽見張彞之死還家領貲以結客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

李崇初爲魏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秦陝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宜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惧也乃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宜詔綏慰邊戍畧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咸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守要路俄頃聲布百里

史裁

卷之十三

二

其中險要悉有伏故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在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暴病死泰悲號不自勝泰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貴乃認城外尸詐稱其弟爲軍所殺有女巫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州比有一人寄宿夜

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其我兄慶賓見住揚州相國城內脫矜慙爲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送官也慶賓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鞠即伏時霖雨大水入城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死可梓後隨高人親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絢等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崇沈深有將畧在州凡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

史載

卷之十三

三

高歡初歸爾朱榮廐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不加羈絆剪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矣遂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意也榮大悅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以書論兆言不宜執天子兆不納殺帝立

長廣王曄時爾朱氏諸子弟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半猶不可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殿允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將出汾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近過麥地輒下步牽馬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

史載

卷之十三

四

閔帝欲羈縻歡乃白封歡爲勃海王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偽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乃可衆願奉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也衆皆頓頌曰死生唯命

歡乃椎牛饗士論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於信都
抗表罪狀爾朱氏進拔鄴城據之兆責歡背已歡曰
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
我報讐耳歡曰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
合戰兆等大敗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
居焉兆北保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
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賈泰以精騎馳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軍人因宴休能忽見泰軍皆驚
兆自縊死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
宇文泰歡入洛乃立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

史載

卷之十三

五

爲二歡卒子澄代澄幽魏主于食章堂而先爲其下
所殺弟洋代初澄死魏主謂左右曰大將軍殂似是
天意及洋將赴晉陽入辭魏帝見之失色曰此人又
似不能容吾不知死所矣於是徐之才盛言宜受魏
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才
曰正爲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洋
遂篡位稱齊

史載卷之十三終

史載卷之十四

陳

初韋孝寬爲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
陽遣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患之乃遣諜訪獲道恒
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又爲落燼燒迹
若火下書者還令謀送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
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
等峭渥遂清移鎮玉壁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連營
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
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
更載

卷十四

一

歡使告曰縱令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尔遂於城南
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
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
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
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
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
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
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鉤利刀火竿一來以鉤
刀遙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
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

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歡無如之何乃遣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期之間卽須救援適憂衆有不反之危耳復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歡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遁去遂殂宇文泰嘉孝寬功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兩輒毀孝寬臨州勒部內當堠處但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泰後

史載

卷十四

三

見之歎曰豈得一州獨余於是今諸州夾道種樹泰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皆爲盡力故齊國動靜皆先知之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於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始知設令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墮足爲辦矣又令汾水以南傍山諸村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

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峭東來圍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圍之實難是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請與孝寬相見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旣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荅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我棄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川極武窮兵結怨連禍孝寬因令作謠歌曰百升飛

史載

卷十四

三

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樹樹不扶自堅令謀人多齋遺鄴光竟以此誅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備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解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

離敵有繫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慕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雷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寔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

史裁

卷十四

四

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閭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釐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王引入內殿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沉溺倡優耽昏翹藥其折衝之將何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

道路以言此易取也周主乃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孝寬之謀也

史裁卷之十四

史裁

卷十四

五

史載卷之十五

隋

隋文帝問高穎取陳之策穎曰江南土熱水田早熟若量彼收穫之期微徵士馬聲言南襲賊必屯兵禦守彼聚我散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可以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集皆非地窖倘密遣行人時時因風縱火不出數年財力盡矣帝用其策初賀若敦爲魏將陳將侯瑒等圖湘州帝令敦渡江赴救敦破瑒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溢糧援斷絕敦恐瑒等說知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

史載

卷五

十

米召近村人陽有所訪隨即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瑒軍敦患之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瑒軍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瑒者敦則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三馬便長船不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長船馬詐投以招瑒兵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以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瑒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瑒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勸衆而還晉公護以敦

失地無功除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已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後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譏怒逼令自殺敦呼其子弼曰吾欲平江南而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少有大志隋文帝欲平江南高穎薦弼有文武才於是拜弼吳州總管後弼撰平陳七策上於朝其一請廣陵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便不復疑我乃進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

史載

卷五

二

濱內使陳人覘知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演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也後爲煬帝所忌被誅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已廳事病人或至數百公

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藥身自省間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終不還問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遞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史載

卷十五

二

太子勇既廢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數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疎政唐令則爲勇所昵每令以弦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時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曰卿等正解讀書耳夏侯福嘗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

法者治之勇爲福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賦媚娘洗馬李綱起曰令則身爲官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累邪請治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

史載

卷十五

四

畏死不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屬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他流涕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雖得正人何益對曰臣所以不被親任者由姦人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也自古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思無貽後悔上不悅左右皆

爲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
右丞也卽用之

王通獻太平十二策不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
間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或諧通於素曰彼實慢公
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
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弟子賈瓊問息謗
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
平重欽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國也
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國去讒讒佞遠矣

初染干爲雍閭所襲部落亡散乃與長孫晟獨以五

史載

卷十五

五

騎遇夜南走至旦染干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
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晟知其懷
二心乃密遣使者入速舉烽染干問晟城上烽然何
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
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
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晟
留其衆自將染干馳入朝上大喜煬帝幸榆林欲出
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
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
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

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今牙中蕪穢謂
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遂拔所佩刀自芟草

史載卷之十五

史載

卷十五

大

史裁卷之十六

唐

初劉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裴寂曰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始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

史裁

卷十六

民壯之乃陰部署賓客會突厥寇馬邑淵戰不利懼獲罪世民乃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順民心興義兵即可轉禍爲福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耳明日世民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願大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寂以晉陽宮人侍淵寂從容言曰二郎欲舉大事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

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復奈何正須從之耳文靜乃詐爲敕書發大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世民即與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遂以子元吉爲太原留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至西河以書招李密密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燼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

史裁

卷十六

矜大非折簡可至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鵠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人典六屯輿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燼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

聞命汾晉左右須尚安輯盟津之會未暇下期密得
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往來不絕
雨久不止淵軍糧乏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
乘虛襲晉陽淵謀北還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
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
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
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
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恐
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
周鮮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

史裁

卷之十

三

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
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
耳何以自全淵不聽促令引發會日暮淵已寢世民
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
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
亡無日何得不悲淵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
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
成敗皆在爾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
還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
西趣長安猶豫未決寂曰屈突通雖大衆憑堅城吾

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
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
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
勝之威撫歸順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
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若淹留自弊於堅
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
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
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
圍河東自引軍而西世民遂克長安世民至高城薛
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羅喉數挑戰世民堅壁不

史裁

卷之十

四

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
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克
也乃令軍中日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
盡其將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
實督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
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喉攻之甚急
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進明使右武侯
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羅喉併兵擊之玉戰幾不
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引兵還戰
世民帥驍騎數千先陷陳表裏齊擊羅喉動地羅喉

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十餘騎追之實執叩馬諫曰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輕進請接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杲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杲驍將渾幹等數人來降仁杲俱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杲計窮出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

史載

卷十六

五

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塘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羅喉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初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今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密既殺翟讓頗驕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於道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公賴人之天

以固國本而應取不節粟竭人散孰與成功乎不聽徐世勣數規其失密不喜使出就屯故其下無有固志武德元年密既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世克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正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仍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克還我且按甲世克再出我且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會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諫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

史載

卷十六

六

元貞以城降世充密乃歸關中世勣據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遺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耻之今宜藉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啟與密甚恠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嘆曰徐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後密怨望乃自請于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

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籍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詔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趣南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策策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即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使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

史裁

卷十六

七

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時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以君禮葬密

劉武周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金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唐王曰賊勢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曰太原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金剛屢敗食盡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

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勢攻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則不可復攻矣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鳳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待敬德甚善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後尋相等叛去諸將疑敬德囚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遂命釋之引入卧内與之金曰丈天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質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

史裁

卷十六

八

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梁王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秦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四年秦王兵入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今宜分兵守洛

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秦王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元吉圍守東都秦王將驍勇趣武牢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櫟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二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卽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接轡徐行追

史裁

卷十六

九

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惧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遂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之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謀者告曰建德同唐兵芻盡牧馬河北將襲武牢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勢因留馬十餘匹牧河渚間建德果悉衆至秦王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驚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人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今與公等約前過日中必

破之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列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戒之曰賊若不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土及至陳前陳果動秦王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建德中梁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降地悉平建德故將劉黑闥復叛起兵漳南據洺州蓋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

史裁

卷十六

十

突厥入寇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將徙都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聖武龍興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遷都還都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城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條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

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虛言也上乃止建成與妃嬪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即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搃兵摧成其篡奪之謀耳上乃召世民元吉將兵禦之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伐朝廷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世民乃獨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

史裁

卷十六

十一

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獨出與我鬪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

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請和親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張鎮州爲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布衣時凡十日旣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州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得復爲交遊自是親故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初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導建成益爲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

史裁

卷十六

十二

府世民旣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遣秦府車騎將軍張亮之洛陽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建成召世民飲醺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問世民疾救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旗幟如漢梁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

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通吾思汝卽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恐不復來又遣近臣以利害說上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官日夜譖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勅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惧不知所出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

史裁

卷十六

十三

隙已成一旦禍機發豈惟府朝塗地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子言正合吾心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逆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

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受何所嫌且得以知其陰計不然禍將及公旣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卧不動刺客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無忌尚在府中與高士廉侯君集敬德等日夜勸

史裁

卷十六

十四

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元吉請敬德知節志玄及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晳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秦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敬德等旣入汝手宜悉坑之世民以晳言告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

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以身草澤不能留居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敬德復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猶不決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廬宇不下

史裁

卷十六

十五

則爲廬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張公謹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令無忌密召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不敢奉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敬德往與無忌共論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已未太白復經天傳弄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嘗有天下

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緣毫負今欲殺臣爲世充建德報讎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無忌等人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官府兵訖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乃俱入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覺變卽駁馬東歸官府世民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殺世民射建成殺之敬德將七十騎繼至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挂墜不能起元吉遽

史裁

卷十六

十六

至牽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元吉射殺之世民使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亂者誰邪卿來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陛下遣臣宿衛上謂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瑀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此吾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官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衆然後定上乃召世民

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王子皆坐誅諸將欲盡誅其左右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誅不宜延及支黨乃止

司馬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鄴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

史裁

卷十六

十七

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頡利可汗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執失思力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無算乃負盟約引兵深入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忘恩自誇疆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惧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

水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召與頡利語瑀以輕敵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不能抗禦故也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以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頡利請和詔許之突厥兵退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

史裁

卷十六

十八

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俱而修辭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緇戈唱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伺隙一舉可滅也

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稱再拜曰非所及也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伯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
氣鬱積亦足致早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爲可愍宜
皆出之任求伉儷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
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
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
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上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
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

史載

卷十六

二十九

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
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
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
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突厥既亡其部落降唐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
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
徙之河南充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
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末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
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未永無患
矣禮部侍郎李伯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

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
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
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其爲節
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實靜以爲戎狄之性
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况彼首丘之
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
王畧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
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
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
爲徙於充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

史載

卷十六

三十

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
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
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亡破陛下
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
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
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
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
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
伊洛之間遂爲氐秦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
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

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使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服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頡利之地置都督府以統其衆

上謂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於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

史裁

卷十六

二十二

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天下之事開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勅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

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况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獲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上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蕭瑀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未盡請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往往北面事之若觀其故主屈辱之狀

史裁

卷十六

二十二

能不傷心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九功舞則諦觀之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食上善之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千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馬周亦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廢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

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尸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三代封建由力不能治因而利之兩漢罷侯置守蠲除兼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詔停世封刺史

太子承乾反形已具上謂侍臣何以處羣臣莫敢對

史裁

卷十六

二十三

舍人來濟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承乾既廢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許立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子傳位晉王者乎日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泰恐上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怪問

其故治以狀告上撫然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求但為泰所圖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哀奪刀以授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乃立治為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親伺者皆兩棄之未為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

乾與泰皆無恙矣

史裁

卷十六

二十四

司馬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魏徵初為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何闕吾兄弟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難王器其直及即位拜諫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皆不自安徵請白帝曰不示至公人便思亂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于牛車志安等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官府舊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若屬雖

往人必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由是徵
日益親或時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
展盡底蘊無所隱文德皇后既葬帝卽苑中作層觀
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執視曰臣耗昏不能見帝指
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
泣爲毀觀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此固天
命陛下代之奈何令人悔不爲奢乎若以爲足今不
奢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侯君集等平高昌
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
理與之辯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

史裁

卷十六

二十五

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薄之私實則所得者
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
絕纓之臣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
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
亦可并點兵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曰中男壯大
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而卿固執至此徵對曰夫
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
之足以無敵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上從之嶺
南知州奏馮盎反上欲討之以徵諫止已而盎長子
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言盎反衆皆勸朕征

之惟魏徵以爲千斤之弩不爲鷹隼發機大國之師
豈爲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但懷之以德彼
必不召自來今嶺表無事邊隅晏然徵不可以不賞
賜絹百匹

蕭銑據江陵李靖陳圖銑十策詔拜靖行軍總管靖
說李恭悉召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
引擢實以爲質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
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
集銑不及知震雷不及塞耳神速故也李恭從之帥
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夷都進至夷陵初銑

史裁

卷十六

二十六

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百人聞兵至大懼倉猝徵兵
皆在江嶺之外乃悉見兵出拒戰李恭將擊之靖止
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
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
勢弱我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
李恭不從戰果敗銑衆掠軍資人皆負重靖縱兵奮
擊大破之乘勢直抵江陵大獲舟艦靖使盡散之江
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
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
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

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銳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銳內外援絕乃降諸將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闕死者請藉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闕死豈可同叛逆之科藉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款附銳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

史裁

卷十六

三十一

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事皆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旣潰惠亮等自降矣靖曰不然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闊今方持重公祏計欲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

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軍水陸皆進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去丹陽公祏俱出覓食之江南平突厥部將離叛靖率勁騎三千錄馬邑趨惡陽領頡利可汗大驚曰靖敢提孤軍至此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奉國內附詔靖往迎之又遣唐儉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預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世勣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

史裁

卷十六

三十一

自安若以萬騎持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走爲張寶相所禽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盧承慶常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李勣臨事選將必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通相誇競非優小人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遽止之

劉仁軌戴至德爲僕射更日受謀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實有冤結者密爲奏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

史裁

卷十六

三十九

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上以吐蕃爲憂魏元忠上言禦吐蕃之策以爲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畧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辯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

陳湯曰蒙主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令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

史裁

卷十六

三十

善其言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惧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彊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捕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大嘉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多密敕問之上造鏡殿成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上以關中飢饉幸東都留太子監國時扈從之士有

餓死於中道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突厥寇蔚州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爲邊境

史裁

卷之十六

三十二

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隋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李勣子震震子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爲鄆州刺史坐贓貶郴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黔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滬丞弟敬猷自盤屋令坐事免俱客楊州失職怏怏時武后誅殺唐子孫殆盡敬業等衆人怨謀起兵旬日兵至十餘萬傳檄州縣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太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口賢實不死武后遣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先是敬業問計於軍師

魏思溫對曰公旣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毫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常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思溫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孝逸軍至淮陰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

史裁

卷之十六

三十三

日又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常超撻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薛克陽曰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

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傳徒不習軍事其眾單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起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果毅成三朗爲所擒唐之奇結其眾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

史裁

卷之十六

三十三

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欲引退元忠曰風順我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旣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至海陵界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之奇思溫皆捕得傳首神都楊瀾楚三州平

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

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于太后曰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以爲然德昭又密言于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

史裁

卷之十六

三十四

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慕弒其父者况姪乎承嗣旣爲親王又爲宰相權倖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後矍然曰朕未之思乃罷承嗣等政事

婁師德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弟守代州師德戒以耐事弟請曰人有唾面潔之可否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師德薦仁傑仁傑數擠之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常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出其奏仁傑大慙乃

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師德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終始如一方酷吏殘鸞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終

初狄仁傑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爲吏誣訴闢立本召訊異其才薦授并州法曹叅軍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祭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後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

史裁

卷之十六

三五

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後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諍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諍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構送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使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惧而謝之守者寢弛仁傑乃丐筆

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絮撤仁傑子光遠絮撤得書卽上變后遣索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而私令德壽作謝死表以聞后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咎掠矣示之表對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時同被誣任知古等悉得貸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惧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已引去民爲立祠後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伺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

史裁

卷之十六

三六

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北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毋執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卽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之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奏切至涕下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

大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后大悅
二人者本契丹部將數挫王師後來降有司請論如
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效功至是凱
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初南海貢集翠裘裘后以
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爲賭
仁傑對曰願以臣袍賭昌宗裘后曰此裘價踰千金
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於是昌
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

李贇曰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于虎口遂有悟于
黃帝老子之旨同塵合汗與世委蛇對主禰裘當

史裁

卷之十六

三十一

朝縱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
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
而反數擠之於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
后雖伎忍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
中久矣所謂汗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柰之
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爲梁公諱也故撮
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爲之
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爲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
者徒使人扼腕歎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叅軍不忍法罰人民服其德更

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衆必共斥之遷司刑丞時武
后畏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因而
追捕大臣告者無虛日醴泉人侯思止素無賴恒州
刺史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誣告貞與舒王元名謀
反元名坐廢貞族誅擢思止爲游擊將軍思止求爲
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解豸何嘗識
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即以爲侍御史宅日太后以
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及逆之人不願
居其宅太后益賞之弘義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
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

史裁

卷之十六

三十一

授游擊將軍俄遷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
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卽於枷上刎其首又
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
公與之對食頃吏叱毛公下階斬之揭其首入洛見
者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
弘義戲呼曰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遣
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公卿莫敢
言獨有功數犯顏諫時博州刺史王冲坐逆誅魏州
人告顏餘慶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鞠治有司建議
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魏元忠謂餘慶與冲通

書合謀甚明非支黨比宜殊死而籍其家詔可有功
駁議曰永昌敕令與臧貞同惡魁首者伏誅支黨未
發者赦原書曰穢厭渠魁律以造意爲魁首尋赦文
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全
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
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問曰何謂魁
首有功應聲對曰魁者太帥首者元謀也后色稍解
遂得免死時在廷陞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嚙舌不敢
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反富人主意大爲朝
士所賴有韓紀孝者曾受徐敬業僞官已先物故顧

史裁

卷之十六

三十九

仲瑒請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者
斬身亡卽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旣亡
則所因之罪自減詔從之任知古裴行本等七人被
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朕今欲以生止
殺就諸公丐知古等賜再生可乎俊臣獨欲引行本
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矣陛
下何以示信于天下乎知古等乃得免死道州刺史
李仁褒兄弟爲人構誣有功爭之不能得周興奏曰
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有
功爲侍御史有功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

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
之實孝謹妻龐氏爲其奴所誣薛季昶鞠獄當龐死
罪龐子希城爲母訟冤有功明之季昶劾有功黨逆
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
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而詰之
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龐以故得減死有功爲獄
持平守正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搜出斬
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
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益重之所全

史裁

卷之十六

四十

活者甚衆時司刑丞杜景儉李日知亦尚平恕胡元
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回元禮怒曰元
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
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張說爲有
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惧鳳峙鳴臬之
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
矣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
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
遠臣之子焉敢相近

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裴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密遣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路將士饑渴行儉因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後來者遂莫識其處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乃召其豪長千餘人自隨因揚言曰天時熱且駐軍湏秋乃祭時

史裁

卷之十六

四十一

都支覘知之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謂約畋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於時子弟踴躍願從者萬餘人行儉遂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往問都支安否仍復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卒聞軍至不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來謁遂禽之是日行儉急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仍簡精騎約襲遮旬酋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旬亦降悉俘至京師果不勞而定如行儉所議突厥阿史溫傳反都護蕭嗣業戰死詔行儉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

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壑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所以也賊拒黑山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可勝計遂禽大首領而還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總諸軍屯陁口

史裁

卷之十六

四十二

縱及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大俱密送次請縛溫傳以自效行儉秘之密以事聞後數日望見煙塵漲天而南斥侯皆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悉平行儉有瑀瑤盤廣二尺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也幸勿言所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麾下輒盡

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敬暉桓彥範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

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
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
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
定謀初東之與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華
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爲相引元琰爲
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
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
以禁兵易之等疑俱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
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東之彥
範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

史載

卷之十六

四十三

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等帥左右
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王同皎詣東
官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詔付殿下
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
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覽至
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
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
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
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
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

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
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聞稱兵官禁罪
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官
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
年齒已長久居東官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
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
以順天人之望太后乃傳位于太子二張之誅也薛
季昶謂東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
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
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

史載

卷之十六

四十四

矣劉幽求亦謂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
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元琰知三思浸用事
請弃官爲僧上不許敬暉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
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
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
等得罪元琰獨免

吳生曰平勃旣誅產祿乃悉分捕諸呂無少長皆
棄市然後徐與諸大臣迎立文帝社稷安而臣主
俱與有榮五王之復中宗功不讓於平勃第以不
去三思而自貽噬臍之禍當諸武復滋蔓東之等

有言吾所以不誅此輩者欲待明主之自誅以張天子之威此飾說也觀其卻薛季昶之諫而直等爲機上肉則五王亦遂已無誅三思之心矣夫以三思之窺竊神器陰求爲嗣罪浮于昌易而漏網于吞舟何也昔人嘗責五王不能伸大義誅武后而論者又以中宗昏懦不堪主器五王當更立明君噫五王既不能舍中宗而別立君則勢必不敢誅武后武后既不可去則三思之得以無誅者五王固內挾其功而料彼無如我何抑陰有所沮而難于驅除耶其後至以崔湜爲腹心而反爲所賣

史裁

卷之十六

四十五

亦何疎也噫其不爲敬業之續也者則幸武后之既毫而已矣

中宗遣使者詣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乂諫曰江南人采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徧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肅后既訖中宗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常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隆基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肅武與宗楚客善楚客恐禍及已密詣隆基告之隆基乃與太平公主鍾紹京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肅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肅福順等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肅皆踴躍請以死自效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

史裁

卷之十六

四十六

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紹京麻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殉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向二鼓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常播高嵩以徇曰肅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常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隆基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

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李仙舄將右萬騎攻白
獸門約會於凌煙閣前卽大謀福順等斬閣而入隆
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摠監及羽林兵而
入帝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斬之安樂公主方照鏡畫
眉斬之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
止之捕索諸常并素爲常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
內外皆定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
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太平公主
請讓位于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
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兇座遂提下之肅宗卽位將

史裁

卷之十六

四十七

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
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
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
請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幽求曰臣聞除天下
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
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

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
婿唐駿邀常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密召安
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
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

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
之矣卿勿言時公主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
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
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
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
議璟與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肅王
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
出宋王及幽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
爲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于東
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

史裁

卷之十六

四十八

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
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衛者言
五日中午當有急兵入官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
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
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初河內人
王琚預王同皎之謀亡命備書於江都琚還長安選
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
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
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肅庶人紱逆人心不服誅
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

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于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太子既即位太平公主與竇懷貞岑義瀟至忠崔湜等謀廢立益深琚言于明皇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制崔日用言于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

史

卷之六

四

誠如卿言直恐驚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爲然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定計誅之甲子上因毛仲取閑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斬至忠等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奏皇帝前奉詔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爲養志以遂素心太平公主賜死初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

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窮治公主枝党當坐者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其多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言后請出相王諸子于外上卽位于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爲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

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郭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

史

卷之六

五

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啞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且隨之夫患在外者十姓回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

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非吐蕃比一旦分裂必傷其意又言吐蕃倦於從戎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耳誠能歲祭和親之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其下必怨之斯亦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果相猜携卒誅欽陵來降突厥吐蕃聯兵寇京州拜元振爲京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于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屯田廣關匹繼易粟數十斛牛羊被野治京五歲夷夏畏慕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強欽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雨雪元振立不動烏質勒已老不勝寒凍會罷卽死其子婆葛以元振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遂至其帳哭之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駝牛羊睿宗立召爲大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勞面哭送者

朔方軍總管沙叱忠義爲突厥所敗詔張仁愿代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仁愿請棄虛取漢南地

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漠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虞咸鎮兵數萬費億計初建三城不置雍門却敵取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守寇至當併力出拒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

仁愿而輕元楷云唐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及仁愿焉休璟嘗爲安東都護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幾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武后時姚崇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時周興等數治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使近臣臨問皆親得其手牒自興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當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于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

一握手以悖酷吏之意故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
頽天之靈發悟陛下臣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復
反者后悅后遷上陽宮崇獨流涕東之等曰今豈涕
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此與計逆不足爲功然
事久遺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獲罪所甘心後五
王被害崇獨免玄宗欲相崇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
爲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
法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
言未嘗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倭
臣願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
臨朝喉舌之任出關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乎
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
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
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常月將以忠被
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
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
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崇嘗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崇再三言之卒不
答崇趨出高力士侍帝曰我任崇以改大事吾當與

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山東大蝗崇請
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出御史爲捕蝗使汴州
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
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
聖朝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若謂修德可免
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不救因以無年刺史
其謂何時議者不止帝復問崇崇曰庸儒泥文不知
事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
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
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討蝗縱不能
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蝗害訖息帝將幸東
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宋璟蘇頌同對曰壞壓之變
天所以示戒陛下宜停東巡又問崇崇曰臣聞隋取
符堅故殿營廟而唐因之歲久摧折偶與行會耳且
陛下以關中元元輸餉告勞因幸東都百司已戒供
擬既具請車駕如期帝善之初崇爲同州張說素恨
崇使趙彥昭彈之上不聽又使姜皎言于上曰陛下
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
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次
何得面欺皎叩首服上卽遣中使召崇請行在及當

史裁

卷之十六

五十五

國說俱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曰臣心有憂病不在足夫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于是出說相州及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然其人素奢好服玩吾歿後當來弔汝具陳服玩重器張若顧卽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豫磐石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後必當有悔若復來索碑文便當引視鐫石告以上聞可也崇歿說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數日後果遣使來索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

者復命說撫膺曰死姚崇能笑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矣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知東都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密以聞他日上召崇曰卿子才平皆安在崇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德臣而請之帝于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盧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崇時譏爲伴食宰相

相以疾乞骸骨遺言爲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慎慎清儉所得祿賜隨散輒盡既屬疾璟盧從愿候之見牧簞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悉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

李贊曰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已有見人之彥寔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夫今之以清介自高下視他人者相踵也況公實未嘗無才者哉當事而讓姚崇身退而薦

史裁

卷之十六

五十六

宋璟執手數言天寶之後若親觀之才與識兩俱勝者也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徵有所加以給之

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于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吐蕃兵數敗乃求和親皇甫惟明因奏事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爲此書殆邊將僞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匪官物妄述公狀以取歡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從之

關中又雨災上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

史裁

卷之十六

五十七

三十九

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于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卽輸米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則無復留滯省費生萬矣上然其言後以爲轉運使于河口置輪場於輪場東置

河陰倉西置柏屋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餽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輪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餽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柰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初宋璟居武后朝會有告張昌宗引相工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其事后曰易之寺已自言於朕矣璟曰

史裁

卷之十六

五十八

四十

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許之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而勅二張請璟謝玄宗幸東都以馳道監黜河南尹璟曰陛下始巡幸卽以道不治罪之繇此相飭後必有受其救者乃免黜璟曰陛下問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于上而恩在于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則進退得矣帝善之王忠嗣本負勇敢爲將乃能持重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善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從諛間伺虜隙時出奇

兵襲敵克之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
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
以是部下人人自勸自朔方至雲中數千里無險
築城堡斥地甚遠帝方事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
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
可圖恐所得不償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
決李林甫忌其功日鉤擄之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
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
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
士卒有拒延光心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

史裁

卷之六

李九

以賁士勇有知不捷歸罪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
固嘗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
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
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
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
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爲亂請忠嗣助後因
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
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
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
有寵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後翰引兵攻石

堡拔之死亡略盡卒如忠嗣言初至朔方至五原
高僧馬值故諸蕃爭來市而蕃馬寢少及鎮河陽又
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以涼州
吳生曰安祿山之反史氏歸罪于楊國忠夫以祿
山之包藏禍心久懷異志卽草莽之人皆知之豈
必國忠激之始反哉速則其謀未深而爲害猶小
遲則釀成愈久而爲禍滋大嗟夫國忠固亂人國
者乃其數言祿山必反則天未忘唐而使小人之
自携也何也彼祿山雖擁兵數鎮兼制諸道而其
時居中而竊權者非素所畏之李林甫則素所親

史裁

卷之六

李十

之國忠也畏則恐兩強相厄而不敢引之爲腹心
藐則鄙豎子無能爲而不屑假之爲羽翼中外異
党分道角立故雖河北諸郡望風淪沒而帝猶得
徐入蜀焉不然以祿山之驍勇更結國忠爲內應
一夫作難群凶駢集當帝出奔之時其不爲齊濟
也者幾希希故國不幸而有小人異則兩虎相鬪而
君子猶得觀變以成功合則官府交結彼此協謀
而一發遂不可收拾乃其機在君子知微知彰而
徐以俟之傳曰君子矜而不爭夫矜者矜子之爭
而後成小人之党彼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抗君子

而爲自完計也故東漢諸賢卒以激小人而使之合不旋踵而身與國俱斃也

史裁卷之十六終

史裁

卷之十六

本十一

史裁卷之十七

唐

初顏真卿爲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反潯陽料簡丁壯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愬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真卿給諸將曰吾素識愬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

史裁

卷十七

餘萬匹錢二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

說真卿以爲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託將爲公西面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詰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州魏州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面主人分兵開嶧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令其下皆聽命益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

史裁

卷十七

二

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常山團練兵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李光弼謂思義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丈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

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方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欽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檜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潛行至逢壁賊方飯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

史裁

卷十七

三

失勢退入九門

初楊國忠惡祿山發其反狀厚結翰翰時老病廢祿山反帝召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翰病不能事事悉以軍政委部將田良丘王思禮李承光明年安慶緒攻潼關翰擊走之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淮水誅君側之惡此漢挫七國計也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會賊將崔乾祐守陝羸師以誘戰帝信之趣翰進討翰以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欲誘我也且賊遠來利速戰但堅守毋輕出以待日方勤王之兵

上計也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賊人皆怨之既淹時不能進尺寸之地郭子儀李光弼又進兵取常山十數郡矣祿山始悔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說帝趨翰出關復陝洛子儀光弼相與計曰翰病且羸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與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也若西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翰宜固關慎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日趨戰翰窘不知所出乃引而東遂大敗火拔歸仁執翰降賊械送洛陽上大懼國忠首

史裁

卷七

四

唱幸蜀之議上從之至咸陽望賢宮縣令逃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諸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頃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

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俄而尚食御膳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首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虜謀反遂殺之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爲亂兵所撓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問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

史裁

卷七

五

未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畧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玄禮等乃頓首請罪上慰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拾此欲何之上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

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
史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
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建寧
王倓與李輔國諫曰逾胡犯關四海分崩今殿下從
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
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
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討賊使
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
豈守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廣平
王倓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
使倓馳白上上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
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
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之又諭太子
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
得其用又使倓召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
子不受太子既留倓所適廣平王倓曰日漸晏此
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
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敬倓略識其姓名今河
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
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

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
此上策也衆曰善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
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
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
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
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
奉牋於太子太子大悅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
庀資儲自迎太子于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
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
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
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太子至靈武裴冕
鴻漸等請遵馬嵬之命卽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
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
沙漠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
勉徇衆心爲社稷計殷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
卽位於靈武城南樓群臣舞蹈上流涕歔歔等玄宗
爲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
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二十人披草萊立大將
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
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

尊顏真卿以蠟丸達表于靈武以真卿爲上節尚書并致赦書真卿領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會子儀將兵五萬自河北入靈武人益有興復之望靈武使至蜀上皇喜曰吾兒順天應人吾復何憂初張巡起兵討賊至雍丘令令狐潮附賊仍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適潮出行部淮陽因解縛殺守者迎巡入城以拒潮巡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大怒以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

史載

卷七

八

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搆城上東易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復率衆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還圍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遣勇士銜枚渡

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謂衆爲人被黑衣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益兵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還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微屋發木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

史載

卷七

九

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潮遁還陳留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于是乃至睢陽與許遠共守城尹子琦以十萬勁兵攻之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刻蒿爲矢矢中者謂巡矢

盡走白子琦巡乃使雲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賊
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
令騰入巡豫於城懸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
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
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
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
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鎖鎖末置大鐵榻
其鉤頭以革直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
又造木壘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鎗鎗賊又於城
西北隅以土壘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
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
出軍大戰使人順風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
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
巡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時許叔冀尚衡次于彭城
皆親望真救巡乃使南雲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
急于臨淮賀蘭進明雲雲出城賊數萬遮之雲雲
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又
使雲雲欲留之為大寨樂作雲雲泣曰昨出睢陽時
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樂義
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雲雲請置一指以示信

史乘

卷七

十

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為出涕卒不
食去指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
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絕圍益急城中食
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
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眾飢羸
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群帥乎
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
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
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
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
鬼以殺賊賊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
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
子奇以刀扶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為
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用且得士心存
之將為後患乃并齊雲雲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初
巡守睢陽時卒萬人城中居民亦且數萬巡一見問
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巡行兵
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
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應不恒臨敵應猝在

史乘

卷七

十一

呼吸聞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
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
可乎自與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
將士或退巡立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
決之將士莫不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
歸敵虜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故
下爭致死力張鎰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巡亡三日
而鎰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
陽展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
人寧若全人獨李翰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存
亡皆其功天子下詔褒贈巡遠及霽雲等並寵其子

東載

卷七

十三

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

初肅宗既得李泌甚委任之嘗從容問破賊期對曰
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苟得詎能定中國邪
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
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
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志忠不敢離范陽
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
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
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

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敵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
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命建寧王爲范陽節
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
當死河南諸將手初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從上自
馬嵬北行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倓
爲天下兵馬元帥泌曰建寧王誠元帥才然廣平兄
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
家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
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
立功者其有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

東載

卷七

十三

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屬焉倓聞之謝泌曰
此倓之心也上謂泌曰張良姊祖母昭成太后之妹
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官何如對曰陛下在靈
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
事宜待上皇之命帝又從容謂泌曰廣平爲元帥踰
年今欲令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
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于家事
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
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必
出以告倓倓曰先生深知其心也乃入固辭曰陛下

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官臣之幸也李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良姊有寵陰附之俟數于上前詆二人罪惡二人譖之于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于是廣平及泌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姊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倓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必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倓曰先生去則倓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上召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

史載

卷七

十四

自然請更爲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乃可上卽使泌草表因就泌飲酒同榻寢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

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

史載

卷十七

十五

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于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姊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上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則無官以賞之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緡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

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彞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上曰善初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必請遣安西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媽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非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

史載

卷十七

十六

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若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既熱官軍必困於思歸賊休兵秣馬伺官軍去復來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如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必求歸山不已上不得已聽之

上皇至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拜舞於樓下上皇撫上泣上捧上皇足鳴咽不自勝上皇紫黃袍自

爲上著之上仗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將發行宮上皇上馬上親執轡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放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御含元殿於舊百官乃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遜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史載

卷十七

十七

吳生曰明皇幸蜀肅宗卽位于靈武其後返國父子之間不免嫌疑近侍舊臣亦恐生心明皇語以天子父之貴蓋以杖觀望之私息離間之口雖云既老猶有少年英風而史氏謂其不自刻責乃以貴誇左右可咲也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踐曆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五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

史裁

卷十七

十八

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于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旌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謂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計者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賄賂其上司苟

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述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

史裁

卷十七

十九

不庭無思不服宇內又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史思明以兵十萬攻太原時銳兵悉赴朔方麾下衆不滿二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

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爲掘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楮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戰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太原圍解後思明殺慶緒卽僞位復縱兵河南乃加光弼

史裁

卷十七

二十

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爲之副乃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與諸將頗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卽斬于轅門諸將攝伏僕固懷恩繼至光弼引坐與語頃吏闢者白蕃渾五百騎至矣光弼變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乃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

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須誅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後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荅判官韋損曰東都帝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峯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思明至假節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

史裁

卷十七

三十一

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繞十日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使驍將劉龍僊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孰能取是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撓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

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僊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思明有良馬千餘匠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植累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

史載

卷七

三

賊不勝而去思明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千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光弼得希顥

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已急攻南城抱玉山奇兵夾擊之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時光弼自將治中渾樹壁掘塹摯

史載

卷七

三

捨南城攻中渾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特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驚撞車塵兵填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爲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馳還軍示弱以息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元禮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闕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

遁去擊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復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置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瑒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

史載

卷十七

辛酉

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乃懼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既走復襲懷州守之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與子儀齊名其代子儀朔方也管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

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燁屯中渭橋煎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踴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李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

史載

卷十七

廿五

天下再澤游步兵爲諸道最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言論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譏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相與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思群臣之爲說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者門司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

仗家引奏無得關碍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卒成幸蜀之禍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他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國子監成照朝恩執易升高座講義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

史載

卷十七

七

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朱泚獻猶鼠同孔不相害者爲瑞百官稱賀崔祐甫獨曰物反常爲妖猶猶鼠乃其職今同孔妖也何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永泰以來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及常袞爲相思華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號別賢愚同藩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官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謂其才行而

用之上以爲然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經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祐甫請遣使慰勞遣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戴上恩又詔增開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從之正己大慙服神策軍使王駕鸞典衛兵又帝將代之懼有變祐甫曰無足慮即召駕鸞留語移時代者已入軍中矣

舊制天下金帛皆歸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

史載

卷十七

七

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端結根株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蔽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

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兵起所
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歛之司增數而莫相
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吏
因緣蠶食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無
四五至是災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
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
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
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
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
言

史裁

卷十七

三十八

辛京果以私忿杖殺部曲有司奏罪當死上將從之
李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其故曰京果諸父兄
弟皆戰死獨京果今尚存臣故以爲當死久矣上憫
然

楊炎既殺劉晏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
亡八九州縣多爲藩鎮所據貢賦不入府庫耗竭中
國多故戎狄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晏初爲
轉運使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
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
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

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常以

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
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
言常言士陷賊則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
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權貴
或以親故屬之者晏亦應之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
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
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
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
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

史裁

卷十七

三十九

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
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其月須如干救助
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
時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
天下見戶不過二百里季年乃三百餘萬財賦歲入
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
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鄆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
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
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
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

問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李年乃六百餘萬緡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汴口汴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班白者晏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史裁

卷十七

三十一

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執事者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若遽與之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以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勦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成德節度使李實臣薨實臣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至十餘人同日死實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

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實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實臣亦不之罪也及薨惟岳匿喪詐爲實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班宏往問實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不許初實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上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實臣力爲之請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史裁

卷十七

三十一

必反請先爲備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燧曰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惟岳舅谷從政謂之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職不勝各惜

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滔與吾擊柝相聞計其開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爲之所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况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

史載

卷七

手三

欲效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留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及惟岳惡之

初高力士有養女發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爲沈太后具言其狀上遣宦官宮人往驗視之年狀頗同宦官宮人不審識太后皆言是高氏辭稱實非太后驗視者益疑之強逆入上陽宮上發宦女百餘人齋乘輿服御物供奉左右誘諭百方高氏心動乃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御殿群臣

皆賀高氏第承悅恐不言久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見高氏居內殿以太后自處侍衛甚嚴景超謂高氏曰姑何自置身於組上左右叱使下景超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僞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爲人所強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復敢言太后皆不之罪自是四方稱得太后者數四皆非是竟不知所之

初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都將素不相能及子儀代思順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

史載

卷七

手三

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破於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賊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平兩京誅安史皆子儀功也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初子儀自相州罷歸部曲離散遠承詔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矣是時天子走

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而已乃遣張知節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吐蕃夜潰破賊書聞天子賴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已可其奏賴子儀奏請還都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剿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許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

史載

卷七

手四

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在此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

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說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今知天可汗在上郡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

史載

卷七

手五

馬羊雜畜長數百里瀾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管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曷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

駢與之俱大破之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故譏聞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今發先臣墓此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願以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常遣使至魏承嗣西望再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

史載

卷十七

三十七

膝不屈於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竭絕子儀封幣道其境卽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還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初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次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郭曖常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志奏之上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聞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州縣官一人不報條佐相謂曰以令公勲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當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德宗禁屠宰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少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

史載

卷十七

三十七

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聽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宅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爲何初代宗走陝白孝德薦段秀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子晞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白晝群行

有不嘯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竄益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白狀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怙然不爲意如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因請曰公誠以某爲都虞侯其能爲公已之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渠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嫗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

史載

卷七

主六

又曰副元帥功塞天地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罪且及副元帥矣今邪惡子弟以貨竄名籍中殺害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拜曰公幸教晞卽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大曆五年馬璘代孝德爲節度欲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旣驟徙遂出怨言別將王童之因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警盡當

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晞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禁積約救火則發秀實中嚴警備夜果火卽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并其黨八人皆斬以徇復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按甲備變璘卒秀實命愿將馬願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賓客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一軍遂安朝廷卽拜秀實涇原節度使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徙原州以議不合改爲司農卿朱泚反使騎迎秀實

史載

卷七

主九

秀實王謂泚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以知之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奉迎乘輿可也泚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姚令言都虞侯何明禮欲共圖泚會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得符而還秀實謂海濱曰旻還吾等無類矣我當直搏殺賊諸公請畢力相應翼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因語及僭位事秀

實頗起執休肱奪其象笏唾此面大罵曰狂賊可殺
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泚笏中額流血噴面海道
等卒無應者秀實知無援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胡
不殺我遂遇害

初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馬燧說循曰祿山首亂
今雖舉洛陽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珩傾其
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還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
功也循許之不決為祿山所縊燧間道歸平原平原
不守從走魏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為趙
州尉時回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餽不

史載

卷七

四十二

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饋勞賔介無敢往者燧自請
往乃先賂虜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
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殺死虜大駭至出境
無敢號暴抱玉才之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
輸款朝廷燧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
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李抱真李晟
合軍救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
悅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
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
人據雙崗築東西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悅討

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得
必衆則吾已接臨洛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
大將李士良等以騎兵守雙崗戒曰令悅得過者斬
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哺急擊大破之斬朝
光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以戰燧自以銳士當之
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初戰時燧約衆勝則以
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喜之詔出度支錢
五千償其財李納李惟嶽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
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
鄴請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

史載

卷七

四十二

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扼軍路燧於下流以
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渡悅知燧食乏
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
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燧
燧令諸軍夜半食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
州下令曰須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匿其旁待悅
衆盡度乃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衆踰橋乘風縱
火鼓譟而前燧令兵士無得動除榛莽廣百步勇士
五千人先為陣以待悅比悅至火上氣少衰燧將兵
奮擊大敗悅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赴水死者不可

勝計滿青兵幾殲焉抱真問遂曰糧少而深入何也
遂曰糧少戰利速悅與滿青但三軍爲首尾欲不戰
以老我師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耳於是悅
走魏州

初朱泚遣其將牛雲光戍隴州朝以韋臯領隴右留
後雲光詐疾欲俟臯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泚帥其
衆奔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丞
玉說雲光曰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幸而
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以兵誅之如取孤狔耳雲光
從之臯從城上問雲光曰臯者不告而行今復來何
史載

卷十七

四十三

也雲光曰臯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
腹心臯乃先納玉受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
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臯書生
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臯宴玉雲光及其
卒於郡舍伏甲誅之泚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各數
丈裏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
懼上以問群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
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懸地道積薪膏火以待之
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
之所係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盡於

史載

卷十七

四十三

其上泚盛兵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
兵嚴備東北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
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輳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堊而
前矢石火炬火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
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瑊對
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
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
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
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歎歎不
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
諒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
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
散松脂沃以膏油譟呼震地瑊更雲梯及梯上人皆
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
督戰賊大敗將士傷者太子親爲裹瘡入夜泚復來
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
兵西先遣張韶微服請行在藏表於璘九韶至奉天
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爲賊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堊韶
得間踰堊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
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退之上大

喜昇詔以狗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
澧泉泚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則城
不守矣泚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
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
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
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懷光旣脅
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晟獨當一
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
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
若固守官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

史載

卷十七

四十四

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
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雖
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
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
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
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密與泚通謀晟屢奏恐爲
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寢晨奏不下
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
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
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

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宜慰因召欲參議其事懷光意
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
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晨曰
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受指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
管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
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
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贄諭
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
進軍贄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
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莫翦易若

史載

卷十七

四十五

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
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
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
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適
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
乃云李晟旣欲別行其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讎覆
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
從容問云圓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
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
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必難爲辭伏望卽以李

展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
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
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
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
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
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鄆坊節度使李建
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贊復上
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
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
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

史載

卷十七

四十六

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
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
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忿其事多陵已端居則
互防飛謗欲戰則逾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
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
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
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患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
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
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
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

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
少慮爲賊此所邀藉此兩軍送爲犄角仍先諭旨密
使促裝詔書至管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
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
鮮闕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惟陛下圖之上
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
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懷光屯咸陽八旬卒不出帝復走梁州時晟提孤軍
常恐二盜合而軋已卑詞厚禮每偽致誠於懷光又
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

史載

卷十七

四十七

告具晟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
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人豪也
因歔歔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此盜京城懷光
圖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
鄆晟內無貯積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剌賊而銳氣不
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
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瓊悉邠
軍軍從晟懷光始懼晟遂移書勸讓之使破賊自贖
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恐爲晟所襲乃奔河中泚懼
亦使晟吏款壁門告諸吏曰公等家皆無恙晟叱斬

之曰今乃為賊開乎時屬盛夏輪纒不贖士尚衣裘而感激忠義終無怨色遲得姚令言崔宣謀者嚴命釋縛遣還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于泚也隨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眾請先拔外城然後清宮嚴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驚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擊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賊將來索戰嚴顧謂諸將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鏖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

史裁

卷十七

甲子

相籍餘衆走白華翼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嚴不許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泌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嚴先夜噴苑垣為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路拒戰矣嚴叱諸將曰不許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泌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雷諫震地令言等殊死關嚴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奔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嚴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賊略盡泚卒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嚴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

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豪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伯取賊馬二皆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嚴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釋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汗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嚴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豈直朕哉始嚴屯渭橋焚惑守歲义乃退府中皆賀嚴曰天子

史裁

卷十七

甲子

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嚴出兵嚴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嚴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初上在梁州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涉險遠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總態以一

人之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役智爾精失道彌速
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
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竒達大度天下之士至
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
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
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
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
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讐矣

史載

卷十七

五十一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

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
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
中矣下至厨簞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
白金一版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
置舟中將佐爭舉之滉吏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
援有寇則叩舳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至渭橋盜不
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
四滉爲人疆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
後易

初李希烈反湖南判官李元平薄有才藝敢大言好

論兵關播薦於上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爲汝州別
駕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應募執役
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其將李克誠將數百
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爲
人眇小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
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興元初滔悉幽薊兵與回
紇圍貝州以應朱泚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
於是衆稍離心適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李抱真
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
諾心尚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乃悉以軍士委司馬

史載

卷十七

五十一

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
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耻亦唯子卽以數騎馳
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朱滔攻貝州足下旣
不能與競長爭雄豈可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且詔
書罪已禹湯之心也上方暴露播越公能自安平因
持武俊泣涕下交頤武俊亦泣左右皆泣抱真因還
卧帳中熟睡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乃指心誓天曰
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
破滔抱真喜士聞人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
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亦徐以禮謝遣

初德宗爲太子素與李泌游及即位徵爲左庶子
侍日直西省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曰河中密邇京城
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奈何對
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
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懷光
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而與之連
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懷光不束身
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恐不日
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陝虢達奚抱暉鳩
殺節度使張勸邀求旌節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使

史載

卷之七

五十三

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
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
城之人不貫逆命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兵臨之彼閉
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
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爲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
馬燧入朝願勸燧與臣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
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寧失
陝州不可失卿對曰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
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
矣上許之泌語陝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曰主上

以陝虢飢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
贖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
功則賜旌節矣晚者馳告抱暉稍用自安泌白上曰
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泌與燧俱行
泌去城十五里抱暉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
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
入城賓佐請屏人白事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
其常理泌到自妥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儲
明日召抱暉至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
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

史載

卷之七

五十三

資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
他也泌之行也上籍陝預亂者七十五人使誅之泌
既遣抱暉宣慰使至泌素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
遣使使誅之泌不得已械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
赦宥詔謫戍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去議者有
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上以問泌曰
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
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
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以爲迎扈之備此乃
人臣忠篤之慮滉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願陛

下察之上曰他議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對曰臣知澁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知之上曰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澁上曰卿上章已留中卿雖與澁親舊豈得不自愛泌曰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皐使歸覲令澁感激速還糧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

史裁

卷之七

五十四

之矣卽下泌章令皐歸覲皐至澁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旣而陳少遊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泌曰韓澁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泌又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納一旦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請徙壽盧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上從之初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

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千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遺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及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

史裁

卷之七

五十五

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泌素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歛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泚既平自懼違法不敢言請遣使以詔赦其罪但令革正於法應留使留餘悉輸京師其逋負可徵春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一日與泌

議復府兵必因爲上歷敘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至蒸熨手足以避役牛仙客以積財爲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費綿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牟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

史裁

卷十七

五十六

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惡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曰俟平河中議之他日復問泌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飢亂經費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

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爲綵纈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耕種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也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

史裁

卷七

五十七

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必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國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畏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初張延賞在西川

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路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衆與相與誓爲盟更轡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律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泚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泚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官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察之泚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泚具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與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

史載

卷七

壬午

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泚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泚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欲廢之立姪上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語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

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鳴咽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乎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泚曰臣昔以建寧之故辭官爵曾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又爲陛下相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寬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

史載

卷七

壬午

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衆蔽甲又多與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寬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三三人與臣鞠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

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臣觀太子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嘗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英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保太子必不知謀鼎使楊素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恐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

史載

卷七

六十一

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必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令累汝曹矣間日上獨召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必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上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

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以是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偏峭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驕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

史載

卷七

六十二

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安如彼則危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初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

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弊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憂復生也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遂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

史載

卷七

六十二

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妖僧李軼奴結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上告上命捕送內侍省推鞠晟聞之驚仆地曰晟戚族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惴惴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尋斬軼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臣無連及者泌曰軼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

請大赦以安其心上從之四紇屢求和親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泌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和回紇必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往見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死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終不許泌願賜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

史載

卷七

六十三

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策驚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

史載

卷七

六十四

之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必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必言必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曩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與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况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聞吐蕃却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

今可汗與今國相皆從葉護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臣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擊吐蕃足以快陛下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必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嘉謂必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

史載

卷七

六十五

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闐將軍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李晟初至鳳翔田希鑒遣使參侯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

遺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諸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遂縊殺之并其子慕晟入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

史載

卷七

六十六

果無敢動者

時大蝗民艱食朝臣多請宥懷光者馬燧以懷光逆計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帝許之乃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又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素憚燧却拜城上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廷光對燧曰尔以吾爲欺尔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

皆流涕遂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遠遠矣燧濟河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妮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璿爲監祭御史竈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愛子當爲朕彌

史載

卷七

六十七

縫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父與宗族顧臣力竭不能耳上曰然則卿何以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俱死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臣往說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人死地邪及必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璿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

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璣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璣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宴等七人餘皆不問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

史裁

卷七

六八

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餘一無所問希烈後爲將陳仙奇所殺因以衆降乃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

德宗以方渠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然它道上復使問之曰曩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

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也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胥井果得甘泉三城成夏四月庚申虜朝成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史裁

卷七

六九

山部卷之十七

史裁卷之十八

唐

德宗以太子失音疾益甚中外不通癸巳崩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網等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情憂疑力疾出召見諸軍人心粗安乃卽皇帝位衛士尚疑企足望之曰真天子也乃喜而泣

先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

史裁

卷之十八

乙

其婿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議禁中事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出憲宗欲計劉闢而重于用兵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裳獨曰闢狂慙書生取之如拾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開必可擒上從之時宿將素重者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蜀平羣臣入賀憲宗目裳曰時卿之功上與裳論及藩鎮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立節帥有

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授之中使或私受賂歸譽之卽降旄鉞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以爲然于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裳放之也

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謀作亂晟疾驅入城慰勞之旣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爲功邪衆皆拜謝軍府由是獲安

史裁

卷之十八

二

唐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

抑其價坦曰宜歛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不復來益困矣

京兆尹楊憑貪污僭侈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之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機陽尉徐晦獨與別太常卿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謫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于朝後數日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貴負國乎

憲宗欲華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垕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彼必不服議久不決學士李絳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承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人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體豈

史裁

卷之十八

三

可遽休須興師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國家矣今公私困竭軍旅殆未可輕議也上曰今欲用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絳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族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乞如師道例勿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

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若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乎子天下何時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聞錡徒以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

史裁

卷之十八

四

臣順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間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謀亦慮他日及此也萬一餘道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戎狄乘間窺竊其爲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

史載

卷之十八

五

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豐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乃遣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恩款武復令上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德棣二州觀察使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遣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垌家上怒甚以語絳欲貶武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變詐承宗始懼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誘而脇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者以武爲戒苟求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且垌武父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裴垌家乎此殆有譖

史載

卷之十八

六

入欲傷武及垌者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遣中使諭承宗使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乃制削其爵命吐突承瑞討之季安聞之聚其徒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幽州牙將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此乃天子自爲之謀將奪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上能不耻既耻且怒必任智士仗猛將練精兵舉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執事若能陰解障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用忠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欲激濟討承宗會濟與諸將議曰天子知

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繫之獄使人視成德境果不爲備後詔果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召忠曰子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疑趙天子趙既不備燕燕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

史裁

卷之十八

七

也濟曰今奈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路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盧從史首建伐承宗之謀及朝廷與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患之會從史遣王翊元入奏事裴均引與語爲言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均令翊元還本軍經

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指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狠必將爲亂今聞其與承瓘對營視承瓘如嬰兒往來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有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瓘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昵狎承瓘與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突出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瓘斬十餘人論以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皆操兵趨譚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士卒皆歛兵還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卽授以昭

史裁

卷之十八

八

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瓘奏已牒重胤絳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洛入其腹內誠國之實地安危所繫也屬爲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食今幸而得之承瓘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亦失大體今承瓘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鎮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

則從史雖董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波以承唯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耻與爲伍且謂承璫誘重胤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璫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曰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不由朝廷故啟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與兵卽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

史裁

卷之八

九

外之禍豈敢更爲族拒况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他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後以師父無功雪承宗罷兵

田季安子懷諫年少以牙內兵馬使田興得軍心將殺之與陽爲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時年十一季安尋卒召興爲步射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季終以爲魏博不必用兵

史裁

卷之八

十

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諫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重乘間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旣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必不相服從則曷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必倚朝廷之援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嚴敕諸道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効於軍中者其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旌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尤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盛陳用兵之利上顧問絳絳曰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懼戰若又以敕命驅

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起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屬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懷讓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與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而拜請爲留後與驚仆地衆不散久之乃謂衆曰汝有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肯曰諾與乃殺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讓於外魏博監軍

史載

卷之十八

十一

以狀聞上謂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尉以觀其變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未可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議之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前應過

陝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賜與名弘正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以慰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之左右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將何以給之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

史載

卷之十八

十二

道人心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

與非田氏族又首變河事亦公所惡也我將與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初與幼孤兄融長養而教之與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與能自全於猜暴之時

時受降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李絳及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況天德

史載

卷之十八

十三

三

故城僻處礪瘠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忽是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虜國二百里也上卒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絳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聚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舊舊四百人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餘稱是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吳少陽卒子元濟不奉詔李光弼敗敗淮西兵元濟求救于王承宗李師道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時發諸

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將兵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爲之援師道素養刺客數十人其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官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穀無算人情恇懼請罷兵上不許以諸軍久未有功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韓愈以爲淮西三小州以殘弊困劇之餘

史載

卷之十八

十四

三

而當天下之全力敗可立待然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成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道道路遠達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百姓悉有兵器習于戰聞賊深淺若今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師道以武元衡裴度主伐蔡之謀遣客刺之元衡入朝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

駭走元衡被害又擊度度冒德得不死哄導駭伏獨
駟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亡去
議者欲罷度以安二鎮帝怒曰度得全天也吾倚度
足破三賊矣詔太索都下聞有傳言者曰無搜賊搜
急必反又有投其書于路者曰毋急我若急我先殺
汝故更卒不敢搜捕侍郎許孟容曰國相橫尸路隅
而盜不獲賊不得大爲朝廷羞乃下詔捕賊能得賊
者賞錢千萬授以五品官雖常與賊有謀及舍賊但
能自言卽有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
言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等以賊聞捕得張晏

史裁

卷之十八

十五

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京師城門從此加
兵仗凡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公卿朝則以家奴持
兵呵衛宰相則金吾鼓騎翼導每過里門撻索傳呼
警戒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
敢詰時准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
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官闕縱兵殺掠已烹牛
嚮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
遣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
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
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京都

西南接鄧貌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
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
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
圍之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爲
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買田於伊闕陸渾之
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營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
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
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山中集二縣山
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奪鎗擊其脛不
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

史裁

卷之十八

十六

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
血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爲之
耳目元膺鞠訾嘉珍門察始知殺元衡者師道也元
膺審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承宗不
復窮治元膺上言師道謀屠都城燒官闕悖逆尤甚
不可不誅上以方討元濟絕承宗故未暇始德宗時
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啟宰相至闔門謝客度以
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請還第與士大夫相
見詔可干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
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

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乃以李愬爲唐鄆節度使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懼戰有出逆者愬陽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表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備彼必以吾爲懦而懈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常時爲豪二帥輕愬名位素微不爲備丁士良元濟等爲爲東邊患爲愬將所擒衆請剗其心愬許之

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愛其名曰忠義而用之于是唐鄆軍氣復振賊中降者相繼于道隨其所便而置之間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潁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潁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潁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鄆城令董昌齡降時六鎮討承宗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旣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

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旣得武彊引兵出境縱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勢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虛實盡知之愬厚待秀琳與之謀取秦秀琳曰公欲取秦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濟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村愬召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提幟于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爾乃發騎

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
昂多殺官軍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
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
分諸將多諫愬愬待祐益厚諸軍曰有牒稱祐為賊
內應愬恐誘先達干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
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
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于天子乃
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
詔釋之還愬愬喜執其手曰社稷之靈也乃令佩刀
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

史載

卷之十八

十九

于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
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為六院兵
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
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乃遣兵攻朗山淮
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曰此吾計也乃募
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教習之諸軍討淮蔡
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李
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柴度獨無言上問
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上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
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

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
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
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辭遂行至鄆城愬將攻
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
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餘
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
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
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
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

史載

卷之十八

二十

祐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
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
成擒矣愬然之命史旻留鎮文城命祐忠義帥突將
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進誠將
三千人殿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
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
留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
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
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雪人馬凍死者相
望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畏愬莫

敢連半夜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鰲陂池
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
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
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鑊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
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如故
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知覺鷄鳴雪止
愬人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
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
元濟曰此必洎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于延聞
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

史載

卷之十八

十一

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
擁精兵萬餘人據洎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
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遂
詣愬降愬遣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
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晡時門壞
元濟于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愬以檻車送元濟
詣京師且告于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
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
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宅于鞠場
以待度度入城愬具橐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

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頌公因而
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諸將請
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冒大風
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
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
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
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
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
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
愬儉於奉已而豐于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

史載

卷之十八

十二

所以成功也度以蔡卒爲牙兵或曰蔡人反側者尚
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
人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
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
罪死度下令除其禁初光顏亦受詔討蔡數破之都
統韓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惡光顏有功欲撓戰之
乃飭名姝教歌六博襦褌珠非寶百金遣使遺光
顏光顏約以旦日請入旦日大合樂酒引使者
妹至秀曼都雅姝可愛光顏徐曰吾又何以爲公
憂誠難報德然衆士皆棄我子蹈白刃我又何忍獨

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
因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遂厚遣使者而遣之弘大
慚度築赫連城於施率輕騎出觀賊賊以奇兵自五
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賊乃
免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精騎伏溝下扼賊歸路
賊敗死者無數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慙得乘虛
入蔡矣元濟旣擒度因遣使說承宗承宗懼請以二
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師道負固不服爲其將劉悟
所殺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
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

史裁

卷之十八

三十三

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
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
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
之劉悟以初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降者師
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土欲移悟
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
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
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
之自搔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
除改登卽行矣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

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未幾韓弘亦納款橫
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拒朝命六
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
權自作威福鼎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
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
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乃詔
諸道所統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
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
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
處之得宜故也

史裁

卷之十八

三十四

王庭奏反圍深州穆宗以韓愈爲宣慰使愈旣行衆
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
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
士羅於庭庭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
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
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
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
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
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
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

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以圍之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突圍出賊平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半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昭義節度使劉悟死子從諫詐爲悟遺表求知留後詔名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以爲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今昭義兵衆

史載

卷之十八

三五

必不盡與從諫同謀從諫未嘗又典兵馬威惠未加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克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又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効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覲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

擇利而行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以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足明奉心未一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

敬宗雅知裴度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既至百計毀之上待度益厚以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奏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上將幸東都大臣諫

史載

卷之十八

三六

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官闕百司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未便因止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足并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曰克融本兇族無故又行凌辱必將滅亡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卽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

總亦不要索所留敕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
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裝
造不謹我方詰之丁匠因是虛語今欲直控其姦即
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宮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
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
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
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
與皆緣微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
三十萬端足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遠進詔草至
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

史裁

卷之十八

三十七

敬宗遊戲無度狎昵羣小善擊毬好手搏諸道爭獻
力士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
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上夜
獵還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
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關惟直等飲上酒酣入室更衣
燭忽滅佐明弑上克明等矯上旨以絳王悟權句當
軍國事絳王兄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
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
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
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

事起倉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
夕處置皆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
爲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
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作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敕布
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勸進以太皇太后令
冊命卽皇帝位時凡百儀法皆出處厚無不叶宜
忠義節度使王沛薨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
其禁軍大將皆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至鎮則重
飲以償所負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太僕卿高
錡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史裁

卷之十八

三八

杜元穎鎮西州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減士卒衣糧
以故不給多人蠻境鈔盜蠻人資以衣食由是蜀中
虛實蠻皆知之南詔嗟顓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
蜀卒爲鄉導陷數州直抵成都元穎欲遁者數四乃
貶爲邵州刺史以郭釗代之釗兵寡弱不能戰與嗟
顓脩好蠻留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
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嗟顓自爲軍殿
及大度水嗟顓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
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
蜀中嗟顓上表稱蠻比脩職貢豈敢犯邊以軍士苦

杜元穎競爲我鄉導所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有詔新募兵悉罷之絳悉召新軍論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快快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不爲備或勸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叔元奏絳收新軍募

史載

卷之十八

三十九

直以致亂乃以尚書右丞溫造爲節度使時三省官共論絳寬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密與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因嚮將士於牙門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既至勞問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新軍八百餘人皆死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具事以聞流楊叔元於康州釗疾乃以李德裕代之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習

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脩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張勰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新爲蠻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

史載

卷之十八

三十九

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歸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開道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巡邏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

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又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靡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掃西戎腹心可

史裁

卷之十八

三十二

沈又耻事下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罷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貴我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况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後裕入相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百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

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奔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蜀外楊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樓 equal 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

史裁

卷之十八

三十二

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殘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師譏誚云旣以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决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從之文宗忠宦者彊盛憲宗敬宗祗逆之党猶在左右王守澄尤橫乃以翰林學士宋申錫沈亞之等可倚同

平章事誅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爲京兆尹以審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守澄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是日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扣頭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申錫親事王師文等及晏敬則於禁中鞠之師文亡命大臣無敢言申錫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敬則等

史載

卷之十八

三

誣服稱申錫遣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上悉召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玄亮等復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與何求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百人漳王貶巢縣公申錫貶開州倅存亮以知申錫之冤而不能救即日請致仕注倚守澄權勢煥灼侍御史李穎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旬

日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必爲國患今因御史劾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弘楚因擒杖殺之中尉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况中尉有翼戴功豈以除奸獲罪乎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螻蛄鼠伏候辭元素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反以金帛厚遺注注弘楚曰中尉失今日之圖必不免他日之禍矣因歸軍職去王涯爲相注有力焉且畏守澄遂寢御史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爲侍御史克右神策

史載

卷之十八

三

判官朝野駭歎申錫既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亦注黨也兩人既得幸揣知上意訓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守澄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言無不從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請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乃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注欲取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

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
於達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訓注密請除守澄
乃遣中使陰醢殺之贈楊州大都督訓所獎拔率皆
仁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
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訓皆引居崇
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
感之也始注訓選壯士數百以爲親兵會守澄葬於
漣水注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
尉以下盡集漣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
遺累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功不

史裁

卷之十八

三十五

若使郭行餘王璿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
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壬戌
上御紫宸殿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奏稱左仗石榴
夜有甘露百官稱賀訓請上往觀以承天晚上許之
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視之良久還訓奏臣與衆驗之
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
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行餘璿受敕旨璿股栗
不敢前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陽門外訓已
先使人召之令人獨東兵入郊寧兵竟不至士良等
至左仗視甘露約變色流汗士良恠之俄風吹幕起

見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駭走出奔詣上告變訓見
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
宦者曰事急矣卽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果患疾趨北
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官金吾兵
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
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
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
急上叱之宦者奮拳毆其胸偃于地乘輿旣入門隨
門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散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
衫衣之出揚言曰我何罪而謫人不之疑士良等知

史裁

卷之十八

三十六

上豫其謀語不遜上慙懼不復言士良命神策副使
劉泰倫等各帥禁兵五百人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
曰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奔走士良分兵
閉宮門索諸司捕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
皆死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
元輿單騎走追擒之涯時年七十餘掠治不勝誣服
與訓等謀逆璿歸閉門以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
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爲相璿喜出見之乃知見給
至謂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
兆尹不漏言于守澄豈有今日邪又收立言及涯等

親屬禁兵掠民財坊市惡少年因之報仇殺人互相
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惟聽以從者一人自
隨禁兵露刃夾道百官無復班列上問宰相何爲不
來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
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軍等升殿示之上悲憤謂楚
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時坊
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等各將五百
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潛
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乃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
餗也爲奸人所污門者執送西軍孝本出奔追擒之

史載

卷之十八

三十七

甲子以鄭軍同平章事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往投
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將奔鳳翔被
擒訓恐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
所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斬其
首以來乙丑以李石同平章事以李訓首引王涯王
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與李孝本獻于廟腰斬
親屬皆死先是注將親兵五百發鳳翔士良使人密
敕鳳翔監軍張仲清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牙
李叔和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于坐取之
事立定矣仲清從之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和叔稍

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毀茶飯和抽
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
遂滅注家士良等各進階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
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協天子下視
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
注折宰相鄭軍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
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田全忿訓注在道揚言我
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既入京城訛言寇至士民驚
走塵埃四起百官皆奔散單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
逃去單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避之石曰宰相位尊

史載

卷之十八

三十八

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
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
避亦不免單然之石坐視文案自若敕使相繼傳呼
開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
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
示弱至曉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持弓刀望皇
城門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時禁軍暴橫京兆尹薛元賞常詣石第聞石方坐聽
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
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不

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卽趨出命左右擒軍將其黨訴於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士良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乃以石爲荊南節

史裁

卷之十八

三十九

度使帝問學士周墀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墀自是不復視朝帝崩士良等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矯詔立瀍是爲武宗

吳生曰鄭注緣王守澄以進因鳩守澄李訓緣注以進因謀殺注夫其忍詬而下者未有不反戈而螫者也甘露之變訓欲盡殺中官因殺注假令諸閹與注相繼授首奸臣伺國內空而度無如我何

其爲所欲爲者恐猶甚於士良輩矣故夫以小人攻小人者勝則去虎進狼之喻不勝則頸項附背之喻無一可者也嗟乎昔之欲去小人而卒以債事者多矣嘗謂陳實朴忠也無其機而用壯者也何進庸流也機可乘而不斷者也袁紹李公類也訓有小人之心而無其才故一敗塗地有小人之才而多羽翼故勝爲禍端王允唐五王驕兵也芟草不去其根故變生於殺折首復于其醜故迴戈內向若夫真正英雄則不然弛如驚伏張如脫兔迹可使穢名可使不勝謀始而慮終擇人

史裁

卷之十八

四十一

而相時如平勃之于諸呂溫嶠之于王敦仁傑之于二張王曾之于丁謂呂端之于王繼恩斯稱社稷臣歟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賢如寇準而猶以漏言什也亂階于言語奈何不慎初文宗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德裕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鼎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

祿山朱泚魚肉者由聚於一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百年榮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文宗崩武宗立德裕復爲相乃進曰先帝于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過則加之誅誼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

史裁

卷之十八

四十二

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理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有力焉盧龍軍復亂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初行泰逐史元忠以軍中大將表求節鉞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大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旣而軍中果殺行泰立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

虐請以本軍討之仲舒至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却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人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賜朝廷邀

史裁

卷之十八

四十二

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秘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全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羣臣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

史載

卷之十八

四十三

復計澤潞國力不支請以稹權知軍事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襲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脇朝廷今垂死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諒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稹必成擒矣上喜遂決意計稹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制削從諫及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

史載

卷之十八

四十四

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制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卽命下詔討之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要置之要地耳時兵久無功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德裕對曰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沮議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德裕又言稹不可赦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大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李必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議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鎮衛奏邢洛磁三州降宰相入賀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果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後果然初德裕以將帥出征屢敗獎有三一者詔

令下軍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親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二樞密皆以爲然自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

史載

卷之八

四十五

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之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遞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上崩宣宗卽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卽位之日德裕奉冊

旣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未幾罷之

觀察使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走告母母焚香祝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蓬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

史載

卷之八

四十六

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命左右褫其衣將撻之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乃釋之軍中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父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

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上言曰
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
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
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
汝罪使汝復爲平人開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
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
館而王贊弘與中使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司農卿韋履欲求夏州節度使有術士知之詣履曰
吾善熊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履信之夜設醮具於庭
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大呼曰韋履有

史裁

卷之十八

四十八

異志令我祭天履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
貨財盡與之還者惟術士服鮮衣執以爲盜術士曰
韋履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
上召履詰之具知其寃謂宰相曰韋履甲族爲姦人
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履永
州司馬

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
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遠此
階前則萬里也延陵悸懾失緒上撫而遣之到官竟
以不職貶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

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綱自詩人託此爲興
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
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綯嘗徒其故
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表以問綯對曰
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
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
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
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未嘗有情
密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
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官中

史裁

卷之十八

四十八

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
恐卿輩負朕乃起入宮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
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濡衣也
賊裘用陷剌縣果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
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德更募新卒以益之
軍吏受賂皆得孱弱者官軍與甫戰于剌西賊設伏
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
水大至官軍大敗于是山海諸盜四面雲集衆至三
萬分爲三十二隊謀畧推劉旌勇力推劉慶劉從簡
羣盜皆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

使改元羅平祇德求救于宣潤各遣兵赴之祇德備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每請上軍爲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有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可任也上然之式入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勢益張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

史記

卷之十八

聖九

白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可勝計哉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甫分兵掠衢婺明州台州張甚及式除書下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駐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有進士王略在

賊中說甫曰如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息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欲食之賊往潛與賊通求城破日免死或詐引

史記

卷之十八

五十

將來降以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猶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賊始不知我所爲式命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曉健者百餘人虜父羈族所部遇之無狀困甚式既犒飲又割其父母妻子皆泣拜願效死悉以爲騎卒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訶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爲候騎衆恠之於是聞諸營見卒及土圍子弟

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
千人以補之乃命諸將分道攻賊諸軍與賊十九戰
賊連敗昨謂甫曰昇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耶高
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式曰賊窘
且饑必逃入海入海未可歲月擒也命羅銳軍海口
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
軍巡海遼思益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
軍遂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盡焚之式曰賊無所
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刻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
矣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

史裁

卷之十八

五十二

浙東路軍大破甫于南陳館賊委總帛盈路以緩追
者跌跌幾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
嶺遁去後復入剡府中聞之大恐式曰賊來就擒耳
命起東南兩路軍會於剡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
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
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
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甫雖慶從百
餘人出降還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
後遂擒之式斬駐慶等二十餘人城甫送京師剡城
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從簡帥壯士五百突

圍走諸將追斬從簡乃請于式曰某等生長軍中久
更行陳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公
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之何也式曰此易
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
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
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聚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兵
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儒卒爲候騎
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
而圖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先是懿宗
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

史裁

卷之十八

五十二

孜從中贊式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功
杜棕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
慶繼至獨揖棕棕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軒公慶出糾封
文書以授棕發之乃宣宗大漸時諸卿王監國奏也
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棕反法讀良
父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
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
聖旨明行誅誼公慶去棕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
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
固當以仁愛爲先刑殺爲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

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圍豈得不自憂乎悰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它慮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關上色甚悅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少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出遇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誼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史載

卷之十八

五十五

吳生日所以卒胎清流之禍者諸君子激之也東漢之党錮亦然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彥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舉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悰

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公江東下佶等相與謀曰朝廷所以赦吾輩者慮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茹醢矣乃遣兵甲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峽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

史載

卷之十八

五十四

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恣橫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徐非吾事也勛招集亡命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悰饗之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悰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先是朝廷屢敕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行及徐城勛與佶等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

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眾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會且稱勛等遂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眾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諫夷今既蒙恩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使者至彥會訊之得其情乃囚之勛復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待離尚未釋甲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變隙乞停此三人職以安眾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

史教

卷之八

五

其爲一將時聞城內懼彥會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虎桿使一軍皆蒙惡名賊夷流寬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倡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會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延皓復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計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爲

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遇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脇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連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兵四千三百彥會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密兵敗死無一人還勛引兵起彭城彥會移牒鄴道求救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會奔兗州彥會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

史教

卷之八

五

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城陷賊囚彥會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劉之勛表求節級又詐爲彥會請剿滅徐州表其畧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怨朝廷曰徵桂州將士同戈吾徒悉爲魚肉矣勛攻泗州初辛謙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愔有舊聞勛作亂詣泗州勸愔挈家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謙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

其家訣復如泗州愼卽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
才李雅有勇畧爲愼設守備帥衆出擊賊賊退屯徐
城衆心稍安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邾道
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
勛以朝廷不許節鉞益進攻泗州時敕使郭厚本將
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疆不敢進
請往求救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
聽比明復還賊攻益急愼請復往求救愼曰前往徒
送今往何益愼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愼
與之泣別愼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

史載

卷之十八

李七

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
恐不足何暇救人愼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攻城隄
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
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
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愼乃回望泗
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
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愼舉身叩頭以謝將士
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
似入城還去便請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愼素多力
衆不能奪愼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之衆競登舟乃

捨之士卒有回顧者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愼於
城上與之相應賊敗走勛遣估將精兵數千助吳回
攻泗州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翟行約將四千人救
之賊逆擊於淮南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
李相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
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行約乘勝圍之湘等
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厚本送徐州勛遂
攻陷滁州和州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
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千人執長柯斧乘小
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覺以五舟遮其前以

史載

卷之十八

李八

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愼舟輕行疾力閉三
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
審權乃遣趙翼將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
五百斛以救泗州數可帥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
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帥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圍都
梁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帥
爲之退五里賊夜遁可帥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
王弘立引兵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官軍軍不及成列遂
大敗斬可帥勛益驕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
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乃伏兵要害以待之

賊過橋廟伏兵發盡燈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譙以浙西軍至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疆不敢進譙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乃募軍中敢死士數十人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雨及鎖譙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恒及將佐皆泣迎之浙西軍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恒令譙帥死士出迎之譙乘戰艦衝賊陳而過揚言賊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先鋒數與賊戰賊屢敗王弘立引兵度淮水夜襲鹿塘寨圍之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淮水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走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賊益治兵譙復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不敢歸宗卅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

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譙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譙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搗火牛焚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勛復敗魏博軍曹翔方圍滕縣乃退守兗州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歛兵屯城西寨舉圍之縱火焚州賊衆大敗弘立死吳昶退保徐城泗州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勛益發兵合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承訓告以其期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大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感其後賊狼狽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勛遁歸彭城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削復引兵會之承訓克鹽渙遂拔襄城留武小雅等寨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逃匿保護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爲所

殺有陳全裕者爲之帥凡叛助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賊莫敢近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斬縣土豪李來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玖舉城降於翔勛遣其將孫章許信各將數千人攻全裕攻皆不克而還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勛憂憚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初勛使徐州舊將張玄稔治州事其黨張儒張實等別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承訓聞之實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

史載

卷之六

六十一

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威其後破之必矣時翔使攻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邵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信等守徐州引兵而西承訓焚外寨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不克承訓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脇從於賊心嘗憂憤時守子城夜召所親謀殺賊歸國因遣人夜出以狀白承訓承訓喜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大呼曰勛已梟首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

歸國之計及暮而定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玄稔復入城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信等聞之嬰城拒守玄稔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棄甲投兵而下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徐

史載

卷之六

六十二

州遂平勛爲沙陀所逼溺死賜朱祁赤心姓名李國昌是爲李克用之父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左補闕楊堪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羣黨相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僖宗朝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恠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

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于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勝何不捕彼以求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斬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故逃出境

高仁厚初爲西川押牙時宦官田令孜有兄陳敬瑄爲西川節度多遣人歷縣鎮詞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通資陽鎮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

史記

卷之十八

六十五

仁厚入羣盜中捕盜使楊遷執送敬瑄敬瑄杖弘讓脊釘於西城煎油撥之又以膠麻掣其瘡見者冤罵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能方欲出首聞弘讓之冤大罵遷益發憤爲盜衆至萬人攻陷城邑浸入蜀敬瑄乃以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能謀也仁厚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仁厚曰吾不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兵也然我能

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尚書盡知而赦之誰不踴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

史記

卷之十八

六十六

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謂知遣人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謀者賊大喜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衆爭出渾擎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以生擒大軍行至汝寨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胡

僧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遇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棄寨奔能明日羅夫子仁厚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

史載

卷之十八

六十五

四百

延貢降者至仁厚能羅夫子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能窘赴井爲衆所擒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能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無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復生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初敬瑄遣仁厚討韓秀昇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令孜恐其

爲亂徵師立爲右僕射師立怒不受代舉兵以討敬瑄爲名詔以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八所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敗仁厚念諸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張詠諭之曰爾速遣探子將數十人分

史載

卷之十八

六十六

四百

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茂言走至張把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

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自今兵不可復出矣後仁厚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玉石俱焚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馬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望其首出降賊平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李克用既破黃巢至汴州朱全忠置酒聲樂饌具皆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酒

史裁

卷之十八

李七

罷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目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繼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爲汴人所殺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燧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脫歸者以變告劉氏

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爲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辯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

張公義爲河南尹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

史裁

卷之十八

李八

麾下選材器可任者十八人人給一旗一勝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無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饑寒善收者親至其家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

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由是鄰里有無相助遂成富庶焉初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未幾罷之士良去語中人曰諸君能聽老夫一語乎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親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幸薄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蕩上心使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關外事而後權柄在我也以故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保首領以死云宜宗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語曰近

見我

卷之八

五十九

日外間謂內侍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宜宗閉目搔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宜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永黃永綠至永緋皆知感恩纔永紫則相與爲一矣宜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密奏曰但有罪勿赦有缺勿補自然漸耗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益與朝士相惡昭宗時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等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王搏恐其致亂言於上曰人君當

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遺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復召胤還道弼務修皆賜自盡搏貶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猶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平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

史載

卷之八

七十一

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懼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爲太上皇引岐華兵爲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上獵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日加辰巳官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胤曰官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庑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使署名季述仲先伏甲士千人於門外與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人請對甫登殿將

士大呼突入至思政殿前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曰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順東宮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定復迎歸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即取傳國寶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揭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鎖其門鎔鉄錮

史載

卷之六

主

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緝以上爲太上皇甲午太子卽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將士皆受優賞欲以媚衆凡左右爲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殺胤而憚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左僕射致仕張濬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臣復

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李愚客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父子君臣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誦詠此時事勢猶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官闈變故以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可得乎不如馳檄四

史載

卷之六

主

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決旬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不能用全忠在定州聞亂南還至大梁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諸示全忠全忠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官豎耳乃敢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豎矣是以大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卽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詞事既還又遣親吏將玄

暉如京師與胤謀之左神策指揮使孫德昭常憤惋不平胤知之遣判官石戢與之遊戢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執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受死戢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正月朔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德昭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

史載

卷之六

主

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承誨擒季述彥範繼至爲亂梃所斃齊偓赴井死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上曰裕幼弱爲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官黜爲德王以德昭同平章事賜姓名李繼昭胤進位司徒全忠聞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市崔胤陸扈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扈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

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爲便於是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洪爲左右中尉又徵前樞密使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况兩軍乎固辭不起茂貞辭還鎮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爲不可胤不從胤每奏事或至然燭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上獨召偓問

史載

卷之六

主

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時卿何不爲朕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爲不少此其所以惴惴不安也陛下若不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實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

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芥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胤請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上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官中陰令詞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日夜謀所以去胤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謀訴胤滅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

史載

卷之六

十五

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課泄事急遣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爲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全誨等懼誅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他日上問僦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交結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偏強令人難耐令狐渙欲令朕召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爲之

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旣而宦官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自上急召僦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事危矣卿爲我語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上又謂僦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僭易唐

史載

卷之六

十六

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况惟知嗜利爲敕使以厚利啖之令其如此耳胤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鬪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惓然憂沮而已全忠兵發大梁全誨聞全忠將至令繼筠彥弼等勒兵劫上幸鳳翔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曰寬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全誨等以繼昭不與之同遏絕不令見上繼昭帥所部六十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胤第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欲劫

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殿及壽春殿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旁無侍項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至鳳翔全忠以兵圍之上既誅全誨等全忠以車駕還復以胤同平章事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與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

史裁

卷之十八

主

賣官鬻獄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比之由不窮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已而胤為全忠所殺偃亦貶濮州司馬上執其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復召還故官偃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保王審知而卒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

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官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廢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亦因椒房虛位官闕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戚之人故上官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史裁

卷之十八

主

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迂之患使令則有稱屈之効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慮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耳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想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騷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脇天子如制嬰兒而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

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
獎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廢舊章是崇是
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
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
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官舊諫參豫
軍謀寵過而驕不能復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
庇以憂悸終代宗踐阼仍遵履轍程元振魚朝恩
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
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譏賜死吐蕃深侵
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

史載

卷之十八

十七

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壑僕固懷恩冤
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爲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
宦官稍絀而返自與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爲
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實文場霍仙鳴爲中尉使
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
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弘志之變實曆卿驍
羣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爲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
懿僖昭六帝皆爲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
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爲之魁傑至
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爲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

肅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
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及受其殃况李訓鄭注反
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
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圍門
屠滅天子陽瘡縱酒飲泣吞氣自比報獻不亦悲
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搔首自謂畏之况
懿僖之驕侈苟聲色迷獵足克其欲則政事一以
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惟矣賊汚官闕兩幸梁益皆
令孜所爲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條而所任不
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

史載

卷之十八

十八

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啟宋文通不
臣之心終則兵交關庭始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
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知之何更召
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懼寒暑御膳不足於
糗糒王侯斃路於饑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
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
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
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爲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
慎其始哉此其爲患章章猶著者也自餘傷賢害
能召亂致禍實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蒸民不可

徧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所以謹閭閻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賞呂種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嘗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

史教

卷之八

全

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朱全忠令氏叔琮攻晉陽甚急李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動擾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處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又制我我坐待斃耳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

死於人手今日反効之邪且王昔居達觀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還今一出城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克用弟克寧爲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全忠遣朱友寧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間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備禦不暇會大疫叔宗引兵還嗣昭與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宗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爲有伏兵乃引去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河東甚苦之其

史教

卷之八

全

子存勗以爲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治之耳存勗幼警敏有勇畧克用爲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隣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神噐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克用恨仁恭反覆未許存勗諫曰

今天下之勢歸宋溫者什七八雖疆大知魏博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併力拒之非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德威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及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會見克用泣

史裁

卷之十八

全三

史裁卷之十八終

史裁卷之十九

後梁

晉王李克用病篤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汝與德威董速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久總兵柄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未出張承業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初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爲子及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快快不伏或

史裁

卷之十九

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克寧權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顯陰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以爲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寧克寧惑於衆言心不能無動又與承業存璋相失數請讓之存顯等爲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殺承業存璋奉克寧爲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于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史敬瑭少事克用居帳下

見親信克寧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銘密以謀告之敬銘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大駭召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它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存璋等陰爲之備置酒會諸將執克寧存顯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曷以軍府議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復爲此謀恐以吾母子遺仇讎乎克寧曰此

史裁

卷之九

三

皆譏人交構夫復何言乃殺克寧及存顯嗣昭守潞州踰年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焚書斬使者梁主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諸將以爲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初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存勗召之還德威至留兵城外徒步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夾寨秦余吾兵已引去梁主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乃自澤州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

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開軍旅必有怠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乃大舉發晉陽距上黨四十五里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不意晉兵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塹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德威等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沒今王自來破賊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爲賊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

史裁

卷之九

三

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嗣昭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吝舊怨邪汝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晉王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後遂歡好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如吾兒豚犬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德威同平章事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

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待差舛刻
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
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
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謀分其地
以臣於梁乃遣去黨弒王詐云暴薨顥集將吏於府
庭夾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
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
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
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大速顥曰何謂
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

史載

卷之九

四

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
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
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
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
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
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
隆演稱淮南留後既罷副統朱瑾詣可求曰瑾年十
六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顥不
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
遠矣顥以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

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
則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
圖之時李承嗣參預軍府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顥凶
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
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
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非吾
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
顥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忌一飯
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
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尊由是

史載

卷之九

五

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
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見其
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
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與可求
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時泰章者爲左監門
衛將軍溫使親將告之泰章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
刺血爲誓旦直入斬顥於牙堂溫詣西宮白太夫人
太夫人恐懼泣曰吾兒冲幼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
惠也溫曰張顥弒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溫與
顥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

用吾兵顯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由是以溫爲實不知謀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以可求爲揚州司馬溫等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顯刑罰酷濫溫謂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暴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職

趙王鎔欲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將佐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

史載

卷之九

六

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况肯終爲朱氏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贖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遣周德威將兵屯趙州晉王復自將與德威合獲梁芻蕘者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進兵距柏鄉三十里遣德威等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

詭之梁將韓勛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鏖鬪皆被縛綺縷金銀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酷傭販之徒耳衣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之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城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

史載

卷之九

七

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眾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撫王曰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王蹶然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王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援營退保高邑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日以遊軍抄之

梁兵不出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德威與別將史建瑯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景仁勃怒悉眾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鎗大譟力戰却之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器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己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與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

史裁

卷之十九

八

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魏滑兵陳於東宋汴兵陳於西至哺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兵稍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兵兵先退嗣源帥眾諫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何可久留梁兵相驚怖遂大潰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兵悉解甲收兵響聲動天地遂至柏鄉梁兵已去追奔至邢

州河朔大震溫屢爲晉王所敗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大原餘孽更冒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生地矣未幾爲子友珪所弑

契丹國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聞寶存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乃自易州北行

史裁

卷之十九

九

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奪槓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塞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

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晉兵追之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晉盧質嗜酒輕傲嘗呼晉王諸弟爲豚犬王銜之張永業恐及其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爲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何言之過也永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

梁招討使賀瓌既殺謝彥章晉王喜曰彼將師自相

史載

卷之九

十

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層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禍不從乃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趣汴晉兵已西賀瓌兵亦後至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援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

史載

卷之九

十

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已救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鎗都陷其陳衝鋒斬往返十餘里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敗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不遂奪其山日向脯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歛兵還營詰朝復戰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歛兵還營彼

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建及橫槊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楊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死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晉王還營聞德威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

史裁卷之十九終

史裁

卷之十九

十三

史裁卷之二十

後唐

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庫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候草枯水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以雪家國之耻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奸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

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
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
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
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彥章引兵將攻鄆
州李嗣源遣卒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
保中都捷至帝大喜謂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
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興唐帝師至鄆州數敗梁兵
擒彥章不屈斬之於是諸將稱賀帝曰今日之功崇
韜之力也彥章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曰所患惟
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

史載

卷之十

二

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
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
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
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
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知就使有人走告
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收兵直路
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
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
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
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是

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梁主大懼謂皇甫麟曰
李氏吾世讐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
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主曰卿
欲賣我耶麟歛自到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執
梁主因自殺嗣源軍至大梁王瓚出降嗣源入城撫
安軍民是日帝入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
勞之使各復其位嗣源逆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
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
共之

史載

卷之十

三

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
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迫擒至馬前責之曰
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
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
之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湖南地多鈹鐵殷用高郁策鑄
沿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去故能以
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
桑蠶郁命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劉后欲殺郭崇韜言于帝帝不可后乃自爲教與繼

史載 卷之二十一
崑令殺崇輜使中使馬彥珪馳詣成都既至以皇后
敕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臺端安可爲此負
心事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敕殺招討使可乎李從
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輜聞之中塗爲變益不
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及召崇輜
計事崇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撻碎其首并殺其
子延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李崧謂繼岌
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
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悔之無及
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旨用蠟印宣之

軍中粗定

卷之手

四

初相者周玄豹言明宗貴不可言及卽位欲召詣闕
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
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
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
也帝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史載卷之二十終

史載卷之二十一

後晉

唐主以千秋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
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及邪石敬瑭益
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
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
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
解之皆不對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
恩深厚豈得自同衆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
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

史載

卷之二十一

乙

和親但求割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令誠歸刺刺等
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驕然承
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
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
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
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
財之外捃拾以供之二人密言於唐主唐主大喜又
之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之
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
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唐主意

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遂不復議和親乃以敬瑄爲天平節度使遣張敬達趣敬瑄之鄆州敬瑄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代除今忽有是命得非如千秋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節度判官趙瑩勸敬瑄赴鄆州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

史載

卷之五

二

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堂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瑄意遂決令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父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屬門關以北諸州與之知

遠諒曰稱臣可矣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患悔之無及敬瑄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遂大舉入契丹既破唐兵敬瑄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屬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瑄嘆伏唐王憂問策于羣臣吏部侍郎

史載

卷之五

三

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爲然而執政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沮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墜地契丹主謂敬瑄曰吾三千里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乃作冊書命敬瑄爲大晉皇帝是日卽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武雲應塞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歲輸帛帝憂安重榮跋扈乃以劉知遠爲晉陽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贊寧

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大悅帝以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重榮及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安重進通謀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今去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庸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必重賂乃可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爲逆重榮史載

卷之五
四

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帥其衆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始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契苾同起兵旣而承福降知遠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後爲杜重威所斬西首鄴都帝命潦送契丹以謝過高祖崩齊王立景延廣說帝但稱孫無稱臣契丹屢入寇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兵入帝稱臣伏路側請罪契丹主遷之黃龍府

初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歛擅取官錢五百解造翅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彥韜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劉知遠上表論救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勅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史載
史裁卷之二十終

史載

卷之五

五

史裁卷之二十二

後漢

初晉主與劉知遠相猜忌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不爲邀遮入援及間契丹入汴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王峻奉三表請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入屯南川

史裁

卷之三

城中憂懼侯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知遠又遣白文珂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欲何所侯邪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

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有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何重建降蜀知遠聞而嘆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今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問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陽命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命左

史裁

卷之三

二

右遏止之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次郭威與都押牙楊邠入說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遂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遣爲使者勿問今詣行在契丹主聞帝即位乃以耿崇美高唐英崔廷勳爲諸道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肯復農業多爲盜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

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掠歛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攻陷州縣淫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遣使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破關納其衆契丹守將走暉據州自稱留後帝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惠澤于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官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

史裁

卷七十五

三

善卽罷率民傾內府以賜將士中外大悅契丹主賜趙暉詔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摯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勝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契丹主渡河謂宣徽使高勲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悵悵今

得買死無恨矣乃攻相州破梁暉悉殺城中男子其婦女而北唐英闕成中遣民男女得七百餘人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詰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契丹主聞河陽亂嘆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今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衆帝曰此

史裁

卷之五

四

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復取承天軍契丹主卒帝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超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蓋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

天并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從之弘肇遣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武行德戰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况

史載

卷之五

五

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北遁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初蕭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淑妃從益不得已至大梁翰立從益爲帝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爲從益宿衛乃辭行從益餞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武行德於河陽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曰吾母

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日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管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他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爲燕兵計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大妃處分乃遣使奉表稱臣迎帝帝至洛陽汴州百

史載

卷之五

六

官來迎密令殺從益及淑妃帝至大梁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忘晉也

河中李守貞承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三鎮拒命推守貞爲主朝廷遣諸將討之皆相伐莫肯攻戰帝患之乃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上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威與諸

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
珂曰今三叛連衡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
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
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劉詞自同州
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有
功輒賞有所陳啟皆溫辭色受之由是將卒歸心始
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
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
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楊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
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河西常思柵城南威柵城

史載

卷之五

七

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諸將欲急攻城
威曰守貞宿將健闘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
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闘吾仰而攻之何異
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勝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
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
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
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
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思緒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
慮也乃發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剗長壕
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鼎峙高

祖不敢鵬張以我輩屈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
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
鋪連延數十里遣水軍檣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悉
擒之蜀軍援王景崇軍于散關暉遣將擊破之蜀主
復命安思詠以兵救景崇暉告急于威威自往赴之
時守貞遣周光遜王繼勳詣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
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爲我禽萬一得出則吾
不得復留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
西我去必來突圍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去乃還
守貞夜遣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

史載

卷之五

八

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自若下令
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
爲火所照易辨耳柰衆無闘志何裨將李輔曰安有
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闘者邪援稍先進衆從之河
中兵敗走繼勳僅以身免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
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此微兄健闘幾爲虜嗟然虜
伎彈於此矣初守貞欲攻河西柵先遣人出酤酒於
村墅或賞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
行入寨幾至不守威乃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
將李審晨飲少酒威立斬以徇趙思緒出降郭從義

復遣還城思緒遷延三改行期從義疑之乃與宣徽

使王峻按轡入城召思緒酌別因執之斬於市威攻

河中克其外郭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

之威曰夫鳥窮則啄况一軍乎洎小取魚安用急爲

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得朝廷權臣及

潛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

諫曰題題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友

側威從之未幾趙暉攻鳳翔景崇自焚三鎮皆平

史弘肇子德珣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爲有舉人呼

謀于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筆而黜

史載

之德珣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

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大然之卽破械

遣之

閩主曦沉湎無度嘗宴羣臣皆以醉去獨翰林學士

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

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梓維岳下欲剖視其酒

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吳生曰救維岳者史亡其名亦善諷者矣以曦非

理所可論口舌所能爭者也

史裁卷之二十二終

史裁卷之二十三

後周

隱帝既平三鎮左右嬖倖漸用事乃殺楊邠史弘肇

又遣使齎詔令殺郭威使者至澶州王殷以詔密示

威魏仁浦說威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疆

兵據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之

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之威乃召郭崇威賁

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

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

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

史載

取吾首以報天子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羣

小所爲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盜滌鼠輩以清朝廷

不可爲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趙脩已謂威曰公徒

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威乃留其

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之

隱帝聞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

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

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

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威至澶州隱帝遣內

養鸞脫規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鸞脫衣領中使歸白

隱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左右譖臣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庭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至滑州朱延渥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爲其所屏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爲乎隱帝自征威既陳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

史載

卷之三

二

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引兵退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隱帝回轡追兵至入民家爲亂兵所弑威與諸將議立贊乃發大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受命相顧不拜弘相謂曰我輩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威聞之卽引兵行趣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

太后賤請奉宗廟事太后爲母贊至宋州郭崇威兵忽至陳于府門外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贊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贊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張令超帥部兵爲贊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

史載

卷之三

三

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贊大懼郭威遣贊書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買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買貞等數人太后廢贊爲湘陰公百官相繼勸進威乃卽位初河東節度使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讓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

大行據孟津侯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贊慶崇乃遣使請賀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公能同力相輔必加王爵永鎮河東鞏廷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贊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遺贊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

史載

卷之三

四

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侯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劉崇乃卽位於晉陽是爲北漢北漢與契丹連兵入帝命王峻將兵救晉州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拔劉崇兵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未

幾契丹北漢兵敗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輪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客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果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輪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乃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帝聞之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初帝奇小吏曹翰之才使事晉王榮榮入爲開封尹

史載

卷之三

五

未卽召翰翰自至榮惟之翰請間言曰大王國之
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
邪榮感悟卽日入止禁中帝歿榮立是爲世宗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姑息不欲簡閱由是羸老
者居多每遇大敵不走卽降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
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
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且健懦不分
衆何所勸一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
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
咸遣詣闕命臣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

史裁

卷之三

大

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疆征伐四方所向皆
捷帝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
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
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
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
限其奔突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
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帝
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
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將
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爲沿邊巡檢招討

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
視役者常爲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
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帝初
在藩多務韜晦及卽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
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
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
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摘伏聰察如
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
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
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

史裁

卷之三

七

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
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
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有
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宗訓嗣
立僅生七年主少國疑受遺范質復非其人諸將異
心私其所暱契丹入寇朝受命而夕返兵黜檢爲天
子矣

史裁卷之二十三

史裁卷之二十四

宋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甥也常保軍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結筠守珣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途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一

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偃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帝至廣陵即日拔之因部勒諸軍令潛習戰艦於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遣其子從鎰朝於揚州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拂前爲誓書於紙尾累曰

臣普記載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二

吳生曰杜后之遺命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當是時德昭齒已長矣逮帝百歲後而德昭春秋又不知幾也尚未可以君耶后特爲太宗地耳其所以曲爲太宗者亦非必如老婦之昵少子而要以爲德昭慮也何也太宗人豪也陳橋之變趙普先因匡義以白而太后亦幸兒輩成其素志彼其子母兄弟之間日耽耽竊窺乎周室而太祖特以長先得之要之太宗固未嘗須臾忘也而復使之執鞅輔弱于北面爲臣此非如唐文皇喋血禁門之內卽疑爲吳專諸竊發兩柱之間后料之矣帝與普亦心計之矣命出而帝竟唯唯普亦不敢引實嬰之義以諍者皆內迫於不可已也其云傳光美非后意也不按之以兄終弟及之典則光義之立爲無名不因光義以及光美則德昭之復辟終無日后又慮之矣余嘗謂宋祖之嗣周陰利其有而託之乎舜繼堯也后世皆知之其立光義陰畏其僭而託之乎舜禪禹也後世未必知之然則宋祖于太宗非歟曰宋祖終不失爲仁孝之主也藉令太宗而居此則必剪其所忌而不能一日安宋祖

矣觀廷美德昭之不得其死則太宗之心可知也嗟夫德昭適嗣也卒以中太宗之忌而死宜也廷美德胡爲者也其才智原無足當太宗之睥睨而第以昭聖一言自置於危疑之地使當太宗嗣位日廷美預能引避曰皇太后昔爲社稷計久遠故令臣得以次及今幸皇子漸長足堪主器雖有遺命臣不敢與聞如此庶足以感寤太宗之心而且可爲自完計乃不能審時觀變而徒執母后遺言以徘徊觀望而竟以憂死吁亦愚矣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

史表

卷之三

三

不償者帝曰汝女適何人對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資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吏民愛之

帝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饑餒南邇長沙東距

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服給取之易及湖南周保權爲其部內張文表所襲遣使求援帝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平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李處耘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文表已誅處耘至襄州遣使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是夕延釗召保寅宴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

史表

卷之三

四

繼冲遽聞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百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軍先入城分據要衝繼冲至大懼因盡籍其境內縣奉表納於宋

帝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帝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項之上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

非爾曹力不得至此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臥也守信等驚問故上曰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上曰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得乎守信等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

史裁

卷之三

五

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稱疾請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乃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之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留州其上供者甚少普乞命諸州經費外凡金帛悉輸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轉運使掌之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閱

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材藝過人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兵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謀也吳生曰石守信輩周故梟將也宋祖鑒五代藩鎮之禍杯酒解其兵權史氏稱之嗟夫宋祖所以收諸藩之柄而使無尾大不掉之患者此也其所以卒狙於偏安而貽後世以敵國之禍者亦此也何也自古創夷之主其雄才大略既足以并吞天下而其一時如熊如羆之士又足以虎視諸國而攝

史裁

卷之三

木

服其雄心故能乘破竹之勢削平海宇無復以外憂貽子孫彼繼體之君守文之士足不涉戎行目不覩軍陣徒相與修太平之壯觀守祖宗之疆土耳間有言及征討者鮮不以喜功目之非才有勇怯習使然也以秦之強漢祖不難繫子嬰之頸而拔其國都即以項羽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者亦促而斃之垓下彼冒頓雖桀驁何如二君尉佗則傾疆自守虜耳白登之圍竟帝世不能復趾佗亦僅僅羈縻之而已何也韓彭既已就誅蕭曹又皆文士彼劉敬陸賈諸人其伎倆固止此也至于大

風之歌慨慕於四方之猛士而不可得而帝之思

深矣宋祖之於守信亦然彼強如契丹悍如李繼

遷者寧同劉鋹輩可以福將取耶是以先王遇可
使罪人之後可庸刑賞莫測而英雄無不盡之用

者其制馭有術也非若後世之顧此失彼也

普嘗薦某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
其人奏帝怒裂表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他日補綴復
奏一日大宴驟雨帝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普
因言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就雨中奏樂帝大
悅乃終宴焉唐主以銀五萬遺普普以白帝帝曰此

史載

卷之三十四

七

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
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唐主弟從
善來朝常賜外密資白金如道普之數唐君臣皆震
服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
冗員而重費不若省而益俸諸郡縣宜以官戶口爲
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五千

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言其非便帝曰
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
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

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
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太宗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
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言
動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
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
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政
人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
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
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末有不

史載

卷之三十四

八

先根本者也齊賢知代州遼兵薄城下衆寡不敵副
部署盧漢賁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益衆
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
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恐美衆爲遼所
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并得密詔東師敗
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乃
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
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光中有旗幟
意謂并師至矣驍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
磴砦掩擊大敗之捷奏反歸功於盧漢賁遼人又自

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
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
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
峙兵所敗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
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
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言河南之民因
知戰鬪恐人情搖動因而爲盜乃詔獨選河北諸路
悉罷昉和厚多恕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必取
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九

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
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
善辭取慰之道也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
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尹繼倫適領兵微巡
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
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
矣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至力
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
刼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役人持短

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
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
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
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自是不敢大
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張詠知益州上官正等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其
下恣橫剽掠餘寇復張詠至勉正親行臨發舉酒屬
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
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深入大捷時寇掠
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

史裁

卷之三十五

十

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其爲政
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二萬人
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
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
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
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絕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
或曰爾等貪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
時某黨誦誦聞自投井故不復言又訛言有白頭老
翁食男女詠召其屬訪市中有大言其事者解來戮
于市卽日帖然詠曰謠言之興冷氣乘之妖則有形

爲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詠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始出蒿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譁每夕鼓漏有差必詰問守籤者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尚不分明其餘將如何也詠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問人李旼問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十得八九矣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

史裁

卷之五十四

十一

蒙正有冊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朝廷求人取之囊中故其爲相百官各稱職以此

以陳恕爲鹽鐵使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利害賜溥等金穀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下等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

濟若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

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卽決定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不憚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會拯奏準擅

史裁

卷之五十四

十二

權康戡亦言宰相呂端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抗上怒責端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及準入帝語及拯事準猶力爭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

呂端爲相持重識大體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獨召寇準與謀準退過端端曰上戒君勿言準準曰否告之故端卽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

高祖願分一孟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乎道
之人乎縱殺之繼遷可擒乎徒以結怨愈堅其叛耳
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
視之以招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
之命在我矣太宗稱善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
竟納款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
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等謀
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見太子不在疑有變乃以笏
書大漸字令親密更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
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

史載

卷之五十四

十三

賜墨詔遂鏤之而入皇后曰官車已晏駕立嗣以長
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
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
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
羣臣拜

田錫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
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
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
未善真宗嘉納之

李繼遷陷清遠軍張齊賢上言自清遠軍陷沒青岡

皆燒棄靈武一郡援隔勢孤今其蕃部大族首領素
與繼遷有隙者若能陷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以恩信
而又激之以利害自然傾心朝廷今靈武軍民不超
六七萬皆陷在危亡之地使繼遷來春攻圍則靈州
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
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正恐繼遷旦暮用兵
斷彼賣馬之路故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西
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稟命而後緣邊之勢張則節
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
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

史載

卷之五十四

十四

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旣退則賀蘭蕃部
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爲今之計若
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
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
進取靈州軍民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去處以僑
寓之如此則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而成功不難
也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初戚里有分財不均者
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
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
曰然乃召兩吏令甲家人乙舍乙家人甲舍貨財無

動分書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固知非君莫能定也契丹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其在我也請練師命將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五至準飲笑自如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還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時中外震駭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

史裁

卷之五十四

十五

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準以欽若多智恐有所沮因薦之帝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衆皆懼準力爭之不决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有以報國否對曰願效死準復入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試問瓊等瓊仰泰

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徐使人視準準方與楊億飲博詭歌懽呼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捷覽中弩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可保萬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帝笑曰數十年後當有杆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

史裁

卷之五十四

十六

兵以自取重者準乃不敢言帝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僚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且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劍一吏職耳後帝顧準寢衰出準知天雄軍北使過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遣中使齎敕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衆惶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

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
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拜敕于廷升階復宴至暮
罷

吳生曰契丹不知兵孤軍深入苻堅之下江南也
寇準奉帝親征虜始驚駭草木皆兵氣奪矣時準
欲邀擊之爲數十世久安之畫實其言即百年之
寇未可一朝剪滅而合四面之師攻遠涉之虜
威制敵於此在矣然而非真宗任也真宗孱主也
變輿雖已北渡乃其心惴惴焉不能旦夕處澶州
也于時幸兩好既成兵刃未接帝心始安假令鋒
史裁

卷之二十四

十七

鎬一交二三邪臣以孤注之說恐懾之中軍先遁
士隨瓦解矣雖有百準將若之何我能之而君不
能公之所不敢出也不然以公之力排羣議決於
赴敵豈其當機而反避幸兵之嫌不聞一矢相加
遣也昔晉文歷外十九年至城濮之戰猶懼楚子
伏几而夢是微子犯亦強解之耳矧生長深宮且
不覩兵陣者乎故人主不可使在戎行也人主而
在戎行剛則輕敵而幸以取敗懦則畏首畏尾而
令將不得專非師中之吉也然當澶淵時人情洶
洶帝不在兵則將士不附將士不附則國之存亡

未可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忠愍於智勇兼之矣
初錢叔納土畢士安知台州言湖海新民始得天子
命吏宜一用舊籍詔求之自澶淵罷兵士安乃按邊
要選良將令索上得境外牛馬悉還之通互市除鐵
禁招流亡廣儲畜未幾趙德明亦款塞內附

初帝幸澶淵賜向敏中密詔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
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雉有告禁卒欲倚離爲亂者
敏中伏兵廡下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開命離
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
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
史裁

卷之二十四

十八

照舊張樂宴飲

帝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暴疾命王旦馳還權
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
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馳
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
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
口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藉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
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
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
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帝曰此

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祭而以罪人帝意稍解旦乃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憐馳取之已焚之矣笑冊來請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備三萬仍論大年額內除之趙德明求糧萬斛旦請赦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事數短旦旦專稱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遣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一

送中書亦遣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準以是慚及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乃媿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駿邪帝意解曰然此正是駿爾遂不問欽若與馬知節因奏事忿準帝召旦至欽若猶譚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

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指揮使張旻選兵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先是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

史裁

卷之二十四

二十

平優游無事耶李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聞上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嘗官觀旦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嘗言居

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朝廷防穢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

李允則知滄州清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木代砲契丹遂解去遷冀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獄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款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與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開城浚濠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候望千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願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星村邪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遘器甲不決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

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敵火甚盛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又得詳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此所刺緣邊金殺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民有訴爲契丹人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蓋他謀欲以駭人爲實驗既無有乃殺謀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過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莫知所由初曹瑋知鎮雄軍瑋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得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獨其租膏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

之彼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憊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李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會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後改之秦州西羌唃囉使其虜嘗樣丹與厮敦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予之厮敦感激父事瑋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也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首乎厮敦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三

許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獻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而表厮敦爲順州刺史其年唃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并遣間殺立遵而河州洮蘭諸城皆納質爲熟戶矣丁謂惡瑋不附已指爲寇準黨調萊州瑋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矢自隨瑋在軍待人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忽失瑋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過天雄郡勅其下曰曹公在此母縱騎馳驅也渭州有戍卒十餘人叛入夏

國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卽斬叛者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宜別徙也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賈同造瑋瑋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

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寶元中王諤爲樞密使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諤謫虢州語人曰昔予奉使至河北時曹南院爲定師瑋屏左右謂諤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必西方富有警公宜預講邊備鬼閭人材不然無以應卒諤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德明有子方年十餘歲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私

念之曰此子必有異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其
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

初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錢惟演時爲樞密交通
宮掖王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官不能立中官
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所以安
劉氏也惟演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仁宗立羣臣議
太后臨朝儀會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
獨欲帝明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
大事令帝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
而相歸宦官禍端兆矣後允恭以山陵事下獄曾欲
史裁

卷之五

二十五

因之并去謂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
日朝退當留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
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乃以謂分司西京故
事宰相罷皆降制時行欲亟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
以謂罪狀布告中外

李贊曰王孝先人品甚高事業亦瑋以今觀之俱
無足論者予獨喜其能以計去丁謂也以謂之神
奸位元宰交結方深一旦去之如縛雞然卒展轉
不得可謂有用之學術矣去凶人定國家安善類
幾不密則失身城狐社鼠禍蔓延必重悞國自古

所難也予謂公卽此是學矣使以公之才而知如
是之爲學則當皇帝幼冲之年女主垂簾之初丁
謂去而社稷安危之寄獨存於我胡爲乎裁抑劉
氏使不得一行其意便以爲輔相之後也其後呂
相繼之卒安劉氏而成仁宗四十年恭儉之績公
豈未知之耶奈何復入而復攻呂之短又不得容
其身於明良之朝也耶史臣無識於公之去謂也
旣明謂非其罪而又重爲公諱曰獨衆論稱快云
夫謂苟當去不必他罪去謂果當不必稱快知此
則可爲天子大臣矣噫公雖不得爲大臣也獨不
史裁

卷之五

三十

可以爲重臣歟

仁宗時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謂呂夷簡
何以不言不去夷簡曰先帝待我期以安宗廟故平
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李宸妃薨太
后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夷簡奏禮宜厚太后遽引帝
起頃之后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
云若何豈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
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喪禮宜厚太后始悟夷簡
復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
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浴用水銀寶棺後太后

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見后王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大內火晨朝帝御門百官皆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之對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命舉簾夷簡乃拜帝始與夷簡謀罷張耒等還以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出判陳州是歲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怒使投之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渙至是帝擢渙爲右正言顧夷簡曰向者樞密欲投渙

史表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卿以免也夷簡曰渙由疏外故敢言之大臣或及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陛下子母不相安矣后崩遣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閻文應亦言之不已上領之文應乃命璽車卽載二美人以出初蔡齊欲削遺詔中楊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爾及二美人恣橫卒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琦曰此

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契丹聚兵幽朔聲言入寇先是仲淹建議議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遠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旣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郭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仁宗疾久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北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繼徐行旣見上上曰久疾方平

史表

卷之十四

三十二

喜與卿相見而遲遲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預中外頗憂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元昊反有詔削奪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卽爲節度使賜錢萬貫夷簡聞之驚曰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責則有矣非所以禦戎也萬有一不避之言得無損國體乎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以後但舉有不解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乞罷諸監軍宦仲淹知延州移

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悻悻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罪仲淹也仲淹奏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乃復書悻悻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爭其力上問夷簡徐對曰杜衍言是也於是罷庠知揚州而仲淹不問

種世衡知澠池縣山上有廟世衡募之梁重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

史載

卷之三十四

二十九

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共舉之其權數皆此類初夏戎犯延安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城之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致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曹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無泉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余其肩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因署爲青澗城世衡至青澗教吏乃習射雖僧

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漸厚且小矣或爭後後亦使之射中者得優處有過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諫者使幕恩討之無不克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卽虜寨虜嘗濟河然思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建管田二千頃歲取其

史載

卷之三十四

三十

利募商使通其貨若先貨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息十倍乃建白易糧錢幣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郎延路經畧使龐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旣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

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乃不復以環為意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卒為害
世衡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可用令
冠帶因以功充指揮使又為力辨其家事嵩既感恩
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
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
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為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
乃草遣野利王書脅燄致袖衣間密綫之仍祝非煩死
不得泄若泄時嵩言有恩不能成將軍之事又以畫
龜一幅東一節遣野利野利見龜龜度必有善索之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三十二

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上元昊元昊召嵩并
野利至詰問遣書嵩堅執無至筆楚極苦終不說又
數日私召至其官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
說命與出斬之嵩乃大號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
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問之嵩於是褫袖衣取書
進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
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
於隙中窺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
見厚遣之使還白元昊殺野利世衡又欲并去天都
因設祭壇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

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燕之以歸
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
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
怒一番將杖其背係屬為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
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
世衡能用間也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三十二

范仲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鈴轄領
五千人部監領三千人寇至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
不擇人以官為厚敗道也於是分為六將將各三千
人分部教閱量賊聚寡更出禦之詔諸路入討仲淹
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况鄜延
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舉許
臣信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有
據要害也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
旗來歸拓彈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之改知耀州慶
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
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
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
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
天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

時明珠滅滅有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乃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矣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時已命文彥博經界涇原帝以涇原有傷夷欲對徙仲淹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獨當乞與韓琦同經畧並駐涇州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願詔龍圖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

史裁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皆從之仲淹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皆擒高延德後放歸朝廷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在賊廷俱是力屈不得已如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者也盜過高郵知軍臯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富弼議欲誅仲約仲淹

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且小民之情得賊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吳中大饑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宴湖上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王守諭之曰饑歲工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放生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力也歐陽修等欲引石介爲諫官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

史裁

卷之二十四

三十四

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止狄青初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却虜人大笑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塞遏山嶠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其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廣源川蠻叢智高反連破邕賓等七州東南大駭朝廷遣張忠將偁等討之皆爲所陷

又遣楊暉孫沔余靖招撫皆無功乃以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曾公亮謂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即奏取君矣於是無復敢言及行日不過一驛所至輒休士至潭

史載

卷之三十四

三十五

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乃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蔭偕皆輕敵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鬪陳曙恐青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謁青悉集將佐立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慄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直上元節令大張燈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

軍官三夜宴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沔暨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繼使驍勇者當前盡前鋒孫沔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立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驍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

史載

卷之三十四

三十六

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智高遁去其賊千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兵疾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應聲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初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任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時龐籍獨曰屬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偏裨自用不能至也今青

起行伍若以待從之臣副之號令復不得行言者在
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專委之必能辦賊於
是詔嶺南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謂古之師遠以
凱餞首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
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
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為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願
一切殺罷從之青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
所俘脇皆慰遣之尸有衣金龍衣者或言智高已死
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邪智
高兵敗奔出邕州諸人皆欲窮其窟穴青以為趨利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三十二

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
脫智高於垂死不知青之用兵主勝而已

王則反據貝州明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距關
將成為則所焚鎬乃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
制之朝廷以則未下令文彥博河北宣撫使鎬為之
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
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
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眾登城賊縱火牛官軍
以鎗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王信追則
擒之

仁宗春秋高臣下以立嗣為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
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
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
力贊之英宗即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
大呼大臣駭愕莫知所措琦直趨前抱入廡以授內
人戒當時見者曰今日惟某見外無知者復就位哭
若無事然初上以驚疑得疾疾雖平疑未解每面壁
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
視不言或取藥覆琦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
下者至再太后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招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三十八

嚮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
琦獨言曰豈有前殿不差一語而一入官得如許
錯來琦深疑此時大臣有陰進廢立之說者太后忽
問琦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
何王耶后語塞琦曰不知何人於太后前道此后亟
曰舊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子今皇帝少鞠於官
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以此遺太后又謂太后曰太
大王長宜與昭管蓋謂神宗也后怒曰尚欲舊策中
求免耶聞者驚退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日
叅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

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指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琦又言太后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太后語塞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三十九

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琦慮官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保護全在太后若稍有失太后亦未安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上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容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我耶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不數日上遂幸相國寺京師疑遂解

后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謀兩宮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食書矣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立召守忠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卽日押行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復手勅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愈促召上初上疾革

史裁

卷之三十四

四十

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琦請上親筆乃批曰立大王爲太子琦曰大王乃賴王也請更書上又批云大王賴王某琦曰乞卽晚宜麻制下卽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遂定琦一日與希文議西事不合徑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琦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匳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又謂成事在膽蓋以自許云

契丹聲言入寇先以書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莫敢行夷簡薦爲弼弼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

愛其死帝爲動色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管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弼具以聞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賂以官爵既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

史表

卷之三十四

四十一

四

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獲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

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弼歸復命於是

史表

卷之三十四

四十一

四

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弼因請錄副以行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果如所料弼馳還見上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上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悞爾弼語侵夷簡遂易書既至契丹主曰須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曰改爲納字如何弼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

亦有之粥曰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或稱獻納其後顏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粥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自遣人議之復使六符來粥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朝廷竟用納字是歲復以粥爲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其敢取賞乎復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詰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

史載

卷之三十四

四三

使遼改也粥乃受命出知青州河朔大水流民就食粥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授糧歸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悉爲疾疫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什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粥立法簡便周盡天

下傳以爲式

神宗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司馬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光又與呂惠卿言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堂夫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

史載

卷之三十四

四十四

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坐倉糴米如何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而可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所有取其無農末皆病矣初安石既與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

勿疑轍曰以錢貨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
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
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
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
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
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
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埃也安石曰君言
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
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井之家得以
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

史載

卷之三十四

四十五

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
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程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
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
奸正者乎正使僥倖小有事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
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願平氣以聽之安石媿屈

鮮于侁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官詰之侁
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

稱元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邵雍門生故友
居州縣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
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
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輔臣議
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
有誦貴顯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
不可剗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吳生曰縋縈之言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
屬文帝感其言為之除肉刑千載而下民得完膚

史載

卷之三十四

四十六

乃出一女子之韓絳曾布忽議復之亦何忍耶夫
火烈民望而畏焉水懦故狎而玩之即法輕人所
易犯然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假令先
王復起其必不斷肌膚墮肢體以傷天地之和明
矣時王珪欲試之死囚呂公著曰不可剗而不死
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已夫事第求可惡用嘗試彼
見小利而忘大害者皆試之之說誤之也仁者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著斯言近之
矣

帝事曹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故事外家子母得入

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侑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侑曰此非汝所得留趣遣出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畜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初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幣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百口皆含冤械繫詔文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鞠治

史載

卷之二十四

四二

三百九十三

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就誅及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一十八院減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米或限升斗或抑價直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當有術也復同平章事帝疾暴作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

廬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者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候狀懷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耶當亟誅之以靖眾乃請沆等判狀尾斬卒先是弼用李仲昌策穿六漈渠入橫壠故道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以致上體不安後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志聰以狀白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邪汝罪當放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

史載

卷之二十四

四八

三百九十五

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中宮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漈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漈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沆密白帝曰陛下遣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乃以沆判呈沆括初為沐陽主簿縣依沐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沐者故跡漫為汗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原畝得上田七千頃時大籍民車又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

如織皆不省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
不足以當之或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
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
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
事之日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
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戎瀘
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
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時賦近畿戶出
馬備邊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強
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謂宜以射

史載

卷之三十四

四十九

遠入堅爲法遼蕭禧來理河東黃鬼地留館不月辭
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
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虜爭蓋三十里
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
圖示禧禧議始屈嘗曰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
令下民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
不便者特士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
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
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
乖刺陰害司農法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

錢爲酒命慶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
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
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朝廷出宿衛之師
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
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
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
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謬
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
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
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

史載

卷之三十四

五十

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
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
以徇

蘇頌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謬言阿里骨
已死國人未知所立番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頌乘
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
其請公獨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彼使拒而不受得
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
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

王德用知定州時倉中給軍旅軍士以所給米黑喧

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年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我當
自入倉視之乃往召事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
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
給黑米此輩見所給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此故喧
耳叱從者杖事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
家物不汝給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四卒相顧曰向
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
揮使詈之曰衙官何不戢士使如此指揮使百拜流
汗倉中肅然

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五十二

踰母謂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
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
盜鑄則錢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
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
售者歲入必倍增價則取是已而果然

文彥博知未興軍起居舍人湜鄆人也上言陝西鐵
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鄆人多知
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
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
絹行人出其家繅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

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司馬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
習官府吏虐使之民不得休息故爲免役使民以戶
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
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知免役之害而不
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執言於光
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于上而下有
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
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執曰法相因
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五十二

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
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
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
以爲然執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執曰昔韓魏公
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
願執昔間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執盡言也光
謝之光將盡改熙寧元豐法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
可也差役一事尤當執議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
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謂諛

得乘間迎合矣後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壅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令安石以速富貴哉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心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下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五十三

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實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念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曰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上疏曰先帝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造

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人心今二聖因民所願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知斥逐之公蓋已厚矣而議者惑于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以呂惠卿知大名府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及惠卿至請對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五十四

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吳生曰以惠卿之奸而卒爲安民所去者揣其患得之情所必至者也故曰言爲心聲卽惠卿不能

自禁矣

初蘇頌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大守競頌待之以禮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擢知制誥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宋敏求知制誥封還復下頌頌奏祖宗朝天子初定故有

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憲臺法制所益者少所損者大次至呂大臨亦徑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天下謂爲三舍人云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哀訴於道曰某等皆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糴錢夜囚晝繫苦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營生期以歲月償足可乎卒如期而償一日宴客偶聞將兵欲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付獄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日過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是頌曰曆

史裁

卷之三十四

王五

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初哲宗幼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初呂大防奏蔡確党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

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今蔡確之事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蘇轍駁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少嘗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弟純粹在關陝純仁與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

史裁

卷之三十四

王六

力中國與外邦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初純仁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故後人呼爲著作林

初章惇用事鄒浩劾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仁祖初廢后并斥美人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今陛下之廢孟氏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者望乞追停冊禮帝變色猶持其章躊躇四顧乃付外明日惇詆

其狂妄乃削官職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帝首言及諫
立后事因問諫草安在浩封曰已焚之矣退以告陳
確確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絨則不可復
辨也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
乃使其黨爲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
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竄州初孟后
之廢曾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
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其略謂孟后之廢
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
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能力言復后以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五十一

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矣

初東南六路自江浙起至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倉
七以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船運上京以江淮發
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
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
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
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
爲便及蔡京當國求美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
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
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

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

知梅嶺岩高公老其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宴州夷
酋上漏等漏心艷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欽竹木撥夷
部夷人咸忿漏遂因上元張燈襲破岩房公老妻及
器物梓州轉運使趙適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
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適爲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
厚正分道出期會于宴州漏據險其山崛起數百仞
林箐深密諸村圍夷爲遁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
柵以守通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
習山險而山多狻適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崖石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五十二

挽藤葛而上得狻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
狻背夜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縱梯引下人人銜
枚挈狻壤附而上比鷄鳴友直等悉力揮刀斧穿箐
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狻往跳賊廬舍皆茅竹狻竄其
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狻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
柵賊擾亂赴火墜崖死者不可勝計生擒上漏宴州
平適爲建城岩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
兵

女真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
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

非五十步不射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時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故事皆朝會預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終不肯及烏鴉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遼主患其辭強遂發諸軍自爲備阿骨打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遂率諸部兵得二千五百

史裁

卷之三十四

五十九

人傳挺而誓且將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而戰或自傷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罕江州陷初女真部民皆無徑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乃即帝位國號金金主攻黃龍府次日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豬白馬徑涉曰視吾輶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遂克黃龍府金人聞遼

主將親征乃蹙面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

史裁

卷之三十四

六十

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金幹離不至滑州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上皇東行避敵百官多遁宰執請帝幸襄鄧李綱曰道君皇帝望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

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綱力陳不可去且言明皇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泣曰朕不能留矣綱亦泣拜以死邀之帝曰朕今爲卿留治兵御敵之事專責之卿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愿守宗社乎愿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

史裁

卷之三十四

六十一

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偕敵兵已逼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悟遂止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畢幹闥不軍抵汴城綱請擊之邦彥力請割地求和帝從其議因求大臣可使者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李稅怯恐誤國事稅至金幹闥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恐怖失其所言幹闥不謂之曰汝京城破在頃刻所以飲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今若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

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稅等唯唯稅至帝乃偕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兵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綱退

史裁

卷之三十四

六十二

則誓書已成一如金人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無變割地議帝不許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間幹闥不已屯城下或止師道賊勢方銳願少駐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徑逼敵營金人懼稍北師道入見帝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

金使王洵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頷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俟彼歸而弑詣河邦彥不從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凡恃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營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

史裁

卷之三十四

六十四

皆素爲山西巨室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平仲請先期擊之乃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金侯吏覺之平仲兵敗懼誅亡去綱率諸將出救射却之師道復言邦彥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邦彥等不用幹離不召使者詰用兵違誓之故邦昌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洵至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言李

綱等勇不願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棣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欲割地曾欲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

史裁

卷之三十四

六十四

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不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綱成謀以快私憤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泣咸謂不日爲虜擒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斥邦彥等且以閭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且欲歐之邦彥疾驅而免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楚恐生變奏帝勅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鬱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帝願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既而都人願見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師道乘車至衆

褰簾視之曰果戎公也相麾聲喏而散帝復命肅王
往質康王邦昌還幹闕不既得割三鎮詔遂不俟金
幣數足退師北去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
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呂好問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
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初太學
生河汾王時雍欲盡致之獄楊時言諸生忠於朝廷
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
帝曰無逾卿遂用之而更遣昌詣學宣諭然後定

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
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藉藉言貫等爲

史裁

卷之二十四

六十五

變朝議以聶昌爲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
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
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
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于時論者多言宜和問事唐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
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
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俊貫
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
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善時
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蹙既而太上

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
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
綱徃具道皇帝思慕請陛下于還京師因言皇帝每
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強寇
至于弟之任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但當以其能保
家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容邪上
下回鑒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
太上皇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得守宗

社大有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番名言
史綱還具道意帝始釋然太上皇將至耿南仲議欲

史裁

卷之二十四

六十六

屏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天下之理必與疑明與闇而
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而推之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
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
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
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取復辯因求去帝
不允

史裁卷之二十四終

史裁卷之二十五

宋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數上
備邊禦敵之策每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
敗潰种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
乃以綱爲宣撫使劉詒副之以代師道綱力辭或謂
綱曰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爾公不起上怒且
不測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綱
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
舉而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防

史裁

卷之三十五

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者告急未有一人一
騎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勤諸
將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有所號召無復應者
矣不報金人復入寇綱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
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兵由一路進金
兵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兵十二萬夾河而軍時
李回亦以萬騎防河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
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
衆皆潰回亦奔京城陷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
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

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所致傳訶
之宣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屬欲冒重圍衛上以
出誠忠義然衆與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
邪宣謝服麾其徒退金人既立張邦昌將還議留兵
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
相安金人曰留一李董統之可也好問曰李董貴人
有如觸發致病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好
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直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
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閤人情所
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

史裁

卷之三十五

此殆天意蓋亟還政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
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
未還不當稱聖旨爲今計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
正大位庶獲保全康王卽位于南京好問又謂邦昌
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急先遣人推戴若撫機
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元祐太后遣好問奉
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後綱以
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
艱難正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乃止綱既相因
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

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

史裁

卷之二十五

三

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懦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大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

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復言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異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在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僞然正位號處官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計賊

史裁

卷之二十五

四

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止勤王之師非持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家宗室爲赤眉所立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無以厲士大夫之節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上邦昌甚力帝頗好問曰卿在圖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

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因出邦昌等綱又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輟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北所失

史載

卷之二十五

五

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東所失者真定懷衛潞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將以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圖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求無北

顧之憂是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皇子生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糧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

史載

卷之三十五

六

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聞有以赦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

身千餘道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綱
又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
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
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帝乃諭兩京以還
都之意讀者感泣旣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言
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
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
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
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遙起爲亂跨州連邑
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
史裁

卷之三十五

七

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
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
可以運穀東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材貨北距三都
可以遣救援暨議駐驛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
乘舟順流避敵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
南不能必其無事欲雖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
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
乃許幸南陽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初綱荐
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所嘗論潛
善綱一日遇潛善欸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而四方士

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
所可用又以狂妄得罪如所之罪孰謂不宜第今日
事迫不得不不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
之借官爲招撫立功以贖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
後潛善顯沮所而罷亮綱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
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
伯彥議而後用不謂二人設心如此乃力求去自綱
罷所以罪去亮以母病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
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規畫軍民之制一
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廢關輔而中原盜賊遙起
矣

卷之三十五

八

王世貞曰自古夷狄之得志於中原者毋若金而
金之所以得志者則皆枯罕爲之也其速於取遼
而緩於定宋皆有說遼蓋其類也雖有城不善守
而以野戰爲務故金得以其長而用之一再勝之
後而舉之如破竹宋之大漠而南長江而北其爲
名城者數百千其人不能戰而能守兵民之繁夥
蓋百倍於遼而不已也金之初起其女直腹心之
衆不滿萬人蓋以渤海靺鞨雜部更五之而已爾
破大梁之後留兵則有所不能取河南北之後分

戊則有所不足俱其情之見而勢之屈也故盡羣宋之重寶百工士女以去而以其地輕棄之張邦昌劉豫而不之顧彼非誠棄中原也借其爲之力而捍宋也彼聚其衆兵於燕雲之際而逞爲之聲勢有警則分道而下用其國之衆而無所不攻事已則歛兵而歸委之中國之逆臣而無所不守俟其勢之定人心之稍安則加之罪而廢之而後江淮以北始晏然而爲金有矣粘罕之初策以西舉夏定關陝而後遣師渡江以追高宗其意謂夏可期月而下也舉夏則肘腋之患除定關陝則右臂

史載

卷之三十五

七

之援絕粘罕不死宋之爲宋未可知也夫粘罕一小虜耳取燕下汴算無道策潤宋之府庫而不與其富建策立太祖之冢嫡而其主不能奪使金之吳乞買得賢於宋之太祖噫孰謂胡無人哉

康王再使金行至磁宗澤謁曰肅王去不還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乃假神以留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卜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轡等物以塞去路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金人破真定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京城言和議可成澤曰金

人狡諂是欲欺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金人大敗邦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勢必

史載

卷之三十五

十

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夜設伏金人復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徒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誅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泣曰敢不效力遂降澤於京城四壁各置砲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河鮮次爲連珠皆連

結河東河北山水皆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兀術渡河謀攻汴諸將爭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粘罕拔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間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謂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郭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人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十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

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今河東不從敵而保山皆者不知其幾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隆為中軍將澤去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圖磁急世隆乃與郭進謀殺侃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與將三千人歸澤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與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與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矣世與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與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與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輒墜路以阻行人易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見者皆懷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澤出片紙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為二人怒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時契丹九

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嗣君父之耻卽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缺官軍渡河爲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爲公據付中國後唐之人

行凡彥丹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連年數萬附江州久未解招討使張俊請與岳飛楊沂中分道進討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倭急趨之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漕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在突其陣所部從

史裁

卷之三十五

十三

之進大敗追奔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騎後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衝枚渡筠河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參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遂降江淮平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鄂諸州湖寇楊公亦

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速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論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趨襄陽成迎戰左臨江流舉觀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其卒皇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後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算成夜遁復襄陽遂復鄧州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么或謂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飛卽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

史裁

卷之三十五

十四

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佐爲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其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者張浚以都督軍士至潭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佐果襲周倫皆殺倫飛上其功遷佐武功大夫統制會召浚還飛和小圖以示浚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也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

心之托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壯之飛逆如鼎州佐招楊欽未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余端劉詵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如飛刃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木爲巨筏塞諸港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斬么餘百俱降飛親行諸砦慰

史載

卷之二十五

十五

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飛數論恢復之畧又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邊問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知豫結粘罕而兀朮惡豫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

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諜諛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剋股納書謀歸以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兀朮合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庶幾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索索三人爲聯號擄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擄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

史載

卷之二十五

十六

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敗之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頽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鬼與戰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督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謹兀朮遁去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對還先是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破相關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載

賴以餽軍自燕以南金令不行兀朮欲食軍以抗飛
河北無一人從者金統制王鎮等皆率所部降禁衛
龍虎大王之屬皆密受飛旗榜將軍韓常欲以五萬
衆內附飛大言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
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
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畫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
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楮知飛志銳不可回
乃請張俊楊沂中等先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
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
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

史裁

卷之二十五

十七

等載香束縶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
焦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
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
郡間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
妾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
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飛既歸所得州
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或問飛天下何時
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每休
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開門願
納無敢入者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問勞其家

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
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人爲之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

宣撫使李綱大言大校卒復者鼓衆大亂潘青附之
關大徽韓世忠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
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死者
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校大破之斬復餘
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桂牛縱酒世
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
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

史裁

卷之二十五

十八

與共飲降其衆萬餘及苗傅劉正彥謀反世忠以所
部發平江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丞相
朱勝非給傅曰今若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
江諸人悉安矣於是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
俾前近世忠梁氏疾驅而出會世忠於是世忠下令
曰今日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以故士皆用
命賊遂敗傅正彥擁精兵開湧金門遁去世忠馳入
高宗握其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焉最尚留朕肘
腋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復追賊
至漁梁驛賊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爲潰遂擒正

彥及傳至行在誅之兀術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乃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術遣使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金請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太一宰董軍江北兀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授驍勇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艘一纜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世忠曰還我兩宮復

史載

卷之三十五

十九

我疆上則可以相全兀術語塞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聞人王某者教其舟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擣槳風息則出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術一夕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祭天次日風止乃以小舟縱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皆戰死因得絕江遁去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先遣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約聞鼓登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

詰之乃兀術也是役也兀術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時江湖賊多而廣西賊曹成又據衆在郴州世忠既平閩寇范汝為復旋師未嘉招成成降之得其戰士八萬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世忠欲急擊之宣撫使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而報捷遂大破賊斬忠湖南悉平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驛會遣魏良臣使

史載

卷之三十五

二十

金世忠撤炊爰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卽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良臣至金軍兒孺皆聞世忠師退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各持長斧上搭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動騎驟鬪人馬俱驚遂擒撻孛也等世忠仍追至淮金人驚潰自相蹈藉溺死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拔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

梁氏親織薄爲屋世忠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
爲重鎮已而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
失請全師北計會秦檜王和議命世忠從屯鎮江世
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檜欲
收三大將權拜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
錢百萬其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既爲
樞密抑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
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世忠性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嘗義
輕財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已連鎮甲後倪鑑

史載

卷之三十五

二十二

及跳漏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

吳玠弟璘謂胡世將曰璘嘗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
連帶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
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速追敗不至
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
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
之堅耐吾常以長枝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
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
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璘有新立壘
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

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
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鈞
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過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
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
吾軍騎賊乎璘曰此古來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
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璘選諸將率以功
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
則僥倖者獲志而過人宿將之心怠矣其反短制長
之策亦是要在審養漢之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
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

史載

卷之三十五

二十二

重甲以遠剋近強制弱制其弓矢布陣之法以步軍
爲陣心翼以馬軍爲左右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
金人侵順昌知府事陳規見劉錡問計錡曰城中
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及日
報金騎已入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
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今東京
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
言去者斬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
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
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爭呼躍時守備一無可

侍銚躬自督屬取偽齊所造痴車以輪轅埋城上又
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遊騎已至城下
銚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銚傳城築羊馬垣穴
垣爲門至是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乎
城或止中垣上銚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射敵敵
稍却卽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
數千時金兵益盛移砦東村二十里銚遣驍將閻充
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電光四起見斃髮者
輒殲之金兵復還十五里銚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銚
枚銚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

史載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擊電止則匿
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
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術在汴聞之不七日至順昌
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全軍而歸銚曰朝廷養兵
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
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逼而兀術又來吾軍
一動彼蹙其後則前功俱廢矣衆皆曰惟大尉命銚
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
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伴墜
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師子喜

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園逸樂耳已而二
人果爲敵所執兀術大喜卽置輦車砲具不用翌日
銚登城望見敵械成等來以文書一衆繫于械上銚
懼感軍立焚之兀術至城下譴責請將諸將皆曰南
朝用兵非昔日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銚遣耿訓約戰
兀術怒曰劉銚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
尖趯倒耳訓曰大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
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銚果爲五
浮橋於河上敵由以濟銚遣人壽賴上流及草中戒
軍士雖渴死毋飲河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

史載

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

銚軍番休更食而敵人馬飢渴飲令水草又輒病方
晨銚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
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用銳斧
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力戰不已士殊死
鬥人其陣刀斧亂下故敵大敗兀術遂拔營北去銚
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術被白袍乘甲馬
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鉄浮圖戴鉄兜牟周匝綴長
簷三人爲伍貫以常索銚令壯士以槍標去其兜牟
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名拐子
馬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

至是亦爲鎬所敗敵退卽以拒馬木爲障少休城上
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
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大破之是役也騎兵不
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
里每暮鼓聲震山谷而城中肅然不聞鷄犬唯能以
逸待勞是以大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
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
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初鎬在揚州
命畫焚城外居屋白晝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王
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客故致大變

史載

卷之二五

二十五

三百九

朱熹曰順昌之役劉鎬分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
藥食時以一堯牟與甲暴下令人以手模直待熱
不容手乃更一隊軍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
門戰少頃又更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
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
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掀其馬
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衆虜人
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鎬戒
甲士人帶一竹筒中實以煮豆入陣則棄竹筒狼
藉其豆腐馬聞豆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以故士

馬俱斃云

趙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
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
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
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關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
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
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緝奏僞榜趙鼎與張浚進呈
浚奏曰乞斬益以釋譴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速寬去
上未允間鼎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出曖昧然疑似間

史載

卷之二五

二十五

三百九

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
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
浙東浚怒鼎不主己意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
則完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
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
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
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不致
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
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党愈固而不可破矣浚嘆
服其言

邵青寇宣州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板橋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燬焉言自縛請命餘黨悉平

金人長驅彭澤漢劉子羽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撤離喝大驚曰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

史裁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三

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營乘高以關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撤離喝遂入興元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迭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

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不及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食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受擊之死傷十五六乃引還子羽玠因柅其後金人盡棄輜重而走子羽遂還興元吳玠守和尚原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令玠別營壘于仙人關右名曰殺金平至是兀朮撤離喝劉蕤帥步騎十萬破奔和尚原進攻仙人關玠以萬人守

史裁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八

四

殺金平以當其衝玠入援先以書託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玠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敵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玠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軍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索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兵被重鎧鉤相連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

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金撲滅之金人始宵遁玠遣王浚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變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遂度玠終不可犯乃遂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初苗傅劉正彥作亂僞詔以張俊爲秦鳳路總管張浚知上遇俊厚急邀俊握手語以將起兵問罪之事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鎮江浚約以兵來會而命俊先分兵扼吳江遂疏請復辟命韓世忠至對浚

史載

卷之三十五

二十五

勦哭浚因大犒將士於是世忠等以兵赴闕傅正彥遣帝復辟浚之力也初浚次秀州忽有客夜直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何欲客曰僕河北人初知逆順豈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至者浚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囚狗衆曰此苗劉刺客也浚語帝曰今日中興當自關陝始乃以浚爲川陝宣撫使浚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以趙開爲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

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鑄錢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清認爲已有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於是大變酒法買坊場所置局釀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并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宜司獲僞引三十萬益五十人浚欲議以死開曰君誤矣

史載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也然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時浚治兵秦川經管兩河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初開爲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由是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之患因陳權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權茶權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

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又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踰二萬匹浚素知開故有是任時兀不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合五路師以復永興初浚素委任曲端後以人言疑之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端告之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必可勝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乃可圖也彬還白浚浚遂罷

史載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二

端兵柄而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渾涇原劉鈞還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匹以錫爲統帥王彥進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闡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劉子羽吳玠郭浩亦力言未可浚皆不從行次富平縣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已而晝夜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晝至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進薄諸營鈞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

趙哲擅離所部哲軍望塵驚遁諸軍皆潰五路悉困浚斬哲以徇或請徙治夔州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欽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降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出關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變而動庶幾可補前愆爾浚然其言而諸將佐無敢行者子羽請行乃單騎至秦州召諸將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

史載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玠阮敦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弭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僅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同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劉豫分道入寇麟由春犯合肥玠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凡彥舟由光州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會邊報日急俊光世皆張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豫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及劉麟進逼合肥鼎曰

今賊渡淮當急遣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也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退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

史載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三

社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為韓世中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浚以兵拒之猗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與猗前鋒遇敗之猗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猗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猗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浚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猗與數騎遁去

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圍犯敗亦去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金人聞豫敗始有廢豫之意孝宗立復起用浚浚屢奏欲先取山東時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史浩獨曰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波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今惟固守要害以為不可勝之計若乃願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何益乎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讎討賊天下大義然必養威觀變然後可圖今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為

史載

卷之二十五

三十四

輿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乎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浚皆不聽遂表請帝即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為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悟涓浚曰都督先行邊侯有功緒朕後往浚不悅尋復與浩論辯於廷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鉄不能自起浩曰勝廣能以

鉏耰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也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十萬其守舟運糧各二萬則戰卒繞六萬爾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詰難凡五日浩又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而數議論不同公以大讎未復決意用兵實忠義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讎之名爾誠欲建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公四十年名望一旦失利當如何浩曰丞相言是

史載

卷之二十五

三十五

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功也而當時歸功羊大傳以規模出祐也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公之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為邊患帝然其言於是檄諸將出師高宗謂上曰張浚虛名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出知紹興府浚主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移書令宋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師遂大潰浚上疏待罪孝宗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

與卿終之勿介意未幾浚卒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料兵恐不及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之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頑頑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各守其城相為掎角以壯聲勢詔即行之然竟為衆

史載

卷之二十五

三十六

論所持俊卿所除吏皆一時之選選無庸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實力淺者則必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才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謀報金人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洵洵允文謂金方憊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會慶節金使入見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侍臣錯愕允文請大駕還內諭之曰大駕既與使人來旦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還

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辯誤以為玉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也

浙東大飢朱熹始拜命即招海商販米至許以不收雜稅依價出糶米舟輻輳日與僚屬訪民隱親出按歷窮山長谷靡所不到皆乘輕車屏徒御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民間缺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冬則加息以償自後隨年飲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

史載

卷之三

三

原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乏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十五歲以下者不預

陸九淵領郡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懷辯太守唯默聽候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郡有追逮惟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即日處

夫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三人倫之訟既明多使詞自毀之以厚其俗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雅對辯求失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自共約未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書乞與僚屬上有老者請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勝傳更狀之謂其子為群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係屬鄰之九淵曰安知果否晨問之則其子果無恙則先祖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而實係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

史載

卷之三

三

而國勢莫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大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躁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九分事故友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議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親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虛而忠諫者獲罪矣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幸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謂忠直為害至於累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誣

臣欲炮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希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國是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祝駕之所進士王介對策曰今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也君子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諦何以立國哉帝加嘆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陳亮環視錢塘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耳因極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嚇然震動欲官亮亮

史載

卷之三十五

三九

曰吾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以博一官乎

光宗初欲誅宦者近習懼謀離間三官帝疑不能自解會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授之宦者遂以此勅皇后后心御之頃之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怒后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葉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長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殆不可以既而帝詰重華官都人懼悅適奏自今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官聖意有難言者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

近習小人增損言語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謂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揣告中外使臣下妄生議論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執喪軍士籍籍變且不測適又言於正曰帝疾不執喪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入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制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大懼因伴仆於庭共出上表請老時

史載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一

中外人情洶洶訕訕金帛匿村落伴從大臣皆欲和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請番黨以國本係嘉王欲因黨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玕素長慎且以后戚不欲與開大計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汝愚因言此事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繆曰郭杲倘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彥逾馳告杲曰近日外議太尉知否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未語彥逾曰太尉不答豈別有謀乎杲震然起曰敢不效使令還報汝愚明日留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遂提頽汝愚恬然

處之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遣韓侂
胄以內禪請於憲聖侂胄因託所善內侍張宗尹以
奏不獲明日往又不獲侂胄遂巡將退適遇是閑
禮侂胄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見上泣曰聖人
讀書萬卷亦常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
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曰可令好爲
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叅政陳騤
及余端禮使郭杲夜以兵衛南比禮密制黃袍翌日
群臣入王亦入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拜奏皇帝
疾未能執喪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

史載

卷之二十五

四二

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
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
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
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會
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
爲太上皇帝皇太后爲太上皇太后覽畢曰善汝愚
奏自今臣等有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父子間有難
處者須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
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諭
之皇子固辭曰恐召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

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
皇何地皇子卽位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
哭盡哀汝愚卽喪次召還正復長百僚命朱熹待制
經筵汝愚曰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
臣汝外戚也何可言功惟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
郭杲殿前都指揮遷侂胄防閑使郭杲望然以傳
導詔旨浸見親幸徐誼告汝愚曰侂胄時必爲國
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曰
國危效忠職也何功之有又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

史載

卷之二十五

四二

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求補外朱熹曰
汝愚宜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
聽後侂胄既據勢專權遂欲立功名以自固而恢復
之議興矣朝廷不得已斬侂胄困其首以遺金人時
金已弱當路者畏其聽其恐喝一切從之當時有詩
謂曰歲幣須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

外史氏曰侂胄非有秦檜之奸惡也不過貪富貴
患得失之小人耳其釀成勢熾流毒邦家則以君
子激而成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胄則
侂胄已矣節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

賞功之時則宜以賞功爲重一毫已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臣爾爲外戚可歎我欲辭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冑以同我又可歎縱曰其人不可吾姑設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又安得作好惡于其間哉

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祈舟楫避者衆建康震動策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乃募市井悍少年得二百人夜半遇金人蔽蒿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敢進黎明追我則已在舟中矣復命刼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人乃解和州圍又遣

史裁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三

將所向皆捷金人遂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民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初淮民被兵驚散適於虛落數十里內依險爲堡塢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刼砦焚糧之用三大堡既就

流民漸歸而侂冑誅始侂冑欲開兵端以適會有大難未復之言附之而適自召還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伐金草詔議者乃咎其不極力諫止侂冑以致用兵何其輕於論人也

初山東來歸者甚衆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丙不許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丙逆人論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餽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乃命

史裁

卷之三十五

四十四

涉節制之涉受命卽遣傅翼謝珪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等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歲省費什三四

趙方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兵民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

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
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麗貴妃
狡慧常以其子中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
變給之曰上方更未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鎗
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
發喪太子方入官守純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
院及東宮官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皆部署既定
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卽位柩前

史彌遠既立貴誠為沂靖惠王後時太子竑好鼓琴
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彌竑

史裁

卷之二十五

四十五

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政彌遠用事久
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事于几上
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官壁與地圖瓊厓曰
他日置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
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
德秀諫竑曰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
歸之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
僧爭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
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若其善導之事成
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

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彌遠乃且
短竑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帝不豫彌遠遺清之告
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
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荅一語則清之何以荅丞相
貴誠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蓋相
與曠其不几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名
昀帝崩彌遠遺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
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
后終不許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恐一旦
變生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

史裁

卷之二十五

四十六

卽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
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皆斬竑聞帝崩跽足以
需宜召久不至乃屬目牆壁間快行過其府不入疑
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墀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
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
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至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
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引竑
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我豈當立此震給之曰未宜
制竑以為然已而遙見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
卽位矣宣制畢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

遂稱遺詔封竑濟陽郡王楊皇后垂簾同聽政出竑居湖州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達於李全全陽與之期日遣兵而實無意也壬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惧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僞爲全榜揭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

史載

卷之二十五

四十七

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走楚州甫丙皆死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壬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以疾薨聞

蒙古鐵木真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讎必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

蒙古遣使來議夾攻金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曰宜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史嵩之遣使往報許侯成功以河南地來歸孟珙既與蒙古共破蔡玠金范蔡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與敵盟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聞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縱使得之徒勤餽餉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飢僅未可興師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

史載

卷之二十五

四十八

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潰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皆不聽後卒以挑禍

初元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中原官吏多聚歛自私而官無儲近臣因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錢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

尉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爲之辛卯帝至雲中十路咸進應和皇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卽日拜中書左丞相此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爲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于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欲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

史裁

卷之三十五

四十九

十七萬人蒙古主議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列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楚材奏命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惡感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

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首肯翌日廖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遂崩于行在所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余玠家貧落魄無行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死賣茶翁脫身走後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粗人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奇之授四川宣諭使玠自許當舉全

史裁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一

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帥監司戎帥各專號令玠至大更敝政策招賢之館于府之左時播州冉璉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卽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酒酣坐客競言所長璉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墨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鋺去如是又旬日乃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平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

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從諸若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矣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恭布星分屯兵聚糧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又悉欽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玠至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又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夔對曰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

史裁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一

敢亂行者舟中皆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以次班賞獲還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又欲誅夔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成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

初朝廷檄孟珙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來降珙詢知其虛實卽遣盧秀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是夜壯士楊清等亦擣王子山砦斬金小元帥首

珙料武仙登岵山窺我軍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遶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大潰薄暮進軍小水河約以明日進攻石穴九砦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俱破仙遂與五六騎遁去還軍襄陽元兵攻襄陽守將皆委郡去江陵危急詔珙援之珙乃先遣張順渡江然後以全師繼其後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緇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凡破砦二十四援鄂

史裁

卷之三十五

五十二

州諸軍都統制舒光守臣以州降元元將合三郡兵來攻黃珙入城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於是復鄂州荆門軍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出是指受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鄧歸順人隸之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會議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郢之順陽

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
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分兵入蔡
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
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
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
首秬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
十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
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蓋自城以東古額先鋒直
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
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奮自城西入江因障

史載

卷之二十五

辛三

而東之俾達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
下爲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
萬而民不知役蓋節制之兵有能之將也終於江陵
臨終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珙在
軍與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
愜謂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咸不知其名
位之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
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其學尤邃於
易

劉整言於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利誘也

請假之求置樵場於襄陽城外蒙古請于文德文德
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樵場每爲盜掠願築
土牆以獲貨物文德爲請於朝開樵場築土牆外通
至市內築堡壁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
南北之援時出兵掠襄樊城外文德後悟然事已無
益又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
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從之詔徵
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界襄陽阿朮願漢東北河口
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圍也遂城其地
呂文煥大懼遣人告文德文德罵曰汝妄言邀功設

史載

卷之二十五

辛四

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儲支十年果整妄作
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整又
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爲水戰不如宋
耳今夜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
艘口練水軍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文德
以計置樵場爲恨每曰悞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死
襄陽久困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
臺諫留已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
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
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以語其客客曰易

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遣矣
文煥以爲然會復元哨騎數人卽繆以大捷奏然不
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初整嘗與文煥語爲文煥伏
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碎其城阿里海涯不可
乃身至成下宜元主所降詔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
五年宜力爲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
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
折矢與之誓文煥乃降且陳攻郾之策請爲前鋒事
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屢請行邊陛下不許使早聽臣
能至此乎

史載

卷之三十五

五十五

汪立信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
宴安不以爲虞且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
以實外禦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去
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又不過七千里
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
尤要害處輒參信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
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若久拘聘使何益徒使
敵得以爲辭耳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苟
伉偻歲日庸傲湖山則天敗我也衛壁與觀之禮請
備以俟似道大怒伯顏入建康歎息久之曰宋有是

人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

元阿木泰命畧淮又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曰臣
久在行間備見宋兵之弱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劉整
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
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下詔數賈似道背盟拘執
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木阿里海涯
呂文煥湖博羅權阿答海劉整塔思重文煥兵凡二
十萬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
形勢時夏貴以舟師分據要害且三十餘里王達守
陽邏堡朱禔孫杞中流兵不得進馬福言淪河口穿

史載

卷之三十五

五十五

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
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圖漢陽聲言取漢口渡
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
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
以達江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千艘攻之三日
不克伯顏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
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鉄騎三千隨舟直趨
上流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伯顏遂
遣阿里海涯建陽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木卽以昏
時率軍迴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

木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史裕軍先渡爲程鵬飛所敗阿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木遂登沙洲至鄂東門阿木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貴聞阿木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木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朱禩孫帥師援之道簡陽邏堡之敗乃奔還鄂州恃漢陽爲蔽禩孫旣遁

史裁

卷之二十五

辛七

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如蹈平地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艘火照城中張宴然與程鵬飛度不能守遂降伯顏因檄下信陽諸郡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木東下趨臨安鄂旣破朝廷大懼

王宗沐曰兵法有九地用兵者所必圖然未有如元人之必以此取勝者其亡金也據會河川以逼居庸則中原震出金中以下漢鄧則汴京危其促宋也蜀據天下之上流而彼自散關大理以臨蜀

則夔廬歸峽爲之動襄鄂中原之上流而彼自襄陽樊城以度鄂則建康臨安爲之梗故得地利者有三以高臨下勢便事利一也近已地而據上流進退有資二也下仰上以爲藩蔽撤其蔽則先聲震城守喪氣三也兩軍相持據高者勝趙奢先據北山唐莊宗引上土山是也一水相持據下者勝張興世反鑿錢湖王濬直搗石城是也自古用兵未有如元之精者以故滅國百餘盡跨宇內有以也

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民

史裁

卷之二十五

辛八

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通敵已扼其吭少爾回軍奔捕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木分兵駐揚州與博羅羅惟塔出絕宋淮南之援詔天下勤王文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興起者耳乃上言朝廷姑息牽制

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震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蕲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濶遠不報

史裁卷之二十五終

史裁

卷之二十五

五十九

史裁卷之二十六

元

漳州民陳桂龍衆數萬屯高安砦反命福建都元帥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軍威大振華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谷之桂龍等衆皆爲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持東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蕪薪焚櫺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

初宋李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備殺其主亡入海

史裁

卷之二十六

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言海運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令清瑄二人掌之張立道至安南謂日煇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

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譏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燔泣謝出竒寶爲贖立道却之因要其入朝日燔曰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臣隨立道上表謝罪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燔懼卒不至

河決祀縣蒲口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陽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

史裁

卷之二十六

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舊瀆行三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夾下潰功不可成今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堤以禦泛濫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難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爭言不塞則北河桑田盡化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正月癸酉成宗崩皇后以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

及其母居懷州恐其兄懷寧王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召安西王入京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等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大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

史裁

卷之二十六

事京師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兩迎八達于懷州使至八達未行其傅李孟曰宮車晏駕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以安人心八達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不疑孟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八達曰當以下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汝其決第云甚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二月庚寅至衛輝經比干墓顧左右曰紂內荒于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剗其心遂失天下令祠比干於墓爲

史裁

卷之三六

四

後世勸至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却不受八達曰昔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往往不知稼穡艱難以至驕惰命取食之行次邯鄲縣官曰吾慮衛士不法胥吏科歛重爲民困乃命王傳巡行察之遂以辛亥至京入哭成宗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孫許之夜遣人啓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八達復遣都囊加歹詣諸王禿次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不兒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等誅之諸王闊闊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孫宜早正大位八達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孫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而孟亦自言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鑒輿在道並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位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初海山聞成宗崩諸王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會議之八達既平

史裁

卷之三六

五

內難其母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立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耳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還回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惑已除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殆有譏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荅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與諸王群臣推戴之意脫脫至中道遇海山備述妃言海山大感悟即以阿沙不荅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五月乙丑海山至乃廢皇后伯岳吾氏賜死執安西王阿難答諸王明里鐵木兒至上都殺之甲申卽皇帝位立八達爲皇太子遣使四方旁求經籍

置太子右衛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恩之不可以

累儲官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論群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

恭定初考試吏部虞集言于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

史裁

卷之二十六

六

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言可盡試藝之文但推其當者取之不必立定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矣集又言于文宗曰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蒿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

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有所歸自不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然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

伯顏專權自恣其養子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不以爲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未之信時帝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遣二人與脫脫

史裁

卷之二十六

七

避日以忠義之言相論辯益悉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帝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方議時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等謀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墻砌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畋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出次柳

林脫脫遂與阿魯等謀悉拘京城門輪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因數伯顏罪出爲河南行省黎明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衙伯顏素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以進伯顏曰願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有慚色無何再貶道死

宋文瑩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

史裁

卷之三十六

八

無常集慶花山劫賊僅三十六人官軍乃爲所敗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之有不聽董擇言建議于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糧二百石每運

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傳霄又議以淮安爲南北嚆噓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急務爲今之計莫若於黃河上下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糧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

史裁

卷之三十六

九

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王世貞曰彊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蟬燦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勲亦必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遂就佐命之功天下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項諸氏也爲漢先驅者也元隋之有楊李王竇蕭薛諸氏也爲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爲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

羊饒虎也是故餌之以強有力者倚而用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殫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解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驚桀之氣猶存多陰覬而輕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穢志上下兢兢以保治安長爲漢爲唐爲明而不復有驚斷闕壞之患則誰力也王

史表

卷之二十六

十一

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圖中國而芻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歲肉酪侏侑左衽者焉暴而惟不習民與猾吏耳通而治其斂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卽所將又多歲肉酪侏侑左衽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旣不勝盜卽無柰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嗜爲盜偷

安之從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僨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史表卷之二十六終

史表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史裁後序

粵惟春秋雖尊王之大法筆削寔經世之微權故征伐不嫌於迭書會盟無妨於屢見周秦之交從衡互聘漢唐以降夷霸併馳事寧悉合乎經權與其益乎理而已蓋才哉禍亂智燭幾微雖道之所必錄匪權則蔑以濟古人因事策勛豈其嘗試相彼度此殆協機宜史攸載者炳如權之義也

史裁

後序

大矣

司徒大夫恒初吳先生博綜史乘淹貫古今鑒歷朝得失之由衡往事是非之苑芻攬羣籍裁爲此書明文武靡兩途申經權爲一致表聖智圓神之用豁庸迂膠滯之觀欲臨事者毋泥經俾當機者宜達變豈不以老生常談無益國是通儒灼見始洞人情哉茲取多宏猷遺皆泥論誠見反經

合道爲能拯溺亨也是古非今鮮克定傾救敗也今天下熙皞海內又安然慮遠於邇者每切陰雨之懷識著於微者時屢苞桑之念顧權難豫設機可先圖惟學弘鏡古斯捷若轉圜苟計非萬全詎慮罔一失彼其譚笑謀謨海甸藉謚寧之績雍容籌策鐫沮隱折衝之威者微獨辨之在蚤抑亦養之有素耳

史裁

後序

二

先生裁史之功固它日樹名左券達權之學亦異時用世先資吾知持衡當宁不翅中國有夷吾而開府臨邊將見萬邦頌吉甫矣

門生蘭谿張曼倩頓首拜序



嘉州王古園太史以玉書清品降補西蜀縣令
 從政以仁多不祥者可以休令今購去新尤愛
 此在宋時古刻本致仕歸田道出之衡安地方
 之謙樣遂卜完居焉嘉友之佩才太史公孫
 也而子林居羅軍門之聘捐館南而玉本年
 冬携柩南旋其可示沙環乃今出所錄去籍
 自謂未擇余雖以明刻澤未評林及某在門文
 集與此為三因記叙于於此以志後起玉道人

史裁二十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吳士奇撰士奇字無奇歙縣人萬曆壬辰進士
 官至太常寺卿是書節錄史文始自春秋迄於宋
 元雜采舊論亦間以已意斷之既非編年又非紀
 傳惟隨意抄撮而已

史觴十七卷

〔明〕謝肇淛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建安黃氏

景晉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觴十七

卷二 提要

史記序

讀史家言述不一且



昔而近

讀史家莫不且一且一
 史幽胡元瑞之史鍾伯敬之史惟宗環潛之史闕
 印務在杭亦自有史房史淵生條不已成書而余未
 之審目也又何可勝數也予頗摘史鑑之以法法紀
 幸氏陸戎檄曰門播之夫世之一流一亂久矣而法有
 幸乎必人君之某佳典其臣之謫獻而後可以其理
 哉康矣厥亂之源皆由力我而官者之專橫士夫之
 奢侈又惡之也天地生財不在古則立民取之無藝

用之匪節國帑消耗喪生累生矣于是而盜賊繁興
兵戎互起矣夫劫亂靡常決勝于俄頃非有潛天
潛地之謀可免以流天浩亂之相尋誰曰少而亂日多
知警戒而後是法以歷代史鑑以為作也顧於識者
大剋不勝以清小逆者常大剋不勝以治強而在後生
觴一書又非淺之有焉魏之記劉宗之世彼方君以眩灸人
以此方命君曰餅餅以童子之佩也予遂垂六十舉焉
一二則為方所不知也予卒業之而日一置紙左君也其志
乃吾之心也夫 小叔回達為月雪中書後撰

顏之贊歎為恨而一念嚮之遂告不勝獨惟先生
生於茲神交夢寐然遂後誰助於經生業弗
逞探討百家急以史觴刻石版而傳之先生謂不
在此古而系斯之松崖翁藉以表見顧史九持之原
以作之宗也余言之學亦昆蟲物而不化鵲鵲煩
性鷹鵲為風化而不神此蓋以喻作九之妙化而
神則氣籍皆精柏之先生國才善運筆端吾神
史注碑之直精柏之矣而後生小子視之則持古之卷
歸全因史觴以而信曰而結而宏通則朱之古大親
下卷程動風雷扶雷雨而後之且望作九之為者
以作者不特以持名矣

感觸

史綱目錄 卷一

楓社抱機	大期	禽鹿視肉
胥人	砒灰	袒裼
草山	全兵	不能為人
面癰樹	肥誅	陳平
田文	握齟	魁結
職志	輓輅	廣柳車
樂公社	培生	陳葉
戲車	蟲出	移德
俞跗	續緣	尸奪
諸倩	竄	易貨
註胤	引繩批根	石人
比余	全甲	塌鞠
浚孔車	轅終古	涉河
孫就	澆洗瞻留	輦車
關門慶忌	茵伏	魚翁叔
毛摯	投鉅	次骨
推減	駒牛	狗中
春耕鞠脰	奪精	八名龜

史綱目錄 卷一

漢書

佗髮	涓湯	絲灼
三瓦	盼	獸菊
羯羴	危蒿	洒劑
佛異		
公乘	五姓	白漿
五算	織	磽陁
朱轡	盜盜	受鬻
平原君	流肥	余吾
橋虔	雕上	因杵
腰	美田	馬弩闌
以律占租	馬口錢	齊三服官

史綱目錄 卷二

犬臺官	求盜	卓隸	專死	半菽	非調	枚柱	追非	鶴離	鍾官	泉布	駢突	三屬之甲	名察發飲	桐馬	眊悼	黃陽	王橋
蓄縮	雜襲	守殘	長耳目	四隕山	調言	貫頭	蛻囊	貽籍	猪突稀勇	肉好 么錢	潔	駁	抵冒	漢壽	左官	名田	分判

抵調	寧子安弟	糠覈	糾午	蕞	警	高印	脂夜	亂髮	化色五倉	一流	刼假	頌繫之	壽人	庀	愍隸轉屍	顧山錢	甲觀
----	------	----	----	---	---	----	----	----	------	----	----	-----	----	---	------	-----	----

史綱目錄 卷二

搏銜	泉俊	浩星賜	羔菟鼯	牟首	南竈	甲乙帳	寔數	蓬葆	熏輅	抵誅	民毋	荃葛	嫪	典	張長公	虎落	弄口
華元	僮葛	居次	奏廁	溫明	車丞相	遺蛇	令壺齟	迴宮	犛軒	都養	伏聽	察歆	投輩	居室	不幾	亂從	跌盤

洿朝	縣車	懸脂火	綠車	黃金塗	山郎	魍魎	無限	格五	王莽	自將	舍服	服匿	遺入獲	視天畫地	自徒	充賦	蘭石渠答
----	----	-----	----	-----	----	----	----	----	----	----	----	----	-----	------	----	----	------

史綱目錄 卷二

敢告之字	樞塞	縱	愁服	披扶	伸眉	行內	發軔	捷舛	公乘輿	浩穰	掌畜官	連紀	佗佗	教盪	通蕩	七亡七死	梓草杞土
焮欽	柴辟	茅魁	杖拭	養名	上浸	靈壽杖	匡時	建鼓	棘木	重棘	輿輦	甘忠可	鐵炭	米復	地忍之	漿酒霍肉	決流抑墜
樹邑	失關	滿調	耳割	大福	痼痛	若虛	蹕絕	金選	秘獄	迹射士	足大	鉅篇	玉堂	正先	刺取	魁墨	魁墨

史綱目錄 卷二

泣軍	寶黃所赤	履頤	湯腸	青病	子客	莽平	桂蠹	留犁	靡密	仞	碣碣
漢書內古字	底刷	天四行尸	蘭	祿飾	昏冒	漫衍	小步馬	焚如	魏倩	蘭卿	既隕
挺	日闕	憂憚	四	諸子	祝延	十四等	幕	五尺道	盤綬	丘蓋不言	獲人

史觴卷三目錄

後漢書

諸于繡毼 苦眩

煥沐 應門

吹綸絮 令丙

鬼區 拔拔

伏閉盡日 長檄

過更 參綠

四出文錢 算人

史觴目錄 卷三

綠構 息耗

候子 軀劉

逐疫神二 嚴郎

牛頭馬脯 里魁

就 方釵

銷口 蘭

支閤 巨 役諷

鑄胡 錯銀

首施 稽故

原缺第二葉

故手

典城

劇易

流穴

充庭車

葦筍

替行

一

鉤器

乘之

甘丞

百官受奉倒

約

半頭幘

羊腸倉

赤車

抵批

質確 嚴棘

博具 牢戶

城頭子路 出

遺種 符要

天隙 萎膝

蘊憤 白山

自搏 繭栗憤

宣巨公 駘藉 輒

手而不憂 綈裘

史觴目錄 卷三

捲握 芻唐

髻剔 公孫弘

瞽眊 意錢

臯蘓 洮汰

爭昧 杜

貫行 稱奴

在醜不爭 流喝

小杜律 元二

吐珠 五禁

怛快

期門

濇強

儀適

夜誦

迂久

宿留

赤制

太平清領書

三

祗稠

朱壽

狐尾

東里先生

修長

專愚

飛禍

告寧

牢賞

史綱目錄 卷三

饒和	外草	兩墮	累息	理頭	叟兵	構	天逸	基峙	潤軒	恨恨	章鉞	飲章	埋根	烏鈔	纓綰	収汙	箭中女布
九裂	倚席	塞具	窮怒	義舍	尾敦	搜牢	鐵賊	大鑪	龍舒君	轉側	薄醞	引高	側匿	歐刀	朱文	欽願	反支

右師細君	鮐陽鴻	飛條	覆杯	三原	柴穀	竿摩車	干說	巨敦	同衣	交關	完封	木舌	三五法	三怨成府	鹿場	用板	回次
------	-----	----	----	----	----	-----	----	----	----	----	----	----	-----	------	----	----	----

史綱目錄 卷四

瓜牛廬	擊履	崖柴	拳捷	隆車	了鳥	死綏	三國志	史綱卷四目錄	風災鬼難	蘭干	精夫	鵝息	統統	据拾	下借	斗極	批辟
箱羌	案梳	韓萸	連難	燂炭	登女	椎冰			客賜	軻蟲	缺徒	陝翰	削哺	銀斧	詭求	蹀躞	折札

戴驚	居府	急疾	旂	罰首	卽	療疽	羊羖	俠錢	僕鑒	杭跪	脫素	灌謂者	稅杖	觔觔			
廐專									獨力								

史綱目錄 卷四

燔翳指褶 無淵神

駭耳 攪

畫外 朱墨 三餘

通健 考竟

郎津 真

諛詞 通悅

四意八達 欺鬼 鬼沒

瞻諦 馬排

郭汾陽 耐掠

延 快雨

結耗 護朝

分子 瓠壺

震撼 謹昨

儘 挾張

閨閣門 嚕

霽囊拒寇 察戰

蕉邪 竿

行膝 咄咄

五熟釜

伊邑

三不肯

槎桎

推築

廓落帶

栢孝長

外劇任子

白梧 白帽

二

致止

老革

談調

詼調

猗兒

王表 紡績

鬼目

倉髮

縹被

負耗 三版

憎定 曠字

幅裂 下髮

錫 鈞落

薄落

葩瓜

八絕

史綱目錄 卷五

史綱卷五目錄

晉書

着爐炭上 追鋒車

窮蹶 藉草

五斗粟 結草

有六掾 弊善

白籍 毒賦

綠綬綬 女帛

風山 八竟

李廣

互市

藉藁

崔叙

庖子

諸國雲氣

冤天

飛白	蠶母	省事史	十八曹	五路	華轍	流蕪馬	委冠	賤布	鏃薄	紺母	鍾出涕	縹紕	貂繫	無顏恰	露卵	當歸遠志	翫翫	史綱目錄 卷五	軒輓	勃辱	懸簪	鈞鼓	梓澤	霍靡	辭曹	完牢	竊附	點點黠	警角	大嚙	光光文長	殺公掾	日制	露板	定見	尺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葦莖	合面	蹋猪車	扇	沈郎錢	趙	擲子紒	韓尸尸	地狼	賈	二	律義較名	飛羊	無景	恭尊	轉張	乾沒	三更稻田	幽蓋	密印
----	----	-----	---	-----	---	-----	-----	----	---	---	------	----	----	----	----	----	------	----	----

躡指	攫獸	黃沙御史	疎踊	額額	神孤	容刀	靳固	鋸木屑	尻背	水心	黑慙	無難督	驚	左右甄	白版候	割品	刀尺	陽隧車	流蕪	小苟大苟	楚劍	馬羅披	三品酒	灼然	高捧	刀繩	闡拓	五僞	蒸荒	靈根	樽頭	粉葩	管穴	阿鄴	龍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碎容	破頭	有龍無尾	陶兀	戮尸	官攤	零節	服劉馬	三	敦煌五龍	書篋	高作	造微	鈴下威儀	斷道解塵	陵遲	三望	驢鼠
----	----	------	----	----	----	----	-----	---	------	----	----	----	------	------	----	----	----

史鰌目錄

卷五

熙冰	隨牒	寥蕭	偃舞
牙尺	落毛	試六孝子	
目痛方	標置	勃宰	
王白鬚	龍莞	儉光	
帶腰丹	三明	瞻截	
神遊	鳴鶴舞	禁嚮	
謝白面	便串	菰封	
不覆	風聞	黑彌	
庸神	鵲茗	倚柱觀	
刺舉	犁牛	積賢君	
漸冉	白怡	銜唐	
仿	桐椎	哭董	
二郎	適	惡抵	款抵
蚩儻	孤奮	怨雙	
蕭落	屏把	蝶翅	
白汗	鰯鰻	鮪鯨	
木人石心	鶴企	外汗	
盼刀	息意	相輪鈴音	

四

史鰌目錄

卷五

鎮守藥	獸睡	忍辱
灼坦	重兼常兒	忘階
傳蓋	桓詔	飛豹
毛面	號洛	遮酒夷
管洛	荀	張良
振紛	鄭櫻桃	葛陂
晚晚	版齒	熟食
棲水	巨霸	斷堤
侏張	王始	望空
鼓排	丐士	社錢
裁當	土斷	越沸
金銀塗	局脚床	假板
連山	忸惡	枕澣
秉端	五光	賀貨
面首	嫁蚨	出品
巧注	洗畢	青茂車

五

史綱目錄 卷六

蒙	樟官	比李	幃中	款	拉颯	保林	戶限上	公城子野	九種鹽	乙士	衿甲	究管	署紙尾	履賜	蒼水船	牽車	格倭
三嚴	黃閣	遮迺	帙岐	車數	張騁	俾弱	詬	彭排	自占	先佳	華大	榮伍	開寫	雄孤	飛耳	字榮	僉燕

揮人	刑天	毋追	趙舒	飛天紒	公	佗	押符	龍冠	一	中韞	轉唾	耐煩	栢裝	標寄	輕紗	鹿菜	德人	五條
----	----	----	----	-----	---	---	----	----	---	----	----	----	----	----	----	----	----	----

史綱目錄 卷六

怡塾	和香方	策車	崇醜	齟	細腰鼓	柴停	事力	俚民	屠剝	聳駒
騰酒	塗步郎	出面	攬輿	耳學	纂嚴	蹄額	埋兒	奇溫	了了	却霜

抵賜	二如	廳中	任志	猪鼻	六慎門	蕭袖	六谷	蛇蟲	二	鑰牡	矜蜺
----	----	----	----	----	-----	----	----	----	---	----	----

史稿卷八目錄

梁書

斷弊

孤獨圖

公劍

戊夜

宇宙將軍

門柱錢

圯塞

數肋

野序

魚軍稅

三足雀

假板

前劇

憑空

懸鈴

弄口

四張

洽淮

李盾

授面

三術

史稿目錄

卷八

聖書

影纓

羊體

艾席

看差梁

參

膝痕

范長頭

梓材巾箱

魚餒

解龍

無對日下

漏蹄

酸耿

慵眊

沒突艦

百幅被

妓衣

四盡

白題

嚴棘

皮裴晉書

養炬

殘客

上口

孔獨訓

半龜

燕突

何敗何

寄命

賀雅

反腰

端右

三筆六詩

滅虎

鞭板

草仍

凝威 窮刀

鴈形

鯢鱗

書潘

枯酒

鰓魚舟

通隱

大小山

離垢

願公

踴面

巧罪

簾香

尼乾道

蕒

酒樹

史稿目錄

卷八

杖花

筌蹄

二

史鰌卷九目錄

陳書

舢舨

刺圍

金翅

拍車

上測

瞻罕

俠侍

管庫

瓶簪

宮坊

波駭

供御因

紛說

劇難

黃札

日色

紫瘡

劇人

劇刺

門基

鏡銳

史鰌目錄 卷九

抑割

意聖人

人門

按繩

史鰌卷十目錄

魏書

私署

衆文經

憤慍

幢校

門誅

屋壁

公文

開一門房之誅

六沴

閉房記

銅貼

予鈔

女職

巷蘭子

中訟車

隔山

周吐

名帳

薛榆賊

折人量道

史鰌目錄 卷十

宿官

几案才

白臺

備圓方

累魚

略略

赤牛中尉

廳鼠

奔涌

吏將

沈祁

握蛇

傾衿

千奴一膳

鄰滴

雨漠

鐵小兒

位置

筆公

校練

黑稍公

徵口

歸食

輔脊

官墜

牛毛

振豎

繚繆	銅錠	連雞
漏刃	驢王	穿角履
早舍	光價	身短慮長
斤板	子細	城狐
豪盛	隨牒	柄肩
舉接	莖豆	黃中
待放	攘衰	袍鉀
惡餽	放蛆	魑兄
惡餽	放蛆	喉唇
四維之个	永宅	趙郡鹿
雍容	苞蔭	劉石經
物祖	影筱	窺呼
卷帛	俠貨	聚納
仙人文綾	木手	麤冗
澆手	煩緩	黃鼠
郭尖	永年之宅	臥虎
李錐	重苑	呀
龍道	失衷	鐵星
躡頭	標置	騰跡

柳旗	雄戟	狗臥泉
谷量	雙兔碑	解了
局子倒立	彌尾青	碎職
暗巴	黑宇	神口
倉雅	濁碎	檢格
腰龜	桐君	牛象
逋峭	脛纏	天狗
義孝	膝聲	依濁子
射人意	楚刺	鬼日棕
金澡灌	刀勅	飛鴉
妍妍	女市	六指
烏筍	咽唾	街術

史筋卷十一目錄

北齊書	團焦	梗楊
高穎	胡荒	汪炎
二拔	重蹀	木犬
狗腳朕	自反	無愁天子
劇向	眉目	內參
畫勢	腦滿	風毛
家家	乾啼	穿錐
嚇漢	河陽錢	赤髮
麗龜	八絃	霜儉
括頸	屬書	規檢
損幹	齊鬚公	鑊水
應急像	趙棘	繼祿
邪蒿	醜舍人	本帳
銅鳥	瘡飛	科斗形
過軀	逆刺	開心符
打竹簇	取急	棘刺丸
面知刻畫		

玄肆	鑿楹	停年
狼家	四使	白雲堂
阿家	九龍	爛熟
野豬	石婆	隨牙
方翅	鄉音	烏羣拜紀
釋巾	兔絲鷄麥	銳減
傑然禪	廝蓋	白齒
金叵羅		

史鰌卷十二目錄

周書

宇文

坐甲

大布錢

品色衣

豹子

呼藥

酣與

鐔子

芒筒

着翅

鐵猛獸

枇杷門

舉身是膽

孝魚泉

黃驄

洛陽王人

窠木

二蘇

燭燼

繁禧

二畝罷

史鰌目錄

卷十二

左轄

老公

朱買臣

番上

禪窟

謝章

盱衡

如州

史鰌卷十三目錄

隋書

五柱

死隴

木魚符

歷山飛

珠松

鑊

九服

潛渾

阿練

絳州

打替

壺手

芻杖

引咎

鶴頭板

黃沛

潤筆

韋溝

露門學

水間牆

蹲狗

史鰌目錄

卷十三

昨暮兄

謙匿

共硯

五牙

神畢

餘勇

錐舌

注色

豐充渠

八采

踢壁

偶人

許公祖

容容

玉麟符

重閉

炙類

肉飛仙

重瞳

辭兒帳

銀窟

馬坊

四舞

觀風行殿

戴千

牟甲

鬚本出骨

戴帽錫

羅利政

似鴨

兩雉

犀額

齧舌

扁螺

冶葛

文蛻

牟杖

獠儼

芟氏

烏卜

礪

史鰾卷十四目錄

南史

竹筴

僑人祖

麟奴

禾絹

霜箭

聖火

西弄

餘濼

累蒸

檐幢

解菜

毛人

根板

足佰錢

憤風

籥壯

游手

一把子人

玉勝

栢直

隱囊

史鰾目錄

卷十三

二

史鰾目錄

卷十四

蘭相如

聚憂

金簪

朝隱

麋肌

獾婢

玉卮無當

玉昆

發八

山資

乾狗

黃羅羅

水引餅

危脆

徒雍

荅颯

顏彪

朱員臣

鱸頭林

尖冢

方幅

狂華

阿柱

墟王

誇口

桃花米

綠泥瓜

包鱗

目色

繞喙

理縣諸

膚父使君

細廢

水滌

發越

齋名

青篋筆

溪喊毒

齒冷

飲谷

鴨割

干漫

史記目錄

卷十四

二

史記卷十五目錄

北史

籍坊

澆人

劉向

厠籌

縮屋

聖杖

駕毳

二聖

十錢主簿

福輿

絕倒

竊殺

熊皮鄣泥

鐵小兒

捫膝

冰稜

蜀牛

司徒帽

馬皂

鶴御

十三環金帶

史記目錄

卷十五

四括

四黃

入鑪入細

昌菰

健婦

漁獵夫

遊艇子

李錐

三短

種須

三微

佞京

陽五

弱顏

蒟

水荳

紫齡

齋牒

鴈臣

空頭漢

踰脫

六俊

客量

簾

老革

綠沈甲

四大

觸觸生

通俗

李練

漢狗

雀忌

康寺三少

鼠乳

丁橡

史麟卷十六目錄

唐書

銀菟符

庫牛

不驚

二聖

天中王

拔河

潑寒

珠繩

長髮會

侍老物

帶稍

立伏銀

外辦

平脫

大綢謁鑒

古爵

刀

鳥歌

秦漢子

襟稍

驪駒

史麟目錄

李王

二

史麟目錄

李王

趙公渾脫

齋娘

義髻

囚髻

旗子草

甘蟲

族鹽

狹母鬼

涎牛

聽聽兒

道罕

別頭

三無坐處

聖書

跳盪

塗歸

旌節

五坊

戶婢

常參

白望

門匠

鵝赤

盤

獄持 宿囚

悟先

深痛	十二文	外宅
雄狐	武并	疼
孽賊	無長	口打賊
天孫墓	尋種	祝齡
平牒	娘子軍	紛編
墜狗	徐湯客	破臂頭
王粲	狼頭蠶	起梁
槽脉	蜉結	香樓
抵龜	自張	掠麻
奴賊	右史渠	籠街
拍刀	忽禱賊	疾辱
筍囊	烏賊	管殺
膜皮	賣昏	小杜公
搏手	勞勉	翔旂
杜固	習語	姓曆
織兒	契箭	玉契
兩脚狐	國斧	蒙排
中裏小兄	三戟	飛旂

曲敵	無算爵	捉棚
府錢	斗南	香墨
擲倒	淙齧	指日
剌壁	李下無蹊徑	
傳南	乖崖	內宰相
房簾	吝如蠅	五雲體
隨駕隱士	化臺	度敵
燒尾	玲瓏鞭	鐫柄
黃羊	三鳳	寒毛
口伐	掉登	紫粉
阿佺	褰幹	夜嚴
肉譜	根	二聖
鳴珂里	學直	胖肆
點頭	棍私	鶴膝
霹靂手	碧鸛雀	鶯俊
八磚	權許	宋最
白雨亭	熱洛河	平射
韓門二龍	曳洛河	隱背

裁度	僕射巾	斬狎
勃繆	恩子	顛官
袁丘	伊川田父	剔窮
巡旬	驢馬	容容
豆醋	豪市	厥淤
捉驛	莊枕	顰頭
駱伯	排竿	義合
孝童	設吏	銀塗衣
怒貌	光學錢	依字去人
史部目錄 卷六		
史道	山棚	羈名
下碇稅	珍珠	殼薄
聖米	禿角犀	駁芳
黃頭軍	邊陲	七偏甲
刮城門	裏樣	雄邊
接縫	轎車	殺關
何座梨	人瑞	造勝天
虛言	東頭學士	瑟瑟枕
七松處士	駟石	魚鄭

脂蓋	龜牙	疥癩賓
祇祇	黑雲都	定南刀
鷄兒	爪牙都	饒彰
地癖	南金口	四公子
干爲干	狐刺	冢礎
聖童	瘦梧	寧極
擊木	九經庫	畫腹
銀膳	膜膜	脂馥
連錦書	寄坐	兩何
史部目錄 卷六		
輓脚	逃瘡	媒竭
私白	倒竟	四其
開魚	勛尾檢	白眼相公
定霸都	一葉十併	夜飛
僞荆卿	突厥雀	飛鳥使
鬼市	雙	魏闕
人猫	掉訐	察子
火迎鄭侯	釘響	白帟
感恩都		

史麟卷十七目錄

五代史

鴻鵠厄

暖殿物

橫衝都

買宴

添都馬

泉振鷄

皇泰錢

撲馬

捺刺

木拐

驚脫

夾寨夫人

鷹視

天無眼

蚰蜒塹

一丈烏

踏伏

入草

檐子

沒字碑

靜獄

東華目錄

卷二

手勢令

公子亭

僮估

隨年杖

竹龍

肉臺盤

五粒松

玉界尺

畫日筆

關鷄紗

僕邀

落陽都

拔釘錢

廳子都

頭子

梯頭

地仙

鐵鞭郎君

複子

排甲錢

粥板僧

三不開

合尖

東西脊

五鬼

賊王八

危腦州

雕面

慈僚

衣錦營

白馬三郎

賴子

雕青

明殿

帝羆

東華目錄

卷二

二

史記卷一

陳留

著

建安

黃師表
黃師正

較

史記

常儀

常儀司月者也俗訛為婦娥然帝掌之母亦名
常儀不獨羿妻也

碣石

史記

卷一

禹貢有二碣石其一夾右碣石入於海注云在
樂浪遂城縣又云在遼西臨遼縣南水中其一
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則今北平之碣石也

九主

伊尹說湯以九主之事劉向別錄曰九王者法
君專君校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
君凡九品圖畫其形索隱謂何說無所憑據但
三皇五帝及夏禹耳

游靡

昭王南巡狩濟漢膠液船解沒於水中而崩其
右卒游靡長臂且多力從水中拯得王屍周人
諱之

逃責臺

周赧王為秦所役逼負責於民無以償乃上臺
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逃責臺與債同

餓人

百里奚游困於齊而乞食餓人蹇叔知而收之
注餓地名在沛縣

史記

卷一

八子

秦孝文王尊母唐八子為太后注八子者妾媵
之孺

斗食

秦王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
軍注斗食佐史之秩也

兼方

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注民之有方伎者不
得兼兩

寄猥逃嫁

秦始皇會贊頌德文曰夫爲寄猥殺之無罪男
秉義程女爲逃嫁子不得母成化廉清寄猥者
淫於它室也逃嫁者背夫而私奔也

人魚

始皇墓中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人魚
鮓魚也似小兒有四足

人頭畜鳴

班固謂秦二世人頭畜鳴卽俗所謂人面獸心

史篇

卷二

三

是也

鐸椒

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成敗卒
四十章爲鐸氏微

噪嗽

樂書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噪嗽音叫之聲興
而士奮

權火

秦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注烽火也索隱一

作燿燿火官也

族繁施糜

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繁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
司命施糜之屬注族繁二神名施糜主施糜粥
之神

公主帶

漢武帝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見知

張湯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注史見知不舉

史篇

卷一

劾爲故縱

牢盆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注牢
食也一云價值直也

甲梁

楚邊邑甲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業二
家怒相族兩國邊邑長相攻吳因而伐楚

魚菽

齊世家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

注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

驥屐

魯世家叔孫氏之臣屐救季氏敗公師注左傳

曰驥屐

鹿毛壽

燕世家子之使鹿毛壽說燕王以國讓子之注

一作眉毛壽

射天

殷武乙以革囊盛血射之名曰射天宋王偃亦

史記

卷一

五

以韋囊盛血懸而射之命曰射天

吳回

楚世家吳回者重黎之弟為祝融吳回生陸終

陸終生子六人圻剖而產焉

忍詢

趙世家知伯以酒灌擊母郵群臣請死之母郵

曰君所以置母郵者為能忍詢伍胥傳亦曰負

為人剛戾忍詢按詢猶訴也

秣糲

趙世家武靈王謂公子成曰黑齒雕題却冠秣

細大吳之國也注秣一作鉢茶鍼也細縫紵也

言其女功鍼紵之麤拙也

上倭

蘇厲遺趙王書曰齊之事王宜為上倭而今乃

抵卑注倭猶行也

防與先生

楚元王世家贊曰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

謀為天下侈哉注趙人防與公也然其事不可

史記

卷一

考

跳驅

劉澤世家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注馳

也

冒絮

絳侯世家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頭上巾也

措指

梁世家李太后與任王后爭門措指注措竿也

謂指為門扉所竿

侃德

漢武帝策燕王旦文曰母作怨母侃德注侃一作非廢也薄也按漢書作某

公戶滿意

燕王旦謀反上使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往燕風喻之注公戶姓滿意名

重射

孫子列傳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注第且也重射好射也此解非是第但也重

史略

卷一

七

射出重物與賭射也故下云忌與諸公子逐射千金

時力距來

蘇秦列傳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注谿子出弩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弩也又曰韓之劍戟皆出於箕山蒙谿墨陽合陽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鴈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咬肉無不畢具注蒙谿

以下皆劍名鐵幕以鐵為臂脰衣也革抉以革為射帶也咬柄也苒繫桶綬也

左建外易

商君列傳趙良謂商君曰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注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

刺蜚

蘇代列傳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無注

踧踖

史略

卷一

八

張儀列傳張儀說韓王曰秦虎賁之士踧踖科頭貫頤奮戟者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注踧踖跳躍也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言疾走也馬疾走時一擲而過三尋也

熱啜

張儀說燕王曰趙襄子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注謂熱而啜之是羹也

燒撥焚杆

犀首傳犀首說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掠
焚杆一孤切注燒掠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謂焚
踪而牽掣也

仇液機郝

穰侯傳趙使仇液之秦請魏冉為相注戰國策
作機郝盖一人也

徹席徹疋結反

鄒衍傳鄒衍適趙趙平原君側行徹席注徹報
也謂側行而衣徹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

足驚

卷一

七

禮也

牛鼎

同上太史公曰伊尹負鼎而龜湯以王百里奚
餽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
駟衍其言雖不軌倘亦有牛鼎之意乎按牛鼎
指餽牛負鼎諸意甚明而注引函牛之鼎甚無
謂可笑

嘍嗜上烏百反下莊白反

信陵君傳公子曰晉鄙嘍嗜宿將注謂多詞句

也正義曰嘍大笑嗜大呼

韞矢韞音蘭

信陵君救趙平原君負韞矢為公子先引注韞
盛弩矢

砥硯

范曄傳曄上秦王書曰周有砥硯宋有結絲梁
有縣蔡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
所失也無注

感輶烏昌反

史記

卷一

十

蔡澤傳唐舉相澤曰先生易臯巨肩魁顏感輶
膝注局一作偈其例謂臯如蝎重也魁顏顏
貌魁梧也感輶謂臯感眉膝彎謂膝又彎曲也

攝衽抱機音紀

魯仲連傳仲連謂新垣衍曰齊湣王亡之魯夷
維子謂魯人口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
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
無注

大期

呂不韋傳姬自匿有身至大期生子政注大期過月也按呂姬既自匿有身而產又偶過期故子楚不疑此天所以滅嬴祀也索隱謂既云自匿則生政固當踰常期產期能自由乎可笑

禽鹿視肉

李斯傳斯辭荀卿曰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羶行者耳注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

胥人

同上斯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注胥人謂胥史小人也去失也言君子見幾小人多失機會也

砒死

砒音宅

同上十公王吒死於柱注砒與磔同

袒鞬

張耳傳高祖過趙王朝夕袒鞬蔽自上食注鞬者臂捍也

革山

革音蔽

韓信傳信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革山而望趙軍注謂依山自覆蔽也

全兵

韓王信傳上被圍白登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陳平言上日胡者全兵謂令強弩傳兩矢外間徐行出圍注全兵言惟弓矛無弩檣也

不能為人

樊噲傳他廣代侯舍人上書曰虎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弟亂而生他廣注言不能

行人道也

面雍樹

夏侯嬰傳嬰收載魯元孝惠徐行面雍樹乃馳注大人以面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

肥誅

灌嬰傳嬰破英布別將肥誅按肥姓誅名也漢書作肥誅後漢魯恭傳有肥親

陳平

魏相傳有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按此是宣帝

時陳平也

田文

酈吉傳長安有善相工田文者相魏相韋賢酈吉皆為丞相按此與孟嘗君同姓名

握齲

酈生傳諸將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齲好苛禮注握齲急促之貌

懸結

推計

陸賈傳尉他懸結箕倨見陸生注仰惟鼻也一

史綱

卷二

云如字懸其髮而結之也

職志

周昌傳沛公以周昌為職志注王旗幟之官也

輓輅

嬰敬傳敬脫輓輅衣其羊裘注輓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廣柳車

季布傳漢陽周氏免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注畏車也一云大牛車也

樂公社

樂布傳齊人為布立社號曰樂公社

培生

袁盎傳盎家多恠乃之培生所問占注培姓也培生秦時賢士善術者

陳紫

陳繹之傳上謂羣臣曰嗟乎以比山石為停用紵絮斷陳紫漆其間豈可動哉注謂斷陳紫以漆著其間也按漢書無紫字

史綱

卷二

十四

戲車

衛綰傳綰以戲車為郎注櫟機轉之類謂能左右起乘也

蟲出

田叔傳趙王留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注如齊桓公死未葬蟲流尸外是也

移德

任安傳衛將軍怒田仁任安曰兩君家自為貪何為出此言執執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注移

猶施也

俞跗

扁鵲傳中庶子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撓石撓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撓髓腦撓荒爪幕瀦流腸胃漱滌五藏鍊精易形注鑱石針也撓引按摩也杭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撓荒膏荒也爪幕以爪決其闔幕也

史記

卷二

六五

纒絲

同上陽入陰中動胃纒絲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勝肱注纒絲謂脈纏繞胃也

尸奪

倉公傳曹山跗之病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炙鑱石及飲毒藥也

無注

諸倩

同上宋建曰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

京下方石即弄之注倩女婿也

竄

同上韓女病竄以藥注竄竄也

易貨

同上年二十是謂易貨法不當砭灸

無注

註亂

註音挂

吳王濞傳漢有賊臣進任姦宄註亂天下

無注

引繩批根

批步結切根音痕

灌夫傳魏其侯失執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

史記

卷二

十六

平慕之後棄之者注批排也言賓客有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棄之如此者共排退之不與交如相對挽繩而根拈之也

石人

同上太后怒不食日且帝寧能為石人耶注謂不如石人得長存也

比余

匈奴傳孝文帝遣單于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

注比余櫛也且帶要中大帶也胥紕或作犀毗又作師比帶鉤也

全甲

霍去病傳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注全甲謂其足不失落也

塌鞠

同上卒乏糧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塌鞠注穿地爲管域也塌鞠打毬也

全一

洩孔車

主父偃傳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惟獨洩孔車收葬之注洩縣在沛孔車姓名也

轅終古

東越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注轅姓終古名

洩河

朝鮮傳元封二年漢使洩何誘諭右渠

葆就

西南夷傳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部尉稍令健爲自葆就注令健爲自葆守而漸脩成其郡縣也

灋沈澹苗

司馬相如傳相如諭蜀文曰夏后氏堙鴻水決流疏河灋沈澹苗東歸之於海注漢書作灋沈澹苗分也沈深也澹安也

葆車 葆已足切

全一

淮南厲王傳厲王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注大車駕馬曰輦

闕門慶忌

儒林傳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注姓闕門名慶忌

茵伏

酷吏傳周陽由與汲黯俱爲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注伏軾也

魚翁叔

同上張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注魚姓也

毛擘

同上義縱以鷹擘毛擘爲治注鷙鳥將擘公張羽毛也

投鋸音項

同上王溫舒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鋸購告言姦注鋸受救書之器可入不可出

次骨

史解

卷一

一九

同上杜周外寃內深次骨注言其用罪深刻至骨

推臧推直追切

同上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其檀磔人東郡彌

僕鋸項天水駱璧推臧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廢周蠆驚水衡閹奉扑擊貴請何足數

哉注臧當作成謂推繫之以成獄也

鞠牛鞠音維

游俠傳朱家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鞠牛

注小牛也

狗中

佞幸傳李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注犬監也一云王獵犬

希鞬鞠臆

滑稽傳淳于髡謂齊王曰親有嚴客兒希鞬鞠臆臆付酒於前注希收衣衷也鞬臂捍也鞠曲也臆與踞同小跪也

奪糈

史解

卷一

日者傳賈誼朱忠曰十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注糈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其奪糈米

八名龜

龜策傳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得之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

佗髮

同上求之於白蛇蟠杆林中者齋戒以是齟然
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譙酒佗髮求之三宿而
後得注佗髮被髮也

涸湯

同上宋元王曰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涸湯注涸
沸也

絲灼

同上築為瓦室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
注灼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按此解恐未

卷二

二

然

三瓦

同上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
應之天注陳一作棟居也言為屋不成欠三瓦
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按此解未甚明

聆

音岑

同上足開聆開注謂兆足缺也按聆恐是身體
名

數籥

音策

同上卜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
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
籥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注籥即策之
別名也

羯羴

音兒一慈已切

貨殖傳代地逼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
有奇羨其民羯羴不均注皆從羊名

厄齒

同上素木鐵器若厄齒千石馬蹄數千注蹶凡

蹶屬

卷二

二

骨也一日口也又曰九竅

酒削

同上酒削薄枝也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
氏連騎注酒削治刀劍也

拂異

太史公自序五家之文拂異維太初之元論作
歷書第四注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拂
悖也

史觴卷二

陳留 謝肇淛 著

建安 黃師表 較 黃師正

漢書

公乘

漢高紀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注公乘第八爵

五姓

史觴

卷二

同上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閭中與利田宅注利便好也

白粲

惠紀赦天下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汙城旦旦起治城舂者婦人令舂米皆四歲刑也耐耐也完其鬚髮也鬼薪者取薪給宗廟白粲者擇米令白皆三歲刑也

五算

同上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

五算注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買人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

織

文帝紀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擇服注紅卽功也織禪也

硯

景帝紀詔曰郡國或硯無所農桑穀畜注硯福隘也穀古紫字養也

朱轡

史觴

卷二

同上長史二千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注轡車之屏蔽也

盜盜

同上縣丞長吏也好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注與盜盜其盜爲盜也

受鬻

武帝紀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注受鬻給米粟以爲糜鬻也

平原君

同上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也

流地

同上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地注胞物之重次第也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爲置官級也

余吾

同上馬生余吾水中注在朔方北

橋虔

同上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虔吏因乘執以侵蒸庶耶注稱詐爲橋強取爲虔

雕上

同上立后土祠於汾陰雕上注以其形高起如人尻雕故以名云

因杆

同上造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注因杆匈奴地名也

臙

同上令天下大酺五日臙五日祠門戶比臙注

龜臙祭名

弄田

昭帝紀上耕於鉤盾弄田注弄田在未央宮中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也

馬弩闔

同上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闔注武帝數征伐無馬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繁孳也又令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闔

今不禁也後漢書靈帝紀詔公卿出馬弩

以律占租

同上罷權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注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也

馬口錢

同上令郡國母飲今年馬口錢注往時有馬口出飲錢今省

齊三服官

元帝紀罷角觝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
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母置員以
廣學者注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繼爲
首服統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北假地名

王橋

同上王橋字昭君又作牆今作嬌恐非

分判千本切

同上分判節度窮極勿吹注判切也

甲觀

史補 卷二 五

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注甲者甲

乙丙丁之次也畫堂畫飾也一云畫九子母

賁陽賁音倍

同上從胡客大枝獵宿賁陽宮

名田

哀帝紀諸侯王得名田國中列侯公主得名田
縣道吏民名田無得過三十頃賈人皆不得名
田爲吏注名田私置田也

顧山錢

平帝紀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注
女徒論罪已定當於山伐木今放歸家但令一
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

眡悼

同上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
全貞信及眡悼之人注八十日眡七歲曰悼

左官

諸侯王表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注
令天子而仕諸侯爲左官猶左遷也

史補 卷二 六

愍隸轉屍

功臣表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前裹
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注愍隸者爲徒隸
可哀愍也轉屍死不能葬屍流轉於溝壑也

桐馬

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初置路幹
注王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因以名官太僕屬也

漢爵

同上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

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
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
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
八大庶長十九闔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也

廐條

律曆志五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廐
焉至廐不滿之處也

名察發歛

同上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歛定清

史解

卷二

七

滿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謂黃帝造歷得仙名
察寒暑也春夏爲發秋冬爲歛五部五行也建
氣物分數皆叙歷之意也

抵冒

禮樂志冒俗薄惡民人抵冒注抵忤也冒犯也

壽人

同上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

三屬之甲

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

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注三屬大甲也上身一
臂一脛緣一凡三屬也

駁

同上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御國
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注駁用意不同也按
今人謂反愛書曰駁出於此也又按薛宣傳兄
弟相駁不可

頌繫之

同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

史解

卷二

儒當鞠繫者頌繫之注頌讀作容寬其桎梏也

駢突駢音悍

同上漢承秦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

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轡而御駢突違赦時之

宜矣注怒馬也

濞先刑切

食貨志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
富人有所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濞注濞散也

却假

同上豪民侵陵分田劫假注分田謂貧人無田而耕種富人田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貧富人田也劫謂劫奪其稅也

泉布

同上太公立九府圉法黃金方寸而重一片錢圓兩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肉好

史記

卷二

九

同上景王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注肉錢形也好孔也

么錢

同上一銖曰小錢三銖曰么錢五銖曰幼錢七銖曰中錢九銖曰壯錢

一流

同上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注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

未音殊提上支切

鍾官

同上莽時犯私鑄者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注鍾官主鑄錢者

猪突狝勇

同上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狝勇

化色五倉

郊祀志谷永言世有僊人不終之樂這輿輶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圖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發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

史記

卷二

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注五德五方之德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黃冶冶丹砂為黃金也堅冰淖溺詐為藥石投水使立消也化色五倉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

鶴雛

同上莽時方士蘇樂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雛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注即谷

永所言五德禾也鬻古表字體古隨字

路籍路音臺

天文志二世卽位太白再經天因以張楚並興

兵相路籍無注

亂籍音釋

同上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
炎風亂髮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無注

追非

五行志歸獄不解茲爲追非厥水寒殺人注謂

史記

卷二

十一

釋有罪之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

蠅蠹

同上宣公十五年冬蠅生劉歆以爲蠅蠹之

有翼者注卽蚍蜉也

脂夜

同上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

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日有脂物而夜爲妖若

脂水夜汗人衣滯之象也一日夜妖者雲風並

起而有冥故與常風同象也

枚柱

地理志漢中浩沔枚柱與巴蜀同俗注謂意相節卻不願從也

貫頭

同上僮耳珠崖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注着時從頭而貫之

高印仰

溝洫志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傷高印之田注

史記

卷二

十一

印謂上向也

非調

同上道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

注非調司農名也

調言調音潮

藝文志有調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一

云孔穿作

營工鈞切

同上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

里穀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終者爲之則苟

鉤鉞音革切析亂而已注終計也鉞破也

半救

項羽傳歲饑民貧卒食半救注謂食蔬菜以救

雜半之

四隕山隕徒回切

同上引其騎因四隕山而爲圍陳外嚮注四下

隕也

蟲

卷二

十一

蘇火各切

田僂傳螻蟻手則斬手螽足則斬足注螽蟻也

專死

韓王信傳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

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注謂爲

將齎必死之意不得爲勇齎必生之心不任軍

事

長耳目

楚元王傳廣陵王曰願長耳目母後人有天下

注言常伺聽勿失機也

舛午

劉更生傳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
乖刺注公車主上書者北軍治獄者舛午違悖
也刺來曷切

皂隸

同上陛下爲人子孫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
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注引左傳大夫臣士
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

守殘

卷二

十四

劉歆傳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注專執已見
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師之學妬道執之真也

糠覈

陳平傳亦食糠覈耳注覈麥糠中不破者也京

師人謂粗屑爲覈頭

求盜

漢高帝作小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淮南王安謀
反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按求盜卒

之掌逐捕盜賊者也

雜襲

韓信傳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注雜襲猶雜沓也飄讀作焱

寧子安弟

伍祓傳秦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注言不能相保也

犬臺宮

江克傳克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

全篇

卷二

十五

見上上許之克衣紵殺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纓步搖冠飛翮之纓注犬臺走狗觀也禪音單中單也交輸剖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也

蓄縮

息夫躬傳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並弱不在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慙不足數卒

有驅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

夫噪諱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

野風起京師雖有武彞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

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押至

小夫懷臣之徒憤貶不知所爲其有犬馬之決

者仰樂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

哉

抵牾

文三王傳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抵

牾

卷二

十六

牾置辭驕慢不肯注抵距也調諦也

弄口

同上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

右弄口上下不和更相眊伺

跌盞

跌盞

賈誼傳病非徒瘳也又苦跌盞注言足蹶反戾

不可行也

蘭石渠答

晁錯傳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注蘭石可投

入石也晏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
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答廣九尺袤十二
尺

虎落

同上調立城邑母下千家爲中周虎落注虎落
外藩也謂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亂從

同上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注謂禍亂蹤跡
也

卷二

十七

充賦

同上臣宿等迺以臣錯充賦注謂備數也

張長公

張摯字長公釋之子也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
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不幾

鄒陽傳高皇帝燒棧道水章耶兵不留行收樊
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耶以亡
其城陸摯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

者也注謂不可庶幾也

白徒

同上吳楚王練諸侯之兵賦白徒之衆西與天
子爭衡注猶言白丁也

輿

魏其傳有如兩宮輿將軍則妻子無類矣注輿
怒貌

居室

田蚡傳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注署名屬少

卷二

十八

府後改名保宮李陵傳老母繫保宮

視天畫地

同上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
與論議腹誹而心謫耶視大俛畫地辟睨兩宮
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
所爲注辟睨旁視也卽睥睨

嫖

韓安國傳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
稱趨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卽以嫖鄙小縣驅

馳國中欲夸諸侯注嫖好也自以車服之好曜邊鄙之邑也

投鞍、

同上高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注解脫馬鞍示閒服也

遣人獲

同上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絕兵法曰遣人獲也意者有它繆

史記

卷二

十九

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注謂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

荃葛

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閼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閼侯亦遣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蟻燕奇獸注荃細布也

、索欬

同上中山王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索欬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

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並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幻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注索重也欬歔欬也

服匿

蘇武傳單于弟於軒王賜武馬畜服匿穹廬注服匿如罍小口大腹方底受二斗

民毋、

衛青傳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注謂鄭季正

史記

卷二

二十

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也一云嫡母非伏聽

同上斬輕銳之卒捕伏聽三千一十七級注伏於隱處聽軍虛實也

舍服

霍去病傳可謂舍服知成而止矣注服則舍之成功則止

抵誅

司馬相如傳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

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注抵至也亡逃以至於誅也

都養

兒寬傳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注都凡眾也養主給烹炊者也按晉書祈嘉傳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

自將

同上寬為人溫良有庶知自將注謂以智自護衛也

史記

卷二

十一

熏轅

杜弢傳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轅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注轅即燎也

犛軒

張騫傳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犛馬及犛軒眩人獻於漢注眩幻也如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

王莽

燕王旦傳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注莽天

水人字雅叔

蓬葆

同上樊鄴曹灌携劍推鋒從高皇帝擊蒲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注髮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

迴宮

昌邑王傳以王家錢取卒迴宮清中備盜賊注迴避也

格五

吾丘壽王傳以善格五召待詔注即今戲之樂也

窰數

東方朔傳郭舍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窰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着樹為寄生盆下為窰數按窰數注解不同楊惲傳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窰數者也

令壺齟

同上舍人妄爲諸誦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
𠵽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塗者漸如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𠵽𠵽牙者
兩犬爭也

齟音齒塗音茶亞平聲
𠵽五伊切𠵽五侯切

無限

同上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柴夫一
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限之興注隄限也猶言不
皆也

東廣

卷二

二二

甲乙之帳

同上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焚之
於四通之衢注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

遺蛇

同上臣觀其兩齒牙樹頰脉吐唇召擢項願結
股腳連脰尻遺蛇其迹行步僞旅臣朔雖不肖
尚無此數子者

鼯鼯音勛

同上譬猶鼯鼯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

何功之有注小鼠也

南郭音教切

公孫賀傳賀以功封南郭侯按左傳銳司徒女
封之石窰

車丞相

田千秋傳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小車入宮
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山郎

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通

東廣

卷二

二二

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
餘不得沐注山者財用之所出故以取名

牟首

霍光傳目邑王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
鼓吹歌舞悉奏衆樂注牟首池名也

溫明

同上光薨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
珠瑱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奏各一具櫨木外
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注便房

藏中便坐也栢木黃心致累栢外故曰黃栢木
頭皆內向故曰題奏東園署名也溫明形如方
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婉上大
歛并蓋之

黃金塗

同上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
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挽顯游戲第中注
網茵也以繡爲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御輦以
韋緣輪着之以絮取其行安不搖動也

東廡

卷二

二五

羔菟醢

同上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醢可以此罪
也注三者皆祭品

奏廁

金日磾傳莽何羅亡何從外人日磾奏廁心動
注向廁也

綠車

同上日磾子敞病甚上拜其子涉爲侍中使侍
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注輦綠車常役以待幸者

也

浩星賜

趙充國傳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
國令歸功二將軍注浩星姓賜名

居次

常惠傳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
及嫂居次注匈奴女號若公主之類

懸脂火

難古然字

陳湯傳卒徒功庸以鉅萬計至懸脂火夜作取

東廡

卷二

二五

主東山且與穀同賈

臬俊

同上耿育訟湯冤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
儉富饒之音又無武帝薦延臬俊禽敵之臣獨
有一陳湯耳

儻易

音蕩

同上陳湯儻易不自收歛卒用困窮議者閔之
注儻易無行檢也按史丹傳儻易不儻與此同

○縣中

薛廣德傳廣德為御史大夫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以傳子孫

摶衙

王吉傳吉諫昌邑王曰大王不好詩書而樂逸游馬式摶衙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簪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數以與脫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注摶促也

史記

卷二

二十七

華元

同上吉子駿妻死不復娶或問之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注華元曾參二子也

洿朝

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注洿汚也

粹草把土

同上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

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粹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糞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

決流抑隊

同上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向之尊采萬民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決將流

史記

卷二

二十八

之水抑欲隊之物言其甚易

魁壘

魁去聲

鮑宣傳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注壯貌

七亡七死

同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貧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吏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遮六亡也

經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
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
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
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漿酒霍肉、

同上陛下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
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
富非天意也注霍豆葉也祝酒如漿祝肉如霍
也

史解

卷二

二九

髦髦

音米

同上願賜數刻之間極髦髦之思退入三泉
死亡所恨注髦髦謹愿之貌

通蕩

丙吉傳吉馭吏者酒數通蕩注通亡也蕩放也
謂亡其職而游放也

地忍之

同上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注地
但也

刺取

同上馭吏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過郡發奔
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
入雲中代郡注刺謂探候之也

敖盪

同上言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
席蓐燥濕候伺組微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
盪數奏甘毳食物注敖盪游戲也

米獲

史解 卷二 三十
夏侯勝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
陽高左右米獲注於兩處米其疑義而得之

正先

京房傳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
紀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注姓正名
先秦博士

伋伋

同上昔秦穆公說譏譏之言任伋伋之勇身受
大辱社稷幾亡注譏譏小善也伋伋壯健也

鐵炭、

李尋傳致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注冬至縣鐵炭於衙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

玉堂

同上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宮

連紀

同上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注品同也百里則度數同千里則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紀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

其忠可

同上成帝時齊人其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教我此道忠可以救重平夏賀良客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

（詒簡、詒音項）

趙廣漢傳教吏爲詒簡注若今盛錢藏箠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按卽今投匭之法

掌畜官

尹翁歸傳翁歸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所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鉄自剄而死

鞬鞞 鞬丁奚切鞞莫侯切

韓延壽傳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紕方領駕同傳總建幢

東漢

卷二

三

祭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榮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殺歌者先居射室望兄延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祓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簫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益騷延壽又使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

足大

張敞傳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

越法縱含有足大者

浩穰

同上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充爲尉注浩大穰盛也

重輶

同上敝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廣川王宮搜索劇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輶中注輶椽也謂

匿重勢中迹射上

史記

卷二

三三

王尊傳南山群盜儻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傳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得禽注迹射謂能尋迹而射之也

儻音倍

公乘輿

同上尊坐暴虐免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寃

棘木

同上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注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

祕獄

劉輔傳輔諫封趙婕妤父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

撻舋

孫寶傳寶請覆治馮太后事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王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舋以揚我惡注撻舋謂挑撥之也

建鼓

何僉傳王林卿旣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注諸官曹之所迴呼爲寺建

史記

卷二

三三

鼓植鼓也

金選

音刷

蕭望之傳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注選卽鍰也

發輶

馮奉世傳隴西羌多姐勿種反奉世對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輶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注輶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輶車而餉

多所廉切姐音紫輶而臨切

匡鼎

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注鼎方也一云衡初字鼎後更字稚圭

踔絕 躡竹角切

孔光傳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注踔高遠也

行內

同上光為帝太傳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注猶禁中也

史篇

卷二

三

靈壽杖

同上令太師母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注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若虛

王商傳請詔謁者召商詣若虛詔獄注獄名屬少府黃門比寺是也

伸眉

薛宣傳宣封與高陵令楊洪曰吏民條言君如

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焉翊敬重令又念千金法重不忍相暴重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商進退可復伸眉於後注伸眉言無憂也

上浸

同上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注浸近也謂偏近也

痕瘡

音後駟

史篇

卷二

三

同上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注毆擊人腫起青黑謂之痕瘡

披挾

同上太皇太后賜敬武長公主藥王怒曰嫂何與妹披挾共閨門而殺之注披發也挾挑也

養名

朱博傳齊郡舒緩養名注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

大福

音紹

同上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詔不中節度注謂大袴也

熱服 熱之洗切

同上豪強熱服

杖拭

同上博謂尚方禁曰馮翊欲酒鄉耽杖拭用禁能自效不注杖拭毫洗也

耳割

同上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割

史稿

卷二

三

日久注猶竊聽也

緹 音逆

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莽遣使者持黃金印赤轂緹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注緹系也

芋魁

同上方進奏罷鴻臚大陂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

黃鵠

蒲闌

谷永傳欲末殺災異蒲闌誣天注末殺掃滅也蒲闌欺罔也

檻塞

同上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替說欺天者也注檻閉也

槃辟

何武傳所舉方正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眾虛偽注行禮容拜也

失關

史稿

卷二

三八

王嘉傳為郎坐戶殿門失關免注戶止也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關入之故坐免

敢告之字

同上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注所以丁

寧告者之詞絕其相誣也

快欽

快音桂

師丹傳廷尉劾丹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快

欽上書訟丹寃

新邑 新音德

楊雄傳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麾城新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注新舉手擬之也

碣磳 上一轄切下音轄

同上鳴鞀磬之和建碣磳之簾注碣磳刻猛獸之形爲之

低隤 低音氏

同上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

史補

卷二

元

鶴若低隤注低山旁堆欲墮落者

優人

同上鍾期死百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優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注優占之善塗

堅者也

仞

孟喜傳蜀人趙賓師易文持論巧慧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注仞亦名也

簡卿 簡音森

夏侯勝傳勝師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丘蓋不言

王式傳唐生褚生詣博士掇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注不知之意也又云齊俗以不知爲丘也

靡密

黃霸傳米鹽靡密初若煩碎注言雜而且碎也

魏倩

史補

卷二

四十

朱邑傳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注倩士之美稱

蓋綬

匈奴傳賜黃金璽蓋綬注旃草名也以染

留犁

同上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注徑路匈奴

寶刀也留犁飯匕也撓撓也

焚如

同上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注易有焚如

死如棄知之言莽蓋依此作刑也

五尺道

西南夷傳滇池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注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

杜竈

同上尉佗獻文帝紫貝五百桂竈一竈注其樹中蟲漬以密而食之

小步馬

西域傳烏秣國出小步馬有騶無牛其西則有

步騎

卷一

四一

縣度注小細也縣度縣繩而度也

幕

同上尉佗國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此布幣人面

注幕漫也

莽平

同上烏弋國地暑熱莽平注有草莽而坦平也

漫衍

同上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極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注巴

命賓人也都盧國名磬極樂名

十四等

外戚傳皇后之下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姬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倭華視直二千石比六百石人視二千石比火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允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火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

史記

卷一

四二

視二百石無滿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上公二

子客

同上蓋王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注子客

也外人其名也

杏冒

同上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聚漆切皆銅杏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徃為黃金鉅幽監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

原缺

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消無言訴注手今

煥沐

同上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煥沐煩勞群司

應門

同上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
歎永覽前戒然競懼注應門聽政之處也言
不以政子焉則歌關雎以感之管子曰無儀

法式指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間明
主不聽

典城

章帝紀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
長相注任堪使也典主也

吹綸絮

同上詔齊相省冰統方空穀吹綸絮注方空者
絨薄如空也綸細絮也吹者言吹噓可成也

令丙

同上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上人令丙等
短有數注立者立而考訊之令丙者令之次第
有甲乙丙也

劇易

同上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

鬼區

同上詔曰朕聞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康乂
光照六幽訖誰人而靡不幸俾仁風翔於海表
威震行鬼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

來儀之應注鬼區即鬼方

扶拔

同上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注扶拔似麟無
角

流冗

和帝紀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注冗散也
流散者舉案其實而給之

伏閉盡日

同上勅令伏閉盡日注伏日萬民行故盡日閉

不干它事

長檄

安帝紀冀并二州民訛言相驚棄拍舊居若欲歸本郡在所爲封長檄不欲勿強注封印封也長檄猶長牒給之使爲驗也

充庭車

同上元日會微樂不陳充庭車注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故曰充庭車以年儼故不陳

史記

過更

同上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筭芻豪注天下人皆戍邊三日不能人人自行行者任一歲不行者出錢二百入官以給戍者言過其本更之日故曰過更

參絲力全反

順帝紀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絲破之注縣名屬安定郡

葦筥

靈帝紀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葦方筥爲蒙具

時有識者竊言葦筥郡國藏篋也後黨人禁銅會赦有疑者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筥中

四出文錢

同上復脩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鍾四及天祿蝦蟆又鑄四出文錢

算人

后紀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注八月初

使歸

卷三

爲算賦故曰算人

贅行

同上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

綠襴

同上馬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襴領袖正

白願視鄉者不及遠矣注禱臂衣也

息耗

竇后紀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注息耗善惡也

釳器 釳音以

鄧后紀蜀漢釳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注釳以金銀絲器也

倭子 倭音振

同上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

史補

卷三

六

戲作樂減逐疫倭子之半注倭子逐疫之人也

倭善也善童幼子也

獬劉 乘之

禮儀志武官肄兵習戰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獬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

一作驅腹當新始殺食曰驅腹

逐疫十二神

同上先臘一日大雉謂之逐疫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倭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唱倭子

和曰甲作食飴肺胃食虎雄伯食魃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竈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

嚴郎

百官志羽林郎比三百石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嚴陞嚴下室中故號嚴郎

史補

卷三

甘丞

同上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牛頭馬脯

同上丁邹字叔春為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跣足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撻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跽行孔子語以邹服罪且邹一妻冠屨勿謝

里魁

同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

百官受奉例

同上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

史篇

卷三

入

斛斗食奉月十一斛皆半錢半穀

就

輿服志錫樊纓十有再就注就重也繁纓飾以旄尾金塗十二重

方鉞

同上象鑣鏃錫金鏃方鉞插翟尾注金鏃馬冠也方鉞鐵也在馬鏃後

約

同上祀宗廟則冠劉氏冠皆服約玄注早服也

劍口

同上佩刀皆以白珠鮫爲劍口之飾注刀鋒曰

劍

齒

同上皇太后入廟服隱領袖緣以縑剪齊齒縑珥耳璫垂珠無注烏桓傳有齒步搖注或爲幘

半頭幘

劉盆子傳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茶履乘鮮車大馬赤屏泥絳襜褕注半頭童子幘也

史篇

卷三

九

其上無屋

帛意

李憲傳軍士帛意斬憲注帛姓也宋帛產之見韓非子

鑄胡

盧芳傳隨昱封鑄胡侯注謂琢鑿之故以爲名下又有鑄羗侯

錯鋌

隗囂傳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殺牲而盟注鋌

卽匙錯置也

赤車

同上置移檄數莽罪曰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宛紫無辜妄族衆庶注小使車赤轂白帷蓋亦帷從騶卒四十人

支闔 巨

同上置又多設支闔帝知其終不爲用巨欲討之注支柱闔障也三國志韓軍枝柱難窮巨猶

史篇

卷三

十

遂也班超傳超欲因此巨平諸國

殷諷 被丁外反

來欽傳光祿勳殷諷

羊腸倉

鄧訓傳理庠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注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

首施

同上小月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鼠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注首施首鼠也

稽故

同上諸羌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注謂稽留事故也

批抵

寇榮傳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構會注抵側擊也

質礪 嚴棘

同上尚書背蠅墨案空劾不復質礪其過寘於嚴棘之注質正也礪實也嚴棘獄也

史篇

卷三

十一

忸怩 狂逆

馮異傳虜兵臨境忸怩小利遂欲深入注謂慣習也

博具

耿恭傳烏孫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牢戶

同上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按牢戶獄也

期門

鮑期傳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注武帝將出必與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日期門

城頭子路

任光傳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故號其兵爲城頭子路

出

耿純傳純真定宗室之出注男子謂姊妹之子

爲出

隱強

堅鐔傳鐔封隱強侯注縣名屬汝南

遺種

質融傳河西肥富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

符要

同上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注赴敵不失期契也

儀適

同上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注猶儀注也

天隙

同上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注天之間隙也

姜賧

馬援傳援書與竇將楊廣曰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言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姜賧

昨舌叉手從族乎注姜賧更弱也

夜誦

馬廖傳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注夜誦者其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蘊憤

卓茂傳蘊憤歸道之賓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注蘊憤也

白山

管恭傳白山之難不絕如綆注卽天山也

迂久

劉寬傳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注猶良久也

自搏

趙惠傳仇皆臥自搏注猶叩頭也

蘭栗犢

同上意年未二十引見更始笑曰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注犢角如蘭栗言小也

宿留秀潘

東歸

卷三

十四

韋彪傳司徒劇愷謂彪兄豹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跡今歲垂盡富選御史意在相荐子其宿留乎注言待也

宣巨公

宣秉傳楚國二樊不如雲陽宣巨公

駘藉

馮衍傳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波騰踊更相駘藉注踏藉也

輒

申屠剛傳光武嘗欲出游剛諫不聽遂以頭輒乘輿輪帝遂爲止注輒止輪木也

赤制

邳惲傳漢歷久長孔爲赤制注言孔子作緯著漢家之制火德尚赤故云赤制

手而不憂

同上惲友董子張父爲鄉人所害病將終惲往候之獻歎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離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

東歸

卷三

十五

也子張但目擊而已

綈裘

楊厚傳厚祖父春卿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裘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脩之注綈厚綈也

太平清領書

襄楷傳順帝時瑯琊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注素縹也介界道也首標也

目題目也

捲握

張堪傳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當
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裝而已注
猶掌握也

芻磨

蘇不韋傳時右校芻磨在寺北垣下注磨芻藁
藏也

祇禡

史篇

卷三

十六

羊續傳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
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布衾敝祇
禡鹽麥數斛而已注祇禡短衣也

髣髴

髣音剗

馮魴傳延褒等聞帝至皆自髣髴負鉄質將其
衆請罪注髣謂剗去髮也

公孫弘

虞延傳延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父通楚
王而止

朱壽

梁商傳商薨朝廷賜以東園朱壽之罷銀錢黃
腸王匣什物二十八種注壽槨棺也以朱飾之

矐眊

梁冀傳冀為人焉矐眊目洞精矐眊口吟舌言
注矐目精直視也口吟舌言吃也

意錢

同上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矐眊意錢之戲注
詭億一日射意即攤錢也

史篇

卷三

十七

狐尾

同上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輶車卑幘狹冠
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

臯蘇

曹褒傳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
令亟易注臯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
也

洮汰

陳元傳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注

猶洗濯也

東里先生

周磐傳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衰乎

爭賕

第五倫傳爭賕抑絕文職脩理

杜

鍾離意傳樂松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

大解

卷三

十八

杜食糟糠注姐几也

修長

去聲

宋均傳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修長注不得奢侈有餘也

實行

東平王蒼傳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實行注實行謂一皆遵奉也

稱姬

中山簡王傳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姬前行注猶

齊整也

專愚

朱穆傳穆耽學或時思至不自知忘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在醜不爭

張敏傳託義者待城安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注醜類也

流喝 一介切

張融傳郡吏王青被矢貫咽喉聲音流喝注嘶也

史籍

卷三

十九

飛禍

周榮傳常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飲注謂舍卒而死也

小杜律

郭躬傳躬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注杜周為廷尉子延年亦明法律故言小

元二

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注即元元也陳忠傳白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

告寧

陳忠傳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注告寧休謁之名

吐珠

翟酺傳孔子曰吐珠於溲誰能不舍注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王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溲誰能不舍喻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爲已利

五禁

應奉傳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注婦人有五不要喪婦之長女不要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要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要棄於人也亂家女不要類不正也逆家女不要廢人倫也

牢賞

應劭傳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注牢稟食也西羌傳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

簡中女布

王符傳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簡中女布

反支

同上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惟曰民廢農業遠來謁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

回次

仲長統傳用明君晦回次於襲時興戈陳組參

史記

卷三

三

差於上世注回次猶携互不齊一也

收汗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爲臣收汗天下注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爲惡是收惡天下也

欽願

周燮傳燮生而欽願折頸醜狀駭人注欽曲也

用板

楊賜傳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注板謂詔書也

纓綬

楊彪傳孔融諫曹操曰今天下纓綬播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

朱文

王龔傳立德者以幽陋好遺蹟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注朱文畫車爲文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枉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轍也

史集

卷三

三

麕場

劉陶傳妄假利權委授國柄使郡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麕場豺狼乳於春圃

烏鈔

同上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金燦無厭

歐刀

虞詡傳寧伏歐刀以示遠近注歐刀刑人之刀也案書多用歐刀

三怨成府

蓋勲傳皇太子副王望其所愛頌帝之寵臣而子道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注府聚也

埋根

馬融傳臣頌裁假部隊之寵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注埋根言不退

側匿

史集

卷三

三

蔡邕傳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注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

三互法

同上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注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

飲章

同上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逼趣以飲章辭
情何緣復聞汪飲猶隱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
章表也案飲猶飲泣之飲

引高

左雄傳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與
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
宰不寢競相辟召汪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

木舌

黃瓊傳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史記

卷三

二四

章鉞

李固傳冀露固尸於四衢固弟子汝南郭亮年
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鉞詣闕
上書乞收固屍汪章謂所上章也

薄醊

盧植傳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
醊以彰厥德汪醊祭酌也

完封

皇甫規傳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復軍有五動

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
加爵封

恨恨

陳蕃傳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汪猶眷眷也

轉側

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雖毗觸允懼不免乃
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嵒間汪轉側去來也

交關

黨錮傳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雖毗之忿濫入

史記

卷三

三五

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

洞軒

李膺傳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臧罪狼籍
郡舍洞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汪厠屋也

龍舒君

范滂傳從龍舒君歸黃泉汪滂父顯故龍舒侯
相也

同衣

桓牧傳家無產荼子孫同衣而出

基峙

鄭太傳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將各基峙以觀成敗注峙止也

大鑪 巨瓠

孔融傳融報操書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執者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

天逸

史補

卷三

二十六

同上贊曰北海天逸音情頓挫注逸縱也

蛾賊

皇甫嵩傳黃巾亦名爲蛾賊注蟻也

干說

同上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注干冒進也

獬服

同上卓抵手言曰義真獬未乎

搜牢

董卓傳卓縱放兵士突入廬舍淫略婦女剽虜

資物謂之搜牢注言牢固者皆搜取之也

竿摩車

同上卓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八蓋兩轎時人竊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注竿摩相近也

叟兵

同上呂布軍有叟兵內反注叟蜀也劉焉傳遣叟兵五千助之

尾敦

史補

卷三

二十七

劉虞傳公孫瓚斬虞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却虞首歸葬之注尾敦姓名

柴穀

東紹傳紹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穀填接街陌注柴穀賤者之車

理頭

劉焉傳張魯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爲鬼卒後稱祭酒祭酒各有部衆衆多者名曰理學

按三國志作治頭

義舍 三原

同上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孫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罰按三國志云置義米肉

累息

任延傳威行境內吏民累息注累氣也

寤怒

史補

卷三

二八

酷吏傳重文橫入爲寤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

勝言

瘦杯

董宣傳勅令詣大官賜食宣受詔出盡瘦杯食機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

兩墮

單超傳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注謂隨意所爲不定也

塞具

曹節傳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注塞賽祠也

飛條

呂強傳蔡邕致刺貴臣議呵豎官陛下不審其言至今宜露群邪項領膏唇挾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注飛書也

外草

同上趙忠憂憚復諧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

史補

卷三

九

外草自舛有姦明審注謂在外草野中自殺也

倚席

儒林傳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息散注倚席言不施講坐也

能陽鴻

能胡羌反

注丹傳山中能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注能陽姓鴻名

僂和

僂化鑿反

孔僂傳鄰房生梁郁僂和之注謂不與之言而

傷對也案似今境越之提

九裂

楊倫傳倫不之官以疾自上曰有晉死一尺無
北行一寸勿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疆於

三公固敢有詞

右師細君

包咸傳咸受秦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注右

師姓

批僻

史解

卷三

三十

蔡玄傳桓靈之間君道批僻注批殺不成也

折札

同上鞠船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注折簡也

背鱗

杜篤傳稚嶙蛤碎齧璃甲瑋瑁戕背鱗注大龜

也

斗極

趙壹傳昔原大夫順亲下絕氣傳稱其仁秦越

人還號太子結風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

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構脯出乎車軛

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丘車軛之構脯手

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

皮復合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

至傳而著之

蹠踵

竊衡傳方爲漁陽參提蹠踵而前

稅杖

同上衡乃着布單衣蹠巾手持三尺稅杖坐大

史解

卷三

二一

營門以杖簪地大罵注稅大杖也

下借

李允傳大將軍鄧騰貴戚傾時無所下借注卽

假借也

說求

陳重傳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王日至詭

求無已注詭責也

灌謁者

雷義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爲守灌謁者

注未滿歲稱濯謂者

拮拾

范冉傳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

餽斧

戴就傳燒餽斧使就挾於肘腋注市刀也

脫素

向栩傳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而栩

史乘鮮車御良馬注脫易簡素

航航

郭憲傳闕東航航郭子橫注剛直之貌

削哺

楊山傳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曰方當有

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頂之五官掾獻橘數包注

削札也哺當作柿

航 跪

李南傳向度宛陵浦里航馬跪足注航以舟濟

水也跪屈頂也

鵲息

華佗傳冷壽光行客成公御婦人法皆屈頸鵲息

陝輪

列女傳動靜輕脫視聽陝輪注不定貌

僕鑒 獨力

南嶺傳帝女既嫁樂瓠於是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着獨力之衣注未詳

精夫 殃徒殃胡閑反

同上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殃徒注殃我也

倭錢倭徒監反

同上殺人者得以倭錢贖死注倭蠻夷贖罪貨

也

蘭干

同上哀牢土地沃美宜五穀蚕桑知樂采文繡

蜀紙帛聲蘭干細布

軻蟲

同上出水精瑤瑤軻蟲蟠珠

羊羖

同上冉驪夷其人能作虎氈班蜀髦疑羊羖之
屬注未詳

風災鬼難

西域傳梯山越谷繩行冰度之道身焚首痛風
災鬼難之域

客賜

南匈奴傳事畢之後裁行客賜注言以主客之
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

瘰疽

鮮卑傳邊番之患手足之疥瘰中國之困曾背
之瘰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

史記卷四

陳留 謝肇淛 著

建安

黃師表 較
黃師正

三國志

死綏

曹操紀司馬法將軍死綏注綏却也有前一尺
無却一寸按綏恐是車綏今作却未詳俟再攷

椎冰

同上初討袁譚時民亡椎冰令不得降注川渠
水凍使民椎冰通船民憚役故亡

即音已

曹叡紀分襄陽臨沮互城樊陽郢四縣置襄陽
南部都尉

丁烏

同上文帝拆銅人承露盤董尋諫曰陛下既尊
群臣顯以冠冕祇以文綃載以華輿所以異於
小人而使穿方舉上面日垢黑沾體塗足衣冠

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

登女

同上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命爲登女
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多
愈於是立館後宮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
乃殺之

罰首

郭后傳后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上不
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

史筋

卷四

二

隆車

宋紹傳紹徽州郡文屯據放倉阻河爲固乃欲
以螳螂之斧當隆車之隧

燐炭

同上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
燐炭海而沃燐炭有何不消滅者哉

旂

同上旂動而鼓說口旂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
拳捷

呂布傳卓軍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爲卓顧謝卓意亦解注拳力也

連雞

同上陳珪曰遲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
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譬之連雞勢不俱栖
可解離也

急疾

夏侯淵傳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
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

史筋

卷四

三

一千

崖柴

曹爽傳丁謐何晏鄧颺言無不從故于時謐書
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
疽囊默爽小字也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謐尤甚
也

韓莫

荀攸傳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且莫至其將韓
契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注或作韓猛或作韓若

居府

國淵傳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

孽履

邢原傳原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孽履而起

秦枕

管寧傳寧稱草莽臣上疏曰德非閭綺而蒙安

車之榮功無寶融而蒙璽封之寵秦枕驚下荷

棟梁之任番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

妖之肯

史略

卷四

四

戴鴛

同上鉅鹿張珩養志不仕正始元年有戴鴛之

鳥巢珩門陰珩告門人曰夫戴鴛陽鳥而巢門

陰此凶祥也援琴歌咏作詩一章旬日而卒

瓜牛廬

同上隱者焦先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

爲牀布草蓐共上一云瓜當作蠅

相光

同上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字正方客二

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柏光華

甌甌

同上扈累字伯重京兆人黃初元年徙洛陽喪

婦不復娶獨居道側以甌甌爲障施一厨牀食

宿其中

燔翳捐福

崔琰傳琰諫世子田獵曰裴虞旅之賤服忽馳

爲而陵險志雉免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

有識所以憫心也唯世子燔翳捐福以塞衆望

史略

卷四

五

不令老臣獲罪於天

無濶神

司馬芝傳特進曹洪孔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

共事無濶神繫獄注無濶山名在洛陽東北

五熟釜

鍾繇傳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

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倚靖共夙

夜匪違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駭耳

同上縣欲輕減大辟復向刑司徒王朗議以可
按繇所欲輕之故罪使減死之尤刑嫌其輕者
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
外無以刑易缺駭耳之聲

櫪

王朗傳孫策令使者詰朗朗稱禽虜對使者曰
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違罪罔前兄
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
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

史第

卷四

六

一櫪流矢始交便棄櫪就俘稽顙自首又云委
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躡足入
絆叱咤聽聲東西是命

伊邑

同上朗諫伐孫權曰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
輿論之未暘者僉懷伊邑按伊邑卽於邑也

畫外

同上文帝伐權還詔三公曰屋漏在上知之在
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

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剗除撥棄投之
畫外

朱墨 三條

王肅傳弘農董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
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
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
當以三餘讀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
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

三不宥

史第

卷四

七

梁習傳高陽劉顗爲弘農太守荷恩尤甚吏民
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宥謂遷免與
死也

通徒

賈逵傳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
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着孚袴去故時人謂之
通徒

考覈

同上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

考竟按各傳多有考竟猶問結也

槎桎

蘇則傳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

郎津 郎音豆

杜畿傳畿拜河東太守值衛瓘據陝津不得渡遂說道從郎津渡

冥

同上畿試樓船遇風沒帝沒曰昔冥勳其官而水死復勳百穀而山死注冥契六世孫也為冥

史

卷四

八

水官勳于其職而歿於水

推築

倉慈傳顏斐為京兆太守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白宣王宣王怒召軍市候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

諛詞

臧霸傳部從事諛詞不法

通佞

王粲傳粲往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佞不甚重也注通佞簡易也

廓落帶

劉楨傳文帝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歿欲借取以為像

四窓八達

盧毓傳諸葛誕鄧颺等馳名異有四窓八達之論

欺鬼 鬼沒

史

卷四

九

常林傳沐佺字德信豫作終制戒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鬼夭為鬼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其夢太極奚以棺梓為牢衣裳為纆屣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

相孝長

杜襲傳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相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蔽頭相攻半日稍敢出而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

五日乃更負楸親闢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膽諦

裴潛傳韓宣當杖見原禪腰不下遂趨而去帝目送之笑曰此家有膽諦之士也

馬排

蒲拜反

韓暨傳暨徙監冶使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斥息百疋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作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

外劇

任子

史

卷四

十

王觀傳觀為涿郡太守明帝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王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危害云何不為劇耶王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當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郡時觀惟一子又幼弱其公心如此案此任子即質子也

郭汾陽

郭淮傳淮以著勲前朝改封汾陽子

耐掠

胡質傳頗丘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皆耐掠隱抵

白楮

楮 白楮

鍾會傳會已作大坑白楮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帟拜為散騎

迪

勅連反

同上會既厥殺所養兄子毅及峻迪等下獄當

史

卷四

十一

伏誅司馬文王原之

快雨

管輅傳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

雨

致止

劉焉傳董扶字茂安發辭抗論益部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至也

結眊

諸葛亮傳備性好結眊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

者備四手自結之亮日明將軍常復有遠志但
結牀而已乎

護前

關羽傳亮知羽護前朱桓傳亦云桓性護前恥
爲人下宋書劉穆之傳瑀性陵物護前

老革

彭萊傳萊遷江陽太守怨望謂馬超曰老革
恃可復道耶注猶云老兵也

分子

史篇

卷四

十二

同上萊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從布衣之中擢爲
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注謂分兒
子厚恩施之於已

瓢壺

張裔傳雍間趨起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瓢
壺外雖澤而內實虛不足殺

談嘲

同上裔爲丞相長史遺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
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有敬丞相長史男子張

君嗣附之疲倦欲臥其談嘲流連皆此類也

震慄

盧曉反

許慈傳慈與胡濟金爲博士更相克伐謗端忿
爭形於詞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捷以
相震慄

謹咋

孟光傳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
爭此二義光常說說謹咋

詠嘲

中篇

卷四

十三

馬忠傳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詠嘲大笑

體

王平傳平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
徹日愷無武將之體

揆張

鄧芝傳權書與亮曰丁玄揆張陰化不盡和合
二國唯有鄧芝注謂丁玄之言多浮譴也

劉兒

孫策傳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曰劉

兒難與爭鋒也

閭閻門

孫權傳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閭閻門出天子

嘯

同上權詔公孫淵曰燕王久嘯賊虜隔在一方

王表紡績

同上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

續權

卷四

十四

續權迎之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軍字冥就拒莽寇象

孫休傳休為四男作名字皆取難犯軍字酉迄

軍字冥拒字显寇字焚難

祭戰

同上使祭戰到交趾調孔爵大豬注祭戰吳官號今楊郡有祭戰巷

鬼目

孫皓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綠棗樹長

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

蕉邪

士燮傳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

竿

諸葛瑾傳長文之徒皆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竿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

倉髮

史

卷四

十五

張紘傳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富單于以盡除憤

行膝

呂蒙傳蒙陰除貲為兵作絳衣行膝及簡日陳列赫然

咄咄

同上蒙病權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

縹緲

蔣欽傳母疎帳縹緲妻妾布裙

負恥

甘寧傳挾持弓弩負恥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

寧

三版

凌統傳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史懷二版恭謹

盡禮

薄落

徐盛傳從建業築園作薄落園上設假樓江中

浮船

卷四

十六

僧定

朱異傳權謂異從父據曰本知季文僧定見之

復過所聞

曠宇

虞翻傳評曰虞翻古之遺直固難免乎末世然

權不能容非曠宇也

範瓜

賀齊傳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

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幡干櫓戈矛範瓜

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之

若山

幅裂

周魴傳魴合衆隨陸遜橫截曹休休幅裂瓦解

斬獲萬計

下髮

同上魴詐降曹休時類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

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

虞

卷四

十七

虞

八絕

趙達傳皇象工書嚴武善圍碁宋壽占夢十不

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落筆點素因以

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菰城鄭福

能相人及吳範劇悖趙達世皆稱效謂之八絕

錫

諸葛恪傳恪嘗獻馬先錫其耳范曄時在坐嘲

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

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鉤絡

同上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草衣茂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闇成子闇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絡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製其身而葬束其腰投之於此岡

十八

史麟卷五

陳智 謝肇淛 著

建安 黃師表 較

黃師正

晉書

着爐炭上

宣帝紀孫權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着爐炭上耶

追鋒車

史麟

卷五

同上明帝病石帝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排閣入視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

李廣

文帝紀攻諸葛誕將軍李廣臨敵不進帝斬之

窮蹶

惠帝紀公私窮蹶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

藉草

同上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

互市

同上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

五十隻

懷帝紀支胡五十隻郝崇聚衆數千爲亂

結草

愍帝紀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史屬

卷五

藉藁

元帝紀帝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如刈

百六椽

同上帝卽晉王位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椽屬駙馬都尉辟椽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椽

弊善

同上詔曰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有貪林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

樊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開塞之責

崔釵

同上將拜貴人有司請市崔釵帝以煩費不許

白籍

成帝紀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上斷白籍

毒賦

孝武帝紀道子荒於朝政國實窳以小人拜授之榮勅非天官需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

史屬

卷五

庚子

安帝紀河右諸郡奉李玄盛爲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子

緣緣綬

恭帝紀桓玄執政進位太宰加袞冕之服緣緣綬

女帛

天文志東南有三星出名曰益星出則天下有大盜西南有三大星出名曰種陵出則天下殺

貴十倍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天狗出則人相食東北有三大星出名曰女帛見則有大喪

諸國雲氣

同上韓雲如布越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車

風山

地理志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崙振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

史補

卷五

八堯

同上當塗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桑梓罄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

冤天

律歷志日之傾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已歷非此冤天而負時歷也

飛白

禮志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

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

尊母

同上取列侯妻六人爲尊母懿生日皇后率公主以下親承榮授之

葦菱

同上歲日常設葦菱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

史補

卷五

省事吏

職官志賈充爲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

十八曹

同上康穆以後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詹事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王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

合兩

職官志陳勰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

又甲乙校標幟之制總悉開練之武帝每出入
總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
末武帝常出射雉總時已爲都水使者散從車
駕逼暗乃還漏已盡當合鹵停乘輿良久不得
合乃詔總合之總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
由成

五路

輿服志玉金象華木等路是爲五路命天子之
法車皆朱斑漆輪畫爲旗文三十幅法月之數

史籍

卷五

六

重轂武輅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
頭謂之飛軫金薄繆龍之爲輿倚較較重爲文
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古陽節爲雀立銜旗文
畫轅及轡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漆朱
條二十八以象宿南箱之後皆玳瑁爲跗翅加
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馬車

華轅

同上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僉以
黃金爲文髦挿以翟尾象鹿而鏤錫金變而方

軌繁纓赤劉易茸金就十有二五路皆有鐃爲
之飾和鈴之響劍盾玉環龍輶華轅朱幘

騶猪車

同上獵車重輞漫輪繆龍繞之一名開戟車一
名騶猪車魏文帝改名騶獸車

流蘇馬

同上大駕鹵簿有流蘇馬六十匹

委貌冠

同上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皂緇爲之形

史籍

卷五

七

如覆杯與皮弁同制

鳥

食貨志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鳥以耕稼召
夏鳥以耘鋤秋鳥所以收歛冬鳥於焉蓋藏

賧布

同上元后度江軍事草創蠻貊賧布不有恒準

中府所儲數四千匹

銀薄

同上漢和帝時孝廉劉陶上書願陛下寬銀薄

之禁後治鑄之議

沈郎錢

同上元帝過江川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小者謂之四文又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姁母

五行志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姁母各樹川其

親戚

鐘出涕

史編

卷五

八

同上惠帝元康二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

魁音碼

同上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病病貌也言寢深也

縹紈

同上魏明帝着縹帽披縹紈半袖

貊紫

同上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紫及爲羗養貊炙太康中又以氍爲綳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

櫛子紛

同上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綳急束其環名曰櫛子紛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后賈氏宮太子之應也

無顏恰

同上初魏造白恰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恰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恰

史編

卷五

露卵

同上舊爲履者齒皆達楯上名曰露卵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卵識者以爲卵謀也必有陰謀之事

韓尸尸

同上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童作聲曰韓尸尸其後韓謚誅

當歸遠志

同上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
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
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

甌甌

同上建興中江南謠歌曰旬如白坑破合集持
作甌揚州破換敗吳興甌甌甌

地狼 賈

同上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及鼎志曰掘
地得犬名曰賈

史籍

卷五

十

輶輶

同上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輶輶蓋經三
月而玄敗

勃辱

刑法志盜律有勃辱強賊

律義較名

同上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
欺上謂之謾背信義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
不敬兩訟相起謂之鬭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

斬擊謂之賊不意悞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
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
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
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
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賊凡二十
者律義之較名也

懸齋

杜后傳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盡懸齋
百官乃罷

史籍

卷五

十一

鉤馱

方物反

何曾傳都官從事劉享聿奏曾華侈以銅鉤馱
引車營牛蹄角

飛筆

石崇傳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座

天聽

梓澤

同上崇有引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

霍靡

霍息委反

同上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
踰五侯而競爽春畦羅靡列於凝沔之晨錦障
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
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
螳螂襲其後也

無景

羊祜傳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寃深谷
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

解曹

史解

卷五

十一

同上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
曹爲解曹焉

完牢

杜預傳事爲之制務從完牢

笨尊

衛恒傳恒作字勢云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
舒光本卉笨尊以垂穎山嶽嵯峨而連岡蟲跋
跋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

竊州

同上師宜官每書輒側而焚其附梁鵠乃益爲
版而飲之酒俟其醉而竊其附

卿點點點

卿知上聲點知主反點乃並反

同上崔瑗作草書勢目竦企鳥跂志在飛移狡
獸暴駭將奔未馳卿點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
離

轉張

張華傳算無遺策功不在賞轉張跋扈遂遘凶
逆

史解

卷五

十三

警角

敬王恬傳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

大衛

梁孝王彤傳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
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衛大衛故難銓曰公在此
獨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衛爲誰曰盧播是也
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
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
因指單衣補幘以爲清銓曰朝野望公舉薦賢

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永補憾以此為清無足稱也

乾沒

馮純傳賈充女之為皇太子妃也純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純勸乾沒救請故得不廢潘岳傳母請岳曰爾當知足為乾沒不已乎

光光文長

楊駿傳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戰為塙毒藥雖行戰遠自傷及駿居內府

史略

卷五

十四

以戟為衛焉

殺公掾

魏舒傳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舒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

三更稻田

李惠傳惠劾奏故立進令別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官

日制

劉寔傳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

露板

同上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煩上露板辭旨懇誠

衛蓋

王濬傳猷煩上六軍衛蓋露犬

定見

同上濬自理曰渾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

史略

卷五

一五

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園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

尺一

山濤傳濤與石鑒共宿夜起視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弟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

蜜印

同上濤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衣

伯審印青朱殺

跼指

樂廣傳道揆將聖事乖跼指膝情獨往自天其生

攫獸

劉毅傳殺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
嚴鼠踏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

碎密

劉頴傳人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疆舉尤之

奏

黃汝御史

同上劉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汝御史按武帝
太康五年初置黃汝獄

踈踰

傳玄傳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
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踰不寐坐而待旦

破頭

傳咸傳楊濟與咸書曰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
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
易也想慮破頭故有此白

額額 五而反

同上自知所陳額觸猛獸之鬚

神狐

段灼傳臣欲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
楚苗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間鳳凰未儀乎
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為佞者也

史略

卷五

七

有龍無尾

閻績傳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
十未有太子

容刀

同上在禮太子朝夕視膳皆定晨省晚問安否
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踈易致
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

斬固

嵇康傳康臨刑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

尼韋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斬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陶兀

劉伶傳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

鋸木屑

胡母輔之傳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

尻背

胡母謙之傳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

史記

卷五

十九

同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

殘尸

皇甫謐傳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殘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

水心

東晉傳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幽水

黑幪

陸機傳機夢黑幪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

官糶

潘岳傳岳轉懷冷時十里置一官糶使老小食戶守之又差吏掌王依客舍收錢岳議罷之

無難督

周處傳孫皓末為無督

鷺十期反

史記

卷五

十九

周圯傳石冰別率趙鷺

零節

周蓬傳蓬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衝獨立柱頭零節之上其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滅族

左右甄音堅

周訪傳訪擊杜曾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按宋書禮志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

白版候

趙王倫傳倫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足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候

服劉鳥

同上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

剖品 刀尺

李含傳含為秦國郎中令秦王東苑舍依臺儀

史補

卷五

二十

葬訖除喪中正龐騰便剖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

陽燧車

張方傳方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為小鹵簿迎帝

流蘇

同上軍人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以為馬帳

敦煌五龍

索靖傳靖與鄉人汜秉張翹索紒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

小苟大苟

荀跽傳跽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跽日屠伯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楚劍

劉喬傳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說尋常自相楚劍害轉添

史補

卷五

二

書簾

劉柳傳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惟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簾矣

馬羅拔

段疋碑傳文奮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拔自郭前捉文為

三品酒

劉弘傳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狠酒同用趙

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
不得分別

高祚 于各反

陶侃傳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軍軍獨能保
固故移就高作以避其衝

灼然

溫嶠傳後舉秀才灼然郁攸傳舉灼然三品

高掾

同上高掾之士被禍而從戎負薪之徒制局而

史記 卷五

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

造微

郁超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
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恭正始

刀繩

顧榮傳榮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王主簿

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闔拓

紀瞻傳二儀者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開

拮

鈴下威儀

楊方傳方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
經按熊遠傳刁協令威儀牽犢盧琳墜馬

五僞

薛兼傳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
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僞

蒸荒

劉隗傳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

史記 卷五

宜

斷道解廬

同上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

靈根

劉波傳超然易慮為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
無虞

磚頭

周顒傳顒之死也敦坐有一叅軍携蒲馬於傳
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

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陵遲

下壺傳弟哀梓忤其郡將郡將怒計其門內之私梓遂以不訓兄讖議陵遲積歲梓壺父也

紛葩

鍾雅傳雅劾奏梅闔曰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

管穴

孫惠傳柳風沐雨來承福難思以管穴毗佐大

史稿

卷五

二四

猷道顯時各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

白望

陳頤傳頤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

阿鄙

高崧傳崧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臥

在室竊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祖陳其意崧便爲叙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鄙故有才具耶

龍荒

郭璞傳思懷之際河東先授璞筆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素梓其翦爲龍荒乎

驢鼠

同上時有物大如水平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官城城下製成異

史稿

卷五

主

焉太守殷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盛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藏一劍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許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郡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壺來過我不須觸之

熙水

同上窟泉之潛不思雲暈熙水之采不美旭晞

混光曜於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

隨牒

庾亮傳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誦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

寥蕭 僂僂

庾翼傳股浩父美爲長沙在郡貧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股君始件雖多驕豪實有風力

史略

卷五

二六

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僂僂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

牙尺

同上瑯琊兄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派於負芒

落毛

王恒之傳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憂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之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

試守孝子

王綏傳父倫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謂爲試守孝子

目痛方

范甯傳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楊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

史略

卷五

三

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慈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挫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標置

劉倏傳高自標置韓康伯傳股浩稱曰康伯能

白標置

勃率

張憑傳勃率爲理窟

王白鬚

王彪之傳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

白鬚

龍堯

虞曠父傳論龍堯爲出內之端鯢魚非獻替之

術肅父之對何其鄙歟

史屬

卷五

二八

僖鬼

陸玩傳玩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戲曰

僕雖吳人幾爲僖鬼

帶腰舟

蔡謨傳謨性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曰蔡

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三明

諸葛恢傳恢字道明潁川荀閭陳留蔡謨皆字

道明號中興三名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

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贈截

孔坦傳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床共奉遺詔

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

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贈截耳

神游

同上庾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

哉

鵠鵠舞

史屬

卷五

二九

謝尚傳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

能作鵠鵠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

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

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禁鬻

謝混傳混初欲尚王後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

王珣曰卿莫近禁鬻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

罄每得一純以爲珍膳項上一簪尤美輒以薦

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鬻

謝白面

謝石傳石少忠面創瘵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

便串

桓伊傳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

菰葑

毛球傳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

史補

卷五

三

葑逃亡所聚

不復

劉鑿齒傳桓溫不悅一星人送絹一疋錢五千文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口家在益州祇命遠下今受言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殯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復之義乎此以絹威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

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荅溫笑曰鑿齒愛君誤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晉王簿

風聞

顧和傳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

黑債

劉毅傳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州至數百萬餘人輸黑債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大擲得雉大

史補

卷五

三

喜寒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荅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焉教意殊不快

庸神

魏詠之傳常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備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罷竟不謂而遣之

鷗若

張軌傳軌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若冠賊油鴟若翩翩怖殺

人
倚柱觀

張寔傳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

刺舉

張茂傳凡公書生精相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

史

羣牛 羣音封

卷五

三二

張駿傳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羣牛孔雀巨象

積賢君

同上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

漸冉

同上兆庶離王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白帽 苦治反

張重華傳謝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前

銜膽

同上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

辛厲心之日

仿 音勒

張天錫傳中錄事席仿

桐椎

李士業傳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帽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穀士業

史

卷五

三三

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哭董

劉殷傳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殷年九歲澤中傷哭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

生得斛餘歸食而不減

二郎

杜軫傳涪人李駭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道

曹摅傳流人王道

惡抵 軟抵

韋謏傳謏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景微
我考我祖父父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
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
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

蚩停

王沉傳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齒骨不簡

停多士豈於貴族爵命不出閭庭四門穆穆

史簡

卷五

三四

福是盈

孤奮

同上吳郡蔡洪字叔問有才名作孤奮論與沉

意同

怨雙

曹毗傳執朽轡以馭逸騶承勁風以握秋蓬役

恬性以充勞府對羣府以偶怨雙

藩落

諸哀傳物各有所施榱桷之材不合以爲藩落

犀肥

王濛傳濛卒臨殯劉惔以犀肥塵尾置棺中因
慟絕久之

蠅蠅

夏統傳採柑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刺蠅蠅
以資養

白汗

同上開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頗如
渾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寒也

史簡

卷五

三五

鰓鰓 鰓鰓 音鰓

同上賈充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

統乃捧施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鰓鰓躍後作鰓

鰓引飛獨首撥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焉

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

有八九觀者皆悚遽

木人石心

同上充使鼓吹伎女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
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鶴企

郭瑀傳遣使者虛左授綬鶴企先生乃眷下國

卯汁

戴逵傳總角時以雞卯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

盼刀

陳訓傳其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其候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

史補

卷五

三六

息意

韓友傳鄧林婦病積年垂危醫巫皆息意

相輪鈴音

佛圖澄傳石勒攻劉曜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吳岡僕各勛禿當此羯語也秀支單也替吳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勛禿當提也此言單出提得曜也

銅守藥

單道開傳日服鎮守藥數九大如梧子藥有松

蜜薑桂茯苓之氣

獸睡

杜有道妻嚴氏傳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

忍辱

同上杜預被誣徵還嚴氏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

灼烜

王敦傳導與舍書曰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烜也

史補

卷五

三七

重兼常兒

桓玄傳小名靈寶嬀媼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

充隱

同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微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

儼蓋

同上殿上施絳綾帳綾黃金爲額四角作金龍

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輜車亦王莽儼蓋之流也

桓詔

同上玄左右稱玄爲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詞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惟聞比虜以苻堅爲苻詔耳

飛豹

王彌傳彌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士號爲飛豹

毛面

史補

卷五

三八

張昌傳新野王欲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桃刀走戟其鋒不可當

號澤

劉聰記趙染斬長史魯徽大司馬曜聞之曰號澤不容尺鯁染之謂也

遮須夷

同上聰子豹歿復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宮室壯麗號曰蒙殊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王久待汝父爲之

管泚

劉曜記曜隱管泚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開牖有二童子入晚曰管泚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匏一口置前再拜而去

匏音背

石勒傳胡部大張弼督石虎祖曰弼邪

張良

同上以張離張良等爲門生主書

振粉

史補

卷五

三七

同上徐光侍直惺然攘袂振粉仰視不顧

鄭櫻桃

石季龍記惑優僮鄭櫻桃而殺妻郭氏更納清河崔氏櫻桃又譜而殺之

葛陂

同上韋謏諫季龍微行曰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

曉曉

同上太子詹事問侍中崔約曰吾患日疾何方

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日溺中則愈珍日何可
溺約日鄧日晚晚正耐溺中

版齒

慕容皝記龍顏版齒

熟食

符登記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口汝等
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
輒飽健能鬪

棲冰

史斷

姚興記銜膽棲冰於城獨守

巨霸 斷堤

呂光記光左臂肉脉起成字文曰巨霸宮外夜
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日光若電及
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

絹 古犬反

同上以羊索爲絹策馬擲人多有中者

作張 休張流反

慕容垂記生爲叛臣成爲逆鬼休張幽顯布毒

存亡

王始

慕容德記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稱太平皇帝
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
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
弟所在始荅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
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卿賴之妻怒曰正
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
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哉

望空

沮渠蒙遜記朝士多違憲
御按在家臥署或事
陟絕於皇朝駁議寢於聖世

同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大本傷治為添庚戌
上斷以一其禁於時時阜國豐寔由於此

趙綿

同上舊章乖昧事役頻苦童老奪養老服成
空戶僻
綿應召每永懷民瘼宵分忘寢

金銀

同上斷金銀

肩脚牀

同上分臺所室有

釘上不許使用

用鐵

假板

文帝紀制交寧二州假板郡縣俸祿聽依臺除
連

世惡

孝武紀詔曰往因師多行過亡或連山藥逆
致軍憲以辭役憚勞有免刑罰雖約法從簡
思多有恩令驟下而猶多豈習愚為性
心難反將在所長吏宜導乖方可普加寬申

原缺第一葉

咸與更始

枕櫛

同上施管瑤現任土作貢

紫綺

同上四時供限可許減太平庶紫綺順典有優
民華纂組傷工無競壅市

五光

同上朕聿命

下思盡寶成之規以

卷廿九之改

負貨

廢帝紀藩王賀貨皆斷

面首

同上帝為山陰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螺蛭

明帝紀古者衡虞置制螺蛭不收川澤產育登
繩進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

約品

同上全命長戶施同造物庶簡惠之化有孑孓

萌好生之德無漏幽品

巧注

同上大赦天下巧注從軍不在赦例

洗畢

後廢帝紀遣尚書郎到諸州檢括民戶窮老充貧者蠲除課調丁壯猶有生養隨宜寬中貴財足以充限者督令洗畢

青蔑車

同上三年秋夕青蔑便好出遊行太妃每乘青蔑

車時相檢攝

慶疑即薦字

禮志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慶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慶玉以白繒

三嚴

同上校獵日平日正直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捷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捷二鼓爲再嚴上水三刻奏捷三鼓爲三嚴

攝人

同上行人巡省擇人誦志

樟宮

同上皇太子妃夢樟木爲觀號曰樟宮

黃閣

同上朱門洞啓常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

剛戎

同上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群品外薄八荒威懾殊俗南膺勁越西

隨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

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實臣盡盛德之範訓

深劭農政高刑厝萬物棟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公地德

比李

同上龍麟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雰於宮樹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德於殿甍連理合幹於園籞

遮迴

同上諸侯王遮迺出入稱警設蹕

母追

同上太古布冠齊則緇之夏曰母追股曰章甫
周曰委貌

幘巾

同上漢末王公名士多委上服以幅巾為雅是
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幘巾

帙岐

同上俗說帙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胸樹枝

史記

卷六

六

成岐謂之為善因而弗改

越舒

同上正冬會不得鐸舞林梓舞長踞伎越舒九
錫博山伎緣大幢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
曲不得舞

簾

樂志簾號曰吹鞭晉先蠶注車駕任吹小簾發
吹大簾簾即篋也

車蔽

符瑞志晉陵人車蔽善相人相帝曰君貴不可
言願無相忘

飛天紉

五行志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
分髮抽其髮直上謂之飛天紉

拉輦

同上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離離莫作雄父啼一
旦去毛衣衫藏拉輦柄

張騁

史記

卷六

七

同上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
下方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蚤
也

《

胡婕妤傳德昭《範訓洽母儀按隋書許善心
傳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載厚生品物於
焉播氣《恐即坤字

保林

何皇后傳上更為太子置內職二等曰保林曰

良娣

停弱

明恭王皇后傳后在家爲停弱婦人不知今段
遂能剛正如此

佖

陳貴妃傳妃叔佖念步兵校尉

戶限上

劉穆之傳穆之孫瑀願爲侍中不得謂所親曰
人仕宦不出當人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

謫

王弘傳阮鯨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謫其本懷
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

押符

同上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待不及坐
士人有罪符伍糾之

公城子野

同上弘少時嘗樛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
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幸弘

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
子野何在弘默然

彭排

王鎮惡傳顯之不見蕃而見軍人僭彭排戰具
朱齡石傳故彭排於轅上

籠冠

劉懷慎傳懷慎子德願善御車孝武問其能爲
之乘畫輪車幸大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着
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九種鹽

張暢傳魏主又遣送氍毹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
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自食黑者療腹脹氣
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
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金不中食

自占

孟懷玉傳係祖自占求行

巾藉

毛脩之傳吾昔在江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

日便應巾幇到門耶

乙士

翻恩傳縣差爲征民充乙士使代馬芻

定准

劉道規傳道乖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

轉唾

謝景仁傳每嚙轉唾左右人衣事畢卽聽一日
潞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

史稿

卷六

十

矜甲

袁豹傳其有矜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

華大

庾登之傳豫章與臨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近光
赫

耐煩

庾炳之傳炳之爲人彊急而不耐煩

冗管

同上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冗管

榮伍

謝惠連傳居父憂贈杜德靈詩十餘首行於世
坐祓徙廢塞不豫榮伍

栢裝

謝瞻傳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宋代

署紙尾

蔡廓傳我不能爲徐于木署紙尾遂不拜于木
美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
名故廓云署紙尾也

史稿

卷六

十一

閑寫

蔡興宗傳劉公比日思一閑寫

標寄

王惠傳兄鑒頗聚飲廣管田宅惠意甚不同謂
鑒曰何用田爲鑒恐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
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

履腸

江智淵傳史臣曰夫將帥者馭衆之名士卒者
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

驅校腸涉血而已哉。

雄狐

王淮之傳淮之嘗作五言范泰謂之曰鄧雅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曰猶差卿世載雄狐

輕詠

廬陵王義真傳以義真輕詠不任王社稷

蒼鷹船

江夏王義恭傳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鷹船上迎之

史稿

卷六

十二

飛耳

王微傳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按飛耳猶言風聞梁武帝紀兼明廣照屈於堂戶飛耳耳目不及四方

鹿麋

同上小兒時尤麋笨無好

牽車

王華傳張邵性豪每行未嘗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三十以矯之

字蔡

王曇首傳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轡銀字蔡不肯開門

隱人

鄭鮮之傳高祖與毅歛局各待其半積錢隱人

格伎

同上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

史稿

卷六

十三

高祖有時慙思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惟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其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伎

儉燕

杜驥傳驥兄坦晚度北入朝廷常以儉燕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爲清塗所隔

五條

王敬弘傳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條五辭着青

敘禱禱飾以朱粉

昏墊

南郡王義宣傳昏墊無復神守

臙酒

劉湛傳命臙酒炙車螯

抵蹋

范華傳孔熙先謂沈邵之曰凡諸處分行徽書
疏皆范華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抵蹋耶

和香方

史部

卷六

十四

同上華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即

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霍虛燥磨磨黏濕耳

松薛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祓珍於外

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

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充疾也

塗步郎

巴陵王休若傳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
狂病自云爲塗步郎爲使

二始

顏延之傳延之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之曰昔

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

二始

笨車

同上常乘羸牛笨車劇疑之傳大其共乘薄笨

車

出面

臧質傳質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

麤中

史部

卷六

十五

魯爽傳別染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

失

襲麗

同上闔門效款招集義銳泉剪襲麗肅定邊城

攫製

沈攸之傳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食熊羆

屬爪蓄攫製之心虎豹摩牙越吞噬之憤

任竿

同上矯情任竿

黻

王玄謨傳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
多鬚者謂之羊顏帥伯缺齒號之曰齟齬秀之
儉者呼爲老怪

耳學

沈慶之傳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猪鼻

同上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輿車左右從者
不過三五人

史補

卷六

十六

細腰鼓

蕭思話傳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爲事
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

纂嚴

竟陵王誕傳內外纂嚴按卽戒嚴也

六慎門

同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
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

榮停

吳喜傳西雉旣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榮停託云
扞蜀

蹄領

同上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善輸蹄領之日

笥袖

殷孝祖傳御仗先有諸葛亮笥袖鎧帽二十五
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

事力

蕭惠開傳惠開有勛十餘事力二三百人

史補

卷六

十七

埋兒

郭世道傳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
共議曰勤有功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
者大乃垂泣瘞之

六井

良吏傳守宰之職以六井爲斷雖沒世不徙木
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

俚民

徐謩傳中宿縣俚民皆巢居鳥語不聞貨易之

宜

○奇溫

朱百年傳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金無絮自此不衣絳帛嘗寒時號孔凱宿不悉祇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絲定奇溫因流涕悲慟

蚊蟲

王素傳素既屢被徵辟聲與法高山中有蚊蟲聲清長聽之使人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蚊

史傳

卷六

十八

賦以自況

屠剝

恩倖傳帝弟宗王相繼屠剝

丁了

戴法興傳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

得法興等五人

○鑰壯

同上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鑰壯

聳踴

王道隆傳道隆棄眾走向臺所乘馬連聳踴不
旬前遂為賊兵及見殺

○却霜

索虜傳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
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
以暖氣却寒也

冷蜺

同上此謂冷蜺舍前於蜺首數七澤八
蜺頃度候龍尊義井所恡

史傳

卷六

史觴卷七

陳留 謝奉副 著

建安 黃師衣 較

黃師正

南齊書

鹿行錦

太祖紀禁民間不得作鹿行錦及局脚狸指牀
牙箱籠雜物

王介導

史觴

同上勅中書舍人桓景真曰王衣中似有王介

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始左增其麗智此置

王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

端委

鬱林王紀微服潛行信次忘反端委以朝虛位

交戟而守空宮

纏帷車

明帝紀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

從如素士

裹蒸

同上大官進御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
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青筠

東昏侯紀起仙華神仙玉宇諸殿刻畫雕綵青
筠金口帶蔚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

杠軸

天文志北辰不移據在杠軸衆星流動實繫天
體五星從伏非閭二義故徐顯思以五星爲非

史觴

星

荒澨

州郡志交州荒澨水與天際外接而夷實貨所
出山海珍怪莫與爲比

龍汗板

輿服志玉輅漆畫輪兩廂上望板前優遊龍汗
板斗蓋

胡奴車 香衣輦

同上夏后氏輦曰金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轎車

皆輦也晉武帝給安平獻王孚雲母輦晉中朝又有香衣輦

紫荷

同上百官執手板尚書令僕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漢末仲長統謂百司皆宜執之其肩上紫紱囊名曰吳囊世呼爲紫荷

楓木

祥瑞志武陵白沙戍楓木連理

史屬

卷七

三

倚勸帽

五行志永明末民間制倚勸帽及海陵廢明帝之立勸進之事倚立可待也

四種帽

同上東昏侯造四種帽因勢爲名一日山鵲歸林二日兔子度坑三日反縛黃離嘯四日鳳凰度三橋

客食

同上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爲客食世

祖以客非家人名改爲別食時人以爲分別之象未幾上晏駕

蘭馬

同上建武中南岸有蘭馬逐路上女子

○玉勝

高昭烈后傳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

○韓公

武穆裴后傳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詞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七多識呼爲韓公

史屬

卷七

四

責賧

豫章王嶷傳洗攸之責賧伐荊州界

鵠格

同上以市稅重濫更定鵠格以稅還民禁諸市調及舊籍

前淮

同上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獻殊殊恒序況乃地僻前淮勳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息禮

自刺

同上臣五十之年爲翫幾時爲此亦復不能以理自刺

銀柱

褚淵傳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世祖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

簞屋

褚澄傳聞簞屋中有呻吟聲

折膠

吳

卷七

五

張敬兒傳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

拍張

王敬則傳年二十餘善拍張曹虎傳每好風景亂開庫拍張向之

聆聽

同上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過危拱傍廷略不聆聽

善禁

陳顯達傳顯達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顯不出

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如禹步作氣釘卽時出乃禁顯達口中鐵出之

快牛

同上當世稱快牛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翟雲白阜

互整

李安民傳領軍討漢川互整賊

荀席

史

卷七

六

崔祖思傳宋武節儉逼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帳三齊荀席五蓋盤桃花米飯

羅纈繩

同上祖思宗人文仲嘗獻太祖纈纈繩一枚上爲納受

大蹄馬

桓榮祖傳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

閉目痛打

周山圖傳勅山圖曰天下事惟同心力由吾
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橫來
虞閉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勳
耳

老聃

王廣之傳世祖見廣之子珍國應堪人用謂廣
之曰卿可謂老聃也

鑄

戴僧靜傳陳胤叔啓世祖以鍛箭鏃用鐵多不

史補

卷七

知鑄作東冶令張候伯以鑄鏃鈍不合用

朴澀

焦度傳爲人朴澀欲就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
甚變竟不得一語

五龍

張岱傳岱火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
征北將軍承弟廣州刺史辨皆知名謂之張氏

五龍

○黃紙帽箱

蕭炫傳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
持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

○蟬腹

王僧虔傳檀珪求祿不得與僧虔爭言曰九流繩
乎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儻布
能嚇人遂與肉餓麟不噉誰爲落毛

○上湯

同上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
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寃暴或以肆忿愚謂治

史補

卷七

八

下因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
家人省視然後處埋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

訛黑

虞坑之傳坑之躡屐至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
斜銳莫斷以芒接之

○腰鼓

沈冲傳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
兄弟

○食鮭

灰杲之傳杲之食惟有韭茹滄韭韭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灰郎貧食畦常有二十七種

園恭州邑

王暉傳明帝好園恭州置園恭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園恭州都大中王暉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珽之彭城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禮思莊傳楚之爲清定訪問

蕭四繳

長沙王光傳尤便弓馬多從武容煥赫都街時

史補

卷七

九

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繳

銀纏

同上世祖嘗幸鍾山是從駕以馬稍刺道遼枯葉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

泥洹舉

劉祥傳以泥洹舉送葬

菟皮衾

劉俊傳俊宅盛治山池造苑牖世祖着鹿皮冠被俊菟皮衾於牖中宴樂

黃頰臚

虞棕傳豫章王晔盛饌享賓謂棕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棕曰恨無黃頰雁何曾食疏所載也

白獐牛

蕭穎胄傳上賜穎胄以常所乘白獐牛

服匿

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罽小口腹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

史補

卷七

一

蘇武子良後詳視罽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趨販

同上顧淵牋與太守蕭綽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爲況綽紳頌袖儒

宗勝達乎

玖陞

竟陵王子良傳臣一月入朝六登玖陞廣陞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

麝臍

竟陵王昭胄傳吏於麝臍中得其事迹

風過耳

廬陵王子卿傳上勅曰汝比在都讀學不沈年
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幼如風過耳使
氣

茅蔣

思復侯子晉傳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巷
家嗣莫移

史綱

卷

二

○蘆茹丸

隨郡王子隆傳子隆年三十一而體過充壯常

服蘆茹丸以自銷損

曳步

張融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
仰首意制甚多

○樹網

同上人生之日止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
如樹網焉

枝劍

周顒傳野牧盛羣開秦重圍並肉掃毛以挾枝
劍如土委地食調常理百為愴息

騎寺

蕭謀傳諸兄誕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
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
官共乘不得兼列騎寺請免誕等官

坐甲

沈文季傳一夫不耕或鍾饑饉緣邊戍卒坐甲

史綱

卷

十二

千羣故豆蠶收地利因兵務食

香火

始安王遙光傳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久
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殺

風榮

王融傳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
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當生靈而能無
感

二驥

劇繪傳豫章王疑以繪為左軍主簿瑯琊王詡為功曹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歎爾

王真傳真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真曰吾前去年為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歎爾也

八擗輿

江夏王寶玄傳分部軍眾乘八擗輿手執絳麾

史略

卷

十三

幡

施縱

丘靈鞠傳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施縱無形儀不治家業

河洛金匱

檀超傳豫章能襲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為

河洛金匱

涓淺

千杉傳彬作蚤蟲賦葦席蓬纒之間蚤蟲俱流洛襄渭淺無時怨肉採擷搜獵日不扶手

千里船

祖冲之傳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鼃不因風木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逐夷

虞愿傳帝素能食左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

史略

卷

十四

逗極

顧歡傳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鳬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解毛

庾易傳民熊採虞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

竹翹

同上安西長史袁象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

量腹

宗測傳少有狂疾等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不辭難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四皓

徐伯珍傳伯珍兄弟四人皆自白相對時人呼

史解

本

一五

爲四皓

○○上頭

華寶傳父豪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爲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十夫客

吳達之傳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

○丁公藤

樂願傳解仲恭母病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除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

母即差

鮭票

紀僧真傳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票

俯屈

扶南國傳房法乘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

史解

泰七

七

惟此二人

史鰌卷八

陳留 謝肇淛 著

黃師表

建安

黃師正

較

梁書

斷弊

武帝紀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咎入罪厥塗匪一斷弊之書日繼於聽覽鉅鈇之刑歲積於牢

行

史記

卷八

孤獨園

同上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匿若終年命厚加料理

公創

同上凡是田桑廢宅沒人者公創之外悉分給貧民

戊夜

同上高祖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

宇宙將軍

簡文紀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

四柱錢

敬帝紀鑄四柱錢一當十

圯塞

昭明太子傳高祖勅曰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月中亦圯塞成疾

數肋

史記

卷八

二

曹景宗傳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鷄叫平澤中逐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楊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間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無氣

野序

同上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序遂

除過往人家乞酒食

魚軍稅

蕭穎達傳穎達啓乞魚軍稅御史中丞任昉彈之

三足雀

夏侯詳傳年十六遭父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堂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

假板

韋叡傳叡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

史補

卷八

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

前劇

沈約傳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燕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

憑空

同上未至牀而憑空顛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

○懸鈴

任昉傳母裴氏晝寢夢有彩旗蓋門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

弄口

王亮傳曲學謾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

四張

張稷傳充融卷稷是爲四張

史補

卷八

洽涯

馬仙埤傳以功封洽涯縣伯

李膺

劉季連傳治令李膺

授而

陳伯之傳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授而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

三術

王瞻傳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書聖

王_志傳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

彫鏤

張元傳彫鏤人閻阮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

羊體

鄭傳傳竟陵王子良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揮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樞心妙臻羊體

史屬

卷八

五

艾席

安成王秀傳或椽飯芳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

看屋梁

南平王偉傳偉子恭每從容謂人口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參徒可反

始興王憺傳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赴人

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

膝痕

蕭藻傳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

范長頭

范岫傳范雲謂人口諸君進止威儀常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梓材巾箱

同上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

史屬

卷八

六

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筆管一雙猶以爲費

魚餞

傳昭傳郡溪無魚或有若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餞於門側

解竈

蕭琛傳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餞餘必陶然致醉

無對日下

陸杲傳杲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

時稱之日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漏蹄

明山賓傳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

酸耿

殷鈞傳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愛之手書戒喻曰知此諸德哀頓爲過又所進殆無一溢以酸耿適然一身宗真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

史簡

卷八

七

宏微自遺訓俯存禮制

幡耗

陸襄傳郡民解于珠服食脩道法嘗入山林藥拾得五色幡耗

沒突艦

裴邃傳密作沒突艦舍甚用淮水暴溢遂乘艦經造橋側魏眾驚潰

○百幅被

裴之碩傳少好賓遊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縱

謾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後竟如其志

○妓衣

夏侯翼傳妓妾數十人僉無破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四盡

魚弘傳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罄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殺盡村中民庶盡

史簡

卷八

人

白題

裴子野傳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崑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于野曰漢賴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消從之此其後乎

嚴棘

劉孝綽傳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者每御輒鑒蔣濟之寬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途漏斯密漏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

肉骨豈伴其施

皮暴晉書

同上孝綽子諒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暴晉書

養炬

王筠傳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是筠金小字也

殘客

張繼傳繼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雄

史略

卷八

九

輔賓客輻湊有過諸繼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上口 孔獨誦

孔休源傳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除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孔獨誦按何終之傳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

半瓊

江革傳謝朓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眺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瓊與革充臥具而去

底突

同上高祖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道

何敗何

何敬容傳沙門釋寶誌嘗遇敬容謂曰君後以

史略

卷八

十

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堂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

王舉所敗

寄命

朱异傳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

賀雅

賀琛傳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郁雅故時人呼之

反腰

羊侃傳有彈箏人陸太素着鹿角爪長七寸
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
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得席上玉簪

端右

蕭介傳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高祖聞朱
异曰端右之材也

三筆六詩

劉潛傳別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緒

史補

卷八

十一

常曰三筆六詩二即潛六孝威也

滅虎

臧厥傳為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
姓謂之滅虎

鞭板

韋粲傳推柳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裝之
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
須我復鞭板

草苐

王僧辯傳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苐開八道向
城

凝威 窮刀

同上高祖非食卑官春秋九十屈志凝齊憤終
賊手大行皇帝溫嚴禁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
復加忍毒皇枝繼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刃
既屠且歸

鵠舫

同上賊又以鵠舫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

史補

卷八

十二

棹手皆越人去來颺捷過風電

鯢鮪

吉玢傳凡鯢鮪蠅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
葬玢

書滯

劉峻傳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
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滯

格酒

劉杲傳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格酒而作模字

助問查此字是否查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希

鰮魚舟

陸雲公傳時天淵池新製鰮魚舟形淵而短高祖暇日常泛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伯尚輕亦預焉

通隱

何點傳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辭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

史記

卷八

十三

大小山

何胤傳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點爲太山胤爲小山

離垢

劉慧斐傳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時人謂爲離垢先生

願公

庾詵傳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

踰面

孫謙傳謙從子廉便辟巧宦委高爽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假謎以謗廉曰刺臯不知噫踰面不知噫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

巧罪

伏臘傳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荅萬分反竄拙謀成茲巧罪

養香

林邑國志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不

史記

卷八

十四

浮者曰養香也

尼乾道

同上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

蕒

同上其大臣蕒僧達

酒樹

扶南國傳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

杖花

武陵王紀傳內寢柏殿在燒節生花其莖四十
有六羅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杖花非
佳事也

笨蹄

侯景傳牀上常設胡牀及笨蹄着靴番脚坐

史簡卷九

陳留 謝摩澍 著

建安 黃師表 較

黃師正

陳書

叙錄

高祖紀侯景乃以叙錄貯石沈塞淮口

刺圍

世祖紀一夜內刺圍取外事分別者前後相續

宋元

每難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勅廷者必設
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羸亦令驚
也

金翅

程文季傳乘金翅助父鎮郢城按徐敬成傳乘

金翅自歐陽引嫌止

拍車

黃法氈傳為拍車及步艦豎拍以逼歷陽

上測

陳方泰傳上下方泰獄方泰初但承行滿不承
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測方泰乃投刃承引
按測猶考訊也沈洙傳有測囚之法日一上起
自哺鼓盡於二更

瞻準

袁樞傳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
為瞻準

俠侍

韋嗣傳驍騎之職舊領營兵無統宿衛自漢代

宋九

宋九

二

已來其任逾重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
直臨軒則升殿俠侍

管庫

馬樞傳貴爵位者以巢田為桎梏愛山林者以
伊呂為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枉下之言翫清虛
則穰秕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

瓶筓

韓子高傳韓子高華收雖復瓶筓小罷與臺末
品

官坊

蕭允傳侯景攻陷城臺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
坐於官坊

波駭

同上時冠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
散

供御囚

王瑒傳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
供御囚

皮腐

宋九

三

紛輓

周弘直傳臨終勅其家曰飲以時服古人通制
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着單衣裙衫故履既
應侍養空備紛輓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惟
安白布手巾麝香爐而已

劇難

袁憲傳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荅剖析如
流

黃札

徐陵傳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餘
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棟
以官階代於錢絹

目色

同上梁武帝云世間人各有目色我特不目色
范曄宋文帝亦云人生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
輒憶羊玄保

○柴瘡

姚察傳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王常別召見

史集

卷九

向

察柴瘡過甚爲之動容

劇人

始興王伯茂傳嗣君喪道由此亂階是諸凶德
咸作謀王允宜整彼司甸刑斯劇人

剗刺

會稽王莊傳左右有不如意輒剗刺其面

○門基

陸瓊傳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
爲少

鏡觀

蕭摩訶傳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殺弓未發摩
訶達柳銑觀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抑割

沈文阿傳君臣吞哀萬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
禮乎

意聖人

沈不害傳不害傳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
採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

史集

卷九

五

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人門

蔡凝傳高祖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王腎錢肅
爲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解舊威恩
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貴散之職故
須人門兼美

接繩

周迪傳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
則紫紗祿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

按繩破度傷若無人

足解

卷九

六



史稿卷十

陳晉 謝肇淵 著

黃師表 較

建安 黃師正

魏書

私署

太祖紀鮮卑伏乞國仁私署大單于按魏書言私署猶借號也

衆文經

史稿

卷一

同上集傳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百餘字號曰衆文經

賴輶

太宗紀城內乏水懸綆汲河帝令連艦上施輶輶絕其汲路

幢校

世祖紀或有故違軍法私離幢校者以軍法行戮

門誅

同上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

極墨

高宗紀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於已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

公文

高祖紀詔沙門不得去寺浮游民間行者仰以公文

史解一

卷

二

開一 門房之誅

同上詔曰朕應歷數開一之期屬于載光熙之運雖仰嚴誨猶懼德化不寬至有門房之誅然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合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

六滲

同上詔曰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緝繹象闕茲六滲

開房記

同上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旣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秘諱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

銅貼

肅宗紀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銅貼店肆爭利城市

矛鈔

孝靜紀內外解嚴百官悉依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矛鈔從事

史解

卷

三

女職

皇后傳高祖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贊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菴蘭子

馮后傳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蘭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蠅蜋在焉后舉匕得之高祖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

申訟車

胡后傳太后勅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冤訟

隔山

拓跋萇傳萇性未嘗笑高祖遷都萇以代尹昶

史

卷

四

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乃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搥吐

拓跋子華傳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甚憂懼子華遂搥吐盡噉之其母乃安

名帳

拓跋子思傳去月朔日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稽不送

踏榆賊

元天穆傳河間邢杲反聚踰十萬劫掠村塢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爲踏榆賊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因以號之

折尺量道

元志傳爲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

史

卷

五

見面陳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車蓋駢論道鈕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避中尉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

宿官

元暉傳御史之職鷹鷂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爲

之

几案才

元慶智傳美容貌有几案才

白臺

樂平王不傳高允著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
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常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
王以問曰者董道秀策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
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
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
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臣
祿方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樂符之
至不亦宜乎

備圓方

濟南王琰傳琰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
並以宗室傳古文學齊名盧道將謂崔休曰三
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
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沈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
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

累魚

臨淮王孝友傳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氣
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
樂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營鳳斯存徒
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

略略

元欽傳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
略壽安思若思若欽字也

赤牛中尉

元仲景傳為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觀
赤牛時號赤牛中尉

驪鼠

元慶和傳蕭衍以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
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
若驪鼠

奔涌

元順傳順頗異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歎
而不言

支將

元英傳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

沈郢

廣陵王羽傳遷都洛陽議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沈郢耳

握蛇

彭城王勰傳勰謂咸陽王禧曰兄識長年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傾軋

史解

卷一

人

同上勰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暕

豫州治中庾祿等數人勰傾軋禮之常參坐席

千奴一膽

崔玄伯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

酈酒

長孫嵩傳裕於舟中望酈廐蓋遺以酈酒及江南食物

兩漠

長孫道生傳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黑白兩漠間

鐵小兒

長孫稚傳稚諸子號果蕭衍將表遂頗難之號曰鐵小兒

位置

穆彌傳彌有風格善自位置

筆公

古彌傳彌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故時人呼

史解

卷一

九

爲筆公

校練

安同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練家法脩整爲世所稱

黑箱公

于栗磾傳劉裕遣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箱公麾下栗磾好持黑箱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

微口

封軌傳權宜微日使人常體但光揚有稱宜轉一階

歸食

宋隱傳隱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為無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

輔春

史解

卷十

十

公孫軌傳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王皆加綳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為之語曰驢無強弱輔春自壯衆共嘆之

官慳

賈秀傳乙渾妻求公主之號秀議不與渾夫妻默然舍忿它日乃書大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

牛毛

崔浩傳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

無算號稱牛毛之衆

據豎

同上屈丐不思樹黨強隣報讎雪耻乃結分於蟻蟻背德於姚興據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人所滅耳

標醪

同上太宗賜浩御標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日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

銅鏃

史解

卷二

二

同上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鏃於酌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鏃畫紙作字以紀其異

連雞

同上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

漏刃

刁雙傳中山王熙誅其弟略投命於雙雙護之
周年時購略甚切略乃謂雙曰我兄弟屠滅已
盡惟我一身漏刃相託

驢王

王慧龍傳王氏世驢阜江東謂之驢王慧龍阜
大崔浩曰直實種矣

穿角履

王遵榮傳嘗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
之

史解

卷十

十二

早舍

李茂傳茂遜位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游早舍
不入京師

光價

李神傳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爲
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

身短慮長

陸侯傳侯策高車必叛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
何長也

斤板

陸獻傳聖懷無內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

子細

源懷傳懷性寬容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
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
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
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城狐

薛慶之傳慶之爲廷尉寺隣接北城曾夏日於

史解

卷十

三

寺俯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傅陵崔纂或以
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
二卿裴延儒韋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
觀事傳於世

豪盛

鄭範傳範夜夢陰毛拂蹠它日說之時齊人有
占夢者曰史武進云豪盛於齊下矣

隨牒

裴宣傳謂親賓曰吾本間閭之士素無當世之

主心且隨牒推移。遂至於此。祿後養親。道不光風。瞻言往哲。可以歸矣。

柄屑

裴安祖傳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師寥遠實憚於柄屑耳

舉接

盧度世傳崔浩之難其庶兄弟常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約令絕妾登不得使長以防後患至淵兄弟婢賤生子雖形貌

宋書

卷十

十四

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

莖豆

盧昶傳蕭齊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

黃中

高允傳允少孤風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涵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髦但恐吾不見耳

待放

蔡謏契傳高祖謂羣臣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

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

攘素

崔光傳帝崩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呼待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王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廟崩太尉趙孝橫欽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問者莫不稱善

袍御

同上左右僕從衆過千百扶衛跋履御袍在身

宋書

卷十

十五

衆噪塵日湧汗流離

○惡偶

同上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璠惡偶賈誼忌鴈

放蛆

魏琛傳琛嘗拜官諸賓悉集尚書邢縡晚至琛謂縡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願雖以戲言縡變色銜忿

魘咒

喉唇

高聰傳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
里五十餘步待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
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
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風茂巧會翳虞之
節妣盡豐圖之儀威稜攸疊越兇懾氣才猛所
至勃慙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
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範詔曰此
乃弓弧小疏何足以示後葉而愜近侍苟以
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

史肅

卷十

十六

四維之個

袁譙傳譙議明堂制曰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
之個不能令各據其辰

永宅

傅永傳永常登北垵於平坦處奮袖躍馬盤旋
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
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
吾之永宅也

趙郡鹿

李孝伯傳孝伯父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賊
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
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
常山栗

雍容

李安世傳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生民屢
破官軍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
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彗雙婦女
尚如此男子那可逢

史肅

卷十

十二

苞蔭

李冲傳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
分可出僥倖之人可止索食貨志魏勅不立三
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家強微歛倍
於公賦

劉石經

劉芳傳芳與王肅論男子有笄引體內則冊子
事父母雞初鳴櫛纓弁總以慈而言男子有笄
則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

非劉石經耶。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辭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

物祖

劉惔傳。惔又撰諸品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影役

蕭寶寅贊寶寅忘恩背義。泉鏡其心。此亦戎夷影役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冠沒其門。至於

史事

卷十

二八

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

寢呼

韓顯宗傳。汝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卽寢呼法撫。猶有一二外。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惟服郎耳。

卷帛

同上。顯宗斬高法。援高祖詔曰。卿破賊斬醜。殊蓋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顯宗曰。臣

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疋。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處復高曳長纆。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飲毫卷帛。解上而已。

俠質

程駿傳。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悞。又門無俠貨之資。室有懷道之士。

聚納

史事

卷十

二九

薛懷吉傳。懷吉本不屬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譽。

仙人文綾

畢舉敬傳。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百疋。

木手

李彪傳。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闕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樓。

祇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
中取我木手搭奴肋折案傳末云始彪爲中尉
號爲嚴酷以姦狀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脇腹氣
絕而復續者時有焉

麤冗

宋弁傳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日陳讓高祖
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可專守一官
不助朕爲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二
衛之假攝不足容存推讓以棄大委

澆手

宋鴻貴傳跡凡不達律令兄律有梟首之罪乃
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

煩緩

郭祚傳祚爲青州刺史雖決斷淹留號爲煩緩
然士女懷其德澤

黃鼠

同上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
鼠山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

王顯通相唇齒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
謫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鼠少師

郭尖

郭景尚傳景尚善事權寵世號之曰郭尖

永年之宅

邢辯傳高祖因行樂至司空府南兄辯宅遣使
謂辯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乃作東望德館情
有依然辯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
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

臥虎

李崇傳崇在楊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
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

李錐

李世哲傳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
劇騰之處世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

重死

鄭幼儒傳幼儒亡後妻淫蕩兄悻肆行無禮子
敬道敬德金亦不才俱走於闔右幼儒從兄伯

獸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令死復重死可爲悲歎

呀

鄭巨倫傳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僚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

龍道

崔挺傳州治舊板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

史籍

卷一

三

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欲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

失東

崔勉傳以舉人失東爲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

鐵星

楊津傳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

利禦堅城惟畏楊公鐵星

蹟頭

裴綸傳比因大水蹟頭不免羣情所逼

湖道

裴榮傳世宗聞榮善白湖置

騰跡

裴衍傳詔曰知欲養病中岳練石岳嶺猶素雲根何芝清壑騰跡之操深川嘉焉但治缺古風有覲山客耳

史籍

卷一

三

柳旗

柳達傳性羸膝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旗

雄疎

楊大眼傳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疎捍甲折旋見稱當世

狗舐泉

爾朱榮傳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茸泉焉至今名狗舐泉

谷壘

同上畜牧蕃盛牛羊駝馬色別為羣各量而已

雙兔碑

同上榮榮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逐之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金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

解了

備朱世隆傳畏爾朱榮威深自克勉而心几案

史斷

卷一

三四

俯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

局子倒立

同上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接舉忽聞局上欽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

彌尾青

朱繖傳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

碎職

劉桃符傳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

暗巴

董紹傳蕭寶寅之反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暗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膽耶紇曰此是紹之壯詞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真膽也

黑字

宇文忠之傳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黑字

神口

祖瑩傳王肅曾於省中咏悲平城詩云悲平城

史斷

卷一

三五

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風荒松無龍風彭城王總甚嗟其美欲使更咏乃失語云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戲聽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總有慙色瑩時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淮水裏肅甚嗟賞之總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幾為吳子所屈

倉雅

張仲繼傳學尚有父風善含雅林說

洞碎

平恒傳不爲子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

檢格

徐遵明傳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誦說不愜吾心

腰龜

董徽傳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休節還家云胡不樂

桐君

裴伯茂傳余攝養姪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瘵疾雖桐君上藥有時致効而草木下性寔榮衿抱

牛象

邢昕傳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關於江南

通峭

溫子昇傳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爲

歷羅

于洛侯傳州人富熾奪民呂勝歷羅一具

天狗

羊祉傳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

義孝

王獻傳獻之葬也假親姻義莊以哀經綰冠送喪

史

卷十

三

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按北齊書和士開母喪附託者咸解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義孝

膠聲

抱疑傳鄉史中丞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膠聲布於朝野醜音蔽於行路

佐濁子

符承祖傳承祖坐賊應死高祖原之創職禁錮

在家拔忤義將軍佞濁子

射人意

劉膳傳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楚刺

劉裕傳意氣楚刺僅識文字樛蒨傾產爲時賤薄

鬼目粽

劉子業傳子恭誅義恭刺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中投之蜜中謂之鬼目粽

東應

卷十

六

金澡灌

蕭順傳屢帝至益州刺史劉俊宅晝臥覺後自捧金澡盤面廣三尺愛姬執金澡灌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獻

刀勅

蕭寶卷傳愛幸茹法珍梅兪兄等及左右應勅捉御刀之徒金執國命民間謂之刀勅

飛錫

蕭衍傳侯景圍樹深固內外斷絕衍數募人出

戰常爲景所執養有一小兒請以飛錫傳致消息因西北風而颺之頻放數錫景令走馬射取之竟不能達也

妍妍

沮渠蒙遜傳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有枝書即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妍妍然也斬之案綱目作

女市

龜茲國傳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

史應

卷十

九

六指

疏勒國傳人手足皆六指子非六指者即不育

烏鎗

蠕蠕傳銅烏鎗四枚柔鐵烏鎗二枚各受二斛

咽唾

徒何反就六眷傳伯祖日陸眷因亂販賣爲漁陽烏丸太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六眷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日願使王君之智慧祿相盡

移入我腹中

街術

刑罰志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防喧闐於街術

史記

卷十

三十

史記卷十一

陳留 謝登 謝著

建安

黃師表

較

黃師正

北齊書

高顯

神武紀目有精光長頭高顯齒白如玉

團焦

同上抵楊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

史記

卷十一

一

主人逢問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

梗楊

同上建牙楊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

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

并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為親信都督

二拔

同上勅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

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學者以二拔為拓拔

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

胡荒

同上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祲其寇謂之胡荒

汪榮

文襄紀龍械精新士馬覆盛內外感思上下勦力三令五申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汪榮

狗腳朕

史

卷上

二

同上王常侍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歐之三拳奮衣而出

重蹀

文宣紀及長黑邑大頰兌下鱗身重蹀

木犬

同上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日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

督實事歸烏有

劉向

同上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憲與皆伏誅

自反

廢帝紀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儼亦為跡豈非自反耶

無愁天子

後王紀盛為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

史

卷上

三

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

畫勢

同上為刀子者刀皆狹細名曰畫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

眉目

馮翊王潤傳開府王迥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巡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

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官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
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
情鼠輩欲橫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
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

內參

范陽王紹義傳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內參打殺
博士任方榮

家家

南陽王綽傳俗云五月五日生名勝不壞綽兄

史

卷十一

四

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
爲姊妹

腦滿

瑯琊王儼傳儼殺和士開肘律光執其手強引
以前請帝曰瑯琊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
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
解頭良久乃釋之

鳳毛

北平王貞傳沉審寬怒武成常曰此兒得我風

毛

嚇漢

平秦王歸彥傳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
文宣入庫賜從臣兵罷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
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
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常兄之怒
使以馬鞭擊其額血祓面曰爾反時當以此角
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乾啼

史

卷十一

五

尉景傳小兒慣去故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
不聽打耶

穿錐

庫狄干傳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
人謂之穿錐

麗龜

斛律羨傳羨及光並少工騎射其父母口令其
出敗還卽較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
腹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僞

損幹

赫連子悅傳世宗問民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部艱難若束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心負公心

屬書

陽休之傳陰中書侍郎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右屬藩之瓶羊聚之錢之驢馬從晉陽向鄴

七

傳后善而盈此

規檢

章聿脩傳中書少子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

應急像

封述傳一息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輪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

齊彭公

和風而杓轉

醜舍人

荀士遜傳狀貌甚醜以文詞見用嘗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

本帳

宋世良傳詣河北枯戶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

卷上

遁軀

孟秦傳秦形貌短小及謁見清河王岳心鄙其耿小笑而不言後尋秦斷決之處乃謂秦曰卿決斷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

瘡疵

朱道傳文襄判之曰遊道稟性過悍足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

科斗形

同上取人爲之語曰遊道獼猴面陸馬科斗形

意識不圖貌何謂醜者必無情

打竹簇

爾朱文暢傳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

逆刺

許遵傳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如神

閒心符

吳遵世傳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閒心符君遊世端取

卷工

吞之遂明占候

面如刻畫

崔陵傳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效爲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擲符不畏

取急

崔贍傳因患耳取急十餘日

棘刺丸

孫奉傳嘗服棘刺丸李諧等謂之曰那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

原缺

史記卷十二

陳留 謝肇淵 著

建安 黃師承 校

周書

字文

文帝紀晉回因符待玉璽三
晉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符謂人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周并以爲氏焉

坐甲

同上專義達吉國有常和號戈坐甲指日相見

大布錢

武帝紀更時行大布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

品色衣

宣帝紀詔天臺侍衛之官皆着五色及紅紫綠衣以紺爲緣名曰品色衣

貍子

王熙傳老無富道臥貍子安得過

呼

盧辯傳依周禮建六官戶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又有州呼藥

酣與

長孫澄傳雖不飲酒而見觀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厨別進異饌窮之止

鐔于 芒筒

斛斯微傳樂有鐔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

史補

卷十

蜀得之皆莫之識微見之曰此鐔于也衆弗之信微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嘆服

着翅

韓果傳稽胡憚果勁健蹄爲着翅人太祖聞之笑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鐵猛獸

蔡祐傳與齊神武戰於邙山祐時着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鐵猛獸也

批把門

楊紹傳從柱國燕國公於謹圍江陵紹聞於批把門流矢中股而力戰不衰

舉身是膽

王雅傳從戰邛山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退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却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孝魚泉

史補

卷十

陸通傳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

黃驄

裴果傳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驄年少

洛陽主人

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監督糧

儲軍用不置太祖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竅木

李彥傳彥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竅木爲積葛藥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吳此實吾平生之志也

二蘇

蘇亮傳亮少與從弟綽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云

史解

卷十二

四

燭燈

呂思禮傳思禮好學有六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燈夜有數升

裴福

薛澄傳韋潛度謂澄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繫襪數參吏部澄曰世胄驕高位英俊流下僚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

二欵罷

同上魏文帝又造二欵罷一爲二仙人共持一

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

金瓶以臨罷上以水灌山則出乎瓶而注乎罷

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欵罷一爲二荷同處

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罷上以水注荷則

出乎蓮而盈乎罷爲見雁蟻蚱以飾之謂之水

芝欵罷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言

三才之象也

左轄

史解

卷十二

五

韋瑱傳入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

老公

王軌傳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持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

朱買臣

王褒傳梁元帝將朱買臣

番上

蕭瑀傳世宗命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

撰世譜爲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齋
上便隔晨昏請在者書有所詔許焉

神窟

皇甫遐傳負上爲墳後於墓南作一碑窟陰雨
則穿窟睛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木管暫停積以
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餘步碑窟重臺兩匝
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

謝章

異傳傳徵教世宗及宋獻公等緣書時俗人書

史

卷十一

六

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

盱衡

蕭參傳營疆土既狹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
腕歎咤者久之

如州

宗如周傳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
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汝何
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

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
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見
侮反深

史

卷十二

七

史麟卷十三

陳晉 謝肇淛 著

建安 黃師表 校 黃師正

隋書

五柱

文帝紀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

死隴

同上伐陳詔巴峽之下海簾已西江北江南為

史麟 卷三

鬼為域死隴窮發掘之酷生居極樓危之苦秋

掠人畜斷截樵蘇市井不立農事廢寢

木魚符

同上頌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離一雄一

歷山飛

煬帝紀王谷人王須拔反自稱漫天大王國號燕

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萬北連突

厥南寇趙

珠松

禮儀志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

鑲

同上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鑲九嬪及公夫人
五鎮世婦三鎮又內外命婦從五品已上蔽髻
惟以鑲數花釵多少為品秩

九服

同上諸公夫人九服其翟衣雉皆九等俱以雉
雉為領襟各九自雉衣已下五日離衣鷩衣鳩
衣鵠衣翟衣并朱衣黃衣素衣玄衣而九

史麟 卷三

潛潭

二

天文志五星潛潭皆以顛逆所犯行失時指下
臣承類者乘而害之皆滅亡之徵也

阿練

五行志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於
人場園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
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
命言罷而去

絳帽

同上梁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服在頂上大如兩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早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州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州以絳紫髮自是早疫者二年楊徐充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

打稽

刑法志王侯驕橫轉甚或自自殺人於都街却賊亡命咸於王家自匿薄暮應起則剝掠行路

史記

卷三

三

謂之打稽

壺手

同上死罪將決乘露車着三械加壺手至市脫手械及壺手焉

狗杖

同上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狗杖夾指壓蹀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缸既不勝苦皆致誣伏

引咎

百官志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緋執青儀囊在前囊題云百官吉以受辭訴一人緋衣執鞭杖依列行七人唱呼人殿引咎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咎

鶴頭板

同上用官式吏部先爲白牒錄數十人名吏部尚書與參掌人共署奏勅或可或不可其不用者更銓量奏請若勅可則付選更色別量貴賤內外分之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

史記

卷三

四

可卽出付典名而典以名帖鶴頭板整威儀送往得官之家

黃沛

劉昉傳昉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

潤筆

鄭譯傳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頗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

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韋構

源雄傳往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旌馬邑安撫北蕃嘉謀絕外境之處挺劍息韋構之望

露門學

盧勣傳勣自以經綦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勣以本官就學

水間堵

元諧傳諧自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

吳麟

卷三

五

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高祖受禪顧諧笑曰水間堵竟何如也

蹲狗

同上諧令弟游望氣游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並伏誅

昨暮兒

蘇威傳威子夔議樂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兩丈四

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

謙匿

李德林傳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直史也

共視

元暉傳暉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視情契甚厚

五牙

楊素傳素居永安造大櫓名曰五牙上起樓五

吳麟

卷三

五

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

神臯

同上編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卽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

餘勇

宇文慶傳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遁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日卿之

餘勇可以賈人也

錐舌

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施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戒以慎口

注色

盧僧傳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卽授官皆注色而遣

豐亮渠

史簡

卷三

二

薛冑傳先是充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冑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亮渠

八采

盧思道傳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二百首唯思道獨得八百故時人稱爲八采盧郎

踞壁

薛道衡傳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偶人

柳詵傳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典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思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詵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以爲歡笑

史簡

卷三

八

許公陌

宇文述傳述好着奇服炫耀時人雲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倣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日入內宿猶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陌耳又學之名爲許公陌勢

容容

柳或傳上嘉其姪直謂或曰大丈夫當止名於世無容容而已

玉麟符

樊子蓋傳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重閉

衛玄傳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半勇夫重閉此其義也

炙類

麥鐵杖傳遼東之役請為先鋒顧謂將者吳景

史

卷三

九

玄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類風帶散卓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

肉飛仙

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過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為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

重瞳

魚俱羅傳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帝之所忌

辭見帳

裴政傳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

銀窟

郎茂傳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

史

卷三

十

馬坊

榮毗傳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收為辭實給私人也

四儻

裴蘊傳高祖不好聲伎造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儻之色皆罷遣從民

觀風行殿

宇文愷傳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

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

戴千

王劭傳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千之表指示羣臣又乾鑿度曰泰表戴千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千者也秦人之表戴千

牟甲

楊玄感傳取飄布爲牟甲署官屬

鬚木出骨

史篇

卷十三

十二

王頌傳夜發陳武帝陵剖棺見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

戴帽傷

梁彥光傳臣前待相州百姓呼爲戴帽傷按謂柔軟無能也

羅刹政

庫狄士文傳士文爲貝州刺史時有京兆韋煥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行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

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似鴨

元善傳善言於上曰楊素羸蹠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顗

兩僞

何妥傳時蘭陵蕭齊亦有僞才任曰楊巷妥在白楊頭時人謂之語曰世有兩僞白楊何妥青楊蕭齊

犀額

史篇

卷十三

七

劉焯傳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

齧舌

王孝籍傳毒螫瘡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水火鏖脂膏腴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

扁螺

劉臻傳性好噉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按臻

父名顯

治葛

諸葛穎傳甚見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
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
是以時人謂之治葛

文軌

杜正藏傳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
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杜
家新書

史補

卷三

十三

犀杖

譙國夫人傳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於陳王至
此晉王廣遣陳王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
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
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

獠儼

劉昶女傳昶子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
辨頭反縛遶上作獠儼取公卿

芻氏

百濟傳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芻氏解氏
貞氏國氏木氏苗氏

烏卜

女國傳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川獮猴祭畢入
山祝之有一烏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
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烏卜

礪

附國傳無城牆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
石為礪而居以避其患其礪高至十餘丈下至

史補

卷三

十一

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礪上
方二三步狀似浮屠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
夜必閉以防賊盜

史觸卷十四

陳晉 謝肇淛 著

建安

黃師表

較

黃師正

南史

竹筴

宋文帝紀車府令嘗以輦筴故請改易之又輦
席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筴未至
於壞紫色貴並不聽改其率素如此云

史觸

卷十四

一

僑人租

宋孝武帝紀始課南徐州僑人租

麟奴

宋前廢帝紀帝自以爲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
愛及卽位將擢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
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爲麟奴

禾絹

宋明帝紀中書舍人胡母穎專權奏無不可時
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索禾絹謂上也

電箭

齊高帝紀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帝常率數
十人直入鎮軍府時著熱帝畫臥裸袒蒼梧立
帝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
不變欽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
領軍腹大是佳射棚前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
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帝臍蒼梧
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聖火

史觸

卷十四

二

齊武帝紀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
歲有沙門從北齋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
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
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

西弄

齊鬱林王紀出西弄遇弒

餘濼

裴蒸

齊明帝紀嘗用皂笊訖投餘濼與左右曰此猶
堪明日用大官進御食有裴蒸帝十字畫之曰

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擔幢

齊東昏侯紀初學擔幢每傾倒在幢杪者必致
蹉傷其後自虎幢七丈五尺尚上擔之折齒不
倦

解菜

同上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絰杖衣悉麗
布琴小來吊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
聽音伎左右直長闍豎王寶孫諸人共營有蓋

史記

卷十四

三

云爲天子解菜

毛人

梁武帝紀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
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

根根

同上都下訛言有根根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
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足佰錢

同上詔曰朝四暮三衆徂皆喜名實未虧而喜

怒爲用頃開外間多用九佰錢佰減則物貴佰
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
日更滋甚自今可通用足佰錢

憤風

同上丁文帝憂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
憤風驚浪不暫停止

箭壯

梁簡文帝紀江夏宮南門箭壯飛

游手

同上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
詰點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新於文士愧於
武夫

一把子人

陳武帝紀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
一把子人何足可打

玉勝

高昭烈后傳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

栢直

徐妃傳妃與暨季江淫通季江每嘆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梁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多情

隱囊

張貴妃傳後王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王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

前相如

管浦侯遵考傳子季連出建陽門爲蜀人蘭相

史略

卷十

五

如所殺

聚憂

劇述傳述嘗有總麻之慘或詰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慘以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

金蠶

王玄謨傳玄謨弟玄象爲下邳太守好發塚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

數詞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容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金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朝隱

王僧祐傳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遊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

麀牝

王僧虔傳後往趙宗處設精白鮑美鮮麀牝

史略

卷十

六

獵婢

王琨傳父惔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獵婢茶心侍之遂生岷

玉卮無當

王球傳球簡貴勢不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晏首常云荷玉亦是玉卮無當耳

玉昆

王銍傳銍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銍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發八

王祿之傳祿之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
彈棋發八勢

山資

王秀之傳後爲晉平太守基年求還或問其故
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
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
久留以妨賢路

斃狗

幸聚傳聚誅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聚門生秋
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幸氏已
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垂泣呼天
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
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
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斃狗戲如平常經年餘
闔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
以時妻子皆泣

黃羅襪

褚淵傳彥回爲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
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
危篤故召卿欲使者黃羅襪指牀頭大田曰文
書皆由內實此固不得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
黃羅襪乳母服也

水引餅

何戢傳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

危廐

張邵傳人生危廐宜有遠慮

徙癰

張融傳時有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
宗爲氣封之徙置泰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邊
便起一瘡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瘡大膿爛
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癢損

荅颯

鄭鮮之傳范泰嘗聚中謂鮮之曰卿與傅謝俱
從聖王有功閭洛鄉乃居僚首今日荅颯去人
迹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

顏彪

顏延之傳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
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

朱買臣

周弘正傳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左右而閤人
也

鱣頭林

沈攸之傳攸之敗無所歸乃與第二子中書侍
郎文和至華容之鱣頭林投州史家

史集

卷四

九

尖冢

蕭穎胄傳子敬爲魏興太守梁州有古墓名曰
尖冢或云張雋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
拒推埋者懼而退敬謂無此理求有監督及開
唯有銀鏤銅鏡方尺

方幅

蕭坦之傳帝賂沈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
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
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勅出賜今

舍人王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
故仰遣耳

狂華

始興王鑑傳劉亮爲益川刺史齋前石榴樹陵
冬生華亮以問道士邵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
劉滅亡之象

阿杜

周盤龍傳盤龍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
美送金釵以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收口餉

史集

卷四

十

周公阿杜

墟王

吳平侯景傳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
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曰
其後必大

誘口

昭明太子傳建康縣獄誣人誘口獄翻縣以太
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
牽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

治十年

桃花米

任昉傳爲新安太守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

石無以爲飲

綠沈瓜

同上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

不自勝

包鱸

朱异傳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飛包鱸不

史略

卷十四

十一

輟於口

目色

徐陵傳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

色范曄

繞喙

鮑泉傳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尅元帝乃數泉

二十罪爲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

蝟毛徒勞繞喙

理縣譜

傅玖傳玖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

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虜父使君

王洪軌傳洪軌既北入而有清正州人呼爲虜

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細蕨

孫謙傳臨終遺命棺足周身殯足容柩施書爵

里無日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使輜牀裝

之以蕨以常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

史略

卷十四

十一

貞巧乃織細蕨裝輜以蕨爲鈴佩雖素而華

水滌

何佟之傳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

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滌

發越

顧越傳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

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

齋名

何思澄傳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

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卽命食有人方之婁護
欣然當之投晚還家齋名必盡

青鏤筆

紀少瑜傳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
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
此邁進

溪賊毒

孝義傳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母卒負土成墳
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

宋書

卷十四

十三

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魃魅弗敢從
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賊毒者女試療之自
覺病便差

齒冷

樂預傳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
籍似有伊周之事君家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
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
爲効尤

飲谷

宗少文傳栖丘飲谷二十餘年

鴨副

茹法珍傳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訛
云趙思食鴨副諸鬼蓋着調當時莫解梁武平
建業東昏兄群小一時誅滅故稱爲諸鬼也俗
間以細剉肉樣以薑桂口副意着以凶黨皆當
細剉而烹之也

干漫

扶南國傳始令國內男子着橫幅橫幅今干漫

史略

卷十四

七

也

史簡卷十五

陳蕃 謝肇淛 著

安

黃師表

黃師正

較

比史

籍坊

魏孝文紀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

澆人

東魏孝靜紀夏五月大旱勒城門殿門及省府

卷十五

寺署坊門澆人不簡王公無限日待雨乃止

劇向

齊文宣紀龔州人劉向於都謀逆伏誅

廁籌

齊文宣紀雖以楊情為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

肥呼為楊大肚

縮屋

齊廢帝紀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情傳

肯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

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髮童之狀不入季女

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

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嫺而不亂未

若此翁自首不娶者也

聖杖

隋文帝紀素無學術好為小數言神燭聖杖堪

能療病

駕毳

隋煬帝紀受夷宇宙混一車書東漸西被無思

卷十五

不服南征北怨俱荷來蘇駕毳乘風歷代所弗

至解髮左社聲教所罕及莫不厥角關塞頓顙

闕庭譯靡絕時書無虛月

二聖

獨孤后傳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

上意合宮中稱為二聖

十錢主簿

陽平王熙傳子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

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

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

福輿

崔彧傳臨終戒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做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休踏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吾沒後歛以時服祭無牢饋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

絕倒

崔瞻傳行過彭城讀道傍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爲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

史部 卷五

三

哀感焉

竊級

崔儵傳叔義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

熊皮郵泥

長孫道生傳一熊皮郵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鐵小兒

長孫承泰傳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泰諸

子號果遂頗難之號曰鐵小兒

捫膝

賈彥傳爲策陷冀州賈景輿稱疾不拜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

水稜

盧詢祖傳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禍衡思道無水稜文舉

蜀牛

高允傳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

史部 卷五

四

杖各一蜀刀一口

司徒帽

高昂傳轉司徒公好着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馬皂

同上范陽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燭燬爲馬皂脰長丈六尺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強舉之

鴛鴦

崔楷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鴛

解付崔楷

十三環金帶

李穆傳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

子服也

四括

李士謙傳李平字伯括爲樂平太守弟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

四黃

東唐

卷五

五

同上機子楷有男子五人韞兄朶勁獻韞字護宗兄字仲黃朶字季黃勁字少黃獻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

入麤入細

李雄傳入麤入細李普濟

甬揖

李幼廉傳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幼廉甬揖而已

健婦

裴澤傳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

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爲健婦

夫半

漁獵夫

裴俠傳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千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

遊艇子

楊素傳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爲亡命號曰

史唐

卷五

六

遊艇子

○李錐

李崇傳崇于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是高聲劉騰之虞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

三短

李諧傳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瘻而舉願因跛而緩步因瘻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種發

同上諸子庶生而大闢崔謏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編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日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謏門有惡疾以呼施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

三微

張烈傳烈字微之時青州有崔微伯房微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三微

佞哀

陽休之傳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

史事

卷五

七

人見待佞哀詐訑實非本懷

陽五

同上休之弟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輒敢議論俊之大喜

弱顏

祖珽傳高元海奏珽珽自分踈并云與元海素

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

薛

爾朱文暢傳爲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

水菰

慕容儼傳侯瑱任約并力圍城惟煮槐楮葉并紵根水菰葛父等及靴皮帶筋肉等食之

啖齏

彭樂傳神武怒其放字文泰令伏諸地親稱其頭連頸之并數次施之失舉刀將下者三啖齏

史事

卷五

八

良久乃止

養豚

司馬子如傳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養豚牛犢犢在道死唯養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

馬臣

斛律金傳謂雲州魏除爲第二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婦曰馬臣

空頭漢

同上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
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
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遙還覆奏帝
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

踏駁

蘇威傳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踏駁

六俊

唐瑾傳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
號爲六俊

史解

卷五

九

客量

漢王諒傳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
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
紙諒聞謠喜曰我勿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
皇家最小以爲應之

簍

乞伏慧傳曾見人以簍捕魚者出網買而放之
其仁心如此百姓羨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簍

老革

裴蘊傳蘇威勸帝赦群盜可減高麗蘊奏曰此
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
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

緣沈甲

張奐傳後賜緣沈甲獸文具裝

四大

熊安生傳宗道暉好着高翅帽大屐與州人爲
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
之四大

史解

卷五

十

觸觸生

同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
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
哂之

通僂

李文博傳魏郡侯白字君素通僂不持威儀好
爲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

李練

李順興傳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

至其家號爲李練

漢狗

韓鳳傳鳳恒帶刀走馬未嘗安行驥目張孝有
啖人之勢每吃日恨不得割漢狗飼馬又日刀
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

雀息

高麗傳左右雀息不敢動

康寺三火

序傳李師上與范陽盧公順俱爲符璽郎待詔

史略

卷五

十一

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

居僧寺朝士謂之康寺三火

鼠乳

同上李神雋頸多鼠乳而性通率不持檢度

丁掾

同上淑苑之敗神雋策馭馬而走日丁掾力馬

倒日丁掾誤我

史簡卷十六

陳留

謝肇淛

著

建安

黃師表

較

唐書

銀莢符

高祖紀改銀莢符爲銅魚符

庫牛

同上禁獻侏儒短節小馬庫牛異獸奇禽者

史略

卷五

十一

不驚

太宗紀生而不驚

二聖

武后紀高宗稱天皇皇后亦稱天后天下之人

謂之二聖

天中王

同上封嵩山爲神岳封其神爲天中王

拔河

中宗紀及皇后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爲宮市

以婦

潑寒

睿宗紀作潑寒胡戲

珠繩

玄宗紀禁珠玉及為刻鏤施玩珠繩帖紵服

者廢織錦坊

長髮會

同上禁白衣長髮會

侍老物

史冊

卷六

二

同上已巳如并州降囚罪徒以下原之賜侍老物

稽稻

同上揚州稽稻生

立仗鋌

同上有事於南郊大赦流人老者許致仕停立

伏鋌

外辦

肅宗紀立為皇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

外辦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

議太師蕭嵩左丞相裴耀卿請改外辦為外備

絳紗衣為朱明服乃從之

平脫

同上禁珠玉寶鈿平脫金泥刺繡

大綱竭鑿

代宗紀禁大綱竭鑿六破錦及文紗吳綾為龍

鳳麒麟天馬辟邪者

古爵

史冊

卷六

三

德宗紀賜文武官階爵民為戶者古爵一級

刀巨基切

敬宗紀魏博行營兵馬使刀志沼反

鳥歌

禮樂志天授鳥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鳥歌

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製樂

秦漢子

同上琵琶圓體脩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鼓

之遺製出於胡中傳為秦漢所作

褻袖

儀衛志龍旗以前朱雀等隊各二人持褻袖騎夾

驍騎

同上第十九驍騎旗左右武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

趙公渾脫

五行志太尉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氍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

齋娘

同上景龍三年十一月郊祀韋后爲亞獻以婦人爲齋娘以祭祀之服執事

義髻

楊貴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近服妖也時人爲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

囚髻

同上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効之時謂爲囚髻

旗子草

同上光啓元年七月河中解承樂生草葉白相繆結如旌旗之狀時人以爲旗子草

甘蟲

同上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滿七尺高一尺水禽出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絳爪觜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

族鹽

同上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

族鹽

獋母鬼

同上咸通十四年秋成都訛言有獋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某家見鬼眼晃然如燈焰民益懼

犍牛

地理志鹽州土貢鹽山木瓜犍牛

鼪鼯鼠

同上蘭州土貢麝金麝香鼪鼯鼠

道舉

選舉志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別頭

同上初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

三無坐處

同上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勅斜封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

聖書

同上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實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躋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

跳盪

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聚敵因而敗者曰跳盪

塗歸

同上給事中四人凡百官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勅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

旌節

同上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顯賞節以顯殺

五坊

同上開廐使押五坊以供時狩一曰鴈坊二曰鶻坊三曰鷂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

戶婢

同上諸司營作須女功者取於戶婢

常參

同上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常參官武官二品以上三日一朝攝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

白聖

食貨志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宮市使兩市置白望數十百人以監估

門匠

同上河中有山礪米堆運舟入三門顧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

鵝赤

同上鵝赤縣令俸錢四萬五千

磬

史書

卷六

人

刑法志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

獄持 宿囚

同上推劾之吏以深劾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囊頭捐脅義爪縣髮燠耳臥隣穢溺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絕食飲晝夜使不得眠號曰宿囚

悟先

后妃傳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徂而爲好左右附之儉任慕之狡謀鉗其悟先哀

晉健於龍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

深痛

武后傳后城寓深痛柔屈不恥以就大事

十二文

同上作墨照兩天墜地⑦日日月○星鳳君鳳載年年正正十有二文

丹宅

上官昭容傳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聚人穢

史書

卷六

人

夫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職

雄狐

楊貴妃傳號國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恥也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婢百餘騎炬密如晝觀粧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爲雄狐

武斥

懿安后傳武宗喜畋遊角武斥擇五坊小兒得

出入禁中

廖氏切

永安王孝基傳尉遲敬德主與崇茂夾度自師
遂大敗按王忠嗣傳軍度翼擊之

擊賊

河間王孝恭傳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
粲徒食人擊賊也

無長

霍王元軌傳或問王所長於劉玄平答曰無長
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
不備吾何以稱之

李六

口打賊

號王巨傳楊國忠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君
不爾乎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乎

天孫墓

江安王元祥傳陵子叢以幼流死嶺表葬南安
人號其冢爲天孫墓

尋檀

常山王承乾傳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
人椎髻剪絲爲舞衣尋檀跳劍鼓舞弄通晝夜

不絕按元載傳客有賦都盧尋檀偏以諷其危
載泣下而不知悟

祝禱

惠宣太子恭傳嘗祓疾帝自祝禱既癒幸其第
置酒賦詩爲勸生歡

平牒

永王璘傳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璘因發
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
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耶

李六

娘子軍

平陽公主傳帝度河柴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
迎王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王對置
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紛囂

太平公主傳王衣紫袍玉帶折市巾具紛囂歌
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王
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

陞約

安樂公王傳司農卿趙履溫爲繕治累石肖華
山墜約橫邪回淵九折以石瀼水又爲寶鏡錢
恠獸神會間以璆貝珊瑚不可涯計

徐鴻客

李密傳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囚士氣越江
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

破野頭

同上密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緣破野頭爾父
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王上有失德不能諫又

史補

卷六

上

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能即降尚全後嗣
化及默然

王粲

王世充傳支頹禱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爲庶
妻頹禱子收從之冒粲姓生世充

狼頭蠡

劉武周傳突厥以狼頭蠡立武周爲定楊可汗

起梁

蕭銑傳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隋冠帶悉號

起梁蕭氏中興象也

糟豚

朱粲傳遣使乞降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確假
散騎常侍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膾人多矣若爲
味粲曰噉嗜酒人正似糟豚確醉罵曰狂賊歸
朝乃一奴耳復得嗜人乎粲懼收確於坐并從
者數十悉殺之以享左右

蜉結

齊檣

劉文靜傳上南幸兵填河洛盜賊蜉結大運州

史補

卷六

上

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真王取而用之誠能拔
天會機奮檣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

抵龜

屈突通傳贊投幾之會間不容秘公謹所以抵
龜而決也

自張

殷開山傳時關輔羣盜驚力自張不相若命

掠麻

劉崇魯傳李璆墨麻山崇魯輒掠麻大哭帝問

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儉人爲宰相

奴賊

丘行恭傳原州奴賊圍扶風

右史渠

溫造傳出爲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

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

籠街

同上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

兩坊謂之籠街

史補

卷本

七

拍刀

闕稜傳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一揮殺

數人

忽岬賊

張士貴傳本名忽岬 擊弓百五十斤左右射

無空發隋大秦末起爲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

號忽岬賊

疾弩

羅藝傳秦王左右管至其營藝疾弩之

筍篋

王君廓傳無行善盜管負竹筍如魚具內置逆

刺見需繒者以筍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

主不辨也

烏賊

李客師傳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陽山西

際澄水烏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烏

賊

管發

史補

卷本

十五

李彥方傳請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發刻金其

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

膜皮

薛萬均傳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徽而誤呼萬均

愴然曰萬均朕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

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歎

賣昏

高士廉傳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闊閭後雖

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資故人謂之賣

昏

小杜公

杜審權傳與杜棕俱位將相棕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杜公

搏手

杜讓能傳藩鎮貢賦不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無它策

勞勉危端切

肅送良傳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

史集

卷十六

十六

人則家勞勉

翔檐

同上遂良諫伐高麗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檐雲轡唾手可取

杜固

杜正倫傳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承冠

晉語

趙弘智傳弘智舉五孝諸儒更註辨隨問酬悉

千古無晉語

姓曆

李敬玄傳員外郎張仁禕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爲造姓曆狀式銓簿鉗鍵周密

熾兒

傳奕傳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兒幻夫換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

契箭

史集

卷十六

十七

裴行儉傳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

玉契

崔神慶傳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慎重防微之意

兩腳狐

楊再思傳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腳狐以譏之

國答

竇懷貞傳懷貞娶韋后乳媼世謂媼爲阿答懷貞每謁見奏謂輒自署皇后阿答而人或謂

爲國者軒然不慙

蒙排

馮子猷傳高宗遣御史許瓚視其貲瓚至洞子猷不出迎後幸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瓚而奏其罪

中裏小兄

泉男生傳九歲以父任爲先人還中裏小兄猶唐謂者也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

三戰

史補

李太

大

張儉傳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飛旂

王方翼傳飛旂擊賊火其柵

曲敵

張仁愿傳初建三城也不置壘門曲敵戰格或日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懼其心哉

無算爵

韓琬傳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饌之王

人楊解曰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

捉搦

同上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

磨錢

崔彥曾傳龐勛陷宿州發磨錢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

史補

李太

十九

斗南

狄仁傑傳蘭仁基每曰狄公之賢比斗以南一人而已

查墨

王方慶傳部中首領查墨民請府訴府曹素相餽請未嘗治

擲倒

王及善傳太子宴於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義

流寓

李昭德傳洛有二橋洛水歲流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鏡其前所殺暴瀉水不能怒

指目

同上然昭德頗怙權爲衆指目

剝胙

李甘德傳鄉人能齧疽剝胙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闔脫之徭

李下無蹊徑

已錄

李六

王

李父傳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傳南

張柬之傳昔漢歷傳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傳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傳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

乖崖

劉陶求傳宰相盧懷慎等奏言陶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乖崖分之節

內宰相

王珣傳帝於珣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內宰相

房簾

王毛仲傳坐事沒爲官奴與李守德並侍臨淄王左右而毛仲爲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簾以從

各如繩

盧

李六

王

魏元忠傳有司選士非賄卽勢上失天下違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各如繩

五雲體

韋陟傳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王之以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郁公五雲體

隨駕隱士

盧藏用傳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

化臺

施勗傳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傍署
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刻土爲牀曰化臺
而刻石告後世

庾蔽

蘇瓌傳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勸不止籍人畏
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庾蔽

燒尾

同上時大官勸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

不進

卷六

主

不及待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
曰宰相變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賜貴百姓
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玲瓏轡

蘇頲傳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
半臂琵琶捍撥玲瓏轡頲不肯予

鐏柄

張說傳是猶劍持劍戟示人鐏柄

黃羊

同上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陽虜帳下召見
酋豪尉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
說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
刺

三鳳

薛收傳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
三鳳收爲長羅德音爲齊懿元敬年最幼爲幼
羅

寒毛

卷六

主

崔湜傳玄宗在東宮數至其第申教密湜陰附
主時人危之爲寒毛按鄭從譙傳士皆寒毛惕
伏

口伐

鄭元璠傳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
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掉罄

權萬紀傳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
頗掉罄自肆衆情深涼

紫粉

蕭嵩傳嵩罷相是日荊州進黃甘帝以紫粉包賜之

阿臣

趙復傳盧杞對上或詔諛阿臣復厲言杞詞不正

養幹

蕭邁傳時溥爲養幹所毒

夜嚴

史事

卷六

古語

岑文本傳文本卒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

肉譜

李守素傳守素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數曰肉譜定可畏

報戶恩切

韓滉傳滉檢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報以法按崔咸傳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報腳之

二聖

張弘靖傳俗謂祿山思明爲二聖

鳴珂里

同上方嘉貞爲相時嘉祐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學直

裴耀卿傳爲相王府典籤與祿丘悅文學韋州罷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

史事

卷六

三五

胖肆

同上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嗽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

點頭

蘇晉傳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祿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楊選院日門下點頭者更擬

光廷以爲侮已出晉汝州刺史

枕私

畢構傳按察劄南振弊稅私號爲清嚴按李固
言傳收寒素稅吏姦

鶴膝

鄭惟忠傳時議禁嶺南酋戶不得畜兵惟忠曰
善爲政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鶴膝戶犀渠
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

霹靂手

裴濯傳濯爲同州司戶叅軍積案數百省決一
日皆畢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史册

卷六

五

碧岩鶴雀

裴寬傳寬誅許妻以女轉其族使觀之寬時衣
碧褶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鶴雀寬曰愛
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
寬

驚仇

李夷簡傳京兆尹楊憑性驚仇

八埒

李程傳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壙口過

八埒時號八埒學士

權許

沈既濟傳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
樂挽數士號權許

空最

宇文融傳然更下希望融言不能無擾張空最
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

自雨亭

王鉞傳第舍以寶銅爲井幹引泉激霽號白雨

史册

卷六

五

亭

熱洛河

哥舒翰傳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
和解之會二人皆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
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滄腸
爲熱洛河以賜之

平射

侯仲莊傳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爲都將調
兵自守號爲平射人畏其鋒

韓門二龍

烏承玘傳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韓門二龍

曳落河

房珣傳珣每詆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

隱替

李泌傳泌嘗取松樛枝以隱替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

尺蠖

李本

太

裁度

同上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爪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

僕射巾

裴冕傳自製巾子工甚人爭効之號僕射巾

斬狎

韓全義傳全義素儒貪無紀律為下斬狎

勃糝

崔祐甫傳贊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勃糝其謀惜哉

恩子

元結傳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

顓官

同上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顓官怡愉天顏京丘

同上瘞戰死露齒於泌南名曰京丘

尺蠖

李本

去

伊川田父

柳士美傳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剔窮

田神功傳入揚州途大掠若人貨產發屋剔窮殺商胡波斯數千人

巡甸

李吉甫傳罷諸道歲終巡甸以絕苛賦

駃騠

駃音駃騠街走也

王難得傳吐蕃贊普自子郎支都者侍趨敏乘名

馬寶鋼較略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
挾矛驟馬馳走都不暇關直斬其首

容容

李元素傳一不建爲容容持祿

豆豉

又白切

張孝忠傳河北蝗民饑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
粗淡日磨裁豆豉而已

豪市

史憲忠傳故帥奢荒使游奕兵悅戎有良馬牛

史

季

主

強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
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二千里乃乘五健
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

厭淤

劇宴傳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
所在厭淤淤泗千里如同水行舟

捉驛

同上勅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王都通
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着人不堪命皆去

爲盜賊

莊枕

李揆傳俄兼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
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莊枕富史且不能自
措於詞乃大陳書足中進諸儒約日上選士第
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

盛頭

同上勅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
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盛頭風月子乃求官耶

史

季

主

駱伯

他合切

常袞傳袞愆元載敗室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
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駱伯以
其駱駝無賢不肖之辨云

排竿

董晉傳右丞元秀爲韓滉排竿得罪

義合

東坡傳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
之名其里曰義合

孝童

段秀實傳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
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設吏

邢君牙傳布衣張汾者無紹而于君牙軒然坐
客上會吏臆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其
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
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遂釋吏引爲上
客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銀塗衣

韋臯傳善拊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給給錦衣
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

怒貌

徐浩傳草錄尤工世狀其法曰怒貌抉石渴驥
奔泉云

光學錢

劉伯芻傳伯芻孫九章改國子祭酒又建言羣
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

史萬詔可

依字去人

韋綬傳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
事烏得全書耶

史通

張鷟傳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通先生
傳

山棚

呂元膺傳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康鹿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人秦射獵而不事農還徙無常皆趨悍善鬪
日山棚

羣名 初限切

薛存誠傳瓊林庫廩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羣
名以避征役不可許

下碇稅

孔戣傳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閭閻宴所
餽犀排下及僕隸殘禁絕無所求索

珍味

穆貞傳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火俗然
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貞爲醍醐實爲乳
腐云

殷薄

薛平傳治身殷薄所衣絳袍更十年至緋衣乃
易

聖米

杜棕傳時方旱道路流亡籍籍民至漉漚梁遺
米自給呼爲聖米

李太

秃角犀

同上棕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
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

跋芳

裴延齡傳京右偏故有雜草地數頃延齡妄言
長安咸陽間得跋芳數百頃

黃頭軍

王式傳忠武戍卒服短後褊以黃冒自南方號
黃頭軍

遠隨 十禾明

王伾傳伾本關耳貌蓬陋楚語無它大志

七屬甲

伊慎傳李希烈恐慎爲曹王所任遣以七屬
甲詐爲慎書行反間

刮城門

范希朝傳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堂頂室韋雜居
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

裹樣

李太

素

于頔傳初果有衆處天下以爲法至頔驕蹇故
方帥不法者號裹樣節度

○雄邊

同上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貨勿事殺則農
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

按縱

同上高文端歸命稱旗幟之皆女子按縱哺兵

轄軍

李紳傳弄母有烏銜芝陸轄軍

縵闕

李蔚傳佛骨至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
縵闕注水銀爲池金銀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
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綉輿載歌舞從之

何座梨

崔子遠傳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
曰何座梨言座所珍也

人瑞

鄭仁表傳嘗以門閭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

史解

卷六

去

雲人瑞有鄭仁表

造腸天

陸晨傳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廟出至是每
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腸天也○

盧言

杜中立傳京師惡火優戲道中具囑唱呵衛自
謂盧言京兆驅放自如中立部從吏捕繫立葦
死

東頭學士

熊望傳敬宗喜爲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
狎

瑟瑟枕

盧簡辭傳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辭寤按
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

七松處士

鄭薰傳既老號所居爲隱岩時松於庭號七松
處士云

騙石

史解

卷六

去

李景讓傳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乃
去命斷其騙石焉

魚鄭

鄭注傳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時號魚鄭及用
事人更謂曰水族

脂盞

李德裕傳詔浙西上脂盞粧具

貍牙

韓偓傳贊觀茶村輩不次而用捫豚膈拒貍牙

起亡而已

疥癩資

顧彥暉傳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孫尤親信
彥暉以所佩劍號疥癩資佩之使侍左右諸諸
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癩資

祇祓

李罕之傳初為汴屠行旬市窮日無得者祇祓
祇祓祓去

黑雲都

史

李

表

楊行密傳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縑黑甲號

黑雲都

定南刀

同上馬殷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定南刀

鸚兒

高仁厚傳賊號蜀兵為鸚兒每戰輒戒曰毋與

鸚兒鬪

爪牙都

田頌傳頌志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

鏡影

張雄傳徐約驅民墨鏡其影曰願戰南都

地瘠

李愬傳愬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關口時
望彌望時謂地瘠

南金口

張巡傳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
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

之

史

李

書

四公子

周曾傳與王玠姚瞻韋清志相友善號四公子

于薦于

元德秀傳玄宗在東都蘭五鳳樓下令三百里

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龍優伎數百

蔽錦綉或作犀象環瑤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

人聯袂歌于薦于于薦于者德秀所為歌也

爪刺

孝友傳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

昭載左轂廬于墓

冢槨

裴敬奭傳曾祖子通居母喪哭喪期有白鳥巢冢槨

聖童

孫思邈傳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 洛州總

管獨狐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

瘞枯

武攸緒傳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棚夏居石

史

卷六

聖

室所賜金銀錦帛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

栝塵皆流積不御也

寧極

盧鴻傳鴻所居室自號寧極

學木

陸羽傳或獨行野中擊木褰衣不得意或慟哭

而歸

九經庫

谷那律傳淹識羣書賄遂良嘗稱爲九經庫

畫腹

王紹宗傳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嘗精心率意虎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政同虞卽世南也

籤臍

馬懷素傳是時文籍盈漫皆負朽蠹斷籤臍紛件

脹臍

史

卷六

聖

元行冲傳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貧也臍

臍脹臍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

臍腹

杜甫傳贊它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臍腹沾丐

後人多矣

連錦書

呂向傳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

號連錦書

寄坐

武士獲傳討捕兵悉起唐公威君雅無與徒寄坐耳

兩何

武懿宗傳始萬榮入寇也別帥何何小詣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輓脚

楊國忠傳帝臨幸必徧五家賞發不嘗計出有賜曰錢路返有旁曰輓脚

史補

卷末

聖

逃瘡

高力士傳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

媒娼

程元振傳素惡李光弼數媒娼以疑之

私白

吐突承璀傳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

側竟

來俊臣傳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顯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為側竟謂入者

側皆盡也

四其

郭弘霸傳自陳休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體武后大悅授左臺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開魚

周利貞傳調錢唐尉時禁捕魚州刺史傲蔑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開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食不獲而有魚焉

史補

卷末

聖

之刺史大笑

勛尾榆 勛方結切

敬羽傳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號勛尾榆囚人多死

白眼相公

張允伸傳張公素性暴厲勝于多白眼人號白

眼相公

定霸都

劉仁恭傳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

而曰定霸都

一漿十餅

李師道傳公勛不示諸將腹心而今以兵此皆
嗜利者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

夜飛

劉悟傳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

偽荆卿

同上號戈者頗任俠從諫厚給郵坐上座自稱
荆卿從諫與定卿成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為逆

史集

卷十六

四

旅上謁晉飲三日乘間斬其首它人又使取
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號偽荆
卿

突厥雀

突厥列傳始虜未叛鳴鸛羣飛入塞吏曰所謂
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比春還悉墮盡矣聞幸
無首泥孰果亡

飛鳥使

吐蕃傳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引去飛鳥猶

傳騎也

鬼市

西域傳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列名鬼
市有獸名寶大如狗獾惡而力

雙

南蠻傳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

三十雙

穉闕

同上膳魚寸以胡瓜椒菽和之號穉闕

史集

卷十六

四

人猫

李義府傳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

日人猫

掉許

喬琳傳與監舍畢曜相掉許

祭子

高駢傳呂用之既自任濫刑重賦人人思亂乃
擢廢吏百餘號祭子厚廩食令居衛關間凡民
私閱隱語莫不知道路緝口

火迫鄭族

朱泚傳源休自比蕭何顧今言曰成秦之奈無
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前籍貯
府庫故何者人皆笑謂為火迫鄭族

釘轡

黃巢傳劉巨容壁荆門使泚陀以五百騎釘轡
漆轡望賊門紙而遁

白帟

同上王處存遣鏡卒五千以白帟自誌

感恩都

董昌傳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貧而
死皆曰諾厚養之號感恩都

史稿卷十七

陳希 謝犀淵 著

建安 黃師表 較

五代史

鴻鵠厄

唐莊宗紀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
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鴻鵠厄羽翠盤而撫
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貴無忘王家

暖殿物

同上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

橫衝都

明宗紀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

買宴

明宗紀幸會館圍羣臣買宴

添都馬

廢帝紀羣臣獻添都馬注都者軍伍之名

泉振鷄

晉高祖紀其父梟拔鷄本出於西夷

皇茶錢

同上以皇茶錢作受命寶注皇茶錢者私錢也

撲馬

出帝紀高祖崩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

二撲祭於相州之西山注夷狄之禮也案下文

皇祖母劉氏崩亦使德超撲馬於西山

捺刺

漢高祖紀契丹耶律德光送晉高祖至潞州

史略

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捺刺無大故勿棄

世俗謂勇猛爲捺刺

木拐

同上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

兒賜以木拐一木拐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

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拐歸虜人望之皆避道

雙脫

周太祖紀隱帝遣內養鸞脫脫威所徇

夾寨夫人

莊宗劉后傳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
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

鷹視

秦王從榮傳其爲人輕雋而鷹視

天無眼

蔡王信傳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

謂天無眼而使我不鬱鬱於此者三年矣王上孤

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

軸礙塹

史略

宋七

符道昭傳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爲

塹以圍之

一丈烏

寇彥卿傳太祖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

踏伏

安金全傳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

入草

李嚴傳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

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

出者名曰入草物出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永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

擔子

盧程傳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與旦盧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

史記

卷二

是而非者也

沒字碑

任圜傳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按安叔千傳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

靜獄

蘇逢吉傳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

手勢令

史弘肇傳他日會飲王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

公子亭

同上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

僂估

王章傳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僂估章猶意不

史記

卷二

滿往往復增之

隨年杖

劉銖傳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

竹籠

劉仁贍傳世宗攻壽州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板屋號爲竹籠載甲士以攻之

肉臺盤

孫晟傳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

五粒松

鄭遨傳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

玉界尺

趙光逢傳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畫日筆

蘇循傳獻晉王畫日筆三十管

關鷄紗

孫德昭傳梁太祖頗惡其附己以龍鳳劍關鷄紗遺之

僕邀

康延孝傳延孝責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

落鴈都

朱漢賓傳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鯨雙鴈于其頰號鴈于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

拔釘錢

趙在禮傳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

廳子都

王晏球傳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

置之帳下號廳子都

頭子

王守恩傳周太祖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

梯頭

裴從簡傳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

地仙

張筠傳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伎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鐵鞭郎君

安重榮傳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証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

複子

杜重威傳契丹兵潰諸將欲迫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耶

排甲錢

李守貞傳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民焚割一空至於草木皆盡

秦軍也有賜資口掛甲鐵及班師又加賞已鉅甲錢

粥飯僧

李愚傳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爲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

三不開

馬胤孫傳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合尖

李崧傳崧議以石敬瑭鎮太原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浮圖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始終成已事也

東西眷

裴暉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

丘鬼

京世家景以馬延已常夢錫爲翰林學士

書爲書

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舉爲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已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

賊王八

王建世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

危腦帽

王衍世家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

雕面

孟昶世家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吳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

悠獠

劉成世家劉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去其友鄧仲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仲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

永

世加 於太師改錫鄉里曰廣事

錫素所居營曰天錦營後又升錦衣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號其幼所

木曰衣錦將軍

白馬三郎

王審知世家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

賴子

高從誨世家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稱賴

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攘奪者得無規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

雕青

劉旻世家固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人幸公無以我為疑

明敗

刀傳

及阿保機明

聖光

及阿保機明

於其廟側起屋謂之明殿官屬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

詔每國有大慶吊學士以先君之命為

國君其書常日報兒皇帝云

帝紀

同上德光行至樂城卒於殺胡林契丹

去其腸胃之以鹽載而北晉

建

安

黃氏景

帝紀

史綱十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謝肇淛撰肇淛字在杭福建長樂人萬曆壬辰
進士官至廣西右布政使明史文苑傳附見鄭善
夫傳中是書摘十七史中隱僻字句標列成編凡
一史爲一卷謂之綱者自序以爲解結之義人之
有疑甚於結故求其解而筆之也然於史漢三國
諸書原有舊注者所載尙爲明晰於晉書以下原
本無註者亦僅錄舊文絕無考證仍不足以釋學
者之疑則所云求其解者亦徒虛語矣

雪廬讀史快編六十卷(一)

〔明〕趙維寰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以上原缺

膽力亦足副之遂以制科發解
一時輦下諸君子咄咄號稱得
人屢躋南宮無聲文益豪而日
益繙史不去手破硯濁醪錯置
左右飲且讀讀且飲每當可笑

可啼可喜可愕處輒拍案椎壁
歌呼震隣正如蘓子美讀留侯
傳一斗酒不足多又如尤袤云
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
孤寂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讀之

董氏三

以當金石琴瑟快哉畢人生天
壤之樂無以易矣蓋無聲之言
曰作史者描寫之精神全在帝
紀列傳書志年表牽聯繁複不
快也瑣語叢說編記小部之屬

朱紫苗莠溷爲一區踏駁而矯
誣不快也作刊誤作辨證作指
瑕作糾謬意在彈射先賢而未
必真見古人流露之面目不快
也大約網羅檢鏡率取正史爲

董氏四

綱中有標新領異角恠闢奇者
隨讀而隨錄之前迨兩漢下迨
宋元比之呂氏十七史詳節較
爲典贍上可參廟斷軍書次可
資騷壇秣圃卽詼笑諧謔亦可

排孤憤擯窮愁以爲解頤捧腹
之助獨無聲自愉快已乎無聲
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檢局
辨博而有深沉之思所謂一部
人物志也倘置之天祿石渠間

董氏五

必能整齊故聞發皂義例以成
神

光兩朝正史而簪筆授簡竟使
吾輩碌碌者先之獨無厚愧歟
抑唐柳璨著史通析微五十篇

尋起布衣不四年躋宰相此於
逢時快矣而究以不善用才貽
譏千古則又孰與潏然塵外之
爲快也無聲以此自快遇不遇
益無論矣

董氏六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詹事府
協理府事禮部右侍郎兼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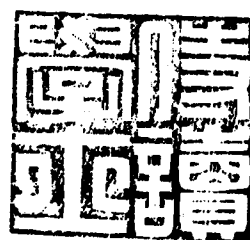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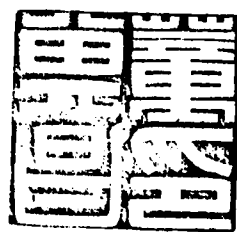
林院侍讀學士奉

勅纂

兩朝實錄

誥勅

講讀官友弟董其昌撰



董其昌

讀史快編序

昔李謐云丈夫擁書萬卷何假
南面百城此其却掃下帷有書
淫焉快矣哉而未若讀史之快
也讀史之快又未若得奇人奇

龍一

事奇語之尤爲快也井蛙小窺
不達蒼旻斥鷃卑騰不踰仞墻
食黃蟲黃食蒼蟲蒼不能變化
出沒神鬼世有奇人知識膽力
度越儔伍耻摹聖哲悶然汎然

一舉百震愚者驚其神智者駭其獨而千古若闢焉此千古之大快也故龍門發藻於奇游孟堅搖彩於異蹟不則雖摘葩掇華於尋常安施人奇事奇語奇

施氏三

載之史書不一世不知讀焉知史快世不嗜奇焉知讀史之快吾友無聲趙君奇士也少小虎視詞囿長而龍攫文壇其旗鼓所嚮海內爭降席頰心君故好

讀墳典汲冢諸書意不可輒近乃以屢困公車無所見異輒取二十一史標舉其最奇者以大浮白賞之積久成帙如干出以示人人謂君才奇束於制舉不

施氏手

售無所寓其牢騷不平之氣故假抒憤懣於前史而余以爲非也則常時從君游聆其緒論微言妙絕時吻抵掌當世慷慨激烈卓有獨見不顧世眼誹譽則

其智識膽力君與古人直旦暮
神交乃謂快古人以自行其憤
懣何哉余嘗嘆史事今所亟也
亟在史而不必有其人得其人
而不必遇在史如君知識十倍

施小四

可以揆裁一家膽力十倍何所
避忌諸諱將左馬狐相可復覩
于今而動稱史乏才夫謂肉食
者不必野謀則有削牘而登之
館局者矣而世不以及君此亦

秉史事者不廣羅之過也並書
之以志吾媿

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協理府事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同邑友弟施鳳來頓首撰

施五

施鳳來

頓首

讀史快編序

夫讀史者讀南北以下諸史苦其瑣綴汗漫不能卒業也溯晉魏而上如遷固二家法嚴矣詞質矣而就中奇奧深微之致解

陳序一

人猶難之其淺者至不可句然則讀史固若是不快與近世史有注本有刪本注則探玄象罔刪則騁捷修塗俗學豈不便之顧其義例非合之而葺則分之

而類而涇渭總無辨焉夫今讀

者茫然莫識誰氏之面目而曾是以爲快乎且也家闢一戶桴彈紛起千秋成案翻駁幾盡夫但知操喙從人烏知喙我者之

陳序二

伺其後也無聲先生腹有經笥而尤究心史學自言庚戌之役得監本二十一史載之以南癸丑後沈酣泛濫其中者殆餘十稔於是數千年來種種瑯異足

快人心目者咸精核而節取之
署曰快編誌其所自得也間出
示余未嘗不合而不入葺未嘗
不分而不襲類瑕瑜好醜一一
獻狀以聽當世之取材而絕不

陳序三

以已見錮之於乎快哉或曰于
志寧僕射修史恨不得學士無
聲盍必需之以俟秉筆東觀而
廼區區據拾陳編將無拙於用
大余則以爲不然夫作史不若

讀史快讀今史不若讀古史快
作者尋討刻畫幾費推敲而未
必有當乙夜讀史則縱橫玄圖
馳驟瑤林淘金探珠靡不滿意
一快也讀今史者意可獨裁義

陳序四

艱直剖如三日新婦不敢出聲
而讀古史則局外虛叅目空鑑
爽衝冠浮白了無顧忌又一快
也且夫士以其身嘗天下患讀
史不熟耳彼聚米爲谷畫地爲

城者方其面壁簡摩已洞若指
掌此之爲快又奚必忍饑待餌
臨渴望梅哉余昔受事當湖每
見無聲孤踪落落心竊訝之已
讀是編而始得其興會所鍾風

陳序五

期良遠夫讀通鑑者知溫公之
相業無聲雪廬玄賞何減抱膝
隆中夫寧直自快焉而已乎

肯

天啓壬戌之秋七月旣望

賜進士第文林郎吏科給事中

前知平湖縣事南海陳熙昌

書於長安邸舍



讀史快編序

自昔良史多而善讀史者罕非罕也善讀者因史自得而神妙于無窮若孔明別申生重耳之安危奚暇口說哉逮宋諸君子

顧序一

乃始喜論古人堅執名理飾以詞辯是非褒貶不異繩之束坊之限後遂凜焉遵之而不敢易設有虛心默默細繹全史以世觀人以微觀顯以生平觀一節

回視所遵成說其果合否惜乎

古人之深大都沒於論者之淺矣予庚子歲典試北闈首錄趙子無聲無聲故嗜史於累朝興兆亡徵兵機事要瑰言懿蹟有

顧序二

契于中者亟錄之久而成帙名曰快編時一繙閱欣然忘世而了不立論蓋以古人娛已不以已見竄古人千載之上快在古人千載之下快在無聲惡知其

合惡知其不合豈不偉哉嗟夫
無聲於讀史則快乃其遇則苦
矣平生嚴於擇友所莫逆僅四
五人年來皆相次顯貴卽庚子
同榜士往往躋清要登九列而

顧序三

無聲猶然孝廉每試主司咸欲
得以爲重遇尚書卷極意揣摩
輒收其似而真無聲莫識也家
故食貧廼復一意獨往於世益
枘鑿或曰以子之才游諸侯擁

篳築宮良未足侈何自苦無聲
曰吾惟不屑歌魚以至是而又
奚獵較爲自是人亦不復干以
私閉戶讀快編而已矣

大石居士顧天峻題

顧序四

讀史快編序

千古快意之事無如獨行其是非俛仰當世拊心捫舌何如取古來興亡理亂之機關贊奸忠佞之消長以及財賦兵刑之盈

顧序一

縮禮樂制度之張弛雖使煩言不忌而直道猶行憑以直忤其胸臆不猶之一大愉快也乎是莫如史史自炎漢逮勝國凡二十一書其間紀載稱備極矣說

者曰馬班振始史以代降下至

宋元愈益靡靡若是乎讀史者拘拘簡編爲耶夫識不足破千古之局膽不足羅宇宙之奇才不足裕當機之應舉徃帙中賞

顧序二

心快意且不勝神驚以是求之愈不快矣余曩于帖括中神交無聲先生久壬戌冬捧檄當湖得相接于賓筵知爲當代有心人而一種慷慨淋漓撫今吊古

之極思日托之研覽諸史緣文
披藻就事標奇有當于中存其
獨是舉凡興亡理亂賢奸忠佞
與夫財賦兵刑禮樂制度之屬
無不供其驅策非膽識兼具才

顧序三

足凌駕能快然滿志耶且夫史
筆有工拙固也讀史者提衡百
代以上參前酌後援古証今要
之大快我意使披讀者人人各
快其意則探龍得珠不計鱗爪

是又不在史也先生以我讀史
者所謂羅百代于胸臆以獨行
其是非者耶編以快名微獨讀
者快爲有史快也

甲子仲夏日廣陵友弟顧國寶

顧序四

漫題於當湖官署

讀史七快

一編中節比條分記事則事自爲本末記
言則言自爲終始讀之覺眼明口迅葛
藤瓜蔓一切刊除快一

一古來大豪傑大奸雄大癡愚大制作編
中種種描摹膚髓畢具恣吾攷覽讀之
若古人不死身歷當年快二

七快一

一玄雅可以證風流詼諧可以博逸趣讀
之雖熱鬧之境如沃清涼雖禮濫之場
不禁狂舞快三

諸夏文藝學士詞人佳什名篇自堪嗟
賞若廼閨英揆藻殊域吐奇讀之爛然
覺我才盡快四

一是編所載凡人世應有已無不有卽恒

理決無不必全無讀之真覺眼界貧寒
乾坤寥廓快五

一批評圈點止可欺紿孩孺眩惑盲人若
夫玄覽達觀那肯傍他唾吻是編獨存
本色惟吾具眼快六

一余廿載孝廉一生坎壈揮金有癖積糞
無能青簡甫成遺產畧盡以表章舊業

七快二

棄基不孝可原於先子以拮据傳書垂
緒寡慈奚負於後賢快七

雪廬主人趙維寰題



凡例

一家先生好古嗜奇自其天性十年簡練惟是人生快境覩得一當舒其磊塊而中更家難煩仍公車屢躋塗登九折坐傲百城不得之實事而託諸空言則編以快名之本指也

一史氏傳神全在紀傳若兵刑禮樂曆律妖凡例一

祥之屬彙爲志表頗似積薪豈無海底珊瑚終是眼中金屑是編搜精剔髓於檢鏡所必資者姑存一二其他一切刊除惟鉅釘是捐覺心目始快

一固書自武帝以前半仍遷史若延壽南北二史則又以世家體作列傳遂令齊梁諸臣攢列宋代周隋遠胤錯見魏朝且於八

朝本史尤多摭拾是編涇渭必核同異必叅誼在存真何嫌割裂

一懲往愆來墨兵在史自非垂鑒何異叢談是編無所不收而獨於時事時人有可叅證者尤纖鉅並詳忠姦畢剖所冀目擊道存臨崖攬轡卽非迷津之寶筏或亦適粵之司南

凡例二

一當今蒿目半在疆場疆事日非盡繇庸劣欲砥時病無踰用奇是編所收每至籌邊料敵或決機兩陳或定策中樞者寧畧步伐之森嚴獨悉風雲之幻變蓋憂天獻曝雖在草茅諄同杞漆也

一伯深子玄諸家評駁古史卓有鑒裁若宋儒論酷申韓已成理錮迨近世溫陵作偏

益滋反戈豈惟口業魔多正坐胸中書少
是編雖黃聽之當世面目還其本來誰獨
無心奚煩長喙

一是編上下天人一切經濟風流施言名理
亦既討窮百代幾於谷集萬花諸在刊削
者必其存之祇屬贅旒棄去無當鷄肋若
曰偉伐鉅蹟殊多掛漏則全史具在幸無

虎側主

掩卷於望洋

一吾輩裒益原文如削圓方竹昔賢所誚第
如全錦亦藉剪裁是編採摘雖據本傳而
就中那移點竄頗費推敲朱墨三更繕寫
五易不爐不扇幾歷星霜不讀全史亦不
知先生苦心也

一俗儒饑餒好閱禪乘小言取其幅短事妍

摘詞易媚第不入正史終屬孤禪是編單
就二十一家窮搜約取若佚在正史外者
方隨日檢彙別爲快事古今二編卒業未
遑旋有續勒

一子雲著玄塵金於書字伯長作記却幣於
署名豈其仰沐監河而稱立言君子今乃
有甲乙枕林果然其腹者是爲賈肆長年

虎側四

伎流謁牘縱成佳刻何異募疏是役鳩工
費緡錢三十萬惟

邑父母買梨二十千諛弗敢辭餘俱得之破
產卽同調捐貲一切謝去誠懼以快史爲
穢史也

右凡例十條皆家先生口授大指韓趨
庭之暇稍爲詮次書之簡端會馬首且

北恩恩就道言之無文未悉先生苦心萬
 一也昔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固自各闢門
 戶抑孰與私更直筆取媚奸雄以假為門
 戶計者嗟乎父書亦豈易讀哉 皆
 歲在甲子清和月朔不才子 韓謹識

韓



七
則
乙

總目	史記五卷	計三百九十二則
	漢書一卷	八十六則
	後漢書四卷	五百三十則
	三國志三卷	一百七十五則
	晉書六卷	五百一十一則
	南史五卷	四百七十一則
總目		一
	北史三卷	二百七十四則
	宋書一卷	九十六則
	南齊書一卷	七十九則
	梁書一卷	一百一十一則
	陳書一卷	四十六則
	魏書三卷	二百六十則
	北齊書一卷	一百四則

周書一卷	七十九則
隋書一卷	一百二則
唐書七卷	六百八十八則
五代史二卷	一百七十九則
宋史十二卷	一千一百六十九則
遼史一卷	五十三則
金史一卷	六十四則
總目	二
元史一卷	一百三十二則
共六十卷凡五千六百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一	
讀史記目	
本紀	
五帝三則	夏三則
殷六則	周八則
秦三則	始皇帝八則
項羽七則	漢高帝七則
呂后三則	文帝二則
武帝一則	
書	
讀史快編卷一	
樂一則	天官二則
封禪八則	河渠三則
平準三則	
世家	
吳太伯三則	齊太公七則
魯周公	燕召公二則
曹一則	陳杞三則
衛康叔二則	宋微子四則
晉五則	楚三則
越三則	鄭二則

趙 九則	魏 二則
韓 二則	田敬仲完四則
孔子世家四則	陳涉二則
薄太后一則	竇太后一則
衛皇后二則	尹夫人一則
王太后一則	趙婕妤一則
楚元王一則	燕王澤一則
齊王肥二則	蕭相國何四則
曹相國參三則	留侯良四則
陳丞相平三則	絳侯周勃五則
讀史快編 卷一	二
梁孝王武三則	臨江王榮一則
中山王勝一則	長沙王發一則
列傳	
管仲一則	晏子二則
老子二則	莊子一則
韓非一則	司馬穰苴一則
孫武子一則	孫臏三則
吳起一則	伍子胥五則
仲尼弟子四	商君五則
蘇秦二則	張儀三則

樗里子一則	甘茂一則
甘羅一則	白起一則
王剪三則	騶衍一則
孟嘗君七則	平原君二則
虞卿一則	信陵君四則
春申君四則	范雎三則
蔡澤一則	樂毅一則
藺相如二則	趙奢二則
廉頗一則	李牧一則
田單三則	魯仲連一則
讀史快編 卷十	三
賈誼一則	呂不韋二則
豫讓一則	聶政二則
荊軻六則	李斯六則
蒙恬六則	張耳陳餘三則
彭越二則	黥布二則
淮陰侯六則	陳稀一則
田橫一則	樊噲一則
張丞相蒼一則	周昌一則
申屠嘉一則	周生一則
陸賈三則	劉敬一則

叔孫通二則	季布二則
袁盎四則	鼂錯一則
張釋之三則	萬石君一則
直不疑一則	扁鵲四則
倉公一則	吳王濞一則
田竇灌夫四則	韓安國一則
李廣四則	匈奴三則
衛青一則	公孫弘一則
主父偃一則	西南夷一則
司馬相如二則	孫叔敖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一	四
石奢一則	汲黯一則
轅固生一則	伏生一則
張湯一則	王溫舒一則
大宛三則	劇孟一則
鄧通一則	淳于髡一則
優旃一則	郭舍人一則
西門豹一則	日者二則
貨殖四則	補遺共三十五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一	龜策三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一	讀史記
漢龍門司馬遷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本紀	
五帝	
軒轅之時諸侯相侵伐神農氏世衰弗能征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不用命軒轅又徵師與戰於涿鹿之野禽殺蚩尤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帝征行天下東至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空桐登鸛頭南至江登熊湘北逐章莬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管衛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自高陽後歷三代皆同姓而異其國號	
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能明馴德在位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堯之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吾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虞舜名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	
讀史快編 卷一	

適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徵庸五十受堯禪即位時高陽氏才子八人世謂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世謂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堯未能舉舜舉之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飲食冒貨賂天下謂之饕餮舜皆遷之四裔以御魑魅

夏

堯時鴻水滔天求能治水者四嶽曰鯀可堯曰不可

讀史快編

卷一

二

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於是堯聽之九年而水不息堯乃又求人得舜舜巡行視鯀治水無狀殛於羽山以殛於是舉禹使續父業禹臺臺穆穆爲綱爲紀傷父功不成與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陸乘舟水乘船泥乘橈山乘櫟遂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當是時禹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陶唐氏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殛以食夏后夏后使求之懼而遷

於魯三傳履癸立是爲桀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召湯囚之夏臺已釋之湯遂伐桀桀走鳴條殛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使至此

殷

湯嘗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

讀史快編

卷一

三

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尋伐桀夏師敗績遂伐三桀俘厥寶玉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歸至於秦卷陶中囂作誥

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以問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矣

武丁時殷道衰思復興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旦以夢所見視羣臣皆非也於是乃俾以形求之野是時說爲胥靡築傅險形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語果聖人遂相說殷國大治

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又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已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殛

帝辛立是爲紂紂資辨捷疾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謂皆出已下嬖婦人妲已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益廣沙丘苑臺酒爲池肉爲林男女僕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時微子數諫紂不聽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視其心於是武王伐紂

讀史快編

卷一

四

周

古公亶父積德行義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狄攻之予財物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任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岐下商人舉國扶老携弱盡歸古公於岐下

崇侯虎譖西伯於帝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與他奇

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足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曰諸西伯者崇侯虎也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處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人界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時處芮之人尚未見西伯皆懸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取何往爲祇取辱耳遂相與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武王之伐紂也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攻野帝紂亦發兵七十萬以距王使師尚父致師紂師無戰

讀史快編

卷一

五

心欲武王亟入皆倒戈以開武王王馳之紂兵皆崩紂反走登鹿臺蒙水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

武王既克紂乃持大白旗麾諸侯諸侯畢拜王乃揖諸侯尋至商國商人咸待於郊再拜稽首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所紂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王乃出復軍明日立於社南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公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衆王田不取羣

公行不下衆王御不三一族夫衆物之美也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而王滅密

厲王不道民不堪命王得衛巫使監謗者召公諫不聽三年國人叛襲王王奔薳時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聞而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太子王其以我爲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懟怒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脫是爲宣王

哀嬖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又不笑王乃爲烽燧

讀史快編

卷一

六

約有寇至則舉烽烽舉諸侯悉至及至而無寇哀嬖乃大笑王說之爲數舉烽諸侯自是不信未幾犬戎攻王王舉烽徵兵莫有應者戎遂殺王虜哀嬖去

秦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刑其後秦武公二十二年卒葬雍之平陽初以人從戎從戎者六十六人已繆公卒從戎遂至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皆從戎秦人哀三人爲之歌黃鳥之詩秦惠文君以十四年更爲元年蓋夷族殉葬改元皆秦創也

繆公既得百里奚問語三日大說授之國政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涇人蹇叔收臣臣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乃脫齊難之周周王子頽好牛臣以養牛于之頽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畱再用其言得脫用不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公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繆公一日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

讀史快編

卷一

七

馬肉不飲酒不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未幾晉兵秦擊繆公傷時三百人者先皆求從見公窘摧鋒爭死馳冒晉軍晉軍圍解公得脫反生得晉君

始皇帝

始皇政初王之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王曰諸侯合縱不利於秦願大王母愛財物賂諸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顰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王得志於天下

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且亡去王覺之固止以爲秦國尉

秦既帝用李斯言廢封建郡縣天下博士齊人淳于越議之斯乃說王曰三代之事何足法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惑亂黔首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卜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始皇嘗命盧生等求芝奇藥仙久之弗遇生進說曰

讀史快編

卷一

八

臣聞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凌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歿之藥可得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乃自謂真人不稱朕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行所行有言其處者斬

始皇謂咸陽人多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又爲複道自阿房度渭屬

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關中宮三百關內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胸界中以爲秦東門是時役隱宮徒刑者凡七十餘萬人

始皇三十六年有星墜東郡至地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怒乃盡取石旁人誅之燔銷其石是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貽瀉池君復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璧去使者奉璧具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者

讀史快編

卷二

九

是時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嘗爲大鮫魚所苦不得至願請善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人戰如人狀於是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鄒鄒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沙丘

始皇既崩丞相斯懼有變祕不發喪載棺輜涼車中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輜車臭乃詔百官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其葬驪山也穿三泉下銅而致櫛奇品珍

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海機相灌輸以人魚膏爲燭后宮非有子者皆令從葬葬既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懼卽泄大事畢閉中羨下外羨門乃盡閉諸工匠無得出者

二世時趙高用事說上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事羣臣希得見卒以亡

項羽

讀史快編

卷一

十一

羽名籍其先世爲楚將以封姓項籍少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李父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乃學兵法秦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避讐吳中吳中子弟皆憚之

羽旣渡江東陽少年殺其令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乃請陳嬰陳嬰者故東陽令史也謝不可少年強立之欲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召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

不如有所屬事成不失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王而令諸少年以兵屬羽

沛公之謝鴻門也范增計召項莊入爲壽以劍舞且擊沛公時樊噲知事急甚乃卽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跪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飲立盡項王曰賜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因歷數項王負約

讀史快編

卷一

十一

罪項王無以應尋脫沛公

鉅鹿之戰羽悉引兵渡河旣渡卽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入人憚恐於是召見諸侯將入轅門諸侯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者羽於是遂爲諸侯上將軍彭越之復反梁地也項羽東擊陳留外黃外黃初不

下已數日降羽怒令男子年十五以上悉詣城東將
院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張劫
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院之百姓
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
王然其言乃赦當院者

垓下之敗羽至東城才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
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
十餘戰未嘗北卒困於此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
戰必三勝之今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乃分騎爲
四隊時漢軍四圍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當取彼
一將於是大呼馳下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
將追羽羽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羽
乃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才亡兩騎
羽願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

羽至烏江知必死顧謂亭長曰公長者吾騎此馬五
歲矣嘗一日行千里今以賜公又願謂漢騎司馬呂
馬童曰若非吾故人耶吾聞漢購我頭金千斤邑萬
戶吾爲若德遂自刎歟時王翳取其頭餘騎爭項王
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一
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乃分其地爲五封之皆侯

讀史快編

卷一

十二

漢高祖

高祖字季龍顏隆準美須髯左股七十二黑子意豁
如有大度不事家人作業試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
不狎侮好酒色嘗從王媼武負貰酒或留飲酒讐輒
數倍以是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季常遊咸陽縱
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丹父人呂公者善沛令避仇客沛沛中豪傑吏聞今
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曰進不滿千錢
坐之堂下季時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
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見季狀大驚迎入坐季故

讀史快編

卷十

十三

狎侮諸客遂坐上坐酒闌呂公進曰臣相人多矣無
如季者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箒妾酒罷呂
媼怒曰公嘗奇此女沛令善求之不與何自妄許季
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女卽呂后也

彭城之戰漢王大敗漢卒十餘萬擁入睢水睢水爲
之不流楚軍圍漢王三匝時大風忽從西北起折木
發屋揚沙石竄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潰於是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將過沛收室家家皆亡適
道逢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迫復推墮車下時滕
公收載之如是者三乃得脫

漢王之軍榮陽也復取成臯就粟敖倉是時太公呂后已復爲楚軍所得會楚軍乏食乃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盃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何益太公乃得釋

高祖既卽位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帝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帝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

讀史快編

卷一

十四

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帝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他日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令某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帝既擊黥布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飲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帝擊筑自爲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習和之帝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老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

中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於是沛父老諸母故人極懽道故舊爲笑樂十餘日帝去沛父老固請留帝曰吾人衆多父老不能給乃去空沛中皆之邑西獻帝爲復止張飲三日因併復豐

上擊黥布時中流矢道病甚呂后迎良醫入上問醫醫曰病可治乃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徑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卽以誰代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陵少怨

讀史快編

卷一

十五

陳平可助之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汝所知也卒如言

呂后

惠帝既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時侍中張辟疆留侯子也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君等危哉亟請拜呂台呂產呂祿將兵居南北軍入宮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言太后說哭乃哀

后既醜趙王如意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燭耳飲之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見問知爲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詣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高后既病甚令呂祿將北軍呂產將南軍謀曰高帝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人臣當平我卽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毋送喪毋爲人所制已祿信酈寄說歸將印屬兵太尉以告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

讀史快編

卷一

十六

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未幾難作

文帝

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玩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嘗衣綈衣所幸慎夫人衣不得曳地幃帳無文繡其治霸陵皆瓦器不得用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吳王託病不朝賜几杖張武受賂遺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諸姬政皆類此

帝在位嘗詔除肉刑先是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

刑逮繫長安意無男有女五人公將行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請從乃從父至長安上書訟父爲吏廉平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書奏天子憐之遂除肉刑意卽倉公也

武帝

帝初踐祚卽喜言麟祠海上燕齊迂怪之方士若李少君少翁樂大等遂相繼言神仙事糜黃金錢官爵無算然卒無驗者三年郊雍獲一角獸有司以爲麟宜彰瑞應封禪之議遂起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

讀史快編

卷一

十七

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符蓋帝以前無年號年號自帝始

書

樂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舍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者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仍宿習之乃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

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師延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先聞者國削平公曰寡人好音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願君德義薄不可以聽平公強之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集於廊門再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聽之將敗公復強之曠不得已援琴一奏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平公懼伏

讀史快編 卷一

十八

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天官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返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卑

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青白者其將畔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杆雲類杆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且天其半半天其望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必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闕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窮閭南夷之氣類舟船旂旗大

讀史快編 卷一

十九

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海旁屬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宮室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紛紛蕭索同輪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

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近世十二諸侯土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卑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立十八合主十二州從來久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癸惑占於鳥衡燕齊之強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強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楚之強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癸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畢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

讀史快編

卷一

二十

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災惑為宇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癸惑所在秦始皇時十五年而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併中國外攘四夷狄人如亂麻因以張楚竝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籍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諸侯遂合從西屠咸陽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符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

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憂惑守斗朝鮮之拔星第於河戒兵征大宛星第招搖此其彗彗大者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無之

封禪

秦始皇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微從齊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言其易遊也始皇

讀史快編

卷一

二一

聞其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諸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嶺立石頌秦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議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求仙人美門之屬

自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者相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鳥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

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於是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乃使人齋童男女入海求之然入海者皆以風爲解

武帝卽位之明年李少君以祀竈穀道却老方見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能使物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嘗言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

讀史快編

卷一

二二

食巨棗如瓜其荒誕多類此未幾病然而天子獨以爲化去不殊

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有所幸王夫人先是卒少翁能以術夜致王夫人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卽拜少翁爲文成將軍客禮遇之居歲餘方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弗信有識其手書者詰之果僞書於是誅文成而隱之

明年天子病弱湖甚游水發根曰上郡有巫病而神下之上詔祠之甘泉使人問神君神君曰天子毋憂

病病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神君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蕭然也居室帷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之命曰書法其所語無殊絕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謂世莫知云

元符中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者故與文成同師而敢爲大言見上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效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佩四金印尚公主天子又刻玉印曰天

讀史快編

卷一

二三

道將軍使使承利承夜立白茅上授之五利亦承利承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於是五利常夜示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然頗能使之

帝得寶鼎於汾陰遂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諸儒生爲採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效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諸儒旣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於是上罷罷諸儒不用遂東幸緱氏登中岳太室山嶽山

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巔遂東巡海
上當是時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

天子既以封泰山無風雨災方士遂更言蓬萊諸神
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
蓬萊焉其後歷十二歲徧於五岳四瀆而方士
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公孫卿之候
卿者猶以大人跡爲解於是天子益厭怠方士之怪
迂然然羈縻不絕猶冀遇其真云

河渠

自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閼秦之

讀史快編

卷一

二四

好興事欲罷之母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
涇水自中山西抵陂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
里於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臣誠爲
間然渠成亦秦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溉澤
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遂爲沃野
秦比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今上元光中河決陂子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
東漕粟從渭中上水道九百餘里度六月而罷時有
渠處若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
漕粟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

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也天子以爲然令
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
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溉田矣

自河陂子決二十餘年歲數不登天子乃使汲仁郭
昌發卒數萬塞陂子決是時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
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王鑒於河令從官自營軍以下
皆負薪實決河會東流郡燒草薪柴之薪下其園之
竹以爲樵天子既臨河悼功之不成作歌曰陂子決
今將奈何皓皓肝肝今閼殫爲河殫爲河今地不得
寧功無已時今吾山平吾山平今鉅野溢魚沸鬱兮

讀史快編

卷一

二五

柏冬日延道弛令離長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
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
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蓄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
維緩又歌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兮北渡迂兮淩流難蹇
長茨兮沈美玉何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
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燒石舊宣房塞
兮萬福來於是卒塞陂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
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地遂無水患自後用
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關中輔
渠輒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

引汶皆既田各萬餘頃他小渠無數然宣房最著

平準

元封初桑弘羊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官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賣賤則買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罪人得贖罪民能入粟甘泉者各有差以復終身不

讀史快編

卷一

二六

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是時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天子巡幸所過賞賜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

是時上方遣將擊匈奴河南人卜式上言願輸家之半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宦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爭然則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臣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還報天子以問丞相

丞相弘曰非人情罷去之會軍數出縣官費空明年貧民大徙式乃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守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助邊者也於是天子謂式長者欲尊顯之以風百姓

式初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拜郎布衣屬而牧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奇之拜緱氏令尋遷成臯令是時天子方發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式上言臣聞主憂臣

讀史快編

卷一

二十七

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其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而桑弘羊時方領大農置平準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會大旱上祈雨於是卜式上言曰烹弘羊天乃雨

雪廬讀史快編卷一

雪廬讀史快編卷二

讀史記

漢龍門司馬遷本

明當湖趙維宸節

世家

吳太伯

吳自太伯十八傳而至壽夢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不可乃立諸樊王卒諸樊攝國事喪除以讓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去耕於野已諸

讀史快編

卷二

一

樊卒授弟餘祭命以大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是時兄弟皆嘉季札義無不欲致國於札者已餘祭卒餘昧立餘昧卒將傳札札竟逃之季札聘於魯既觀周樂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晏子遂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去齊使鄭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修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將敗去鄭通衛見遺環史狗史鰾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舍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

在此懼猶不足而可以畔乎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孫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見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後一一如言

季札之初使也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及還至徐徐君已歿於是乃解其寶劍系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歿尚誰子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歿倍吾心哉札封延陵故稱延陵季子

讀史快編

卷二

二

齊太公

太公望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于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鯢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尚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其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因號曰太公望

呂尚事西伯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祕與奇計故後世言兵者皆宗太公為本謀西伯卒武王欲東伐以觀諸侯師行尚左仗黃鉞右把白麾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至盟津諸

侯八百皆言紂可伐王曰未也還師又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王乃伐紂卜龜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皆懼惟尚強之王遂行

王既克商封尚於營丘尚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尚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適萊侯來伐與爭營丘尚至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爭歸齊國始定

曹沫之劫桓公於壇上也公既許歸其侵地尋悔之欲勿與且殺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

讀史快編

卷二

三

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沫三敗所亡地已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公救之伐山戎至孤竹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於是諸侯聞之皆附齊而公遂霸

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獵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他日公游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皆病之乃怨謀殺公游竹中二人遂弑

公車上棄之竹中亡去懿公桓公子

莊公時棠公妻好棠公歿崔杼取之公通之數如崔氏以杼之冠賜人杼怒以間致公闔門弑公晏嬰聞立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歿則歿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歿已亡非其私暱遂敢任之門開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當是時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杼殺之其弟復書杼復殺之其少弟復書杼乃舍之

景公時彗星見公坐栢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之諛甚也公曰彗星出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

賦斂如弗得刑罰恐不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視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公默然未幾有陳氏之禍

魯周公

武王破殷入商宮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豐社告紂之罪於天於殷民武王沒周公相成王王命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當是時公代成王治南

面倍依以朝諸侯

伯禽既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故遲先是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是聞伯禽之政乃歎曰嗚呼魯後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周宣王時武公携其長子括少子戲西朝王王愛戲欲立戲爲太子周大夫樊仲山甫諫曰天子建諸侯而廢長立少是教民逆也魯行之諸侯効之王命將

讀史快編

卷二

五

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不聽卒立戲戲立是爲懿公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殺公而自立

文公十一年魯敗翟於鹹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滿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敗翟於長丘從長翟緣師晉之滅路從喬如弟妹如齊惠公二年鄭滿伐齊齊王于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滿自是遂亡而長翟之種絕

燕召公

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公治西方甚得民和公嘗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公卒而民人思公之政至懷棠樹不忍伐歌詠之爲作甘棠之詩

燕王噲立相子之時蘇代與子之交親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曰必不霸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代百鎰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堯之賢以其讓天下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是與堯同行也王因屬國子之

讀史快編

卷三

六

子之大重或又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謂啓不足任天下傳之益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乃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俱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三年國大亂

曹

曹靖公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疆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疆

爲政必去曹無羅曹禍已而伯陽好田弋曹野人有公孫疆者亦好田弋獲曰爲而獻之因言田弋之事伯陽大悅任以政於是夢者之子卽亡去十四年公孫疆言霸說於曹伯伯從之背晉於宋宋伐之晉不救宋遂滅曹執伯陽公孫疆以歸

陳杞

夏徵舒之母夏姬有殊色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姬衷其永以戲於朝泄冶諫不聽公復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公殺之孔寧儀行父皆奔楚

讀史快編

卷二

七

徵舒既殺靈公自立爲陳侯楚莊王伐之告於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耳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時申叔獨不賀王問之對曰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夫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已甚乎莊王曰善遂迎陳太子午而立之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杞夏禹之裔也武王殺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杞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公

要公後五傳而生姑容姑容生句生益姑益姑傳弟轂繼再傳爲乞乞三傳爲關路關路生款款再傳而楚滅杞國亡按杞事無足錄顧其名字多異書之

衛康叔

衛宣公既奪太子伋嬀婦心惡太子乃使伋於齊而陰令盜遮界上曰見持白旄者殺之時太子伋異母弟壽知謀戒太子毋行伋曰逆父命求生不可壽見不可止乃盜伋白旄先馳至界上盜見卽殺之壽既歿而太子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殺太子伋

讀史快編

卷二

八

乃還報

衛惠公卒子赤立是爲懿公懿公好鶴鶴皆有祿位得乘軒國人貳之九年翟伐衛公發兵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余焉能戰謀之大臣大臣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遂入殺公

宋微子

紂始爲象箸箕子諫不聽乃披髮佯狂爲奴隱而鼓琴以自悲世傳之曰箕子操武王受命封之朝鮮而不臣箕子朝周過殷墟感故宮皆生禾黍悽然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惡其近婦人也爲作麥秀之詩

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佼僮兮不與我好兮後
僮謂紂也殷民聞之皆流涕

楚伐宋襄公與戰於泓公子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
未濟擊之公曰待其濟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
其陳陳成楚擊之宋師大敗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
曰君子不困人於危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
功必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

景公時樊噲守心心宋之分野也公憂之司星子韋
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
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

讀史快編

卷二

九

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樊噲宜有動候之
果徙三度

自景公後六傳而至偃偃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三城
南敗楚取地三百里又西敗魏遂驕恣不道嘗盛血
以灌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諫者輒射
之諸侯聞皆命曰桀宋未幾三國伐而滅之分其地

晉

獻公嬖驪姬甚私謂姬曰吾欲廢太子以若子奚齊
代之姬佯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知而數將兵百姓
親附奈何以賤妾故廢適立庶必行之妾自殺然陰

今人諧太子一日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其速祭曲
沃歸釐於君太子遂祭其母曲沃薦胙於公公時出
獵姬置毒胙中居二日公從獵還宰人上胙公欲饗
姬輒從旁止之曰胙從遠來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
大歿與小臣小臣歿姬乃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
欲弑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少待耶
然不過以妾及奚齊故願早自殺公大怒遂誅其傅
杜原款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曰此姬藥也何不
辭明太子曰君老矣非姬寢不安食不甘曰可奔他
國太子曰被惡名以出誰內我遂自殺

讀史快編

卷二

十

夷吾之欲入晉也使賂秦曰卽得入請以河西地
與秦又遣里克書曰卽得立請遂封子汾陽之邑秦
旣入夷吾夷吾立是爲惠公悔地弗與亦不與里克
汾陽邑而奪之權尋賜里克死謂曰微子寡人不得
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
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臣聞
命矣遂伏劍死初里克迎夷吾實殺奚齊悼子荀息
故云未幾秦兵入夷吾亦被執夷吾獻公中子
重耳之奔狄也夷吾謀遣人殺之重耳聞乃去狄謂
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妻笑曰犁二十五

年吾家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之齊齊桓公厚禮以宗女妻之二年而桓公卒齊有內亂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聞以告其主主乃殺侍者趣重耳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返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女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

讀史快編

卷二

十一

重耳自秦歸將渡河咎犯請去重耳留之投壁河中子犯以爲已功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其位輒欲隱重耳既即位賞從亡諸臣獨不及子推子推亦不言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遂至夾不復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公出見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亟召之則亡矣聞其入綿上山於是乃環山而

封之以爲介推田號山曰介山曰以記吾過

靈公不道驕縱淫虐趙盾數諫公患之使鉏麇刺盾盾入盾室見其閨門謂居處節退而歎曰殺忠臣棄主命等罪也遂觸樹死初盾嘗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故曰願以半遺母盾義之更益其餘肉已明爲晉宰夫盾弗知也會靈公飲盾伏甲將攻盾先縱鬻狗焚將以鬻盾明爲盾搏殺狗已公縱其伏士出逐盾明反擊公伏士伏士不能進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詰其名卒弗告明亦遂亡去

讀史快編

卷二

十二

楚

莊王卽位日夜爲樂不聽政者三年令國中因敢諫者必伍舉入諫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有鳥在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一蜚冲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遂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尋滅庸伐陸渾觀兵周郊問鼎

靈王三年既會諸侯於申有驕色伍舉曰君其慎終不聽次乾谿爲樂不歸國國人苦之吳使楚遂入楚

殺王太子祿乾路從王者聞變皆潰去王聞太子祿之歿也自投車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右尹計不見用懼俱歿亦亡去王乃入郢獨傍偃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銅人謂曰我不食三日矣銅人曰新王今有敢饒生及從王者罪族且又無所得食王乃枕其股而臥銅人又竊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飢弗能起遇申亥收之於亥家王故有恩於亥父無字

讀史快編

卷二

十一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臣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太室內召五子齊而入時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皆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其後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殺子比王十餘日子皆不得立四子皆絕惟平王續楚祀如其神符平王名棄疾

越

范蠡事句踐既報會稽之恥令大名之下難久居遂作書辭句踐句踐畱之蠡曰君行令臣行意遂間行以適時遺書大夫種曰鸞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

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得書稱病不朝人或說種句踐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破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初蠡之行也第懷其重寶泛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父子力作無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可致富居無何復致貨累鉅萬

讀史快編

卷二

十四

於是天下稱陶朱公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楚朱公曰殺人而歿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歿於市乃告其少子往視之爲齋黃金千鎰遺其少子時朱公長男固請行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令弟有罪大人不遣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報爲言公不得已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生所爲慎毋與爭事長男行如其父言莊生曰疾去毋畱卽弟出勿問所厭然長男陽去不過莊生而私畱楚貴人所莊生故貪然以廉

直重楚王以下皆師尊之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事成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誠其婦曰此朱公金當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解其意以爲殊無短長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害於楚奈何獨爲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即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每赦必封三錢之府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千金虛棄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也弟今且自赦故辭去生知其意在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去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言某

讀史集編

卷二

十五

星王欲以修德禳之乃道路誼傳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赦非能恤楚國之衆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曰寡人即不德奈何以朱公子故而施德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下赦令於是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喪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也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來堅策肥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吝惜吾前遣少子獨爲其能棄財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怪者吾

齊國以望其喪之來也

鄭

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發兵救宋先遣壯士解揚誑楚令宋毋降揚過鄭鄭方親楚乃執揚獻楚楚王厚賜揚使反其言趣宋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於樓車令呼宋揚竟致晉君命曰晉救且至宋雖急慎毋降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臣受君命出寧死毋隕莊王曰若許我而背之何爲信揚曰所以許王正以成吾信也王義之釋不誅揚字子虎

讀史集編

卷二

十六

晉平公疾鄭使子產問疾平公曰卜云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閼伯季實沈日操干戈相征伐后帝弗藏爲遷閼伯於商丘主辰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季世曰唐唐卽晉也故晉爲參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臺駘者金天氏裔能業其官帝嘉之國之汾川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爲之禮

趙

屠岸賈既攻趙朔於下宮殺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

也有遺腹走匿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來娶曰朔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來耳居無何生男屠岸賈聞之索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兒竟無聲乃得脫

兒既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且復索奈何杵臼曰立孤與夙孰難嬰曰必易耳立孤難杵臼曰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二人乃謀取他人兒衣以文襟匿山中嬰乃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孤處諸將喜許之即發兵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

讀史快編

卷二

十七

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久而今天棄孤兒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何罪諸將遂殺杵臼與兒於是真孤兒反在嬰遂與俱匿山中

嬰匿山中既十五年會晉景公求朔後韓厥具以實告公乃召孤兒名之曰武武遂攻屠岸賈殺之滅其族武既殺賈嬰乃辭於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吾非不能來思立趙後耳今武既立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杵臼武啼泣固請嬰不可曰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來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武爲之服二年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子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晉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有言今主君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死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中熊熊又有一羆來又射之中羆羆又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七世而亡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患虞舜之

讀史快編

卷二

十八

勲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於是董安子受言而書藏之因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他日簡子出一人當道辟之不去簡子召之曰諱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願屏左右有謁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帝令射熊與羆皆於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謂代氏曰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

之何也當道者曰見主君于也翟大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主君之後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者簡子將官之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其后子無卹母翟婢也無卹卒并代至武靈王而胡服滅范中行及知氏

簡子時姑布子卿見子卿善相人簡子盡召諸子令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簡子一日盡

讀史集編

卷二

十九

召諸子告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徧求無所得母卹獨曰已得符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賢遂廢太子伯嚭而立母卹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貴之乎公仲曰當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謝稱病不朝時番吾君從代來謂公仲曰不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仲曰未也番吾君曰

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三人入牛畜侍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烈侯乃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武靈王以胡服習騎射凡二十年遂拓地攻中山畧燕代至雲中九原於是大朝東宮議傳國太子何而自號主父蓋今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直南襲秦也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怪其狀甚偉非人臣度使人逐之則主父馳已脫關矣秦之乃主父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欲

讀史集編

卷二

二十

觀秦王之爲人也

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曰必長安君爲質兵乃出長安君太后愛子也時孝成王新立太后擅政不許令曰有言長安君質者唾其面左師觸龍白見太后盛氣迎之龍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龍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日強步三四里乃少益食也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時色少霽龍曰老臣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老竊憐愛之願得補黑水之缺

以衛王宮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太后曰丈夫亦憐愛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太后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甚龍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長久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哀其遠也已行非不思然祭祀則祝之必母返豈非計長久欲其子孫相繼王也哉太后曰然龍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

請東懷編

卷二

二一

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爲媼爲長安計短也故以爲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長安君遂質齊齊兵出

魏

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說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夫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宮富不

適有魏責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此臣所謂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言還客曰太子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啖汁者衆太子即欲還其可得乎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遂與齊人戰敗馬陵爲齊虜

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懼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其太子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王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

讀史快編

卷二

二二

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王也必不相三人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王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太子自相三人者以太子爲非常相也必皆輔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弱而三萬乘之國輔之則魏必安故曰莫若太子自相遂北見梁王告之太子果相

韓

韓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問何也不時吾所謂時非特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

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又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詘舉贏二十六

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
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君無見王請令卽發兵八日而救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田敬仲完

讀史快編

卷二

二三

田氏之先爲陳完卽陳敬仲也完父厲公生完時適周太史過陳公使卜之得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實於王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四岳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已而厲公見殺完奔齊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鳳凰于蜚和鳴鏘鏘有嬌之后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娶完遂改姓田氏已竟代齊

田常卽陳既弑簡公立平公謂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遂

禮國政於是盡誅鮑晏等及公族之強者而自割封邑反大於公所食常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爲后宮后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后宮不禁於是常有男七十餘人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謂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夫得全金昌失全全亡忌子曰諾請謹母離前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子曰諾請謹事左右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忌子曰諾請謹自附於萬民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子曰諾請

讀史快編

卷二

二四

謹擇君子母雜小人其間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忌子曰諾謹修法律而督姦吏髡說畢趨出謂其僕曰是人者吾與之微言五應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果封下邳號曰成侯

湣王既殺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庸敫女奇法章狀以爲非恒人心憐而竊衣食之與私焉湣王既去莒莒及齊亡臣徧求法章法章懼久之乃敢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王既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嫁自嫁

非吾種也吾終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賢不敢以不睹故夫人子之禮后賢而熟於計事泰謹與諸侯信故建之世四十餘年不被兵后歿而齊遂滅

孔子世家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

讀史快編

卷二

二五

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釐姓虞夏商為汪罔於罔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吳客曰善哉聖人

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時弟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其人長賢有勇力謂孔子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吾與夫子再罹難軍闕而公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孔子遂與盟出東門竟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弗聽衛靈公問孔子至

孔子嘗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習其曲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也有間曰已習其為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洋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讀史快編

卷二

二十六

初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四倍高而中低長九尺有六寸八皆謂為長人而異之他日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其八世孫襄仕漢惠帝為博士遷長沙太守亦長九尺六寸

陳涉

涉名勝二世初發閭左戍漁陽凡九百人屯大澤鄉勝時與吳廣皆為屯長會天大雨失期法當斬勝遂

與廣謀舉大計行卜之下者知指曰是下事當成然卜之鬼乎勝廣喜曰此敎我先威衆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又間令廣於旁近叢祠中夜篝火作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於是卒皆夜驚旦知事語往往指目勝勝知人心已動遂召令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即不效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遂斬將尉自詐稱公子扶蘇楚將項燕以從民欲所攻輒下未幾王陳稱陳王勝雖卒敗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

讀史快編

卷二

二十七

初涉少時與人傭耕嘗輟耕之隴上悵恨久之謂其耦曰苟富貴毋相忘傭者笑應曰若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已既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得釋然不爲通陳王出遮道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詫曰夥順涉之爲王沉沉者楚聲於是天下傳之曰夥涉爲王

外戚

薄太后

太后魏王豹宮中姬也漢既虜豹薄姬輸織室漢王見而說之納入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嘗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二美人先幸王王一日坐河南宮成臯臺二美人相與笑薄姬初約漢王問其故具以實言王心憐姬是日召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吞鵲據腹王曰此貴徵也吾爲汝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爲文帝后弟昭

竇太后

竇廣國字少君景帝母竇太后弟也初家貧爲人畧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山作炭寒臥岸下岸

讀史快編

卷二

二十八

崩同臥百餘人盡壓殺少君獨不效自卜當爲侯因從其家之長安時聞竇后新立家在觀津廣國去時雖小猶識其縣及各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是爲信上書自陳后言之文帝召見具言其故果是又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泣涕交積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帝遂厚賜田宅金錢家於長安景帝立封章武侯

衛皇后

后字子夫武帝后也初爲平陽主家謳者帝卽位數

歲無子帝姊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許人飾號
會帝祓霸上過主第主出美人侍上無所說既飲
者出上望見子夫獨說之是日帝起更衣子夫侍尚
衣軒中得幸上還坐懽甚賜主金千斤主奏送子夫
入宮既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會帝擇宮人不中用者
斥出而子夫與焉因得見帝涕泣帝憐之復幸遂有
身自是尊寵日盛凡生三女一男男即戾太子也先
是帝后陳氏見子夫幸甚帝廢之而立子夫陳后
無子初求子所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

大將軍青子夫兄也其父故給事平陽主家青以子

讀史快編

卷二

二十九

夫后又多戰功封長平侯富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
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
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嘗令騎
從我出入奈何夫我左右曰大將軍姊爲皇后子爲
列侯聲勢無兩主何易之於是主乃許言之皇后后
白帝遂詔衛將軍尚平陽主

尹夫人

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
人請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故令他夫人盛飾侍側

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此非
也帝問何故對曰其身貌形狀不足當人主於是
乃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
真是矣爲低頭泣下自痛其弗如也

王太后

附太后武帝母先在民間爲金王孫婦生一女既入
宮生武帝帝既立時有言太后有女在長陵者帝曰
何不早言乃自往迎之蹕道先驅直馳至長陵當小
市西入里門閉暴開乘輿直入止金氏門外使武
騎圍其宅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

讀史快編

卷二

三十

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帝帝下車泣曰噫大姊何
藏之深也詔載副車馳還長樂宮通謁太后太后曰
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因
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耶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
亦伏地泣帝乃奉酒前爲壽奉錢十萬奴婢三百人
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

趙婕妤

附趙婕妤夫人趙婕妤昭帝母也得幸武帝武帝年七
十生昭將立之忽譴責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
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夫人歎

雲陽宮其後帝問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帝曰然是非見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繇亂以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若不聞呂后耶故當時爲帝生子者其母無不謹外戚止

楚元王

高祖兄弟四人兄伯蚤卒其嫂在高祖微時常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一日叔與客來嫂伴爲羹盡標釜客去已視釜中尚有羹高祖以是怨其嫂及卽位盡封諸昆弟而伯子獨不封太上爲言高

讀史快編

卷二

三一

祖曰某非忘之爲其母不長者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頓侯誌標釜也時元王交封楚高帝弟

燕王澤

澤諸劉遠屬也初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澤澤大說贈金二百斤爲生壽田生得金竟歸齊二年弗通澤使人謂曰遂忘耶田生唯唯乃陰如長安不見澤而私結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一日酒酣屏人說張卿啓太后封諸呂不者禍且及張卿如其言太后大喜遂王呂產賜張卿金千斤卿以半與田生生弗受因說曰呂產王諸大臣未服

今營陵侯澤尚缺望幸亟言太后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復如言太后遂王澤琅邪王之國生勸澤急行毋留甫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弗及而止其後誅諸呂王與謀焉文帝立徙王燕

齊王肥

呂后時朱虛侯劉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而諸呂擅政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從事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曰請爲太后歌耕田后時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爲王子安知田章曰臣知之歌曰深耕穡

讀史快編

卷二

三二

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及拔劍斬之還報太后大驚業許其軍法無以罪也曰是諸呂稍稍氣奪而劉氏漸強章悼惠王肥子

魏勃者本齊王中尉呂后崩勃與王謀發兵反殺其國相召平已大臣迎立代王齊兵罷勃少時嘗欲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蚤夜掃齊相舍人門相舍人怪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耳於是舍人見勃於參參與語知其能爲言於悼惠王王見拜內史遂用事後有

追勅教齊王反者上使使詰問勅勅曰失火之家
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乃罷勅

蕭相國何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
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疑君也為
君計莫若盡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
必益信君何從其言王大說

淮陰侯既誅上使使益封何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
郡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
上暴露於外君居守非被矢石而益君封置衛心疑

讀史快編

卷二

三三

君也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亟讓封勿受而悉出
私財佐軍以釋上疑相國如其言上大說

上之自將擊黥布也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時何為上
在軍獨拊循百姓悉所有佐軍客說相國曰君族滅
不久矣夫君位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君初入關得
百姓心十餘年矣常復華華務得民和上所為數問
君畏君傾動關中也君何不多買田宅賤貴貸以自
汗相國復如言上大說

初高祖布衣時嘗以吏繇咸陽史皆送奉錢三何獨
以五及即位封何鄉侯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

又益封何二千戶以向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
也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於長安
城東瓜美世修謂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云

曹相國參

參善戰從沛公行間身被七十創凡下國二縣一百
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
馬侯御史各一人封平陽侯惠帝立參為齊相至則
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諸生言人人殊未
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致之既見蓋
公為言治道貴清淨推類具言之於是避正堂舍蓋

讀史快編

卷二

三四

公其治要用黃老術相九年齊大治

蕭何既卒曹參聞趣舍入治張曰吾將入相居無何
召果至參既相一遵何約束惟日夜飲醇酒無所事
事實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則參輒飲以
醇酒間有言又飲之醉而後已終莫能關說相舍後
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何乃請參
遊園中從吏幸相國聞歌呼召按之參乃反取酒張
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卒無所問

惠帝怪參不治事請其子中大夫留曰若歸私從容
問而父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母言

吾告若也留休沐歸侍自從其所諫參怒答留一百曰趣入侍天下事豈若所當言也參入朝帝讓參曰與留何治乎乃者吾使諫君耳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視臣能孰與蕭何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君休矣

留侯良

張良年二十時秦滅韓良以五世相韓故悉散家財圖為韓報讐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伯二十

讀史快編

卷二

三五

斤會始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而不得遂變姓名匿下邳

良在下邳嘗步遊圯上有二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鵲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

也去後五日必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事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忽不見良旦日視書則太公兵法也良異之因習誦之竟以其術佐漢定天下其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後良卒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呂后既用留侯畫招四老人至會黥布反上病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

讀史快編

卷二

三十六

太子無功太子且殆夫太子所將諸將皆故時將也無異使羊將狼必不為盡力其無功必矣君何不亟請呂后承問為上泣言其不可上雖苦病必為太子自強於是后如言上乃自將兵東留侯時強起送見上曰宜從病甚楚人黠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其強臥傳太子良遂行少傳事

上既擊布歸病益甚愈欲易太子一日燕置酒太子入侍四老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土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各述姓名為壽畢趨出

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彼羽翼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贈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則留侯本謀也

陳丞相平

平少貧好讀書與兄伯居有田三十畝伯耕田縱平遊學平長而美色人或謂曰若貧何食而肥若是嫂嫉平漫應曰亦食糠粃耳伯聞爲逐其婦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貧者平亦恥之久之富人張負者

讀史快編

卷二

三七

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平嘗爲邑人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負見之喪所獨偉平陰隨平覘其家乃負郭窮巷敞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其子恥之負曰人固有美好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平既娶張女自是用益饒而遊道日廣

平初事項王爲都尉賜金二十鎰然不能用平乃歸其金與印而自仗劍間行將歸漢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身疑亡將也要問當有金欲殺平平知意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無所有止既渡因魏無知

求見漢王王召之賜食曰罷就舍平曰臣有言不可以過今日漢王遂與語大說之卽拜都尉使參乘久之王益幸平絳灌等譏平王疑召讓平平曰臣去楚歸王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顧臣計盡誠有可採者使無可用金具在請輸封官賜骸骨王乃謝拜護軍中尉得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高帝崩平自軍中馳至宮哭甚哀呂太后勞之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幸之平初嘗爲帝謀執樊噲噲妻呂須女以是恨平數譏之曰陳平爲相非治事但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故日益甚太后聞之私獨喜

讀史快編

卷二

三八

面質呂須於平曰鄙語云見婦人口不可聽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譏平嘗自言我多陰謀是道家所忌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傳子何國遂絕平諸奇計俱謫許陰賊無足道不錄

絳侯周勃

勃爲人木強少文不學問每召諸生說士東向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實如此既誅諸呂位丞相以尊人懼禍及請歸相印帝許之勃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畏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人遂有告勃欲反者書下廷尉廷尉逮捕勃勃懼甚不知所置

討吏稍侵辱之物乃以千金與獄吏吏爲書讀背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有文帝女勃子勝所尚主也卒因薄太后白帝乃得脫勃既出謂人曰吾嘗將百萬衆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文帝嘗備胡使將軍劉禮軍霸上徐厲次棘門周亞夫次細柳亞夫勃子也上自勞軍先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之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持節詔將軍曰朕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讀史快編

卷二

三九

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政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是時羣臣皆驚帝喟然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軍直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景帝時七國反吳楚首事帝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詔可既會兵滎陽六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徑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守梁日使使趣太尉太尉不領梁上書言帝詔救梁太尉堅壁不奉詔而請遣

輕騎絕吳楚兵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挑戰終不出中驚內相攻擾亂至帳下太尉亦堅臥不起項之定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乃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引去太尉始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斬吳王濞於丹塗凡三月而吳楚平

亞夫爲丞相以諫廢栗太子又沮封皇后兄王信上意頗疏之一日上御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軼軼者非少主臣也無何亞夫

讀史快編

卷二

四十

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乃上變告事連亞夫上敕詣廷尉廷尉詰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何謂反吏曰君縱不及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急亞夫遂不食五日嘔血死

初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柄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兄已代父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侯乎且已貴又何餓死負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已而兄勝得罪亞夫竟嗣封條侯卒以

獲罪不食餓死負老嫗也

梁孝王武王孫襄

孝王文帝子景帝母弟賈太后少子也最親又七國反王以兵距吳楚使不得西有大功故王四十餘城皆天下膏腴地太后又賞賜無算於是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平臺凡三十餘里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出入言警金錢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內帑於是山以東遊士莫不畢至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皆客梁詭多奇邪遂作兵器矛弩數十萬會上廢栗太子王心覬覬史快編

卷二

四一

非望以袁盎等諫阻帝輒賊殺盎天子逐賊知賊自梁事幾敗乃令勝詭等自殺出之傳得寢已王薨太后哭之極哀謂帝殺吾子景帝爲盡王其五子五女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爲加一餐王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物稱是

仕后爲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至指指後事聞天子廢襄庶人

附初袁盎之諫止孝王祠也王歸國怨盎遣刺客殺盎客至盎所盎顧之曰我袁將軍也公得毋誤乎客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去視劍乃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帝大怒捕賊急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憂之以問大臣大臣曰宜遣經術吏往治庶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二人往治還至霸取火悉燒梁獄辭而但以空手歸對曰梁王不知也獨其臣羊勝公孫詭爲之業伏誅梁王無恙帝喜

卷二

四二

讀史快編 急趣謁太后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

臨江王榮

榮景帝太子也立四年而廢王臨江坐侵廟壙垣爲官詔徵榮對簿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中尉邴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時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而去百姓哀之

中山王勝

勝亦景帝子爲人樂酒好內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娛聲色耳趙王

非之曰中山王徙日淫樂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稱
藩臣勝卒有子枝屬凡日三十餘人

長沙王發

發亦景帝子母唐姬故程姬侍兒也帝召程姬程姬
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兒唐姬夜進之上醉不省以
爲程姬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生子命曰發
王長沙以其母微故王之卑濕貧國

卒以西破楚北威齊晉

孫臏

臏武之後裔少與龐涓學兵法而涓自知不及臏
心嫉之消既事魏惠王爲將軍佯使召臏臏至則
中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今隱勿見會齊使者如魏
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使奇之竊載與俱歸齊將田
忌善客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射數負臏見其馬足
不甚相遠而馬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
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遂與諸公子約逐射千金既
臨質臏曰以君之下驢與諸公子之上驢與彼中

讀史快編

六

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一輩畢忌一不勝而再

勝之竟得千金於是忌進之威王王問兵法遂以爲
師亦號孫子

魏伐趙趙請救於齊威王欲將孫子孫子謝刑餘之
人不可王乃將田忌使孫子爲師居轡車中畫策
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捲救
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梁趙相
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弟引軍疾走
大梁衝其方虛彼必釋心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
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桂陵

迭大破梁軍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云韓而歸則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謂忌曰彼三晉兵素悍勇而輕齊號齊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而齊軍萬弩發魏軍大亂相失涓度不免智窮輒自刎曰遂成孺子之名

吳起

吳起衛人嘗學於曾子棄衛歸魏文侯欲將之問李克克曰起貪財而好色公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軍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褻行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

疽者起輒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歿敵今入吮其子妾不知歿所矣是以哭起後之楚卒見殺

伍子胥公附

子胥名員父伍奢事楚平王為太子建太傅而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建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絕愛幸之生子軫而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王因去太子事王恐平王一

八

旦卒而太子立殺已因日夜譏太子謂太子以秦女故怨望且為亂王惑之遂召伍奢囚之無忌復謂王曰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王乃併令奢召二子曰能致二子則生不則歿奢曰尚至員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為人廉死節孝而仁聞召免父不顧其死必至員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必此子也於是使者至尚謂員曰免父而莫奔不孝父僇莫救無謀子行矣吾其歸死尚遂歸胥乃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何罪將射使者使者懼還走員遂亡吳奢聞曰員亡楚國危哉王

遂殺奢及尚已平王薨昭王立員以吳兵伐楚五戰入郢昭王出亡員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去

初胥自鄭奔吳至昭關關吏欲執之胥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急乃渡伍胥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謝不受去莫知所之

始員與申包胥爲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吾必覆楚包胥曰吾必存之及吳兵入包胥亡山中使人謂員

讀史快編 卷三 九

曰子之報讐不以甚乎子故親北面臣事王今至僂死人豈其無天道乎員曰爲我謝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秦廷日夜哭凡七日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此可無存乎遂出兵擊吳吳兵敗去昭王復國

吳王既入宰嚭諂賜子胥屬鏤曰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我令若父霸石未立時諸公子爭立若幾不得立我以死爭之於九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望何至聽諛臣言殺我乃告其舍人曰

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天下之入吳也遂自剄死吳王聞之乃取子胥尸盛以鸛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江上命曰胥山

白公勝者故太子建之子勝也初與伍員共亡吳楚惠王時召歸楚勝父建先見殺於鄭怨鄭甚乃陰養死士請伐鄭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求救於楚楚使子西主敗與鄭有怨曰公大怒曰非鄭之讐乃子西也勝乃礪劍入闕曰君欲殺子西子西聞曰勝如卵耳何能爲勝與共行

讀史快編 卷三

石乞襲殺子西於朝因劫王王亡葉公聞亂率兵攻白公白公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尸處遂烹石乞

仲尼弟子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利口巧辯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乃故移其兵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魯父母之國墳墓所處二三子何莫出時子路請行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

平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滅高以厚甲堅以新士選以飽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大臣有不聽者也君滅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王而君之立於齊也危故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兵業加

讀史快編

卷三

魯矣去而之吳也疑我奈

按兵毋

動而臣爲君往使吳令救魯君臣之田常許之子貢乃南見吳王說以救魯伐齊曰救魯顯名伐齊厚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吳王曰善雖然越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疑小越而畏強齊非勇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王大說子貢乃入越說句踐曰吳王爲人猛暴國敵於數戰百姓弗堪大臣內變此殘國之治也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其伐齊必也彼戰不

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子貢乃還報吳後五日越大夫種頤首上言吳王曰東海役臣句踐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請悉起境內三千人孤臣身被堅銳請先矢石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空人之國悉人之衆而又從其君不義蓋計其師而辭其君王諾於是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說晉君修兵休甲以俟之晉曰然子貢乃還魯未幾吳大

讀史快編

不歸果

以兵臨晉與晉何干

擊之吳

大敗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吳去晉身死於五湖三戰不勝越遂破吳東向而霸是役也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傾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惜其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道成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各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原憲字子思其學尚廉而重恥孔子卒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請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出見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耶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孔子沒其弟子立有子爲師事之如孔子先時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於是諸弟子以問有子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

讀史快編

卷三

十三

商君

魏惠王時鞅以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王親詣問病曰卽不諱奈社稷何座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聽之王默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必殺鞅王許我若可疾去矣不且見禽鞅曰夫王不能用君言任臣又安能用君言殺臣哉卒不去王果不用亦不能殺公叔死而鞅始入秦

鞅入秦因嬖臣景監以見孝公公見鞅語事良久公時時睡弗聽罷去怒景監曰子客妄人耳安足用監出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公語公益愈然未中旨罷公復讓監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他日復請見語公善之而未用罷去公謂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誠復見我我知之矣他日復見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以彊國之術進君故悅之然難比德殷周矣遂議變法

讀史快編

卷三

十四

鞅議變法今既具恐民不信行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明不欺也遂下令行替年秦民言不便者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大治於是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鞅既用事於秦時魏方爲齊破諸侯畔之鞅因說孝

公伐魏公遂將鞅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移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不忍相攻願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許盟業飲而鞅伏甲士襲劫盟攻其軍盡破之魏王懼乃使使割河西地獻秦而遂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鞅既以慘刻之術強秦公封之商於十五邑號商君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敢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弊至此哉去之魏魏內之秦秦車裂商君以徇

蘇秦

秦東周雒陽人也嘗師事鬼谷先生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妻嫂竊皆笑之罔周人俗治產業力工商逐十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亦宜乎秦聽而自傷乃閉戶不出其書徧觀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因說周顯王王弗信西入秦秦時方誅商鞅弗用乃東之趙弗說於奉陽君之燕燕文侯說之請以國從會趙奉陽

讀史快編

卷二

十五

讀史快編

卷二

十六

若茲乃復說趙併說韓魏齊楚於是六國從合併力拒秦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行過雒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周顯王懼除道使人郊勞時秦之昆弟妻嫂俱側目不敬仰觀俯伏侍取食秦乃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他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嘗貸百錢爲資及是百金償之因徧報諸所嘗貸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當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后子子今亦得矣尋報之

張儀

張儀者魏人始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儀嘗從

楚相飲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盜壁必此因執儀掠筭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儀謂曰視吾舌尚在不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已往謁蘇秦秦資之以策于秦惠王王乃相儀於是儀檄楚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不盜而壁若咎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而城卒困楚

始蘇秦既約從然恐秦攻諸侯敗約念莫可使用秦者獨張儀可乃使人微感儀曰子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以求通子之願秦時在趙儀於是之趙上謁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

讀史快編

卷

十七

已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復數讓之曰以子之材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方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士吾弗如也今吾幸見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儀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忘遠圖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今爲我陰奉之乃爲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所欲用予之金錢悉取儀遂得見秦惠王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於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

得顯且報子何亟去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

蘇君惡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權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我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終蘇秦之世秦兵不東向秦武王故不悅張儀羣臣多短之諸侯聞皆畔衡復合從而齊讓又至儀懼誅因謂武王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多得割地也今齊甚憎臣臣所在必與兵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梁梁齊兵連不解而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

讀史快編

十八

以臨周秦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爲具車三十乘入之梁齊果與師伐梁齊伐梁王恐儀曰無患請罷齊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所在必兵之何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割地今齊甚憎儀儀所在必兵之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伐梁梁齊兵連而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以臨周則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

樗里子

甘茂

卷三

十九

戊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甘羅

卷一

三

白起

秦與趙相距長平秦既以計間廉頗使趙將趙括乃陰將武安君白起而令軍中曰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走而張二奇兵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秦奇兵二萬五千人遂絕趙軍后又一軍五千騎截趙壁分趙軍爲二糧道絕而秦乃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秦王聞趙食道絕輒自之河內悉發民十五以上者盡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於是趙卒不得食凡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趙括計窮親出搏戰秦軍射殺之於是卒四十萬盡降武安君武安君盡坑殺

讀史快編

卷三

二一

之僅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已武安君得罪賜劍杜郵乃引劍發憤曰吾何罪於天而至此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降卒四十萬我許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王翦

秦始皇將伐楚問將軍李信度用幾何人信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將李信楚大破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始皇大怒亟命翦翦謝病始皇強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始皇曰惟將軍計於是翦

行翦既至軍楚益發兵來拒翦弟壁堅守不出楚軍數挑戰卒不出翦乃日夜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恤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翦曰可用矣楚數挑戰而秦不出方引兵東翦因舉兵追之遂大破楚尋滅楚

初剪之行也始皇親送至灞上翦爲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侯故及大王薨臣臣請田園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關復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

讀史快編

卷三

二二

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耶人服其識

陳勝之反秦使王翦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名將也且將強秦兵以臨新造之趙舉趙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殺僇多後必受其不祥今離三世將矣未幾項羽救鉅鹿虜王離

駟衍

駟衍齊人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終始太聖之篇十萬餘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

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及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謂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類此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騁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

讀史快編

卷三

二三

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爲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

孟嘗君

田嬰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之及長其母見子文於嬰嬰怒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故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乃曰子休矣是爲孟嘗君

嘗君一日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玄孫玄孫之玄孫爲何曰不知也嘗君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世矣國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鉅萬文問將門有將相門有相君後宮踐綺縠而士不得短褐使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而君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門下未見有一士也公家之事且日橫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未幾嬰卒孟嘗代立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亡人有罪者皆歸焉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常夜食有一客蔽火光

讀史快編

卷三

二四

以飯不等怒輟食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剗嘗君每接客坐語則屏風後必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則君已使使問遺其親戚士以此多歸嘗君人人自謂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質齊而求一見嘗君

齊湣王時孟嘗君入秦秦昭王欲相之已入讒囚之謀殺嘗君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所求解難曰妾願得君狐白裘君先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已獻昭王更無他裘患之徧問客客莫爲計最下坐一客善狗盜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入秦藏中取所獻狐白

表出於以獻幸姬姬言王王釋之孟嘗君得釋即馳去夜半抵函谷關時昭王已悔使人馳傳追關法鷄鳴出客客有居下坐者善鷄鳴於是野鷄盡鳴嘗君出出食頃而秦追者至始嘗君客此二人客皆羞之及脫秦難獨二人力也自是賓客皆服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君收邑人三反而不致一入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人嘗君怒居數年人或毀嘗君於湣王王疑之嘗君奔時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盟遂自剄宮門以白嘗君於是湣王驚謝乃復召孟

讀史快編

卷三

二五

嘗君

嘗君相齊名高其主秦楚畏而間之齊王惑嘗君廢客有馮驩者請曰臣請入秦令君重於國而益廣奉邑可乎乃西說秦王曰齊秦雄雌之國也勢不兩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跪問曰何以使秦無雌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夫使齊重天下者孟嘗君也而齊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君亟使使載幣陰迎嘗君嘗君入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有如齊覺悟而君復相則雄雌之所在未可料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嘗君馮驩知秦使發即辭

王間行至齊說齊王曰齊秦雄雌之國也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使使陰迎孟嘗君嘗君不西則已西入即秦雄而齊雌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嘗君而廣之邑則嘗君必喜秦雖強豈能請人相而迎之哉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境使馳還告王王急召嘗君復其相與之故邑而又益以千戶秦使者聞之還車去

始孟嘗君之廢也諸客稍稍引去既復相君乃太息謂馮驩曰文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乃皆背文去莫顧文者賴

讀史快編

卷

二六

先生得復位客尚何面目見文乎如復見者文必唾其面而辱之驩下拜曰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後過市者掉臂不顧矣非好朝而惡暮也所期物亡其中願君遇客如故毋徒絕賓客之路嘗君再拜曰敬受教

平原君

平原君勝雅好客客數千人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甍者梁散行汲君樓上美人臨見大笑之明日甍者至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癯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

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覽者去君笑曰
孺子乃欲以一笑故殺吾美人置之居歲餘門下客
引去過半平原君怪之以問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
不殺笑覽者謂君愛色而賤士耳於是平原君乃斬
笑覽者美人頭自造覽者門謝焉其後客稍稍復
秦伐趙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君約門下文武具備
者二十人與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時客毛遂前
自贊曰遂請備員可乎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也如
錐處囊中其木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未有
聞也先生雷遂進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蚤得
讀史快編 卷三 二七

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愕然曰
唯唯惟先生教遂更詰曰從定乎楚王曰定遂即謂
王左右取雞狗馬血來遂手奉銅盤跪進之王曰王
當歃歃者吾君歃者遂既定從殿上遂乃左手持盤
而右手招十九人歃血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
成事者也於是平原君歸撫然曰勝不敢復相士矣
毛先生以三寸舌強於百萬師而勝向也不識勝不
敢復相士矣遂以爲上客

虞卿

趙孝成王時魏請約爲從王召虞卿謀虞卿入見王

讀史快編 卷三 二八

王曰魏請爲從奈何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
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
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
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當其禍今
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解其福臣故曰王過
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其後虞卿
以魏齊故間行困於梁不得意而乃著書曰節義稱
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時事世傳之曰虞氏春
秋

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安釐王異母弟也王一日與公子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然王恐心不在博頃之復從北方來傳言趙王出獵非爲寇也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趙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王所爲客輒以報臣以此知之是後王畏公子不敢任以政

公子好客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侯嬴者年七十家貧爲夷門監者公子聞其名數往厚遺之不受曰臣潔行數十年終不以困故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

讀史快編

卷三

二九

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生又曰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輒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故久立與語從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見公子執轡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生因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知故隱屠間耳於是酒罷公子數往存朱亥亥徑不

報謝公子

秦既破趙長平復進圍邯鄲趙請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騎往秦聞之使使讓魏魏王恐止鄙壁鄴持兩端平原君使使讓公子冠蓋相屬公子度不能得之王乃約賓客百餘騎欲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言狀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徒欲赴秦軍譬以肉投餒虎何益尚安事客嬴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如姬力能竊之公子嘗爲如姬報讐斬其讐頭姬欲爲公子死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必得符於以奪鄙軍却秦救趙此

讀史快編

卷三

三十

五伯之烈也公子從其計果得符生謂公子曰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奈何臣客朱亥可與俱於是公子請朱亥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過侯生侯生曰臣老不能從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代鄙鄙合符果不許朱亥袖出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遂將鄙軍進擊秦秦解去當公子之至軍也其日侯生果北向自剄公子之留趙也趙有處士毛公藏博徒薛公藏賣漿

家公子欲見此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乃問安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乃今從博徒賣漿者遊亦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乃謝去曰吾今而知平原君徒豪舉耳非求士也此兩人賢無忌恐不得當以無忌從之游猶恐其不我欲也而乃以爲羞請去於是平原君聞之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士半去平原君而歸公子其後秦伐魏公子卒用兩人言歸魏敗秦兵於河外

春申君

讀史快編

卷三

三十一

春申君黃歇楚人也楚頃襄王時太子完質於秦而歇與俱數年襄王病太子不得歸歇憂之謂太子曰王病甚陽文君二子在中太子不得歸王若必陽文君必立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歸楚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爲楚使者御出關而黃歇守舍常謝病度太子已遠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亡歸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將殺之時秦相應侯魯太子謂王曰歇捨身以忠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併歸之以親楚王因遣歇收歸三月而襄王薨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遂相歇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爲進婦人宜子者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欲進其女弟而以王不宜子恐無寵乃先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謁歸故失期還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女弟與其使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人乎對曰未也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來間說春申君曰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王兄弟君安得長有寵乎且君用事人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宜禍且及君但不有寵而已今妾自知有身而人莫知也妾幸君未久誠進妾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百歲后君之子王也楚國可盡得又豈但保相印而已乎春申君大然之遂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王王召入幸之竟生子男立爲太子王遂貴李園園用事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乃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會烈王病客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而事無望之主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雖名相國實楚主也今王病且暮且卒而

讀史快編

卷三

三十二

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南面稱孤此無望之福也何
無望之禍曰李園君之仇也而養死士之日久王
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無望之禍也何
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薨李園必先入臣請
為君殺李園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客休矣
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及
禍乃亡去後十七日而烈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
於棘門內遂殺春申君是歲秦嫪毐事覺始皇亦夷
毒三族而呂不韋廢

初平原君嘗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上舍趙使

讀史快編

卷三

三

欲夸楚為璫瑁簪刀劔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
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
趙使大慙

范雎

雎字叔家貧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
齊雎從齊襄王聞雎口辯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
疑之意雎必告魏陰事及歸以語相魏齊齊大怒令
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
者醉令更溺雎雎從簀中微為守者曰公能出我必
厚謝守者乃請出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於是雎

行出齊尋悔復求之則雎已亡匿鄭安平家更姓名
曰張祿輒因秦使王稽與俱入秦秦昭王與語大悅
遂拜為相謀伐韓魏當是時秦號雎張祿而魏不知
以為雎死久矣

魏聞秦兵且東乃使須賈於秦雎聞之為微服闕步
至邸見須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雎曰然
賈笑曰叔有說於秦耶曰雎以得過魏逃此安敢說
曰今叔何事曰為人傭賃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
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賜之因問曰秦相張
君天下事皆決相君豈有客習於相君者乎雎曰主

讀史快編

卷三

三四

人翁也雎唯唯亦得謁請為君見於相君須賈曰吾馬
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雎曰當為借於主人
翁雎歸取大車駟馬親為賈御入相府府中人遙望
見皆避匿賈怪之既至相門謂賈曰待我我為君先
入迺於相君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
何也門下曰誰為叔賈曰向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
此吾相張君也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卻行因門
下求入謝於是范雎盛陳列見之賈頓首伏地言
罪范雎曰公罪當得死然所以得無死以綈袍戀戀
有故人意故釋公乃為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賈辭

唯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而坐須臾堂下道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齊急持魏齊頭來不者且屠大梁須臾歸以告魏齊齊大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魏齊既逃匿平原君所昭王欲爲魏報必得其頭以計致平原君而質之令出齊齊急夜亡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齊俱亡念諸侯莫可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雖窮振聲讀史快編 卷三 三五

蔡澤

蔡澤者燕人遊學於諸侯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魘顏顴膝學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舉戲

乃曰富貴吾自有所不知者壽耳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僕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而得讓人主之前富貴四十年足矣遂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乃西入秦竟以說勸應侯代應侯相其說應侯語甚辯文多不載

樂毅

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讀史快編 卷三 三六

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爲曹相國參師

補遺

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歿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歿作歌其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吾安適歸矣吁嗟徂矣命之衰矣遂餓歿於首陽山或曰天道無常善者人若伯夷叔齊所謂善

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殍且七十子之徒什
尼獨薦顏回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辛食
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用人之
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
何德哉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
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
公止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
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補伯夷

楚王既聽張儀言將閉關絕齊權以受秦商於地六
百里時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軫軫對曰商於地

讀史快編

卷三

三七

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患必至臣是以弔也楚王
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於是遂閉關
絕齊使一將軍隨儀往受地儀至秦許失絙墮車不
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復使勇
士至宋借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遂折節下秦秦
齊之交合儀乃朝謂楚使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
楚使驚還報楚王大怒發兵攻秦陳軫進曰軫今可
發口言乎不若賂秦而併攻齊正不聽戰大敗
秦既敗楚要楚欲得黔中地願以武關外易之楚王
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儀口弗

必言張儀自請行惠王曰楚王方怒子之負商於地
也且甘心子儀曰令誅臣而可爲秦得黔中臣何惜
成儀遂使楚楚懷王囚儀將殺之儀因靳尚以通於
鄭袖尚謂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袖曰何也靳
尚曰秦王甚愛張儀今將以上庸六縣賂楚美人聘
楚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
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言王曰臣各爲其主用儀
何罪必殺儀秦必大怒攻楚楚妾請母子俱遷江南母
爲秦魚肉也懷王悔赦儀儀出聞蘇秦歔即說楚王
事秦王許之屈原曰王見欺於儀儀至縱弗忍烹乃

讀史快編

卷三

三八

又聽其邪說耶 補張儀

陳軫自秦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軫於秦軫過梁見
犀首軫謂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曰吾令公壓
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未信也
公試謂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
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母多車第以
車三十乘陳於庭明言之燕趙於是燕趙客聞之馳
歸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大怒曰田需與寡人
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怒而不聽其事齊人聞犀
首此因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

犀首補陳軫

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王屏左右獨坐再見之終無言王怪之以讓客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客具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聖人也前先生來人有獻善馬者後先生來又有獻謳者寡人時皆未及試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為贈束帛加璧黃金百鎰是時趙人慎到著十二篇楚人環淵著上下篇齊人田駢接子騶奭皆有所論述齊王皆命之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

讀史快編

卷三

三九

門大屋以尊寵之明齊之能得士也補孟子

荀卿年五十始游學於齊初騶衍之術迂大而閑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多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歿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已齊人譏荀卿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因家蘭陵秦相李斯其弟子也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辭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僇墨道德之行事者數萬言而卒是時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

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曰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補荀卿

楚人鄭安平既匿范雎變姓名張祿會秦謁者王稽使魏安平乃詐為卒侍稽稽問曰魏有賢人可與俱西者乎安平曰臣里中張祿先生能言天下事然有讐不敢言見王稽曰夜與俱來安平如言稽與雎語知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於是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至湖關望見車騎西來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車中有頃穰侯至勞王稽因立車語曰關東

讀史快編

卷三

四十

有何變曰無有又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出曰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必悔於是雎下車走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無客乃已稽遂與雎入咸陽

范雎既相王稽乃謂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宴駕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宴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

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今臣已相而稽尚止謁者是非其內臣意也於是昭王召稽拜河東守又以鄭安平爲將軍雖於是盡散家財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相秦二年以計致平原君而取魏齊頭補范雎蔡澤本燕人初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心不安於秦乃西入秦將見昭王先使人宣言以威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困君而奪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

讀史快編

卷三

四一

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因使人召澤澤至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問其說於是澤嗤其見之晚而爲言成功者當退幾千言應侯不能誦遂延入爲上客尋入朝言於王王召見與語大悅應侯即請歸相印澤遂相補蔡澤

雪廬讀史快編卷三

雪廬讀史快編卷四

讀史記

漢龍門司馬遷本

明當湖趙維宸節

列傳

藺相如

趙孝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遺趙王書請易以十五城趙王心知秦詐而懼秦計未定以問藺相如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與璧而城不入曲在秦然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卽不入城臣請完璧

讀史快編

卷四

一

歸趙趙遂遣相如西相如至秦王坐章臺見相如奉璧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輒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嚴大國之威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書於廷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示美人以戲弄臣臣觀王已無意償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睨柱將擊柱王恐破璧乃辭謝召有司按圖指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王詐乃許謂王曰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

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壁秦王度終不可強奪勉許齋戒如期相如出就舍輒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間道亡歸壁於趙而身畱秦秦王既齋五日設九賓命引相如入相如至謂秦王曰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業令人持壁歸間至趙矣臣知欺大王罪當誅請就湯鑊王乃與羣臣視而嘻卒釋相如歸之相如既歸遂拜上大夫

讀史快編

卷四

二

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奉瑟趙王爲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秦聲請奉缶卽秦王怒不許相如直前曰五步之內相如得以頸血灑上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懼引一樽缶相如卽有乃復前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爲趙王壽竟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罷歸

趙奢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正對曰君於趙爲貴公子公子不奉法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尚待有此富乎平原君賢之言於王王遂用奢

秦伐韓軍闕與王問廉頗可救不對曰道險狹難救問樂間間對如廉頗乃問奢奢對曰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王卽令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時秦軍軍武安

續史快編

卷四

141

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候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畱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奢旣已遣秦間輒卷甲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至時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竅不且敗奢曰諾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奢曰胥後令將戰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奢曰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后至平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

秦軍遂解關與之圍

廉頗

悼襄王時使樂乘代頗頗怒攻樂乘而走大梁梁不能用時趙數困於秦趙王思頗頗亦復思用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不頗見使者爲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而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頗乃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召已復用於楚無功曰吾思用趙人初廉頗之免長平歸也既失勢故客盡去及復將客又復來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

讀史快編

卷四

四

晚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我則去固其理也何怨乎

李牧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收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第謹烽火多間諜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爲怯卽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也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爲易將歲餘戰數不利失亡多乃復請李牧牧杜門稱疾王強起牧牧曰王必用臣臣必得如前乃可

王許之牧至如故約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肯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四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以待匈奴小入伴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大入牧乃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匈奴單于走其後十餘歲單于不敢近趙邊

田單

樂毅既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而傅鐵籠已燕軍攻安平城陷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獨單宗人以鐵籠得脫保卽墨於是卽

讀史快編

卷四

五

墨人推單將軍單既將則縱反間謂樂毅且自王齊所懼惟他將來代燕王信之遂使騎劫代毅則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之別所降齊卒置之前行也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降者盡削背怒堅守惟恐見得則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之掘吾冢墓修先人尸也燕人又盡掘其壘墓燒死人城中人望見無不涕泣欲出戰則又收民間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往遺燕將曰卽城下幸無虜掠吾家族妻女燕將大喜自是燕軍氣益懈單遂縱火牛夜攻之燕軍大駭齊人乘勝逐北七十餘城頃之盡復

單初將卽墨時下令城中曰人每食必祭其先祖於庭於是飛鳥悉翔舞下食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敎我乃詭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進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單乃親起引還東向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實無能也單曰子勿言危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指授竟以此破燕

初燕兵之人齊也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王蠋故已使人謂蠋曰子義甚高吾以子爲將封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卽不聽吾且屠畫蠋曰忠臣不更二君齊王不用吾諫國破亡吾旣

青史快編 卷四

六

不能存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之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遂相聚如莒求法章立爲王

魯仲連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持高節不肯仕宦任職秦伐趙趙求救於魏魏懼秦不救而反使客新垣衍約趙共帝秦平原君唯唯計無所出仲連進說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請爲君責而

師之平原君乃紹介見之衍衍曰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中而不去仲連曰夫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死耳不願爲之民也其說甚辯新垣衍不能難起謝曰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士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連辭使者三反卒不受平原君爲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棄去其後復有射書聊城事

讀史快編 卷四

七

田單言於王欲爵之連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逃隱海上終身不復見

賈誼

文帝初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公吏治他無表見獨其門下秀才賈生者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公絕愛幸之公旣徵入爲廷尉則言生於朝帝遂召生署博士是時生年僅二十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則生能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於是諸生皆自以爲不及也帝悅之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生復具草議盡更秦法興一代禮

樂天子且任以公卿之位絳灌等遂讓之天子稍疏
生以生為長沙王太傅生意怏怏度湘水為賦以平
屈原自況也至長沙三年有鵠飛入生舍止坐鵠楚
人謂鵠曰服生既以長沙卑濕懼壽不得長感於服
因為賦以自廣後歲餘帝徵生入見生至帝方受釐
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生具道所以
然至夜半帝聽之不覺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
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頃之拜梁王太傅梁王者文
帝少子愛而好書居數年王騎墮馬死生自傷為傳
無狀哭泣歲餘亦死生時年三十三

讀史快編

卷四

人

呂不韋

莊襄王既薨太子政立尊不韋為相國當是時魏有
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客
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乃亦厚招致士食客
幾三千人時諸侯辨士如荀卿之徒皆著書布天下
不韋乃亦使其客人人著所聞而集次之以為八覽
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備天地古今萬物之事書
成布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募諸侯遊士有能增
損一字者予千金因號曰呂氏春秋
始皇帝既立年益壯而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

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母以其
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
得之不韋乃進嫪毐許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
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
腐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因
與通絕愛之始皇九年事覺害三矣

刺客

豫讓

趙襄子既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伯之臣豫讓遁
還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死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

讀史快編

卷四

九

塗廁中挾匕首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塗廁之
刑人則豫讓也曰欲為智伯報左右將誅之襄子曰
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讐此天下義士也吾謹
避之耳遂釋去讓去乃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
不可知異時襄子出讓伏襄子所過橋下至則馬驚
襄子曰必豫讓也索之果得讓襄子喟然歎息而泣
曰嗟乎子之為智伯亦已至矣吾殺子以成子名讓
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識
報讐之意則死無恨襄子大義之即使使持衣與讓
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

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涕泣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隱於屠久之濮陽人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卻懼誅亡去求可以報累者聞政名至門請數友乃具酒自觴政母前酒酣進黃金百鎰為母壽政驚怪固謝仲子固進因辟人謂政曰臣有仇於人欲報之竊聞足下誼至高願得交驩足下耳政對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竟弗受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已政母死服除政乃歎曰嚴仲子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

讀史快編

卷四

十

車騎交臣是深知政且也老母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之濮陽見仲子問仲子所欲報謂誰仲子具告曰累韓君季父也兵衛甚設請益壯士為輔政曰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則語泄是舉韓國而與仲子為讐也遂辭仗劍獨行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持兵戟衛者甚衆政直入上階刺殺累左右大亂政乃大呼擊殺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屠出腸以死

政既死韓乃暴政屍市中購問莫知誰子於是購能言殺相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之曰是

其吾弟耶立起如韓市驗之果政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嚴仲子察舉吾弟因汚之中而交之上固為知己死徒以妾尚在故重自刑以滅名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吾賢弟於是乃大呼天者三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國人及晉楚衛人聞之皆大驚曰非獨政能乃其姊亦烈女也

荆軻

附見
高漸離田光哭於期

荆軻衛人也衛人謂之慶卿徙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嘗遊過榆大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入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

讀史快編

卷四

十一

劍吾目之是宜去不敢爾使使往之主人則已駕而去榆大矣使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遊邯鄲魯句踐與軻博爭道句踐怒叱軻軻默逃去已入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燕太子丹謀報秦怨以問其傅鞠武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先生武敬諾言於光光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道跪而蔽席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請曰燕秦不

兩立願先生畱意田光曰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交荆卿光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願先生勿泄田光俛而笑曰諾行見荆卿其言太子意曰願過太子荆卿敬諾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太子告光曰願勿泄是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非節俠請自殺足下幸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泄也遂自剄

太子丹既以報秦屬荆卿曰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臣臣乃得有以報也太子曰樊將軍困窮來

讀史快編

卷四

十二

歸丹丹不忍軻知太子不忍乃私往見樊於期曰秦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且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曰誠念之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而可報將軍之仇解燕患何如於期前曰奈何荆卿曰願得將軍頭獻秦王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搤其臂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恥雪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乃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

荆軻之入秦也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易水上軻浩然登車去終不顧至秦持千金厚遺秦

王寵臣蒙嘉嘉為先言於王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乃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進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軻左手把王袖右手持匕首搥之未及身王驚起袖絕拔劍劍操其室堅不得立拔軻逐王王環柱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寸兵諸執兵者皆陳殿下非詔不得上時方急不及召獨侍醫夏無且以所奉藥囊提荆軻左右曰王負劍負劍劍拔遂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匕首擲王不中中銅柱王復擊軻軻被八創知事不就倚柱而笑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

讀史快編

卷四

十三

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競前殺秦王不憚良久時魯句踐聞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吾為非人也高漸離始送軻易水上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涕泣已復為羽聲愴慨士盡瞋目髮上指冠及軻死漸離變姓名為人庸保匿宋子家久之作苦問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竊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漸離念久隱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坐客皆驚乃

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去於是宋子傳客之聞於秦王秦王召見有識者曰此高漸離也秦王重赦之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於是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輒舉筑扑秦皇不中遂誅高漸離

刺客止

李斯趙高

李斯少時嘗爲群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恐及觀倉中鼠食積粟又居大廡下無人大之憂乃喟然嘆曰人之賢不肖有如鼠矣在所自處耳於是從荀卿學學已成度秦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遂辭荀卿西入秦初求爲秦相呂

卷四

十四

不韋舍人因不韋得說秦王拜長史卒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而身爲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諸女悉嫁秦諸公子由嘗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斯喟然歎曰嗟乎斯一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而乃位人臣上富貴極矣荀卿有言物禁太盛吾未知所稅駕也未幾始皇崩卒爲趙高所中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其中子曰吾今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

子相哭而夷三族

斯初既說秦皇郡縣天下廢封建而齊人淳于越者進諫謂事不師古未有能久長者始皇下其議丞相承相斯怒乃上書曰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聞令下卽各以其意議之非主爲名異趣爲高如此不禁則主勢孤於上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者盡燭除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遂下焚書之令

讀史懷編

卷四

十五

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極耳目窮心意以樂萬姓而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庸主之所禁也雖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陛下初立其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恐不終陛下安得有此樂乎二世曰奈何高曰嚴法而刻刑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曰然遂更爲法律

二世既用趙高言更法律於是殺羣臣蒙毅等公子

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相連坐者無算時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賜與先帝崩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書上二世大悅召趙高示之曰此可為急乎遂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

趙高計傾李斯謂斯曰關東羣盜起上猶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與君侯事也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久矣顧上不坐朝欲見無間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高乃待

讀史快編

卷四

十六

二世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聞日丞相不來吾燕私輒請事丞相少我耶抑固我哉趙高曰陛下殆矣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今三川守李由丞相長男也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子弟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問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遂使按驗三川守通盜狀趙高既為中丞相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

左右此鹿也左右皆曰馬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齋戒不明故至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二世乃入上林齋戒未幾高劫殺二世於望夷宮高既殺二世輒引璽自佩之左右百官莫有從者輒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為立子嬰

蒙恬

秦既併天下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境外者十餘年

讀史快編

卷四

十七

始皇欲遊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復使恬通遼壘山壘谷凡千八百里當是時恬威振匈奴其後胡亥立用趙高計賜死恬欲白不得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起臨洮屬遼東城壘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遂飲藥自殺

張耳陳餘

張耳陳餘兩人皆魏名士也秦滅魏懸金購兩人有得耳者千金得餘者五百金兩人變姓名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東嘗以過咎陳餘陳餘

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餘之桑下數之
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未幾
陳涉起兩人請立六國後以樹黨益秦敵卒滅秦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畧地燕界王間出為燕軍所
得燕將囚之必分趙地半乃歸王兩人患之計無所
出一廝養卒前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王載歸
舍中皆笑曰使者十輩往往輒死若何能為卒乃獨
走燕壁見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
若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
何欲曰亦欲王耳燕將曰君未知兩人欲也夫武

十八

臣與兩人杖馬箠下
期卿相終哉
今君囚趙王此兩人者名
為求
之分趙自立也夫以一趙而易燕

逐出趙王養卒御而歸

趙王張敖高帝婿也帝嘗從平城歸過趙王事帝甚
恭而帝數其倨慢冒其相貫高怒謀殺帝勸王王
指出血不許高乃與趙午等十餘人私謀之為壁人
柏人上過且宿忽心動上問縣何名曰柏人上曰柏
人者迫於人也遂去不宿未幾謀洩帝捕貫等併獲

王於是卡餘人皆自剄死高獨怒罵曰皆死誰白王
不反者乃與王諸長安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
知吏榜笞數千刺剝無餘地終不易詞帝乃令其邑
人泄公私問之高仰視曰泄公耶泄公勞苦卑問張
王事高曰吾三族皆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王實
不反獨當等為之因具道本指泄公乃具以報且曰
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於是帝乃赦遂併
赦高高聞之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上多足下
誼併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出
吾責已塞死不舉且人有無弒名縱生不殺殺我

十九

何面目復事上遂仰絕肮死當是時貫高名聞天下
於是上賢張王諸客凡以錯奴從王入關者無不為
諸侯相郡守

彭越

越字仲嘗漁鉅野澤為羣盜陳項起少年或謂越仲
亦効之何如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居歲餘少年相
聚百許往從越曰請仲為長越謝諸少年強之乃許
與期旦日日出會某所後期者斬及期越先至某所
伺日日由十餘人後至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
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

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竟引一人出斬之設壇祭於是徒屬皆大驚莫敢視遂行畧地卒歸漢封梁王

梁王越既得罪有司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越西至鄭會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蚤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后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遂殺越

黥布

讀史快編

宋相

二十

隋何之使九江也說英布歸漢說甚辯布心許之然未敢泄也會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舍傳舍隋何乃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復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使者而疾走漢布知不可奈何遂殺楚使與何間行歸漢既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一如漢王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使人入九江則楚已盡殺布妻子布遂委心事漢

天下既定上封布淮南王而折隋何謂何腐儒何跪

曰向者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必取淮南乎上曰不能何曰臣獨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如陛下意是何之功賢於五萬人五千騎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謂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因以何爲護軍中尉

淮陰侯

淮陰人韓信始爲布丞特貧然志與衆異其母死無以爲葬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嘗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爲晨炊蓐食信知其意竟絕去釣城下諸母漂中一母見信飢飯信

讀史快編

卷四

二一

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好帶劍中情怯耳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蒲伏一市人皆大笑後佐漢定天下封楚王都下邳至國召漂母賜千金召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信之擊魏也魏方盛兵滿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浮渡軍襲安

邑遂虜魏王豹其擊齊也與齊將龍且夾淮水而陣
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將壅水上流先引軍半
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
使人追信渡水渡且半信遂令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齊王廣遂亡去

信將擊趙兵未至井陘三十里輒止舍夜半傳發選
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戒
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
又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嘿然許應
曰諾於是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

讀史快編

卷四

十二

平旦信乃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良久於是信詳棄旗鼓走水上軍復疾戰趙果空壁
爭漢旗鼓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信先所遣二千騎者候趙空壁疾馳入趙壁盡拔趙
幟立漢赤幟趙軍旣不能得信還歸壁壁皆漢赤幟
大驚以爲漢已破趙遂大亂遁走於是漢遂斬成安
君於泚水上會趙王歇

初成安君陳餘聞信且襲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
時廣武君李左車進說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
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
糧食必在後顧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
重足下第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
臂無所掠不出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
意時成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竟不聽當是
時韓信聞知計不用大喜遂引兵下

信旣破趙諸將畢賀因進請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
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
心不服然幸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
耳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

讀史快編

卷四

二三

非得素撫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之
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且皆走尚寧得而用之乎於是
諸將皆服曰此非臣所及也

上擊陳稀時韓信舍人上變告信欲反呂后乃與蕭
相國謀詐言上已得稀給信入賀遂使武士縛信斬
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計乃爲兒女
子所詐上從稀軍回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何
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上曰是齊辯士也乃
詔捕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耶對曰然臣固教
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至此上怒曰烹之通曰臣死無

裁上曰若教信反何寬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當是時臣知有韓信不知有陸
下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
能耳又安得盡烹之耶上曰置之乃釋通不罪

陳稀盧稀

陳稀反趙代上自將擊之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漳
水而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
曰常山二十五城稀反亡二十城上曰守尉反乎對
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
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

讀史快編

卷四

二四

謁上謾罵曰孺子何能將四人懸伏上輒封之各千
戶以爲將左右曰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稀
反邯鄲以北皆稀有吾徵天下兵未有至者獨邯鄲
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於是上問曰
陳稀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
各以千金購黃臣等未幾斬稀

田橫

田橫者兄弟三人更迭王齊漢既定天下橫以嘗殺
漢使懼誅與徒屬五百人入居海島帝召之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戾不來且加兵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

詣犇陽未至三十里橫謂二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乃爲亡虜北面恥甚且上欲見我不過欲
一見吾面貌耳第斬吾頭馳三十里報上上曰嗟乎豈不
尚可觀也遂自剄客乃奉其頭奏上上曰嗟乎豈不
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葬橫以王禮既
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而大驚已
其徒五百人皆召至至則聞橫死亦皆自殺

樊噲

噲起自狗屠婦呂須呂后女弟也黥布反會帝病甚
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

讀史快編

卷四

二五

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
者臥噲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
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
震恐不得見計事顧獨與一宦者臥陛下獨不見趙
高之事乎上乃笑而起

張丞相蒼

張蒼始時嘗客沛公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
蒼身長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爲言沛公
赦勿斬蒼以是德王陵既貴猶父事王陵陵死蒼爲
丞相每洗沐必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免

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有餘歲而卒

周昌

高帝時周昌爲御史大夫強直敢言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於燕時入奏事會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昌騎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主也上大笑上欲易太子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卽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笑

申屠嘉

讀史快編

卷四

二十六

文帝時申屠嘉爲丞相廉直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巨萬帝嘗燕飲通家一日丞相入朝而通居上旁禮不恪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朝廷之體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耳罷朝嘉坐府中檄召鄧通不來且斬通懼人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不爲禮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行斬之通頓首首至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乃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泣曰丞相幾

殺臣

酈生

酈生食其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稱狂生沛公過陳留生踵軍門上謁使者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生曰第言之吾非儒生高陽酒徒也使者乃入通公公召生至則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生入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乃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生遂以下陳留據積粟之策進沛公大悅已復爲漢說齊下齊七十餘城

讀史快編

卷四

二十七

而韓信夜渡兵襲齊齊王廣以生賣已謂曰若能止漢兵吾活若不且烹若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適公不爲若更言王竟烹酈生

陸賈

附錄

陸賈楚人有口辯高帝朝奉使南越南越王歸命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留生飲數月及歸賜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惠帝時生病免乃盡出其使越時橐中裝賣千金分其五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

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時諸呂用事陳平不能爭懼禍及常獨居深念生嘗詣平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念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平用其計卒以此安劉定社稷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公卿間名籍甚

平原君朱建刻廉剛直人也辟陽侯行不正幸呂太

讀史快編

卷四

二八

后常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謝不見會平原君母死貧不能發喪陸生乃詣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賀我生曰向者君欲知平原君平原君誼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其喪彼必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於是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少稅稅可五百金時有告侯陰事於惠帝者帝大怒將殺侯呂后慙不敢言侯急欲見平原君君辭曰從急不敢見乃徑詣惠帝嬖臣閼籍孺說之曰君之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且

誅君矣君何不白爲地出辟陽侯太后大懼是兩主共幸君也於是閼籍孺大恐如其計竟出辟陽侯當始時辟陽侯大恨以爲倍已及既出知其故乃大驚

劉敬

劉敬齊人也本妻氏漢五年戊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乃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敬曰臣衣帛永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言上上召入見賜食敬遂爲陳都關中便計上然之即日車駕西徙定大計賜敬姓劉

讀史快編

卷四

二九

叔孫通

通薛人也秦時嘗徵爲博士山東盜起二世問如何時諸生三十人對曰人臣無將卽反死無赦願發兵急擊二世怒作色通獨前曰諸生言皆非也當今天下一家郡縣且銷兵誰敢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偷耳何足置齒牙郡守尉今且捕定矣毋煩聖慮二世喜曰善賜帛二十疋衣一襲出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說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遂亡之薛已從項梁事懷王又事項王漢二年乃歸漢初以儒服見漢王僧之通曰臣聞秦短衣楚製王喜時從弟子自

許通無所言獨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諸儒皆竊爲不進吾等而言大猾通聞之曰諸生寧能闕乎且待我母遽

漢五年天下既定諸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通知上意益厭之乃說上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可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更十主皆面諛取親貴今天下初定輒欲起禮樂禮樂非積德百年不可興吾不忍爲公所爲無汙我通笑曰若真腐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俱西及其弟子爲綿叢

讀史快編

卷四

三十

習之野外月餘通請上試觀上既觀曰吾能爲此於是長樂宮成羣臣會朝自諸侯王以下悉如儀無敢譴譴失禮者於是帝大悅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遂拜通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爲郎通出乃盡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皆喜曰叔孫先生真聖人也

季布

季布楚人使氣任俠嘗爲項羽將數窘漢王羽滅漢購之千金合匿者罪三族布特匿濮陽周氏周氏乃

與布計髡緡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數十人之魯朱家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而置之田獄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飲數日因從容言布事曰此臣各爲其主若必以私怨求一人示天下不廣然若不爲布說者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輒乘間言於上上竟釋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而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楚人曹丘生辯士也事貴人趙同等數招權傾金錢與實長君善季布聞之移書諫長君勿與交曹丘生

讀史快編

卷四

三十

知乃故請書請季布長君曰季將軍不悅足下足下無往生固請得書徑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生至至揖季布曰楚諺云得黃金千金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僕之深也布大悅遂引入爲上客季布所以名益聞聞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亦以任俠顯長事袁絲而弟畜灌夫籍福之屬數千里士爭爲之死少年時時竊其名以行當是時布以諾心以勇並著聞關中

季布

樂布者梁人始窮困賃庸於齊爲酒人保與彭越善越王梁以布爲梁大夫高帝既誅越梟越頭洛陽下詔敢收視者輒捕之布時適從使齊還乃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大怒曰若與越反耶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陛下困彭城收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故也常是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今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而陛下下一獄彭王病不行遽疑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王

讀史快編

卷四

三二

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竟釋布拜都尉布嘗曰貧賤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故其報德怨無所不極

袁盎

袁盎字絲父故爲羣盜文帝時盎爲中郎頗慷慨引大體帝幸宦者趙同同數害盎盎患之兄子種曰君何不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一日帝出同參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必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乃笑下趙同同泣下車自是不復振

先嘗爲吳相時盎有從史盜愛盎侍見盎知之弗

泄有人以言恐從史從史亡盎親追反之徑以待兄賜遇之如故景帝時盎旣入爲太常復使吳吳王時謀反欲殺盎以五百人圍之盎未覺也會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置二百石醇醪盡飲五百人醉臥輒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旦日王且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故從史盜君侍兄者也於是盎乃驚脫去

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沈鬪鷄走狗雒陽劇孟嘗遇盎盎善待之安陵一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

讀史快編

卷四

三三

軍奈何輕與遊盎曰孟雖博徒然母喪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時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如公常從數騎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於是諸公聞之皆多盎

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得盎進說後語塞王以此怨盎使客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何如人諸君譽盎者不容口客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知君長者不忍刺然後刺君者十餘曹至矣幸備之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指生所問

占及還梁刺客後曹果遮殺益格一作服或格姓也

鼂錯

鼂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罪過削其地諸侯皆譁錯父聞之從賴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後削諸侯別疏人骨肉外議多怨公錯曰固也不如是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何以安父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吾反身也死十餘日而七國反袁盎實要更說錯竟不朝不朝東市是時人皆多錯父智

補遺

讀史快編

卷四

三四

秦之求璧也趙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蔣相如可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謂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故欲往相如止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求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幸赦臣臣是以知其人有智謀可使也於是王召見相如補蔣相如居原音各平楚同姓爲懷王左徒而見譴於上官大

大王怒疏之平憂愁憂思而作離騷離騷之作自怨生也其後上聽張儀絕齊好自禍已又聽鄭袖釋張儀又聽子蘭以身入秦不返平終無可奈何乃作懷沙之賦懷石投汨羅以歿屈原既歿其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詞令終莫敢直諫自是楚日削亡

懷沙賦之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會陰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

讀史快編

卷四

三五

畏懼兮會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知歟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後百餘年而漢賈生過湘水投書以弔原補屈原賈誼適長沙因鴛入室作鴛賦以自廣其畧曰大事繫物兮塊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

人恬漠兮獨與道息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汎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實兮養空而遊

補賈誼

專諸之刺吳王僚也先是公子光以不得立怨王僚欲殺僚伍員時亡入吳知光意爲進專諸光善客之會吳伐楚楚發兵絕吳後於是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方外困於楚而內空是無如我何於是光伏甲士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僚陳兵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專諸乃置匕首魚炙之腹而

讀史快編

卷四

三六

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光遂自立是爲閔廬太子丹既得荆軻乃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灰者乃裝爲遣是時燕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欲與俱待之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軻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

決矣遂登車去終不顧

補刺客

淮陰侯信之初歸漢也未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罪二十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通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之釋不斬言於上上猶未之奇也間與蕭何語何奇之會上入蜀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意上不用亦亡何聞信亡不及聞自追之人言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上上且喜且罵何曰臣不亡追亡者信上復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許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子無雙王計必欲東非信無

讀史快編

卷四

三七

可與共功者顧能用信信留不能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聞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卽召信拜何曰此乃信之所以亡也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亡也王必欲拜之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於是乃拜當是時一軍皆驚

補淮陰侯

盧縮高祖里人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子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縮

常隨出入及高祖起沛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
侍得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累封燕王
已陳稀反縮坐通謀稀所事聞竟亡入匈奴補盧縮
酈商子寄字況與呂祿善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
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
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
尉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於是天下謂酈況賣交
補酈商

景帝初酈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變更申
屠嘉心疾之內史府門東出不便錯更穿門南出南

讀史快編

卷四

三六

出者太上皇廟塹垣嘉欲因此法錯將奏上客有諍
錯者錯乃先夜入宮謁上自歸已丞相朝奏請誅錯
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他官所居錯無
罪嘉罷朝歸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為錯所賣至
舍因歐血歾補申屠嘉

孝惠為東朝長樂宮間往來數蹕煩人乃作複道方
筓武庫南叔孫生奏曰陛下何事作複道高寢衣冠
月出遊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後世子孫乘宗廟
道上行哉惠帝懼命急壞之生曰壞之則示有過舉
盡為原廟渭北永冠月出遊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也

上乃詔作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也帝春遊離宮生
進曰古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陛下出願取櫻
桃獻廟宗廟諸果獻始此補叔孫通

雪盧讀史快編卷四

讀史快編

卷四

三九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

讀史記

漢龍門司馬遷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張釋之

文帝時張釋之爲公車令適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奏不敬狀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以是奇釋之

讀史快編

卷五

一

帝嘗遊霸陵慎夫人從上指示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因使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然悲感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柙用紵絮前陳紫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時釋之侍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柙又何戚焉帝稱善

王生者善黃老言處士也景帝時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職解顧謂張廷尉釋之爲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謂王生曰奈何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廷尉廷尉方

今名臣故卿辱廷尉欲以重之耳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萬石君

萬石君姓石氏名奮以姊爲美人家戚里奮無文學獨恭謹甚四子長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孝聞官皆二千石景帝乃集其門號萬石君萬石君以上大夫歸老歲時朝過宮闕門必下見路馬必式子孫爲小史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譴讓第爲便坐對案不食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上時賜食必稽首俯伏食

讀史快編

卷五

二

之如在上前長子建老白首而萬石君尚無恙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必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驗身自浣滌不敢令萬石君知季子慶一日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皆爲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建爲郎中令有奏書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耳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其惶恐慶爲太僕御出上聞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最簡易猶如此

一直不疑

不疑性馴默不好立名人稱長者嘗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者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已告歸者來而歸金亡金郎大恐後稍遷至大中大夫人朝人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吾乃無兄然終不自明

扁鵲

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得遇長桑君謹事之十餘年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乃授以禁方戒勿泄因

讀史快編

卷五

三

出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語畢忽不見扁鵲如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

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宮門問中庶子曰太子何病曰暴戾扁鵲曰死何如時曰鷄鳴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死未半日曰臣秦越人也幸為言太子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扁鵲曰子不吾信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以報號君號君大驚出見悲不自止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關太子脈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黃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於是天下盡謂扁鵲能生死人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復入見曰君疾在血脉不治將深桓侯曰無疾意不悅後五日復入見曰君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復入見望見

讀史快編

卷五

四

桓侯退走侯使人問故扁鵲曰疾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無如之何今在骨髓矣臣是以無請後五日而侯病作召扁鵲扁鵲已逃桓侯等死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雜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鵲使人刺殺鵲

倉公

太倉公者齊太倉令淳于意也少喜方術高后時師

同郡元里公乘陽慶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受之三年爲人治病多驗然多行游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故病家多怨之文帝時意以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帝憐之爲除肉刑意家居詔問所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謂誰有其書無有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何病何藥已其病狀皆何如於是意具以對所疏凡二十八條大都得之脈診什九望而知者十三

吳王濞

讀史快編

卷五

五

高帝時封吳王濞於沛至三郡五十三城既拜帝召海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悔之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當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慎毋反濞頓首謝不敢是時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富甲天下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爲乃復遣喪之長安葬王自此稍失藩臣禮其後七國反吳

田寶灌夫

武安侯田蚡既貴益驕橫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嘗謂曰君除吏盡未我亦欲除吏侯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嚮自坐東嚮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也

灌夫穎陰人也父孟嘗爲校尉從討吳楚夫時以千人與孟俱孟歿吳軍夫奮曰必取王若將軍頃以報父於是披甲持戟募壯士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夫乃獨與其奴十數騎直馳入吳將麾下所殺傷吳兵數十不得前復馳還入漢壁數皆亡獨夫與一騎歸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得不死創

讀史快編

卷五

六

少愈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之言太尉太尉不許於是灌夫名聞天下武安侯嘗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時灌夫與蚡業有隙不欲往魏其侯強引與俱灌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輒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効女兒咄囁耶武安

謂灌夫曰程李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儒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武安輒麾騎縛夫置傳舍曰今日召宗室有詔遂劾夫罵坐不敬魏其侯曰終不令仲儒獨歿乃上書具言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收束朝廷寤之時韓安國汲黯鄭當時皆是魏其侯灌夫而太后以母弟故獨主武安竟併論殺魏其未幾武安病甚呼服謝罪使巫視之則魏其灌夫共守必殺之竟歿魏其侯寶嬰也

初灌夫與魏其侯俱失勢賓客益衰而兩人自相爲讎史快編 卷五 七

引重其游如父子相得惟其灌夫時有服一日過武安武安時水相矣從容曰吾欲與仲儒過魏其侯會仲儒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以俟武安許諾灌夫即具語魏其侯魏其侯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及旦令門下候伺至日中武安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武安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武安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愕謝曰吾昨醉

竟忘與仲儒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武安武安不起夫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武安武安卒飲至夜極懽而夫灌夫自是與武安隙

韓安國

安國字長孺嘗以中大夫事梁孝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懼亡走安國曰甲不識官吾減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史快編 卷五 八

李廣

李將軍廣秦將李信后也善騎射文帝時嘗衝陷折關格猛獸帝奇之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匈奴入上郡廣時爲上郡守從百騎往射其射雕者三人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爲誘騎皆上山陳廣百騎皆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我即立盡乃反令諸騎前前去匈奴二里許止又令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目

誘軍我解鞍不走用堅其意胡騎竟不敢擊時有白馬將出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復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胡兵終怪之不敢擊會日暮胡兵引去廣乃歸

廣是時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軍擊胡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未嘗遇害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令人自便不擊刁斗幕府省約文書然亦未嘗遇害兩人俱邊郡名將而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爲之死而苦不識

讀史快編

卷五

九

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也射之而中石沒鏃還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廣所居郡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虎廣爲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其子孫他文學者卒莫能及與人俱輒畫地爲軍陳射關狹以饒專以射爲戲竟其死其射見敵急非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斃此其將兵數困辱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廣從弟蔡爲人在下中聲名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至列侯位三公廣諸軍吏及

士卒多有怨其虐者廣嘗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矣廣不爲後人而無尺寸功得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侯也

匈奴

單于頭曼有太子名冒頓後所愛閼氏生少子因微易太子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騎射令曰鳴鏑所射

讀史快編

卷五

十

而不悉射者斬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斬已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焉左右咸不敢立斬之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咸頗恐亦復立斬之於是冒頓知左右皆可用乃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左右亦隨射遂殺頭曼而自立

是時蘇朗無謂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左右左右曰此匈奴寶馬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與之東胡以冒頓畏已頃之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闐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怒請兵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

父一女子乎取所愛閼氏與之東胡王益驕時匈奴與胡間中有棄地千餘里莫居各爲甌脫東胡乃使謂曰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匈奴以問左右左右或言予或言不予於是匈奴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言予引諸言予者盡斬之遂上馬令國中曰后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不戰而破滅

文帝時冒頓太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帝時遣宗室公主爲單于閼氏而使宦者中行說傳公主說本不欲行強之行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說既至遂降

讀史快編

卷五

十一

單于單于委任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常漢一郡所以強者徒以衣食異物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於是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繒絮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漢酪之便美也又教其左右疏記以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詞曰皇帝敬問大單于無恙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蓋終文帝世多虜患皆說教之也

衛青

大將軍之出定襄也蘇建爲右將軍大將軍斬首虜數千級而建一軍盡亡僅以身免自歸大將軍問罪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將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宜斬建以明將軍之威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境外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殺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天子卒赦建

公孫弘

讀史快編

卷五

十三

弘字季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初天子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矣以賢良徵署博士尋奉使不稱旨以病免元光五年復詔徵文學舊川復推弘弘謝不能國人固推之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及策奏天子擢弘對第一弘恢奇多聞然善陰陽人主意元朔中上方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海築朔方郡弘時爲御史大夫數諫以爲罷敝中國天子怒使朱買臣等難弘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輒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其諸從諛爲媚悅皆此類也

主父偃

偃齊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爲諸儒生排擠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大困元光中西入關以諫伐匈奴得幸天子遷謁者中郎中大夫一歲四遷大臣皆畏其目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遊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脫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則五鼎烹耳吾日暮塗遠故倒行暴施之尋拜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仍數前事曰吾自今與諸君絕幸毋復入偃門其後卒以劫齊王白

卷五

十五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冠結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牂牁名爲徼昆明皆編髮自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司馬相如

相如成都人少好讀書學擊劍其親名之曰犬子因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嘗客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若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不分一錢文君久之不樂相如乃復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其昆弟諸公力勸王孫不得已乃分千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於是相如復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后以千虛賦丁上

卷五

十四

爲上通西南夷拜中郎將馳傳之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榮之於是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爲交驩卓王孫喟然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而厚分其女財與子男等

相如既以詞賦得幸及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似遊天地之間意既以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不然後失之矣因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者書都爲人取去卽空居獨未成時爲書一卷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也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以奏所忠所忠奏書天子異之
五年天子遂封禪

循吏

孫叔敖

叔敖爲楚相善國俗導民楚俗好廬車王以爲卑車
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
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捆夫乘車者
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
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讀史集編

卷五

十五

石奢

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阿比出行縣會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則其父也乃縱父而還自繫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父也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非忠
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休矣其治事
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
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歿臣職也竟不受令自刎歿

汲黯

黯字長孺其先七世爲卿大夫武帝初元黯爲謁者
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

相攻固其俗然不足辱天子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
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
憂也臣過河南河南傷水旱萬餘家貧者或父子相
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賑之臣請歸伏節
矯制之罪上奇而釋之

黯性倨面折不能容人過上時方招文學儒者曰吾
欲云云黯進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
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
也大將軍青侍中上嘗踞廁見之丞相弘燕見上或
時不冠一日黯前奏事會上不冠遙望見黯輒避武

讀史快編

卷五

十六

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憚如此自天子以下若武
安侯蚡大將軍青輩皆以氣折之

鄭當時

當時字莊其先鄭君者嘗爲項籍將籍歿屬高祖高
祖嘗令諸故項籍臣皆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
諸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歿孝文時莊以任
俠自喜聲聞梁楚間嘗爲太子舍人置驛馬長安諸
郊有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其游知
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士也嘗誡門下客至無貴
賤無爵門者執賓主禮以其賈小人又不治產業第

仰奉賜以給每見上未嘗不推轂天下上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莊嘗奉使視決河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卒汝南太守中廢家貧富客益落而子孫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儒林

轅固生

齊人轅固生以治詩爲博士嘗與黃生爭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桀紂失天下心湯武不得已而立何言非受命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

讀史快編

卷五

十七

聖臣下也主失臣不能匡反而誅之且代之立踐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所云高帝代秦卽天子位非耶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

伏生

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召之時生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天子乃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藏之壁其後兵大起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齊魯之間伏生教張生歐陽

生歐陽生教兒寬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又時時問行備貨以給衣食行嘗帶經止息則誦習之后應郡舉復受業博士孔安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酷吏

郅都

文景時郅都嘗爲郎中都勇負氣力公廉不營私書嘗言已倍親而仕固當奉職矣節官下終不顧妻子好直諫嘗從上入上林賣姬如厠野罷卒入厠上目

讀史快編

卷五

十八

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數姬都伏上前曰一姬亡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買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罷亦去太后聞之賜金百斤後爲鴈門守匈奴爲引兵去不敢近鴈門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者其見憚如此

張湯

張湯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時爲見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搗鼠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併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其後仕至御史大夫

史大大用法刻深卒致自殺諸子欲厚葬其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灰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毋不生此子

王溫舒

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豪猾相連坐者十餘家上書請大者族小者灰家沒入先是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至是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人怪以為神始九月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者會春溫舒歎曰嗟乎今冬更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如此其後溫舒讀史懷編 卷五 十九

杜周

武帝時杜周為廷尉深文刺骨專以人主意指為獄不循三尺法或讓之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者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故嘗是時三千石繫者新舊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十餘章所連逮大者數百小者數

千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以督掠定之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猶相告言於是詔獄逮至六七萬人暨吏所增加不減十餘萬周初徵時有一馬不能全及至三公子孫皆尊官富巨萬

大宛

張騫之使月氏也道經匈奴匈奴單于留之凡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能持漢節不失後與其屬亡西走數十日以太宛遂因太宛傳致康居因康居至大月氏又因月氏至大夏初匈奴破月氏斬其王頭為飲器漢以月氏仇匈奴故遣使結好與共擊匈奴而月

讀史懷編

卷五

二十

氏頗無意報仇騫以是兩歲餘不得其要領尋歸復為匈奴所得會匈奴國內亂騫乃與胡妻俱亡歸始騫行從者百餘人去十三歲而歸存止二人耳

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葡萄肥饒地離宮別觀頗極望焉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漢亡卒教鑄焉得漢黃白金輒用為器不為幣

安息在大月氏西地方數千里小大數百城商賈用

車船頗類中國其用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次更錢如新王面畫華旁行以爲書記安息西里更有條枝臨西海俗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龜國人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米嘗見云游使

劇孟

洛陽人劇孟以任俠顯其行大類魯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孟母死遠方送葬者蓋千乘及孟家無十金之儲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將兵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也當

讀史快編

卷五

二一

是時天下騷動大將軍得孟若得一敵國云

郭解

郭解軼人也任俠自喜殺人報讐而能折節爲儉以德報怨解姊子嘗負解勢與人飲飲不任強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當翁伯時人殺吾子不得乃棄其子尸道旁不葬以辱解解乃使人知賊處賊窘自歸具告以實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收姊子而葬之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謂曰吾聞洛陽

諸公在閭閻不聽今子幸聽解解奈何從他邑奪賢士大夫權乎徑夜去不使人知口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

俠幸

鄧通

文帝時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得上顧見其衣紵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求推者郎見鄧通封衣果後穿也因召問姓名幸之特異賞賜巨萬上嘗使善相者相通曰富貧餓飢上曰能富通者我即賜通蜀嚴道

讀史快編

卷五

二二

銅山得自鑄錢於是鄧氏錢布天下富敵國其後景帝嗣素不喜通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者下吏按問遂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時長公主有賜吏輒沒之至一簪不得者身竟寄於人家

滑稽

淳于髡

齊威王時楚伐齊王使淳于髡請救于趙齋金百斤馬十駟死仰天大笑冠纓索絕謂王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怪其所持

者狹而所祈者奢也於是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
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趙王假之精兵一萬車
千乘楚聞之引兵去威王大悅置酒后宮召髡賜之
酒問曰先生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
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髡曰賜酒
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伏前而飲不
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鞬鞠脆侍酒於前
時賜餘酒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
友交游又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
可五六斗亦徑醉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情

讀史快編

卷五

三

爾太博投壺相引為曹掎手無罰目雖不樂前有墮
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可八斗而醉堂堂然曰暮酒闌
合尊促坐男女同席髡屬交錯傾盤狼藉堂上燭滅
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襪解微聞鄰澤當此之時髡
與酒忘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皆
然髡蓋以諷諫也王曰善為罷長夜之飲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
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乃病肥故王
使羣臣喪之欲葬以大夫禮左右爭之不得王下令

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
驚問其故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而大夫禮葬諫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以誰王為棺文梓為
槨發甲卒為穿廣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羽衛其後廟
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
貴馬也王驚曰寡人過至此乎乃令以馬屬大官

優旃

優旃秦倡朱儒也善諷諫始皇嘗議大苑囿東至函
谷西至陳倉旃進曰善多縱禽獸其中盜從東方來
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
請史快編

卷五

二四

曰佳哉漆城湯湯寇來不能上即就之易為漆耳爾
難為陸室於是二世笑乃止

郭舍人

郭舍人者武帝時倡也善諧語微中帝少時東武
侯母嘗乳帝號大乳母已而怙寵子孫奴從多橫暴
有可以法論之當徙邊母入陛辭先見郭舍人泣下
舍人曰即入辭去第數還顧乳母如其言既謝疾步
出數還顧舍人罵罵曰咄老婢子何不疾行陛下壯
矣尚須汝活耶何顧為帝聞憐之詔免徙褚先生記

東方朔

東方生名朔好古傳書博觀外家之語初上書長安凡用三千奏讀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二月乃盡詔拜為郎嘗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詔賜之飯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永盡汗數賜緣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所取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在人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深山

建章宮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帝以問羣臣通讀史快編 卷五 二五

經術者莫能知詔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餐臣臣乃言詔可已餐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乃言詔可於是朔乃言曰所謂賜牙者也遠方歸義賜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無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上復厚賜朔 生記

西門豹

附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到日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問云何對曰鄴三老廷棟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而與祝

巫共分其餽錢每及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洗沐之衣以綉縠治齋宮河上令女居其中卜日得之河浮數十里乃沒以故民困貧多持女遠逃從來久矣豹曰第至此時幸告我吾亦欲往送於是至日豹輒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年可七十從女弟子十人許立大巫后豹乃令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顧謂三老巫祝廷掾曰是女不佳幸大巫嫗為先報河伯得更求好女異日送之即使更平共抱大巫嫗投之河有頃曰何不還報令弟子趣之乃投弟子

讀史快編 卷五 二六

一人河中又有頃曰何不還報乃又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想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乃又投三老河中時旁觀者皆驚恐惶怖甚豹顧曰久待不還報奈何將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更趣之於是廷掾豪長者共叩頭頭且破血流地赤豹乃曰何河伯留客之久姑且去俟之鄭修之害始革 生記

日者

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中大夫宋忠博士賈誼同日出沈沐相與論議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

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朝士大夫吾皆知之矣試之
卜數中觀採可乎二人即同輿之市遊於卜肆會司
馬季主間坐方與二三弟子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
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曰吾望先生之狀聽
先生之詞於世未有見也而何居之早行之汗也季
主捧腹大笑曰二大夫類有道術者何言之陋夫子
所高者何所賢者誰而卑汗長者二大夫曰官厚
祿世所高也賢才處之卜筮世俗所簡賤也世之言
曰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
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卷五

二七

以私於已此言所恥故謂之卑汗也季主曰公且安
坐夫公所謂賢皆可羞矣卑疵而前纖趨而言受公
奉寧私計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枉法求賕無異於操
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
以調主上此夫爲盜不用矛弧者也盜賊發不能禁
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
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
也才不賢而託官市利妨賢者處是竊位也則公等
是也今夫卜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分策定封旋
式正棊然後言天時之利害人事之成敗自伏羲作

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惑至句踐
衍文王八卦以破敵國由是言之卜筮何負哉夫掃
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
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
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
疾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取婦或以養生
此之爲益豈直數十百錢哉且其爲業也積之無委
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
用之無盡索之時時而遊於無窮之世莊子云君子
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

卷五

二八

害此之謂也公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二大夫
於是忽焉自失茫乎無色悵然嚙口攝衣而起再拜
出門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
殿門乃相引屏語喟然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
居赫赫之地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精
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所謂無名萬物之始
也我與若何足預彼哉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
抵罪賈誼爲梁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歎
附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
曰孝武帝時嘗聚會占家問之曰某日可取婦乎五

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發神家曰
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
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次忌以五行爲主夫人取
於五行者也

龜策

太史公曰卜筮助善唐虞以前不可記矣自塗山之
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周之筮吉故
周王王者決疑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雖蠻夷氏羌
亦有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
伐攻擊推歸之至微要索於精神高祖時天下初定

讀史快編

卷五

三九

因秦太卜官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文景因襲掌
故未遑講試雖父子世官而精微深妙多所遺失今
上卽位博延百端之學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
奇者爲右數年之間太卜太集會上欲擊匈奴攘大
宛收百越卜筮預見表象先圖其利上尤加意賞賜
或至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
筮射蠱時或頗中而因得恣意素有睚眦者公行誅
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因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
亦三族誅是以擇賢卜用卜焉可謂聖事者乎周公
卜三龜而武王瘳紂爲泰康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

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食驪
姬之色卜而兆有口其禍流五世楚靈王將背周卜
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信誠於內而龜明於外可不
謂兩合者哉余至江南聞之長老云龜千秋乃游蓮
葉之上蒼百莖共一根其所生地獸無虎狼草無毒
螫江傍家人嘗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益於
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附褚先生曰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
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聞之傳曰上有
摘箸下有神龜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

讀史快編

卷五

三十

上常有青雲覆之王道得而箸莖長丈其叢生滿百
莖不能滿百長丈者取八十莖以上長八尺卽難得
也人民好卦者取滿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卽可用
矣記曰能得名龜者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
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
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八名龜各
有文在腹下文云云有此某龜也取龜不必滿尺二
寸長七八寸可寶矣得百莖著併得其下龜以卜者
百言百當龜千歲乃滿尺二寸今高廟中有藏龜室
傳曰取前足臚骨穿佩之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

入深山大林不惑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歿移牀龜尚生不歿龜能行氣導引故龜不可不敬也

神龜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脫漁者之網身能十言盡中而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言能令人戰勝攻取而不能自解於刀鋒劍刺之患聖能先知而見而不能使衛平無言及身而學是故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員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彗名善射不如雄渠蜂門禹名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採又奈何貴人於全孔子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

讀史快編

卷五

三十

枯日君於天下而序於三足之鳥月爲相依而見食於蝦蟇蜃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瓦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

貨殖

白圭周人也魏文侯時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其趨時若騶騖鳥之發其言曰吾治生循伊尹周公之謀孫吳川兵商鞅行法也其智不足與權

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故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十足羊澤中十足菰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鉦鍾之田若千畝厄菑千時菰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讀史快編

卷五

三十

門此言本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釀醬千瓊醬千甌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菜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槩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厄菑千石馬蹄數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月砂千斤帛絮細布千鈞文絳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藥麴鹽豉千各鮑紫千斤鰕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驢會食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

財也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啗含粟楚漢相距滎陽閭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吳楚七國反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惟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卒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十倍故織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等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奸事而曲叔以起傳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

讀史快編

卷三

三三

補遺

文帝時衛綰以醇謹著無過失時景帝爲太子嘗召左右飲綰獨稱病不行已卽位問曰吾向爲太子召君飲君不來何也對曰茲罪實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復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上嘉其廉慎無他腸

補新篇

文帝嘗問於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知長者上曰公長者固宜知叔頓首曰孟舒其人也上曰舒爲雲中守虜一入不能禦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對曰是乃舒所以爲長者也舒昔坐貫高獄寧違明詔甘夷族而身自斃鉗隨王敖之所在欲歿之當是時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楚相距久卒罷敗北夷擾邊舒知士卒敵不忍言而士爭歿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歿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乃復召爲雲中守

讀史快編

卷五

三四

景帝時叔爲韓相初到民有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卒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王耶何自敢言若王王聞之大怒發府中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德也相非與償事於是王乃盡自償之叔既卒魯以百金祠叔少子仁不先曰不敢以百金傷先人名

補遺

扁鵲之言曰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于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

也又曰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氣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難治補編

齊文王病不起上問狀於淳于意意對曰臣不見文王病然竊聞之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以為非病也王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以上氣當大董深

讀史快編

卷五

三五

紀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舉應天遽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從之也以故歲故年二十是謂易發法不當礎灸礎灸至氣逐補序于意

相如故家貧數宦遊不遂無以自業嘗與臨邛令王吉善因之臨邛吉曰長卿久倦遊來過我於是舍相如都亭令繆為恭敬旦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穰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譏肅臨邛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璜亦數百人二人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數百至日中

相如相如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

是時蜀人得得意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立召問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上詔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焉有先生焉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其他更有哀二世大人等賦封禪等書俱宏肆鉅麗

讀史快編

卷五

三大

淮南王長母故趙王張敖美人也敖獻之高帝得幸生長已坐貴高事被繫王母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為白辟陽侯不強爭王母志自殺王以是銜之文帝即位王入朝一日袖鐵椎詣辟陽侯侯出見即椎殺侯而自內袒謝闕下曰臣母不當坐趙事是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趙王如意母子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呂后王諸呂欲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臣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讐伏闕請罪上傷其為親弗治補淮南王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令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
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君魚何不受
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
免相誰復給我魚者儀嘗食茹而美乃盡拔其園葵
棄之其家人織布好而疾為出婦而燬其機曰將令
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補循吏

齊太后好老子書嘗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
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
園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園利兵
下園刺豕一刺豕應手斃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

請史佚編

卷五

三七

是時固年已九十餘矣

武帝時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人莫得
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專如此嘗推春秋災
異之變為著災異記主父偃疾之會高廟災奏其書
天子召示諸生仲舒弟子呂步舒者不知師書也詆
為下愚於是下仲舒吏尋釋補循吏

到都書言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效節官下終不
顧妻子故其行法雖貴戚列侯宗室無所避憚時號
為蒼鷹臨江王徵坐事詣中尉對簿王欲得刀筆作
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王恚自殺太后怒甚中都以

為法景帝曰都忠臣宜釋之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
臣耶遂斬都補循吏

郭解以俠著而能執恭敬不敢乘車入縣廷每為人
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
酒食諸公以是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家夜
半過門者常十餘車已朝廷詔徙豪富實家陵解家
貧不中徙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
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遂徙
時諸公送者出千餘萬為贈補游俠

請史佚編

卷五

通為帝嗜吮之帝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
通曰宜莫如太子頃之太子入問病帝使嗜癰太子
嗜癰而有難色已聞鄧通先為帝嗜吮之心慙以此
怨通已太子立是為景帝通坐盜鑄錢出徼外論如
法盡沒入其家竟餓死補後傳

雪廬讀史快編卷六

讀前漢書目

帝紀

武帝 一則

宣帝 一則

志

郊祀 三則

五行 四則

藝文 一則

列傳

汲鄭 一則

鄒陽 一則

江都干 一則

蘇武 二則

讀史快編

卷六

杜欽 一則

昌邑王一則

朱買臣 二則

終軍 一則

東方朔 五則

車千秋 一則

陳咸 一則

楊王孫 一則

胡建 一則

朱雲 二則

霍光 三則

金日磾 一則

趙充國 三則

陳湯 一則

于公 一則

嚴君平 一則

王吉 三則

龔勝 一則

京房 一則

趙廣漢 一則



尹翁歸 一則

韓延壽 二則

張敞 二則

王尊 一則

王章 一則

董寬 一則

張禹 一則

王商 一則

朱博 一則

楊雄 三則

王式 一則

黃霸 一則

朱邑 一則

龔遂 一則

嚴延年 一則

尹賞 一則

陳遂 一則

陳遵 二則

石顯 一則

董賢 一則

讀史快編

卷六

匈奴 一則

西域 一則

李夫人 一則

上官桀女 一則

班婕妤 一則

趙婕妤 一則

馮昭儀 一則

元后 一則

王莽 七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六

雪庵讀史快編卷六

讀前漢書

漢扶風班固本

明當湖趙維寧節

按固書武帝以前紀傳什九因襲遷史不重載帝紀

武帝

元封元年帝釋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巡邊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勅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

讀史快編

卷六

一

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漠北寒苦之地爲匈奴驚焉匿不敢出

宣帝

宣帝爲皇曾孫時以戾太子事繫郡邸獄武帝嘗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帝乃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使至獄會丙吉爲廷尉監拒使者不得入曾孫斬以免曾孫身足下故有毛臥居數發光耀人頗怪之卒嗣昭帝志

郊祀

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有司議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故事時張敞按典錄上議曰臣按典出自郊東中有刻書云王命尸臣官此柙邑賜爾旗鸞黼黻珣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能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典殆周所以哀賜大臣大臣子孫銘其先功而載之廟者也昔寶鼎之出於汾雅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爲百姓祈豐年今穀陳未報典爲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藏典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鼎上非舊藏處時典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衆典今此典細小又有

讀史快編

卷六

二

款識豈宜薦見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

元帝時貢禹奏罷郡國一切神祠未幾元帝寢疾夢神靈譴遂復焉成帝嗣位匡衡張譚等復奏罷罷者四百七十五所初罷甘泉泰畤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板時中樹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國之神寶舊時乎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武宣之世奉此二神神光尤著三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與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然野鷄皆雉高祖時五至文帝二十六至武帝七十五至

新莽篡位之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入風臺於宮中順風作液湯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先鸞鶴體毒瑁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也莽自是遂崇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后不能備至以鷄鶩鵞鴈犬當麋鹿云

Abstract

1

昭公十一年周單子會於戚視下言徐晉叔向曰單子其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禴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視不過結禴之中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缺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公成卒

燕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生且孝伯曰

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

昭帝元鳳三年太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時雕孟以爲石陰類下民象也太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爲天子者語聞孟坐伏誅未幾而宣帝立自民間

•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無故驚走持薰或擲一枚傳
相付與曰行詔籌言西王母籌也道中相過逢多至
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
馳以置驛傳行經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
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是
時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未幾移漢祚
王母之驗也

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自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

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迨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乃懼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還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十有餘脫字數十

簡史集編

卷六

五

列傳

汲黯鄭當時

鄭當時始與汲黯並列九卿兩人內行修迫中廢家貧貧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客復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鄒陽

梁孝王既刺殺袁盎事覺懼誅乃齎鄒陽千金令徧求方畧以解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

卽往見語以其故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怨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子今且安之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陽行月餘莫能爲謀者乃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奈何王先生曰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憤輒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陽乘間說曰臣願竊有謁也臣聞長君弟得幸后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今陛下窮竟袁盎事卽梁王悉誅太后怫鬱無所發怒必切齒側目於貴臣臣懼

簡史集編

卷六

六

長君危於累卵矣長君懼然曰奈何陽曰長君弟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則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德長君長君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遂乘間入言之梁事果不治

江都王

江都王建淫虐種種多不法宮人有過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父者三十日乃得衣或縱狼鬻殺之以爲笑樂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廩而四據與羆羊及狗交諸殺人無算後以謀反自殺

蘇武

蘇武之使匈奴也。單于以張勝事召武受辭。武執佩刀自刺。殊死。衛律驚抱持。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煙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甦。單于壯之。已復幽武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至海上。乏食。掘野鼠去小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海上。以武能爲弋具。愛之。稍給衣食。賜畜產。米幾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窮厄如前。李陵說之。降。不動。越十九年乃得歸。始以強

讀史快編

卷六

七

壯往及還。鬚髮盡白。

初衛律既降張勝。乃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爲相坐。律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因說武曰。蘇君律前歸匈奴。遂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又曰。君今降。吾與君爲兄弟。今不我聽。後雖欲復見我。可得乎。武厲聲罵曰。女爲人臣子。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女不聞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

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恐匈奴之禍從我始也。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愈欲降之。

杜欽

杜欽字子夏。好詩書。而目偏盲。時茂陵杜業與欽同姓。字亦以才著。京師人遂謂欽盲。杜子夏以相別。欽心惡之。乃故冠小冠。高廣才二寸許。由是京師人更謂欽小冠。杜子夏而謂業大冠。杜子夏

昌邑王

昌邑王賀之被徵也。夜漏未盡一刻。發書日中而賀發乘七乘傳。詣長安。哺定已至。定陶計程百三十五

讀史快編

卷六

八

里。時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嗜書。不治產業。嘗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且行且歌。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道中。買臣歌益疾。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始待我妻。恚怒如公等。終餓死耳。何富貴買臣不能留聽之。去。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俱上。家見買臣饑寒。呼飯餼之。已而買臣貴。爲會稽太守。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

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初買臣之免待詔也嘗從曹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印會稽太守章也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視之其故人有素輕買臣者入視疾呼曰實然於是坐中驚駭自守丞相推排列中庭拜謁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來迎矣

終軍

讀史快編

卷六

九

濟南人終軍年少嗜學善屬文十八選為博士弟子當入關關吏與軍稽軍問此何為者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耳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繯而去及上書拜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此前棄繯生也後復奉使南越請受長繯繯南越王致闕下軍死時年僅二十餘故世號為終童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武帝初上書自衛其言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三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

亦誦三十二萬言凡誦固已四十四萬言矣又嘗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一長九尺三寸目若員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其文詞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朔以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給騶侏儒曰上以若曹無益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有頃上過侏儒號泣頓首上問故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朔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二尺餘奉

讀史快編

卷六

十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三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宜異其禮不可用罷之母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令待詔金馬門

朔既待詔金馬門得親近上嘗使射覆一日置守宮孟下射者皆不能中朔自請射別著布卦而對曰以為龍又無角謂為蛇又有足鼓肢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善之賜帛十疋時上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言上曰朔幸中耳臣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即不中臣賜帛乃覆寄生今射之朔曰是寡數也

對變詐鍵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上嘗於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劔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已而大官奏之朔入免冠謝上曰賜肉不待詔以劔割而去之何也且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若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令歸遺細君朔豪縱不羈嘗醉入殿至小遺殿上

武帝姑館陶公主即竇太主也主寡居年五十餘矣

近幸董偃偃本賣珠兒以姣好得幸人號為董君主令偃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不滿百斤錢百萬帛千疋勿白上一日臨主家主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無狀有詔謝主主乃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謁隨主前伏殿下因叩頭謝上為之起詔衣冠上偃乃起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上不名董君稱為主人翁飲大懽樂而朔時方陞殿殿下辟戟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因歷數之上默然董君自是不復振其后主卒竟與董君會葬霸陵

讀史快編

卷六

十二

車千秋

車千秋先田氏也千秋無他學術材能又無伐闢功勞徒以一言感悟立拜大鴻臚晉丞相封富民侯尚未及旬月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其語上心愧之

陳萬年

陳萬年者宣帝時以丞相丙吉薦累官御史大夫萬年內行修而善事人尤媚外戚許史及丞相吉至傾

家自盡其子咸有異才數抗直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於病時召咸戒牀下語至半夜咸睡弗省至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竟睡不聽何也咸叩頭謝曰教已具悉大要教咸諂耳萬年乃不復言

楊王孫

楊王孫者武帝時人學黃老術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至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子毋易吾意其子欲不從重廢父命欲

讀史快編

卷六

十三

從之心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貽書以修尸相戒王孫爲報書語其辨卒贏葬

胡建

武帝天漢中胡建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甚得衆心會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則取言斬則斬衆曰諾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畢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輒前曳監下建曰斬之卒輒斬御史諸護軍校盡驚愕

不知所以建則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買利於黃帝李法是謂姦人臣謹按軍法制可定以是顯名

朱雲

元帝時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善梁丘氏說上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諸儒莫能難至皆稱疾莫敢會時有薦朱雲者上召入雲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才論難輒連拄充宗於是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雲故通輕俠好大節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

讀史快編

卷六

一四

尊重雲忽上書求見時公卿咸會雲抗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曰謂誰雲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大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時辛慶忌力救上意漸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緝之以旌直臣雲自是後不復仕常居鄩田乘牛車從諸生遊薛宣爲丞相雲嘗詣宣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時目視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卒年六十病

不呼醫不飲藥遺言薄葬爲丈五墳於平陵東郭外

霍光

霍光霍去病異母兄弟也父中孺先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別娶婦乃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始知父爲霍中孺也然未及求問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乃遣吏迎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中孺扶伏叩頭曰老臣

讀史快編

卷六

十五

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於是大爲中孺置田宅奴婢而去是時光年十歲去病還携光至長安任爲郎昭帝時光以博陸侯輔政光爲人沈靜詳審長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尤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光甚誼之明日詔晉郎秩二等人以是莫不多光

光輔幼主竭忠誠杜一切僥倖以故蓋長公主及上官桀父子桑弘羊等多怨之遂與燕王旦通謀詐令

人爲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狀疑有非常旦願入宿衛察姦臣變時蓋桀擬從中下其事弘羊便從外與

諸大臣共執退光謀定矣及書奏帝徑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輒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繇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僅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大懼

讀史快編

卷六

十六

金日磾

江充既誅其黨莽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覘其意有非常心疑之陰伺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久之不敢發一日上幸林光宮會日磾小疾臥廬何羅遂矯制夜出殺使者發兵及旦上未起何羅忽從外入日磾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衷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輒抱何羅大呼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劍欲格之上恐井中曰磾止勿格日磾捧投何羅殿下得金縛之遂伏辜

日碑既以醇謹無過失爲武帝信愛有子二人皆爲帝弄兒兒常在帝旁或自后擁上頂日碑見而目攝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碑曰何怒吾兒爲其親昵碑如此然日碑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后宮必不肯

趙充國

宣帝元康中先零諸羌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相攻擊勢不一也今解仇作約秋馬肥變必起矣宜亟遣使者行邊預爲備時兩府白遣義渠安國安國故以

讀史快編

卷六

十七

奉使不格爲充國劾者也至則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盡斬之於是諸羌怒遂劫畧小種攻城邑殺長吏安國懼引還事聞充國時七十餘矣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上又遣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願陛下專屬老臣勿憂也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約軍士曰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於是第遠斥堠堅營壁日饗軍士軍士皆欲爲用而充國守益堅計欲以威信招抹之解散其黨時酒

泉太守辛武賢上言虜當擊狀天子下其議公卿是之璽書讓充國充國上書謝益堅持前議且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上報曰卽如將軍言虜當何時伏誅兵何時得決充國上狀卽如臣言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替月而望上復報曰替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充國復上狀言兵以計爲本多籌勝少算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明年五月充國奏罷屯兵振旅還當是時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充國還其所善浩星賜迎說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

讀史快編

卷六

十八

弩二將軍出擊故虜破壞然有識者則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也今將軍見上宜歸功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其利害卒死誰復言之者乃直以其意對上卒然之

陳湯

成帝時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告急請發城郭燉煌兵時丞相王商大將軍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湯時方

坐矯制罷免詔入見讓不敢對上曰國家有意君毋讓湯對曰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發兵須歷時乃至非救急之用也夫胡兵五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以臣愚策之敵當自解無足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解當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而軍書到言已解舉朝驚服

于定國

讀史快編

卷六

十九

于公者定國父也爲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以我故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姑后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吾母吏捕孝婦孝婦不服笞掠之誣服具獄上府于公心知婦冤力爭弗能得乃抱獄具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冤死咎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衣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重于公爲生立祠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公謂曰幸而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我

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其子定國卒爲丞相孫永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嚴君平

嚴君平蜀人修身自保非其食不食非其服不服但卜筮於成都市謂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則借筮龜爲正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卽閉肆下簾而受老子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年九十餘竟以其業終楊雄從之遊學

讀史快編

卷六

二十

王吉

王吉字子陽少好學問厲志節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於是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龔勝

王莽既篡徵龔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乃復遣使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之勝遂稱病篤使者敦促不已勝自度不免因勑其子以葬事不復開口飲

食積十四日死死年七十九時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徑趨出莫知其誰

京房

京房精於易知數策事多奇中天子說之然爲石顯五鹿充宗等所忌出爲魏郡太守房不欲遠離左右請得乘傳奏事天子許之然心憂懼爲擬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竊疑之已卯果出所定也乃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竊疑之已卯果出臣太守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故願得乘傳奏

續史快編

卷六

二十

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恐已卯庚辰間必有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疏既具未上而詔果止房毋乘傳奏事於是房意愈懼去至新豐因郵上書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遞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能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非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以非刺高而死惟陛下毋使臣來涌水之異當正先之誅爲姚平所

笑未幾逮詔獄棄市房先受易於焦延壽延壽嘗言得吾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果然

趙廣漢

宣帝時趙廣漢爲京兆已復遷潁川太守槌發如神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而廣漢使吏至捕治其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叩堂戶曉賊曰京兆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卽開戶出下堂叩頭謝曰死無所恨漢又嘗召胡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

續史快編

卷六

二十二

我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亭長叩頭謝有之其槌發皆類此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元嘗爲平陽市吏公廉不受僇百賈畏之太守田延年行部悉召見市吏五六千人令曰有文者東有武者西旣開數十人次至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延年大奇其對遂薦擢之累官東郡太守復入守右扶風課最三輔

韓延壽

韓延壽爲東郡時嘗出騎吏一人後至郡曹議罰其府門卒忽當車願有言延壽問之卒曰孝經云養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早明府駕出適騎吏父來至府門騎吏見父趨謁父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延壽舉手曰微子太守幾不聞過及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對延壽遂薦拔之

延壽守左馮掖數歲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巡覽民俗考吏治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行縣恐無益重

讀史快編

卷六

二三

爲煩掾丞掾復強之不得已行至高陵民乃有昆弟訟田者延壽大傷之曰幸備位爲郡帥不能宣明德教致民骨肉爭訟傷風化咎在馮掖當先退是日即移病不聽事入臥傳舍中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亦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於是延壽乃開閣復聽事自是郡中二十四縣莫復以訟自言者

張敞

趙廣漢既誅京兆尹屢更皆不稱職長安偷盜滋廣

百賈苦之上以屬張敞敞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得偷酋長數人皆居溫厚出從僮騎者敞召見責問之貴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駭顧一切受署敞遂皆署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之且醉偷長乃以精密汗其衣袒吏坐里閭闔出者見汗赭者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日百餘發由是枹鼓希鳴盜屏跡

敞爲京兆甚有名然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嘗爲婦畫眉長安中

讀史快編

卷六

二四

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上召問敞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笑而置之

王尊

初元中王尊爲安定太守以強幹著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平都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險尋病去及尊至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後爲東郡太守適河水溢浸瓠子金隄隄且壞尊率吏民禱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舍水至不去吏民數千萬爭叩頭請尊不

許時惟一主簿旁立泣不敢動而水波爲之却迴

王章

王章王陽子諸生時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人誰踰仲卿者小困厄不自激卽乃涕泣何鄙也元帝時章歷位京兆欲上封事黜王鳳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是非女子所知書上忤旨下廷尉論決時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及旦問之章果死

讀史秋編

卷六

二五

蓋寬饒

蓋寬饒爲司隸校尉京師肅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以下皆往賀寬饒獨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伯自酌謂饒蓋君后至寬饒曰母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大公醒而狂何必酒也酒酣樂作時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何鬬坐皆大笑寬饒仰屋歎曰美哉列卿而沐猴舞耶卽起趨出劾奏許伯爲謝良久上乃解

張禹

元帝時張禹以授論語爲太子師成帝立遂代王商

爲相相六歲封安昌侯前後賞賜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買田至四百頃皆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禹故知音聲習浮奢身居大第後堂時理絲竹禹所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宣至大司空崇至九卿宣恭儉有法而崇愷悌多知禹心愛崇陽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嘗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時延入後堂譙飲婦女相對優人莞絃鏗鏘極樂皆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則見之便坐爲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而已未嘗待至后堂然兩人互問之各自得也

讀史秋編

卷六

二六

王商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謂太后與上及后宮可御船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如鳳議時左將軍商獨曰此必訛言勿驚擾百姓有頃民稍定詰之果訛言也於是鳳大慙恨失言商長八尺餘身體碩大容姿絕人有威重河平四年車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悚然遽延引却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朱博

朱博故多武謫其治左馮翊也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者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禁視其面果有癰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拭拭用卿能自効不禁且懼且喜對曰必死博因敕禁勿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久之自功曹以下積取一錢以上者皆

讀史快編

卷六

二十七

不能有所匿

楊雄

雄之先有楊季者官廬江太守自季至雄凡五世皆以一子傳雄於書無所不博覽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寡嗜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產不過十金乏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顧嘗好詞賦心慕司馬相如每作賦輒擬之又惟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以爲君子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乃作書往往撫離騷

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平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其他太玄法言諸著作甚富

雄所撰著當時人皆習之獨桓譚以爲絕倫劉歆敬焉然歆嘗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人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雄既卒嚴尤謂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親不能動人故輕其書顧其文義至深而論不詭聖人若使遭遇明君更閱賢知則必度越諸子矣

讀史快編

卷六

二八

自雄沒及今四十年而法言已大行

初王莽旣以符命自立及卽位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劉歆子棻復獻之棻怒投棻四裔詞連及雄雄方校書天祿閣治獄使者來收雄雄懼不得脫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請其故則棻嘗從雄學作奇字也有詔勿問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年七十一而卒

儒林

王式

王式字翁思先爲昌邑王師昌邑廢棄臣皆下獄誅

式時亦坐繫使者詰責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也至危亡失道之什未嘗不流涕爲王陳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故別無書諫使者以聞得減死

循吏

黃霸

黃霸爲潁川太守務選擇良吏宣布詔書下至鵝豚米鹽無不精悉區處吏民見者語次尋繹每問他陰伏以相參証有所司察必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

讀史快編

卷六

二九

審嘗一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至烏攫其肉會民有詣府言事者適道見之霸與語道及此他日吏還謁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肉乃爲烏所啄吏大驚以霸具得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隱其洞鄉部事情率類此

朱邑

朱邑字仲卿少嘗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苟以愛利爲政未嘗笞辱人吏民親之後爲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徵入爲大司農神爵元年卒天子憫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屬其子曰吾故爲桐

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起冢立祠歲祠祀至今不絕

龔遂

龔遂爲渤海太守治狀最天子遣使徵入朝時議曹王生願從王生故嗜酒無節度功曹以爲不可遂不忍逆生生至京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上願有所白遂還問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勿有所陳第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帝前果問以治狀

讀史快編

卷六

三十

遂對如王生言天子嘉其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某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而卽以王生爲水衡丞

酷吏

嚴延年

嚴延年爲河南太守曲法深文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爲屠伯卒坐怨望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至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免冠服罪親爲母御乃入才畢正臘謂延

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以待汝遂去歸未幾果敗東海莫不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至大官東海號其母萬石嚴姬

尹賞

永始元延間長安中惡少年殺吏報讐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每薄暮塵起死傷橫道時尹賞還守長安令至則修治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集亭長里正及鄉父老令雜舉惡少年主名讀史快編卷六三一

游俠

陳遵父送附

杜陵人陳遵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帝卽位擢遂太原太守賜璽書曰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遂表辭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宥伏如此遂子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贈

文前九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哀帝之末陳遵爲京兆史操行恣宕極承服輿馬之好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道曰不滿百毋相聞故事百適者黜滿百西曹白請黜時大司徒馬宮重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得免

遵故奸客家常率多讎會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以便通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后閣出去

伎倖

石顯

元帝時石顯自知擅權恐天子一旦入問言乃時歸誠取一言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白上曰恐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於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旦果有人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者天子得書笑以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辱任

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事類此者非一臣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惟陛下哀憐天子以爲然而愈寵信之

董賢

哀帝時董賢以美麗得幸至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同臥起一日賢晝寢偏籍上褒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褰而起賢嘗侍宴上有酒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其拜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其中語

續史快編

卷六

三三

匈奴

平帝時王莽秉政欲張示威德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莽是時又奏令中國不得二谷因使使者風單于空上書慕化爲一名單于從之上言幸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知莽大悅白太后厚賞賜之

西域

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曾遣使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王留女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

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得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珍玩數千萬留且一年樂漢衣服制度歸國大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一如漢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羗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云

外戚

李夫人

續史快編

卷六

三四

武帝時李夫人最寵而蚤卒疾將革上自臨視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託王及兄弟不亦可乎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見之夫人遂轉嚮歔歔而不復言上不悅起夫人姊姊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正以深託兄弟也上所以戀戀顧我徒以我舊時容色夫以色事人者色

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若見我色非故必畏惡吐棄
尚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上果悼念不已以后
禮葬又令齊人少翁以術致其神夜張燈燭設帷帳
陳酒餚而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夫人貌者婉步
帷中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云是耶
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又爲作賦其兄弟
廣利延年俱賜封爵

上官桀女

武帝時上官桀爲未央廡令帝常體不安及愈偶過
廡見馬多瘦上怒詰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且下吏

讀史快編

卷六

三五

桀頓首曰臣初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跼蹐靡遑意
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自是稍親近
累遷太僕至與霍光同受遺輔少主昭帝后桀女也

班婕妤

成帝時班婕妤最寵帝嘗遊后庭欲與婕妤同輦載
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
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爲
趙飛燕所妬譖其挾媚道詛咒坐考問婕妤對曰妾
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
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之賜黃金百斤婕妤懼久及
禍力求侍太后於長信宮嘗作賦自悼

趙飛燕

成帝后趙氏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
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嘗微行過陽
阿主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
拜婕妤貴傾後宮卒廢許后后飛燕飛燕既后寵稍
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
梁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

讀史快編

卷六

三六

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也姊弟
專寵十餘年而帝忽暴崩帝素強無疾是時楚王衍
榮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方宿供張白虎殿昏夜
平善向晨傳絳轡欲起忽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
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先是飛燕殺帝二
子帝嗣絕及是事覺亦廢誅

馮昭儀

元帝馮昭儀馮奉世女也以就館生男拜婕妤建昭
中上幸虎圈關獸后宮皆坐會一熊佚出圈攀檻且
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獨直前當

熊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方驚避若何獨前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熊犯御坐故身當之耳帝以是倍重使侍是爲平帝祖母

元后王

王莽既爲攝皇帝未幾矯符命卽眞請傳國璽於太后太后不予乃使安陽侯王舜諭指舜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曰若父子宗族蒙漢家恩累世富貴既無以報而受人孤寄乘時奪取其國人如此者狗豕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

載史叢編

卷六

三十七

不祥之璽爲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語畢涕泣左右亦泣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璽太后能終不與耶太后意莽且脅之不得已乃出璽擲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必族滅也莽既得璽大說遂尊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而去漢號

王莽

王莽字巨君元后弟曼子也元成時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其子弟皆怙勢侈靡而莽獨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諸母俱曲有

禮世父鳳病莽親嘗藥至暮首垢面不解衣帶者累月鳳因託太后及帝拜新都侯莽既貴節操愈謙盡散其輿馬衣裘振施賓客交結權近爲延譽譽遂傾其諸父尤好爲激發之行莽兄彘歿有子光莽令與已子宇同學莽每休沐出則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諸生長老皆歎息光年小於宇莽爲同日内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必數起焉常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輒曰后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見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大率若此

載史叢編

卷六

三八

莽始就國時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后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美玉可以減瘕獻其珠耳卽解珠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輒捧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

王莽既篡廢孺子嬰爲定安公勸策車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於是中傅將孺子下殿止面稱臣時長安狂女子碧野道中曰高皇帝大

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莽既集盜賊蜂起匈奴寇邊乃博募有奇技術可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於是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能飛者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不可用然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車馬待發

時連率韓博士復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蓬萊東南五城西北

續史集編

卷六

王九

昭如海頌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臣卽日以太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關霸臥則枕鼓食則鐵箸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用以視百蠻鎮天下莽字巨心惡之乃留霸在所新豐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致新王也

莽侈口蹙頰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釐裝衣反脣高視睨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武關以莽形狀怪詔曰莽所謂鵠目

虎吻豺狼之聲者也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聞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自後嘗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

漢兵入武關莽憂懼不知所出謂周禮及春秋左氏稱國大災則哭以厭之易稱先號咷而后笑乃親率羣臣至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旣授命臣莽何不殄滅羣盜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會諸生小民五千餘人旦夕哭爲設餐粥甚悲哀俄亂兵入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猶持虞帝七首天文按拭於前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其愚如此尋斬漸臺解其尸

續史集編

卷六

四十

雪廬讀史快編卷七

讀後漢書目

本紀

光武七則

和帝一則

靈帝一則

光烈陰后一則

明德馬后二則

和熹鄧后二則

獻帝伏后一則

唐姬一則

志

五行二則

列傳

讀史快編

卷七

劉玄一則

劉盆子四則

公孫述一則

鄧晨一則

鄧禹一則

鄧訓一則

寇恂一則

馮異一則

賈復一則

耿恭一則

耿弇二則

耿恭一則

祭遵一則

竇憲一則

卓茂一則

劉寬一則

宋弘一則

趙惠一則

張湛一則

王丹一則

王良一則

鮑永一則

鄧恢三則

襄楷一則

郭伋一則

范滂一則

蘇章一則

蘇不韋一則

羊續一則

賈琮一則

陰識一則

梁竦一則

梁冀四則

鄭玄二則

鄭眾一則

賈逵一則

桓榮二則

度尚一則

劉平一則

趙孝一則

讀史快編

卷七

周磐一則

趙咨一則

班彪一則

第五倫二則

第五種二則

鍾離意三則

宋均三則

東海王疆一則

楚王英二則

東平王蒼一則

廣陵王荆一則

朱暉二則

朱穆三則

袁安二則

袁閭二則

郭躬一則

班超五則

翟酺一則

王充一則

王符二則

仲長統二則	龐參一則
橋玄一則	崔綱二則
崔瑗一則	崔烈一則
閔仲叔一則	黃憲二則
徐穉一則	姜肱一則
申屠蟠二則	楊震一則
河間王政一則	張綱二則
楊彪一則	楊脩一則
王粲一則	种嵩二則
杜根一則	虞詡五則
<p>謝安集編 卷十</p>	
蓋勳二則	臧洪一則
張衡三則	馬融一則
蔡邕四則	周舉一則
黃琬一則	黃琬一則
陳寔二則	李固一則
李燮二則	杜喬一則
吳祐三則	延篤一則
史弼二則	盧植一則
趙岐二則	皇甫規一則
張奐三則	張奐一則

陳蕃三則	李膺二則
夏馥一則	范滂二則
賈彪二則	郭太五則
苻融一則	許劭一則
竇武一則	孔融五則
荀彧二則	皇甫嵩二則
朱雋一則	董卓四則
袁紹一則	劉表一則
劉焉一則	蒯衡一則
呂布六則	任延二則
<p>謝安集編 卷十</p>	
孟嘗二則	許劭一則
劉寵一則	仇覽二則
童恢一則	董宣一則
樊曄一則	周紆一則
黃昌一則	陽球二則
蔡倫一則	良賀一則
呂強一則	張讓三則
劉翊一則	戴憑一則
楊倫一則	周澤一則
一則	崔琦一則

雪廬讀史快編卷七

讀後漢書

宋順陽范曄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本紀

光武

帝父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生帝於縣舍縣界時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望氣者蘇伯阿嘗爲莽使至南陽遙望春陵郭曄曰氣佳哉鬱鬱蔥蔥是常有異人起帝實應之王郎起邯鄲時帝甚急帝自蒟南奔晨夜兼行至滹沱河無船衆懼不免

續史快編

卷七

會河冰忽合得渡渡未畢數騎而冰輒解進至下博城西惶惑莫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從旁指曰努力信都長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俄忽不見帝因馳赴信都太守任光出迎自是兵稍稍合焉

帝九歲而孤性勤稼穡兄伯升任俠喜結客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然器深而智沈多遠畧伯升見殺於更始諸官屬迎平之絕不作威容惟痛自引咎至不敢爲兄喪飲食言笑恬如也而枕席間淚常交漬下後誅王郎收郎文書得吏士與郎交通者數千章一切置不省惟大會諸將悉燒之曰令仄側子自安

已又降銅馬盜諸降者不自安帝揣知意勅令各歸營勒兵而自乘輕騎按行諸部於是降者爭相語蕭王推赤心置人腹吾儕安得不投死

昆陽之戰莽先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署軍吏合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令大將王尋王邑嚴尤等將之旌旗千里不絕得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虎豹犀象諸猛獸以助武威自秦漢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圍昆陽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高十餘丈下囑城中鉦鼓聲聞百里是時漢將王鳳至求降不許而帝始以步騎千餘摧其

續史快編

卷七

二

前鋒斬首百千級伺尋邑陳動輒率敢死士三千乘銳崩之無不一當百者中外勢合呼聲動天地遂斬王尋餘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盡飛雨注川溢虎豹皆股戰士走溺死無算水爲不流莽兵自是不復振初伯升攻宛未下而昆陽復被圍敵兵甚盛諸將皆惶怖念妻孥欲散帝謂曰衆寡勢不敵獨同心騰併力禦之庶猶可立如一分散卽昆陽破一日間諸部盡滅矣猶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不應帝笑而起會候騎來言大軍且至陳兵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無復之復遽相謂請劉將軍計事帝乃分部諸將爲

城守而自以輕騎出南門外收散卒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貨猶議分兵留守帝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於是衆乃計定遂一舉摧之諸將喜曰劉將軍平日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殊可怪也

建武中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爲置酒作樂宴諸宗室時宗室諸母咸在酣悅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十九年帝幸南陽進幸南頓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叩

蕭史集編

卷七

三

頭言皇考居此日久幸賜復十年帝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父老羣進曰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爲增復一歲

二十六年將作寶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上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令後世人莫知其處太宗識終之義景帝善述故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得過二三頃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蓋是時赤眉入長安諸陵皆掘惟霸陵獨全故云

和帝

帝在位十七年躬親萬幾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郡邑上符瑞前後凡八十一所帝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踵時汝南唐羌上其狀帝曰遠方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神豈甘之遂勅大官勿復受獻

靈帝

光和四年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自著商估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狗著造賢冠帶綬帝又駕四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

蕭史集編

卷七

四

歸轉相敬焉

光烈陰后

后名麗華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初遂納爲后

明德馬后

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先以從兄嚴上書選入太子宮明帝既卽天子三年后將正位先數日夢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入皮膚中始飛出未幾正中宮好讀春秋河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帝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

主望見反以爲綺紵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嘗幸濯龍園諸才人已下皆在側請召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在樂雖來無歡及帝崩后自撰顯宗起居註削去兄防參贊藥事肅宗固請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家也

帝欲封諸舅爵太后不許明年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故太后曰昔王氏五侯同日並封爾時黃霧四塞何不聞澍雨之應我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我絕其歲用正冀默愧其心今奈

讀史快編

卷七

七

何以我故襲西京敗轍哉帝猶固請太后曰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俟邊境清寧聽行子志吾但合飴弄孫不復關政矣後四年帝徑封廖防光爲列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冀不負先帝以化導兄弟也何意老志乃不得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后寢疾不信巫醫勅絕禱祀卒年四十餘

和熹鄧后

后太傅禹孫也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志在典籍不問家事家人號爲諸生年十六選入掖庭先是

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卒正位中宮是爲和帝后

后初爲貴人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不宜使外舍久在內省帝曰人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耶時陰后願妬而后勞心曲體陰不能中之殷廢后始正位及帝崩殤帝嗣后以皇太后臨朝裁省執綺珠玉及太官費母慮萬萬一日遣出宮人六百人尤裁抑外家詔諭有司姻戚賓客干憲者盡法勿相容護其識大體如此自入宮從曹大家授經書兼天文算數尤博選

讀史快編

卷七

六

儒臣五十餘人詣東觀校讎傳記書省王政夜披典籍終年四十一殆無虛晷

獻帝伏后

獻帝時曹操既殺董貴人伏皇后懼因書與父完令密圖操已而事泄操大怒遂逼帝廢后令華歆都慮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遂將后下暴室死併酖殺所生

二皇子

董卓之廢弘農王也置王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醢
曰服此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
儒強之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飲為別酒行王悲歌
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籬臣見迫兮
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
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為帝兮命天摧死生路
異兮從此乖奈我獨兮中心哀因泣下嗚咽侍者
皆獻秋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辱吏民幸自愛
從此長辭遂飲藥死姬歸其父家獻帝為迎置園中
拜弘農王妃王名辯獻帝兄也初嗣靈帝位卓先廢

續史快編

卷七

七

後弒之

志

五行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
顰齒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薄拭目下若啼處也
墮馬髻作一邊折要步足不在體下顰齒笑若齒痛
樂不欣欣也始自太將軍梁冀家京都譙然四方皆
效之此近服妖延熹二年冀舉族誅滅

靈帝熹平中省內狗冠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
走入司徒府門見者莫不驚怪是時靈帝寵用便嬖

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傳相汲引又遣御史於西
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金紫占令長隨縣奸
醜豐約有買此狗而冠也司徒古之丞相宰相非人
在位者皆如狗故走入其門

列傳

劉玄

玄雖漢宗室實綠林中亡命也莽末聚眾起號更始
將軍連正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
言及入長安升前殿郎更班列玄俛首刮席至不敢
仰視諸將后至者輒問撈掠得幾何赤眉入長安玄

續史快編

卷七

八

單騎走從尉城門出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
謝城玄即下拜復上馬其震怒如此

劉盆子

赤眉盜樊崇起盆子及二兄恭茂皆掠置軍中崇欲
求城陽景王近屬帝之以系眾望因書一札為符仍
用二空札並置箝中而令盆子兄弟以年大探札盆
子最幼適得札眾遂羅拜稱臣盆子時年十五被髮
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怖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
子即齧折棄之因為製絳單衣半頭赤幘直蒼履絳
袴絡然猶時從牧兒遨遊也

赤眉既掠長安復從南山入安定轉掠郡邑發掘諸陵盡取其寶玩遂汚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色皆如生故羣肆淫穢

赤眉之降也盆子與其屬樊崇徐宣等上傳國璽綬及七尺寶劔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以其衆積飢賜食於是十萬餘人皆得飽明且乃大陳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觀之因顧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且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以決勝負不欲強相攝也徐宣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錚

錚備中佼佼者也

王莽時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殺之呂母怨思報宰母家故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劔衣服少年來酤者輒奢與之衣服者輒假衣不問直數年而財盡少年欲相與償之母垂泣曰所爲厚諸君非求利也徒以縣宰枉殺吾子故諸君肯哀之乎少年壯之皆許諾遂招合亡命數千呂母遂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宰諸吏叩頭請母曰吾子犯小過不當死而爲宰殺殺人當死徑斬之以其頭祭于家因以衆屬盆子

公孫述

述將帝蜀夢人語之曰八么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奈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可況十二乎遂稱帝隗囂敗蜀人震恐述思所以鎮之成都郭外舊有白帝倉自王莽來倉常空述乃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詣往觀述因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曰無有述遂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未幾吳漢兵至述視占書云虜必城下大喜謂漢兵必破輒自將出漢兵突之述被刺洞胸尋歿

續史表編

卷七

十

鄧晨

晨光武姊夫也莽末晨嘗與帝俱之宛燕語穰人蔡少公家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作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帝戲曰何用知非僕坐者大笑晨獨心喜已帝卽位晨數譏見說生平甚歡晨從容謂帝曰何知非僕僕乃竟辦此帝大笑晨爲中山太守與馮御陂田數千頃汝土以殷

鄧禹

禹字仲華年十三遊學長安時光武亦遊學長安禹年雖少而能識帝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更始

兵起豪傑多薦禹不肯往及間帝安集河北乃扶策北渡追及鄴帝見之甚懼謂曰吾得專封拜生來寧期仕耶禹曰不願也帝曰卽如是何欲禹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使禹得効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進說曰更始赤眉青犢之屬雖動以萬數然皆庸人掘起志在財幣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莫若延攬英賢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生民於塗炭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帝大悅遂令常宿止中與大計天下既定封高密侯禹意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使各占一藝

讀史叢編

卷七

十一

鄧訓

訓禹之子章和中嘗爲護羌校尉一以恩信招懷遠人燒當諸豪種皆稽顙歸命羌俗恥病死每病困輒以刀自刺訓令病困者務拘持束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活者甚衆後以病卒官羌人日數千旦夕臨羌人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及聞訓卒莫不號吼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牛羊大馬曰鄧使君死我曹何用生鳥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焉焉歎息曰此義也釋之爲肖像尸祝每病輒請禱其得羌胡心如此

寇恂

建武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帝招之峻拒命耿弇等圍之一年不拔帝親征猶不下議遣使降之以屬恂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令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能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母乃不可恂不聽徑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收戮若欲降急降不降若固守饑餒怖卽日開城門降諸將賀因請曰殺其使而降其人何故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從受計者也今奉辭不屈必

讀史叢編

卷八

十二

無降心全之則彼得其計殺之則峻破膽矣是以降耳諸將皆服

馮異

異字公孫自歸光武特見親任王郎起帝自蓟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蓐亭會天寒烈士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帝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已至南宮過大風雨帝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焚火帝對燂炙異後進麥飯免屬因渡滹沱河後天下既定位大將爵通侯朝見京師帝遣中黃門賜珍寶金帛甚盛詔曰倉卒無蓐亭豆粥滹沱河麥

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異謙慎不伐每諸將論功異輒獨屏樹下軍中號異大樹將軍

賈復

復以勇決著多戰功嘗從帝擊青犢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却帝傳召復曰軍士飢可且朝飯復曰定先破賊然後食復大呼先登所向披靡遂破賊一日帝以檄叩地沈吟良久曰郎最強宛次之誰當擊郎者復率然曰臣請擊郎未幾竟破郎

來歙

來歙之攻蜀也乘勝長驅蜀人大懼述乃使刺客刺

續史彙編

卷七

十三

歙中之未殊歙馳召蓋延見歙悲不能仰視歙叱曰虎牙何敢然吾死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刀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為強起受誠歙復自書表曰臣夜中刺客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臣兄弟不肖恐終被罪願陛下哀矜督教書罷投筆抽刃而絕

耿弇

建武中上詔弇擊張步步時方據有全齊使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而自別列營數十以待弇

弇傳令先圍祝阿故開一角令其眾得奔旦攻城日

未中而拔費邑大懼分遣弟費敢守巨里弇心欲致

邑乃揚言某日必攻巨里嚴勅軍中趣備攻具而陰

縱降卒亡歸以期告邑邑至日果將精兵三萬餘來

救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嚴修攻具正欲誘致邑耳

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而自引精兵

迎邑合戰於岡坂大破之遂斬邑持其頭以示巨里

敢夜亡四十餘營一時俱下

是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而諸

郡合萬人守臨淄相距四十里弇進軍二城之間視

續史彙編

卷七

十四

西安城小而堅臨淄雖大實易攻乃下令後五日攻

西安藍聞晨夜警備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及

旦徑趣臨淄攻半日拔其城張藍大懼亡歸劇諸將

曰勅攻西安而乃先臨淄徑併下之何也弇曰西安

聞我攻必嚴守具臨淄出不意而至必自警援攻之

必立拔拔臨淄即西安孤藍與步隔截勢必亡此所

謂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頓兵堅城死傷必多

即拔之吾深入敵地後乏轉輸旬月間不自困乎諸

將皆服

耿恭

顯宗朝耿恭爲戍已校尉奔從子也時北單于萬騎
擊車師恭帥兵往救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
據之匈奴兵至竟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
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竿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昔
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
窮哉乃整冠裳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
衆皆呼萬歲遂令三軍揚水示虜虜驚以爲神遂引
去

祭遵

建武初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遵討平之豐初好方

術史

卷七

十本

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絲囊裹石繫豐肘云
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
玉璽遵爲椎破之豐始知被詐仰歎曰當死無恨先
是中山賊張滿亦以讖當王屯結險隘爲害遵亦擊
破生獲之既執歎曰讖文誤我

竇憲

肅宗時憲與耿秉出塞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
之虜衆崩潰憲追擊遂臨北靉海是後也斬名王以
下萬三千級獲生口半馬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
犢須日逐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

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銘紀漢威德銘
曰鐐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復其遺兮亘
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銘班固筆
也是時南單于遣漢古鼎容五斗銘其傍曰仲山甫
內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上之詔拜憲大將軍

卓茂

茂性寬仁與物無競初辟丞相府吏一日出行人有
認其馬者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去第顧曰若非
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

自歸叩頭謝茂不校

卷七

十本

劉寬

寬字文饒家居時嘗有客至遺蒼頭市酒迂久大醉
而歸客不堪甚罵曰畜產須臾寬遣人視奴疑其自
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甚吾懼其死也寬
夫人欲試寬令妻伺嘗朝會嚴裝已訖故使婢奏肉
羹辭汗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美恐爛汝手

宋弘

弘字子京性廉正建武初上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以
桓譚對比之楊雄劉向上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

繼輒令譚鼓琴好其繁聲弘聞甚悔其薦一日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譚至不與席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上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知子非端士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去帝後大會羣臣復使譚鼓琴時弘在坐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使朝廷耽悅鄭聲臣罪也帝為改容自是遂不令譚給事中

趙憲

憲字伯陽少礪節操其兄為人所殺無子憲時年十五思報之乃挾兵結客久之往復仇會仇家皆病無

張湛

相拒者憲意因疾報殺不武且釋之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幸相避遠仇皆臥自搏及仇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見後竟殺之

王丹

丹字仲回性方潔疾強豪時有陳遵者關西大俠也

帝每見湛輒稱白馬生

帝每見湛輒稱白馬生

帝每見湛輒稱白馬生

帝每見湛輒稱白馬生

帝每見湛輒稱白馬生

帝每見湛輒稱白馬生

帝每見湛輒稱白馬生

帝每見湛輒稱白馬生

帝每見湛輒稱白馬生

帝每見湛輒稱白馬生

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賻助甚腆丹獨懷一匹緋陳主人前曰如丹此緋出自機杆遵有慙色遵自以知名欲結交丹丹不許丹后被徵大司徒侯霸欲交丹者子豈侯於道豈拜迎車下丹下答之豈曰家公方交君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山中子欲往弔白丹結侶將行丹

王良

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古來全交者鮮矣識者服其言

卷十

十八

建武中東海王良累遷至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惟布被瓦器自給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對曰妾是也苦操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去

鮑永

光武初鮑永為魯郡太守時彭豐屯兵於魯永討之未下忽一日孔子闕里自講堂至里門無故而荆棘自除永異之謂府丞及令曰今方危急而闕里自開豈夫子欲使太守行禮助誅無道耶遂會眾修鄉射

禮請豐等共會豐意亦欲圖永為持牛酒來稿永遠格殺豐

鄧惲

惲字君章慷慨嗜義有友董子張者其父先為鄉人所殺會子張病且革惲往候之子張目惲歎欬而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耳子張但目擊惲即起往遮仇人而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即詣縣自首令應之惲曰為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因疾越就獄令既追不及遂至獄拔刀自向要惲曰子不

續史欽編

卷七

十九

從我出請自刺以明心惲乃出

惲精天文曆數王莽篡惲上書言天地重其人惜其物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制神器有命不可虛獲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舉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語多奇崛莽得書大怒即收繫獄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言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更冬會赦始釋遁蒼梧

汝南太守歐陽歆嘗請惲為功曹時俗舊俗十月享

會百里內皆齋牛酒到府譙休歆舉觥曰西部督繇延摧姦破凶不嚴而理今與公等共輪延功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其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怨惡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則既已無君亦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歆慙色動不知所言延遂不振

稟楷

楷字公矩桓帝時中常侍專朝又比失皇子楷上書極論之云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

續史欽編

卷七

二十

使主市里也乃今天刑之人而陛下反處之常伯之任系嗣未屯豈不繇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祠此道清虛貴尚省嗜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革囊盛血絕不盼之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而乃欲守一成道如黃老何語甚激切上不省

郭伋

王莽時郭伋嘗為并州牧素有恩信結民尤武即位復拜伋并州至日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

迎拜道次。伋問兒曹何事。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出行部。諸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伋以爲違信。諸兒止宿野次。須期始入。

廉范

廉范字叔度。頗之後也。以獨行顯。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辟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未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護視。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識。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訶之曰。君困見督亂。耶語遂絕。后融繫出。病困。范隨養視。及死。竟不言身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

蘇章

蘇章

二十

順帝時。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多姦賊。章行部至。將案之。乃請太守爲設酒餼。敘生平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吾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元。儒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徑舉正其罪。郡吏肅清。

蘇不章

不章。章孫也。其父謙。嘗爲司隸校尉。李嵩挾私忿。論殺。又刑其屍。不章時年十八。載喪歸。其鄉黨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藏母武都山中。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值。久之。嵩遷大司農。時右校尉唐在寺北垣下。不章與親從兄弟潛入。唐中夜則鑿地。晝則伏匿。如是者經月。遂達嵩寢室。出其林下。會嵩如廁。殺其妾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自是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不章知嵩有備。卽日夜飛馳至魏郡。掘其父阜塚。取阜頭以祭。父又標之。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心痛不敢言。憤恚。

羊續

羊續

二十一

續字興祖。性廉淡。累遷南陽太守。嘗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巡歷郡邑。長吏爲之肅清。府丞常獻生魚。續受而懸諸庭。丞後又進魚。續乃出前所懸者以示。遂不敢進。其妻與子祕同之。郡舍伺出。卽閉門拒之。顧勅祕曰。吾自奉性。鹽麥數斛。何以資爾。母其與母俱去。

賈琮

琮字孟堅嘗爲交州刺史明璣珠貝絕無所取治最十三州遷冀州刺史故事傳車轡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巡視廣聽糾察僚屬奈何反垂帷裳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震悚墨吏盡解綬遁去

陰識

識之先出自管仲陰世奉管氏之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于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富田至七頃史無編

卷七

二三

百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有與者至識五世遂繁昌於是後世相傳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自子方始也陰節光武后族

梁竦

竦弱冠時坐兄松黨徙九真南行歷江河清沅湘威子胥屈原非辜沈身爲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以弔二人後詔還本郡閉目自養經籍自娛者書七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賊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者羞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

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寧閒居以樂志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梁冀

冀字伯車其人鵠肩豺目洞睛鷹盼口吟舌言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諸戲又好臂鷹走狗聘馬關鷄妻孫壽色美而善妖爲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齟齬笑冀亦改與服恒制作平上鞵車埤憤狹冠折上巾據身扇狐尾單衣交相媚悅壽性黷忌能制馭冀甚憚之冀愛監奴奉宮官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與言事因私焉

續史無編

卷七

二十四

冀兼內外寵威權震赫刺史二千石無不趨謁者扶威入孫奮富而堅冀故遣之馬乘從貨錢五十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告之郡縣認奮毋爲壽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遂收拷奮奮兄弟俱死獄悉沒其貲至億七千餘萬是時四方貢獻上第者必先輸冀大進乘與冀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俱殫極土木相誇耀連房闔戶柱壁雕鏤憲屬間皆有綺疎青瑣圖以仙靈雲氣乘采石燈燒轉通金玉珠璣在處堆積又廣辟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絕澗深林有若天造奇禽馴獸飛走翔

錄其間

冀一門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
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
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盛滿威行中外百僚側目
時下邳人吳樹除宛令之官謁辭冀賓客都在宛以
情託樹樹正色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公以椒
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
士之淵海今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
人誠非取聞命冀然然樹到縣誅殺冀黨之橫行者
數十未幾中訖毒

讀史彙編

卷七

二五

冀之敗也帝獨與中常侍單超貝瑗唐衡左悺徐璜
等五人謀之急發虎賁羽林士三千人圍其第冀夫
婦即日自殺宗戚無少長皆棄市當是時事從中發
冀知其故使者星馳電爍公卿失其常度官府市里
若鼎沸然數日乃定其所連逮公卿列校刺史二千
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
之一空

鄭玄

玄字康成少為鄉嗇夫非其好也去而造太學師事
京兆第五元又師事東郡張恭祖遂通諸經及三統

原九章算術謂山東無足問者遂西入關因盧植以
事馬融融時門徒四伯升堂進者五十餘人融素驕
貴玄伺門下三年不得見第令高業弟子傳授玄玄
精心誦習盡得其解一日融會諸生攷論圖緯玄以
善算召見樓上因從質諸疑義已即辭歸融喟然曰
鄭生去吾道東矣玄家貧耕東萊學徒從者百千黨
事起遂出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
守左氏章句與玄廢疾玄為著發墨守鍼膏肓起廢
疾休見而歎曰康成遂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脅玄

讀史彙編

卷七

二十六

不得已詣進進為設几杖執禮待恭玄不受朝服而
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孔融深敬玄屢屢造門告高密
令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昔人
又稱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又南山四皓
有園公夏黃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
夫也其以鄭君鄉為鄭公鄉又令廣門衛使司容高
蓋號通德門時黃巾賊數萬皆相約不許入玄境玄
止一子益恩為赴孔融難身隕有遺腹子玄以其手
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眾

衆字仲師自幼精經學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
聞其名以繅帛聘擬署爲通義引籍殿中出入詔衆
松道意爲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且藩王
不得私通賓客漢法也辭不受松強之衆曰犯禁觸
罪毋寧以守正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遂不復強後
衆氏敗賓客多坐衆獨超然顯宗時衆嘗持節使何
奴至北庭虜令衆拜衆曰吾忍持大漢節對虜衆稽
顙乎不爲屈單于大怒閉衆絕其水火欲脅之衆
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議者比之蘇武所著撰有春
秋刪十九篇

讀史集編

卷七

二十七

賈逵

逵字景伯自爲兒童卽專精學問不通習人間事顯
宗朝上左氏傳國語解詁五十一篇帝重其書爲寫
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頌
肅宗初上書發明左氏三十事帝嘉之賜布五百匹
衣一襲逵母病帝特給錢二十萬使賴陽侯馬防
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必
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其眷注如此

桓榮

榮字春卿家貧常客傭以自給而獨精心經學衆徒

講論不輟建武十九年榮年六十餘矣始召拜議郎
使傳太子自是朝會輒令榮敷陳經義一日講罷詔
賜奇果諸受者皆懷之榮獨兩手捧果以拜帝笑曰
此真儒生也太子經學畢榮上疏謝太子報書自稱
名詞甚溫篤及卽太位尊以師禮帝每幸太常必坐
榮東面設几杖大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帝親自
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榮病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已
疾革帝親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
垂涕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
乘車到門皆拜床下及卒帝爲變服臨喪送葬賜家

讀史集編

卷七

二十八

首山之陽蓋師傳之恩遇從未有及此者初榮與其
族人桓元卿同困厄元卿見榮竝立講學嗤榮曰徒
自苦何時復施用榮笑不應已見其遇歎曰吾農家
子寧知學之爲利若是哉

初建武中帝嘗大會百官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
望上指皆言太子舅原鹿侯陰識可時博士張佚正
色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
陰侯可若爲天下固宜用天下賢才帝愕然曰吾爲
天下置傳輔太子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
太傅而以榮爲少傅

度尚

桓帝延熹中長沙零陵賊反交趾守臣望風逃潰帝詔度尚爲荊州刺史尚至設方畧擊破之窮追入南海軍士大獲珍寶然賊帥卜陽潘鴻遁入山谷聚黨猶盛尚擬盡殲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乃宣言陽鴻作賊十年習於戰守我兵甚寡未易輕進當須諸郡悉至并力攻之軍中且恣聽射獵兵士大喜皆空營出獵爲樂尚乃密遣所親潛焚諸營珍寶一時畧盡獵者還無不涕泣尚乃親出慰勞深自引咎因曰陽鴻等財寶山積諸卿但并力一戰利當十倍些

讀史快編

卷七

二十九

劉平

平字公子有至性更始時天下大亂與母俱匿野澤中朝出求食適逢飢賊將烹平平叩頭曰旦出爲老母求菜願得賜歸食母還就烹因涕泣下賊見其誠遣之平還食母訖白母曰屬與賊期誼不可欺遂還詣賊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

趙孝

趙孝沛人其弟禮亦爲飢賊所得將烹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吾弟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賊衆與之卒不害

周磐

周磐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后以母歿公府三辟皆不就建光初年七十三矣一日謂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旣而長歎豈吾數之盡乎吾終日桐棺周身都以周棺斂

讀史快編

卷七

三十

趙咨

燕人趙咨以孝廉舉高第嘗有盜往劫其家咨恐驚母乃先至門迎盜謝曰老母八十幸爲少置衣糧妻孥物惟所取盜慙歎奔出咨追以物與之竟不及而去已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屬不及送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追至東海謁畢竟辭歸家其爲人所貴重如此

班彪

彪字叔皮才高而好述作專精史籍作後傳數十篇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有二子一女長子固續述父志自高祖迄齊統緒二百三十年行事撰漢書百卷次子勇奉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定五十餘國使告諸臣奉質女昭為曹壽妻尤工典籍號曹大家續兄固漢書之未成者又為兄超上疏乞歸之召入後宮后妃公主咸祇師訓所著列女傳諸書永作圖範蓋處一門文擅千秋武雄絕域男為奇男子女為女丈夫真曠代無兩云

第五倫

讀史快編

卷七

三一

倫字伯魚齊諸田裔也諸田徙園陵者多以次第為氏因氏第五倫性廉峭郡尹鮮于褒奇之把倫臂曰恨相見晚自以久宦不遠避地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棄除去陌上號為道士親故莫知其所之建武初讀詔書歎息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後舉孝廉見知於上上嘗戲謂倫曰聞卿為吏婆娑公不過從兄飯有諸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上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餅一笥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母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帝大

吳尋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新易養馬妻執費後坐法被逮老幼攀車日僅行數里不得前倫為偽止亭舍陰乘船遁去

第五種

種倫曾孫也天性疾惡所交皆豪俊嘗為兗州刺史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倚勢貪橫種思案之知從事衛羽有氣決召謂曰公不畏強禦將相委以重事若何因告以故羽即日馳至定陶收匡責各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發其奸賊至五六十萬匡窘迫刺客刺羽羽覺併收之種遂併劫超舉朝震懼

讀史快編

卷七

三二

單超既懷積忿遂以事陷種坐徙朔方時朔方太守董援超外孫也畜怒以待種種所善門下掾孫斌謂其友閭子直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超外屬為彼郡守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若奉使君還將以付二子二子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仗劍從二三俠游急追種及於太原遂遮殺送吏扶種與俱一日一夜馳四百餘里歸種匿之閭甄氏後數年有上書為種訟冤者種乃出

鍾離意

顯宗時尚書鍾離意以廉特聞交趾太守張恢坐賊

伏法大司農上其簿詔班賜羣臣意時得珍寶悉委諸地而不拜賜帝怪問之意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賊穢物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別出庫錢三十萬予之帝嘗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悞以十爲百帝大怒召郎將咎之意入叩頭曰過悞之失常人時有且臣位高罪重郎位卑罪輕咎皆在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貲郎

帝性褊察大臣數被詆毀近臣自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嘗以事怒郎藥松舉杖撞之松走入牀下帝怒讀史快編

卷七

三五

甚疾言曰郎出郎出松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松性椎朴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之問故松以實對自是遂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二侍史

意爲魯相時發私錢修孔廟見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問孔訢曰此何甕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聖人意欲以懸示後人耳發之得素書云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符會稽鍾離意

宋均

光武時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均均以三千人往援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均監軍與俱未幾而援又卒時賊方扼險不得前而軍中又多疾疫均憂之謂諸將曰道遠士病不可戰吾欲矯制降之何如諸將莫敢應均慨然曰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遂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即命种奉詔書入賊營告以恩信而已勒兵隨其后蠻夷怖共斬其大帥乞降均遂入散遣其衆爲置長吏而還未至京先自劾矯制罪上嘉其功賜

讀史快編

卷七

三四

今過家上家

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前吏募設檻穽而害愈滋均到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虎爲民害咎在殘吏勤勞張捕非優恤之本其務退貪殘進忠善悉去檻穽除刑課制未幾虎相與東去渡江中元中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九江屬浚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諸巫初取民家男女以爲公姬其後爲例民家遂至相戒不敢娶嫁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教自後凡爲祠山娶

者皆嬰巫家女勿擾良民未幾祠絕均常言吏能弘
厚雖食汗放縱猶無所害惟苛察之人身雖廉而巧
黠刻剝毒加百姓當書必由之識者是其語

讀史快編卷七

雪廬讀史快編卷八

讀後漢書

宋順陽范曄本

明當湖趙維寰節

列傳

東海王彊

彊初爲皇太子以母郭后廢不自安力請備藩國光
武不忍遲回久之許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特封
東海王仍兼食魯郡二十九縣先是魯恭王嘗起靈
光殿極壯麗帝因詔彊都魯顯宗立王執禮愈恭屢
上書求還東海及薨天子覽遺書悲愴特詔傳相曰
讀史快編 卷八
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省約其茅車
瓦器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仍詔楚趙北海館陶諸
王及公主四姓小侯皆往會葬謚曰恭

楚王英

英少好游俠交通賓客晚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
上嘗詔天下死罪皆入緣自贖英卽遣官奉黃白緣
三十疋詣國相曰托在藩輔罪惡積多願以緣爲贖
國相以聞詔報曰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富有悔吝其還贖以
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王后遂集方士作金龜玉鶴

刻文字以爲符瑞有逆謀事聞徒丹陽自殺

明帝嘗夢見一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非是乎蓋世傳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云於是上遣使天竺問道術而圖其形像時惟楚王英最先好之

東平王蒼

肅宗常閱陰太后舊藏器服愴然感動乃命檢五時衣及常所御衣分諸王子孫之在京者特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餐南宮因閱視舊藏器物聞之師云其物存其人在

讀史快編

卷一

二

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何獨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紛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寒泉凱風之思且令後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與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別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當赤汗今親見之願王保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室之如渴

廣陵王荆

荆有才能而性刻害光武崩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疆舅郭況書與疆書曰

君王無罪猥被廢黜太后別守北宮海內深痛觀者

酸鼻今天下爭欲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哉王若集二國之衆可得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鷄子輕於四馬載鴻毛也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沉沒之恥報死母之讐精誠所加金石爲開當爲秋霜無爲檻羊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願王爲高祖陛下無爲扶蘇將聞叫呼天也疆得書惶怖卽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祕其事而弟今出止河南宮遣之國其後王復呼相工謂曰吾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未相者請

讀史快編

卷一

三

吏告之荆惶恐自殺

朱暉

南陽朱暉字文季少孤有氣決王莽時天下亂暉與家屬從田間奔入城道遇羣盜白刀劫諸婦女畧奪衣物一時羣從皆惶駭伏地莫敢動暉拔劍直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幼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捨之而去暉時年十三耳

暉同縣張堪者先輩重望嘗於太學見暉甚重暉接以友道一日把暉臂曰吾欲以妻子託朱生

但舉

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及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贖之暉子問故暉曰尊公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嘗與同郡陳揖交善揖蚤卒有遺腹子友暉心哀之及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其義烈若此

朱穆

穆暉字公叔五歲以孝聞長嗜學每銳意精思至不自知亡矢衣冠顛墮坑塹其父嘗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年二十爲郡郵迎新太守太守見穆問曰君年少至此因族勢耶爲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

廉史侯編

卷八

四

明府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太守奇之遂舉孝廉

穆嘗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許人時宦寺驕橫中侍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璽璠玉匣偶人穆聞下郡案驗至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穆冤謂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同勸禹稷而被共鯨之罰是使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也帝得書赦之初穆父暉卒穆與諸儒攷古義謚父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謚爲文忠先生

穆嘗感時澆薄作崇厚論以志諷又嘗作絕交書與劉伯宗書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纆經來入豐寺及我爲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足下豈丞尉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咄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又爲作詩詩曰北山有鷗不潔其翼饑則木櫬飽則泥伏養養食汙臭腐是貪填腸滿噪嗜慾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決各自努力

袁安

廉史侯編

卷八

五

安字邵公爲人嚴重有威歷仕令長吏人懷畏永平中楚王英之獄連逮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自誣死者甚衆累年不結三府舉能理劇者拜郡太守共舉安安至郡未入府先詣獄理出其無驗者四百餘家時丞掾史懼罪叩頭力爭安曰有不合者太守自坐不以相及也未幾爲河南尹政極嚴明而未嘗抵人贓罪常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聖世尹必不爲以是人感激勵職安初以獨行著嘗隆冬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獨無行路

問安已死急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步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賢之爲舉孝廉袁紹袁術皆其後裔

袁閔

閔少勵操行苦身修飾父賀爲彭城相閔往省變名姓徒行至府門吏連日不爲通會阿母偶從內出見閔面清瘦驚問故閔厚叩嗔勿洩母入白夫人得密呼入見未幾辭去遣車送之閔託疾不乘至反郡界寂無人知

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思投跡深林以母

續史快編

卷八

六

老不忍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惟自爇納飲食旦則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恩閔時往就視母去便閉牖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母沒亦不制服設位時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掠郡縣獨相戒不入其間鄉人就閔避難者皆得免竟卒土室不獨黨禍

郭躬

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葬於人所棄地喪事趣辦不問時日有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雄始三世爲廷尉肅宗時下邳趙興亦不卹忌諱官跡所至必多所造作故犯妖禁而家益用顯三世爲司

隸校尉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聞凶解駕留止還鄉歸忌寄宿鄉亭然第一舉孝廉后坐女壻事見殺

班超

超字仲昇永平中兄固被召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思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知畧猶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取封侯奈何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之志一日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法當封侯萬里外超問故相者曰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

續史快編

卷八

七

此萬里侯骨法也後奉使西域與三十六人俱竟令五十餘國悉納質詔封定遠侯超初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到鄯善鄯善王廣初恭而後忽懈超意必有北虜使狐疑未知所從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北虜使來數日矣今安在侍胡不知具白其狀超乃閉侍胡恂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痛飲飲酣激之曰若等與我俱在絕域希立功還報天子而今者虜使到王廣禮卽廢有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盡爲豺狼食矣且奈何衆皆怒奮曰已在死地惟司馬命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今惟有乘夜火攻

虜出不意可殄盡也虜滅卽鄯善破膽矣衆曰更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從事文俗吏聞必懼而謀泄何足與語遂將吏士往約令十人持鼓伏營後見然火卽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會風勢烈超遂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潰出超殺數人弩矢齊發又殺三十餘人其不得出者盡燒死明日還以告郭恂恂大驚已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於是召王廣示以虜使首一國震怖遂請納質子

鄯善既入質上壯超詔超令遂前功時竇固欲爲益

讀史快編

卷八

八

兵超曰本所從三十六人足矣如有不虞多反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破莎車勢甚張而匈奴復遣使監護其國超至王廣德禮意甚簡且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騎馬急取祠我王且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巫頭送廣德因讓王王素聞超鄯善事大懼卽殺匈奴使者降超超遂重賜其王以下而鎮撫之

是時西域諸國烏孫最大多強兵而龜茲倚之殘破疏勒兜題諸種超欲乘是匡平諸國爲上疏請兵上

命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與俱而拜超爲兵長史邑始到于闐值龜茲攻疏勒恐怖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功不可成後盛毀超安樂外國不內龜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奈何遂去其妻帝知超忠詔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能盡與同心乎卽令邑詣超受節度且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爾與從事超乃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方毀君敗君事奈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卒遣邑

讀史快編

卷八

九

超既計間月氏康居諸王遂以計致疏勒斬其王忠南道遂通明年超乃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而龜茲王乃合溫宿姑墨尉頭五萬人來救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兵少不敵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東長史亦從是西須夜鼓聲發約既定乃故縱所得生口使龜茲王聞之王果大喜自帥萬騎於西界遮超而溫宿王將八千騎微于闐於東界超偵二虜已出卽密勒諸部鷄鳴馳赴莎車營中大驚潰走追斬五千餘級獲馬畜無數莎車遂降龜茲等皆散去自是威震西域未幾龜茲危須焉耆等五十餘國以漸皆

納質內屬超自去及歸在西域凡三十一年

翟醜

醜字子超少受詩尤好老子善圖緯天文歷算嘗被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天文道術高第者補之醜自信才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踰已乃往候懿既坐無他言唯流涕泣懿怪問故對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相表似當應之醜受恩接懷愴君之禍耳懿移病不就試醜遂擢第一拜尚書

王充

讀史快編

卷八

十

充少孤嗜學師事班彪家貧無書每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輒憶遂博通百氏仕不甚顯爲閉門潛思絕慶弔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王朗守會稽得其書及還許下人稱其才進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以論衡之益或有嫌蔡邕得異書者搜其帳中隱處惟得論衡抱數卷去邕囑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爲世所珍祕如此

王符

符性耿介不同俗仕不得升進意鬱憤爲著書三十

餘篇譏切時政號曰潜夫論其愛日篇云今天下自三府至州郡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歲三百萬人受其饑也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其論奇激多類此

符與皇甫規同郡規素簡抗其鄉人有爲鴈門太守去職歸者刺謁規臥不卽起旣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玉符在門規遽驚悚披衣不及帶徒履出迎接符手而還極談權洽時人爲之語曰徒

讀史快編

卷八

十一

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仲長統

統字公理博涉羣籍瞻文詞頗宕佚自恣時人目爲狂生常言凡遊帝王者欲立身揚名耳名不常存人生易滅何如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因著樂志論入作詩以見志詩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世可去何爲局促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

風雅五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樓游心海左元氣
爲舟微風爲柁邀翔太清縱意容冶苟或奇之薦爲
尚書郎

統感憤時政又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可十餘萬
言其損益篇有云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
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
什伍之長推什伍以上則百萬人也又什取之則佐
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
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
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
讀史快編 卷八 十三

龐參

參字仲達生而奇偉多智畧嘗爲漢陽太守知郡人
任棠賢有奇節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
水一盂置戶屏間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
倨參思之良久曰棠意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
大本薤欲我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
歎息而還

橋玄

玄字公祖曹操儼時人莫知者玄一見奇之謂曰今

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子乎操深感其知已玄沒
後操嘗經過其墓悽愴徘徊自爲文以祭詞曰故太
尉橋公懿德高軌國念明訓士思令模幽靈潛翳逸
哉緬矣操以弱齡速升堂室頑質見納增榮益觀猶
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已懷此無
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役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
酒隻鷄過相沃酬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嬉笑
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故念之
悽愴奉命東征屯大鄉里乃心陵墓裁致薄奠

崔邈

邈字季伯自幼博學盡通六籍百家之言尤工屬文
嘗遊太學與班固齊名墳典爲業未遑仕進人有議
其太玄靜者邈擬雄解嘲作達旨以答之極瞻麗文
多不載肅宗狩方岳邈爲獻四巡頌以稱漢德帝見
而歎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邈乎對曰班固
數爲臣言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邈此葉
公之好龍也邈由此候憲憲從屢迎門笑謂邈曰亭
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

帝嘗幸憲第邈時適在憲所帝聞欲召見之憲曰天
子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邈朝夕在左右亦

何須此適欲官之會帝崩不果寶太后臨朝憲以權威驕橫詔命駟作書誠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駟以年少處士擢列其間前後奏記數十俱指切憲短憲不能容出爲長岑長駟以遠去不意得遂棄官歸去所著撰甚富

崔瑗

瑗字季玉瑒中子性好客每盛修餽膳極滋味爲宴論常蔬食菜羹家無擔石當世清之后有譏其大者者瑗怒勅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讀史快編 卷八 十四

嗤也然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焉

崔烈

烈瑗從子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列官而后倍輪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左右曰悔不小靳可至于萬程夫人從旁應曰崔公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耳烈於是聲譽衰減一日問其子鈞曰吾近居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近乃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閔仲叔

太原閔仲叔以清節著友人周黨嘗移以生蔬受而不食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給焉仲叔怪問知之歎曰閔仲叔豈能以口腹累安邑徑去客於沛

黃憲

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時荀淑嘗遇之逆旅悚然異之與語移日不能去因謂曰子吾師也旋至袁閭所未及勞問遽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閭曰見吾叔度耶是時閭郡戴良才高倨傲然見

讀史快編 卷八 十五

憲

十五

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睹其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

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郡太守王龔多致名賢卒不能致憲郭林宗嘗遊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故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滑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嘗舉孝廉友人有勸其仕者憲亦不拒爲一

到京師卽還竟無所就世號爲徵君

徐穉

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力耕自給屢辭徵辟時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蕃請署功曹穉不許已又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徒步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名士郭林宗等聞之疑穉也還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與言穉稽事臨訣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樽將漿非一繩能解何機穉不違寧處及林宗丁母憂穉往弔第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歸史集卷一 卷八 十本

姜肱

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篤至每共被覆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爲遁往就室肱嘗與季江謁郡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死盜義之兩釋焉旣至郡郡人見肱無衣問故肱託他詞不言盜盜聞而感後乃就精廬求見肱與見皆叩頭謝獻所畧物肱不受勞酒食而遣之桓帝聞使畫工圖其狀肱託

威風眩臥幽閨中覆被翳面工竟不得見後以中常侍擅朝詔命再至輒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家人莫知所之

申屠蟠

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去酒肉十餘年十五歲能白同郡孝女之冤鄉人高其誼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蔡邕奇之徵辟屢至皆不就嘗與濟陰王子居同遊太學子居疾革以身託蟠蟠爲躬推喪輦送歸其里時謂蟠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受投傳於地蟠嘗辭太尉黃瓊之辟及瓊卒四方名豪會葬者六七千人蟠獨與南郡一坐相酬對臨訣生執蟠手曰君非辟則徵矣當相見於上京蟠勃然作色曰始吾謂子可與言何意乃爾徑振手去

楊震

震字伯起明經博覽年五十始仕州郡歷官太尉清白一節而最不得於權戚至飲酢死順帝時門人追訟其冤詔改葬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露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聞於是時人爲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靈帝時震孫楊奇侍中帝嘗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奇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

猶虞舜比德唐虞帝不悅曰卿直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至大鳥矣

註震父實年九歲時偶行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鷄梟所搏墜於樹下螻蟻困之實取歸置巾幘中啖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縱使飛去其夜夢一黃衣童子向實再拜曰表西王母使者感君愛護特獻白環四枚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自震後累世以清白貴顯

楊彪

建安初曹操欲殺彪謂彪與袁術婚欲圖廢置奏下

書史懷編

卷八

十八

收彪時孔融聞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袁氏歸罪楊公操曰此國家意融曰假使反王殺召公周公豈得言不知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爲理出處遂稱脚藥不復言積十年操竟殺彪子修操一日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磔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默然

楊修

修字德祖有俊才爲曹操主簿操既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一日出教唯曰鷄

肋餘無言衆莫解其意修獨曰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公將歸矣未幾果歸修又嘗欲出籌謀有所問事乃逆爲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大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太速廉得狀深忌其才未幾誅以他事

河間王政

政在順帝時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相之景素有強能聲至國詔王王方野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爲禮故問曰王何在虎賁指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御服與常人何別相今謁王豈謁常人耶

書史懷編

卷八

十九

張綱

綱留侯良七世孫也慷慨仗節舉孝廉高第建安初選遣八使巡行天下綱與選年最少餘人受命皆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條其無君十五事書出京師震竦冀心謀中之時廣陵賊張嬰擁衆數萬殺州

史二千石積十餘莫能討冀遂補綱太守綱不請兵
單車之任既到將吏卒十許人徑造嬰壘求與長帥
見嬰初大驚已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入營曉利
害謂前後二千石皆貪暴故致公等憤亂二千石信
有罪然公等為此亦非義也今主上思以文德服叛
誠轉禍為福之時語甚切至嬰聞而感泣明日遂將
所部萬餘人面縛乞降綱年三十六卒於郡嬰等五
伯人為行喪制服

王榮

榮字仲宣博物強記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能記

諸史便編

卷八

二十

檢石案背隔不失一字觀人圖墓案能覆之墓者不
信以杞蓋局更試以他局不悞一遺時惟蔡邕才高
貴重車騎填門一日聞榮至為之倒屣及至狀貌短
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生有異才吾不如也

種嵩

嵩字景伯父為定陶令積財三千萬父卒嵩悉散之
始為縣門下史時王謹名知人河南尹田歆甥也一
日歆謂嵩曰今當舉六孝廉而嵩成多書命吾欲自
用一名士報國爾助我求之明日謹送客大陽遙見
嵩異之還白歆曰得孝廉矣即洛陽門下史歆曰當

得之山澤乃近洛陽史耶謹曰山澤不必有異人異
人不必皆山澤歆即召嵩諮之果奇士

嵩嘗監太子於承光宮常侍高梵從中山以單車迎
太子時太傅杜喬等惶惑不知所為嵩輒手劔當車
曰太子國之儲貳而常侍來無詔信何知非姦邪有
死而已太子不可入梵急馳奏得詔太子乃入

杜根

杜安字伯夷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
名或遺之書安悉不發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賔客
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罹患人服其卓識子根

諸史便編

卷八

二十

性方實和嘉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乃上書請安帝親
政太后大怒令盛以絲囊撲殺根於殿上會有惜其
忠者計令詐死凡三日目中出蛆因得逃竄為宣城
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鄧氏誅帝方恤根忠死詔錄
其子孫根乃敢出徵拜尚書郎

虞詡傳

永初中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連年為州
郡患時鄧鸞扶念虞詡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
詡曰不遇樂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
馬援援勉之詡曰賊無能為也朝歌背太行臨黃河

去敖倉僅百里青冀流亡萬數而賊不能開倉招衆
守城卑以斷天下右臂徒事劫掠亦何足憂兵不厭
權願寬假轡策徐當自定於是到官遂設三科募士
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
者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貰其罪陰使人賊中誘令劫
掠潛伏兵以伺之遂殺賊數百人又陰遣貧人之善
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幟市里見幟卽舍
之賊自是稱神明咸駭散

是時羌胡內擾朝議以詡有將畧遷詡武都太守羌
聞詡來衆數千遮之陳倉嶠谷詡卽停車不進宣
讀史條編 卷八 二二

言上書請兵兵到才發羌聞輒分掠傍縣詡偵知賊
分卽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
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
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吾寡
徐行則爲所及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兵多
行速必憚追我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

詡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以萬衆圍赤亭詡乃令軍
中勿發強弩羌以我兵矢力弱遂并兵急攻詡乃令
軍中以二十強弩射一人發無不中羌乃震稍退
因陳兵郭外令兵士從東門出北門復入西門出南

門復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驚恐
詡計賊當退潛遣五百人於淺水設伏邀其走路虜
果奔詡掩擊遂大破之郡人以安

詡在尚書時先有寧陽主簿詣關訴其縣令之枉者
積六七年不省主簿發憤上章曰臣爲陛下子陛下
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
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諸尚書遂劾主簿大逆詡
駭之曰主簿所訟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有司之過帝
是詡言詡因謂諸尚書曰小臣不遠千里斷髮刻肌
詣關告訴而不爲理君於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
讀史條編 卷八 二三

仇聞者皆慙

詡祖父世爲郡縣獄吏決獄六十年務平恕嘗自比
于公曰吾子孫何必不爲九卿因字詡升卿詡仕至
司隸校尉遷尚書今詡性剛正終老不屈臨卒謂其
子恭曰吾直道事君無他愧悔所悔者爲朝歌長時
殺賊數百其間何能不有冤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
增一口斯其獲罪於天平恭亦有俊才仕至上黨太
守

蓋勲

勲字元固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權

恣橫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謀欲殺正和訪之勲勲素與正和有讐或勸勲可因此報勲曰乘人之危非仁乃諫鵠寢其事正和喜得免詣勲謝勲不與見謂曰吾時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靈帝時董卓既廢少帝殺何太后威權震世公卿莫敢抗禮勲獨長揖之嘗與卓書曰伊霍權以立功猶爲口實足下小醜如何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甚恨之卓嘗與朱雋論兵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刀勲直前曰

讀史懷編 卷八

二四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卓笑曰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改容謝

臧洪

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衆曰今日之事惟臧洪必來救我臧洪者超故功曹也時方客袁紹領東郡洪始聞超圍輒徒跣號呼從紹請兵紹不許超竟死操洪以是怨紹遂絕紹紹遂舉兵圍洪洪使洪邑人陳琳移書說之洪答書詞甚忿激紹知洪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洪自度不免諭諸吏士先城未破各將妻子出毋及我禍諸將吏皆泣曰明府以郡

將故事相軀吾儕何忍捨明府去乎至掘鼠煮筋角爲食內厨米三斗洪盡出爲薄糜徧給軍吏又殺其愛妾食兵兵無一人叛者城中男女七八千皆相枕籍死城陷洪被執紹猶欲說降之洪瞋目裂眦責以大義遂見殺時陳容在坐起謂紹曰明公舉大事將爲天下除殘而先殺忠義豈合天意乎紹怒曰汝非臧洪曠空復爾今牽出容顧曰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願與若同日生也遂併見殺時在紹坐者無不竊歎奈何一日殺二烈士

張衡

讀史懷編 卷八

二五

衡字平子五經六義無不淹貫善屬文性恬淡不喜接俗人永元中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爲作二京賦以託諷精思傳會者十年乃成文尤好玄經嘗與崔瑗書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使人難論陰陽之事當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漢家得天下二百年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安帝徵拜郎中遷太史令順帝時仍舊官衡故不慕當世所居官積年不徙其所著詩賦銘頌七言七辯應

間懸圖等凡三十二篇

陽嘉元年衛道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製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若合神契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或以爲無徵後數日驛至是日地震隴西於是衆皆服其精妙自此以

讀史懷編

卷八

二十六

後始今史官記地動所從起處

馬融

融字季長京兆華陰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往從之學遂爲世通儒融才高博洽學徒從之遊者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門下士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服侈備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經有人其室者所撰注甚富卒年八十八遺令薄葬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人六世祖勲嘗避聘携家逃入深山

世著清白性篤孝母有滯病邕侍左右不解襟帶三年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墓側至野兔馴擾其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熹平中邕爲中郎校書東觀時六經多訛謬邕奉詔刊正仍自書之碑命工鐫刻立之太學門外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邕嘗得罪王智智中常侍王甫弟也邕慮不免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在吳時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木良請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尾焦時人名曰焦尾琴其在陳留時有鄰人以酒食召比往而主已

讀史懷編

卷八

二十七

酣客有彈琴於屏者邕及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覺遽自追問故邕具以告衆怪之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斯其爲殺心乎邕莞爾笑曰此足當之矣中平中董卓慕邕高名常辟之邕稱疾不往卓大怒曰吾能族邕邕不得已應之卓甚重邕初署祭酒舉高第尋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二日間周歷三臺邕於卓多所規諷卓好自用而於邕頗委聽然心知卓不克終嘗謂其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

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苦道遼難達且遯山東以
待之若何谷曰君狀異恒人每出觀者盈集以此自
匿不亦難乎邕乃止未幾卓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
不意言之而歎允輒勃然作色併收邕付廷尉士大
夫力爭不能得太尉馬日碑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
逸才多識漢事當令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誅之無
乃失人望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傳
後世今豈可令佞臣執筆吾黨復蒙其訕議邕遂死
獄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
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其撰集漢事及靈紀十意

卷八

三人

補列傳四十二俱因李傕亂散佚他著撰百四篇傳
於世
邕嘗告吳人曰吾昔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
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音伏滔長笛賦序
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

周舉

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每至冬
中咸言神靈不樂舉火士民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
老幼不堪歲多死者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書弔子
推言盛冬去火殘傷民命非賢者意於以宣示愚民

民遂溫食舊俗頓革大將軍梁商嘗以上巳日大議
賓客於洛水時周舉稱疾不往商與親昵酣飲極懽
酒爾倡能繼以燈露之歌坐客聞者皆爲掩涕太僕
張种時亦與焉還以告舉舉歎曰此謂哀樂失時殃
將及乎及秋而商果薨

黃瓊

延熹中衆冀雖誅五侯擅政瓊度力不能匡會疾苦
上疏抗論其畧曰臣聞天者稱剛其氣若者務疆其
政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汲危顛傾則以賢
俊爲助故唐書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也高

卷八

三九

皇帝奮劬而起埽除秦項哀平不綱終至顛隕天挺
光武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聚愚之中
畫功無形之域迫乎中葉美業漸衰陛下自藩國爰
升萬方拭目而乃者宦豎充朝卿校牧守皆出其門
南金明珠殷滿其室富擬山海勢回天地附之者必
榮觸之者必族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寒陛下耳目之明更爲鄭聲之主李固杜喬直言見
誅李雲杜衆不辜併坐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割
生天胎則麒麟不臻抵珠玉於砂礫碎珪璧於泥塗
此四方所爲浩歎也言極切直世傳誦焉卒年七十

黃琬

琬字琬少有異性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琬時爲魏郡太守以狀聞詔問所食幾何琬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時年七歲從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琬太驚深奇之

陳寔

寔字仲弓以名德爲世所宗善則稱人過多歸已桓帝時黨事起逮捕者衆寔及是餘人多避寔寔獨慨然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徑詣寔請囚會赦得釋寔

陳寔

陳寔

陳寔

帝初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頗多所全活

寔嘗有盜夜入其室止梁上寔陰見之不發弟呼子孫前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可監也盜大驚輒投地稽顙歸罪寔徐曉之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所致令遺之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寔年八十四卒海內會葬者三萬餘人其子元方季方稱難兄難弟云

李固

固既忤梁冀冀誅之詔陳尸四衢人敢臨者罪時固弟子汝南郭亮年甫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鉄鉞詣關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詞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懼以詔亮曰義憤所激何辭一死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又有南陽董班者聞固死星夜奔計哭泣盡哀守尸十日不去司隸奏聞天子亦釋不罪聽携喪歸葬

李固

李固

李固

李固

固既誅其幼子變年才十三固女文姬時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知父遭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俄二兄被逮姬疾撲變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誼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惟君矣成卽將變東下入徐州界令變姓名爲酒家僮而成賣卜於市陽各異業陰相往來酒家意其非庸人以女妻變後十餘年梁冀誅詔赦忠臣後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還其鄉時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未幾王成卒變治喪葬追感舊恩每四節爲祠以上賓之禮

變後拜讓郎廉方自守安平王續嘗爲黃巾所畧尋以贖還朝廷議復其國變爭之甚力京師相傳云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固先不欲立先是潁川甄邵詣附梁冀爲郡令有同年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之而陰以告冀冀殺之未幾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尸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洛陽變時爲河南尹塗遇邵使卒投其車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詣貴賈交貪官埋母遂表其狀邵竟廢錮終身

杜喬

參入

三二

喬爲大司農時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爲种嵩所發輪蛇司農府冀從喬借觀喬不與冀銜之喬他事復多忤冀冀遂殺喬令與李固俱暴尸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雷楊匡聞之號泣星馳到洛陽爲著故赤幘守衛尸喪積十二日不去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匡不罪匡遂帶鉄鎖詣闕上書併乞李杜二骸骨太后許之匡卽護喬喪還其家匡後還平原相以中常侍徐璜兄曾時爲國相恥與接竟託疾收去

吳祐

祐字季英父恢爲南海太守祐時年僅十二隨之任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五嶺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必載之兼兩甘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永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撫其背曰吾家世不乏季子及年二十喪父居貧嘗牧豕澤中行吟經籍泊如也後舉孝廉有公沙穆者來遊太學之資斧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其定交於梓田之側

祐嘗爲酒泉太守政簡仁簡吏民不忍欺之有畜夫孫姓者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

參入

三三

而子欺之耶促歸伏罪性惡懼持衣詣閣自陳祐問故性具白其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穢名吾觀過知仁矣令歸謝父還以衣遺之

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祐踪跡得之呼謂曰若母見辱殺非無名然孝子念必慮難今赦若非非法殺若非情奈何因問長有妻子不對曰有妻未舉子祐爲解其桎梏令妻得入同宿獄中妻尋懷孕及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何以報吳君因齧指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曰吳生兒長幸言我吞指爲誓屬報吳君也

遂投繯死

延篤

篤字叔堅嘗爲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因遣客賁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貴戚豈當使客千里求利徑殺之冀慙而不敢言篤知不容遂以病謝去時李文德者素善篤言之公卿謂篤有王佐才篤聞移書德曰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披誦書易夕則消搖詠詩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其盈耳也紛紛忻忻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且束脩以來爲人臣不爲不忠爲人子不爲不孝下見先君可無慙報如此而不以善息恐如教羿射者也後遭黨事禁錮鄉人高之爲圖其像於屈原之廟

史弼

弼字公謙以獨行著嘗爲平原相詔書下舉鉤黨郡國連逮者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督促至髡笞掠史坐傳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宜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

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得免

弼嘗爲河東太守考殺中常侍侯覽私人覽作飛章誣弼誹謗詔檻車徵之人莫敢近時弼所舉孝廉裴瑜獨送至崢澠間大言曰明府此行足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及下廷尉其所舉孝廉魏邵潛形變服與平原人密賂侯覽家得減死一等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文王姜里閔散懷金史弼厲殃義夫獻寶又何疑焉

議乃息

盧植

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如洪鐘少與鄭玄俱受業馬融融外戚豪家女倡歌舞列侍左右植侍講積年未嘗一轉盼融甚敬之其學無所不通研精而不守章句更不好詞賦性剛毅有大節嘗負濟世之志飲酒至一石不亂仕至尚書董卓謀廢立羣僚唯唯植獨抗義不阿卓將誅之蔡邕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望也誅之海內震怖乃罷去植懼不免爲詭道從輟輟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及植遂隱於上谷絕人

事未幾卒卒時勅其子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惟單帛而已後曹操過涿爲式其墓致祭焉

趙岐

岐少有才名仕州郡以廉直見憚年三十遭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遺令勅其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遜無箕山之節出無伊呂之勲天不與我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吾墓前而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年九十以建安六年卒先是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圖已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

續東漢書

卷八

三本

聚沙爲林布簞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人多其達

郡人唐珏中常侍衡兄也岐素鄙薄之延熹初珏爲京兆尹岐懼禍及遂逃難四方珏果收岐家盡殺之岐匿姓名遊海岱江淮間賣餅北海市有安丘孫嵩者年二十餘適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屏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且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力能相濟岐故聞嵩名因實告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堂上饗之極權爲藏岐於

複壁如是者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二章後諸唐滅岐乃出三府並薦仕至太常

皇甫規

規字威明延熹中嘗設方畧攻羌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降其衆十餘萬先是激變羌中者規一切舉正其罪又絕不與中侍通於是讒構並起謂規貨賂諸羌天子下璽書切責規上疏極陳致謗之狀畧云臣若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縣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果若人言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而臣但費千錢以懷叛羌亦良臣之才畧兵

續東漢書

卷八

三本

家之所貴也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疏上事乃白規又嘗爲中常侍所中系廷尉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得罷歸未幾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而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上言臣前薦大司農張奐是附黨臣昔輪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附臣宜坐朝廷知而不問

張奐

奐字然明嘗爲屬國都尉招諭東羌與共擊南匈奴郡界以靜羌豪感慕上馬二十疋又遺金銀八枚奐乃悉召諸羌前以酒酌地而誓之曰使馬如羊不以

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遂悉還之羌愈感慕與故不
事宦寺黨事起被錮遂閉戶不出聚徒千人著尚書
記難三十餘萬言

初與嘗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魚印緩登樓而
歌訊之占者曰必生男當復臨此邦然命終此樓既
果生子猛建安中果為武威太守因殺刺史邯鄲商
州兵圍之急猛恥見禽登樓自燒死卒如占

註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文為儒宗武為將表辟
公車有道皆不至時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法
家之承嗣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墨下筆則

讀史餘編

卷八

王入

忽忽不暇書為世寶稱草聖云芝弟昶並以善草書
著

段類

類字紀明少習騎射有將畧延熹中為護羌校尉會
燒當先零諸種為患西土連年不靖類全屢敗之上
疏經畧羌事云先零作寇趙充國從令居內煎當亂
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饒猶種枳棘於
良田養他蛇於室內臣今奉大漢之威建長安之策
必絕其根勿使再殖本規三歲費用五十四億今適
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言

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必不失權便類自是
一意進勦詔遣說降俱置弗顧未幾羌悉平計出兵
後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羊駝
馬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止四十四億軍士死
者四百餘人而已類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薳寢詔
徵還遣大鴻臚持節郊勞之更封新豐縣侯

雪虛讀史快編卷八

讀史餘編

卷八

王元

雪廬讀史快編卷九

讀後漢書

宋順陽范曄本

明富湖趙維寰節

列傳

黨錮

陳蕃

蕃字仲舉年十五時嘗閒坐一室而庭宇蕪穢同郡薛勤父友也偶見之謂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為勤奇之知其有澄清天下之志性勁直疾惡如讐歷仕尚書

讀史快編

卷九

一

僕射會中常侍橫肆李膺范滂等俱遭禁錮蕃上書切諫云武王克殷表閭封基陛下臨政先修忠良遇善何薄待惡何優言極憤激詔策免

靈帝即位乳母趙嬈與中侍曹節王甫等表裏恣橫蕃爭之不得與竇武謀盡誅之事泄節甫矯詔收蕃蕃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並拔刀突入承明門樓臂大呼甫等率兵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騎從蹋敗蕃曰死老魅復得損我曹員數奪我曹裏假不即日遇害友人朱震聞而棄官哭之天下悲愴焉

蕃先為樂安太守部民有趙宣者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郡薦於蕃蕃與見同及妻子宣五子皆服中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一惟其中且祭不欲黷況乃寢宿塚藏而孕育其中

李膺

延熹中膺為司隸校尉獨持風裁不避權貴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至殺孕婦膺欲按之朔逃京師匿兄讓舍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直入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詞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帝詰其太速

讀史快編

卷九

三

膺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句私懼稽留不意反為速也帝無言自此諸常侍屏氣至不敢出休沐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靈帝即位復捕逮黨人膺既詣獄拷死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其子顧為膺門徒以錄牒無名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得以偶漏名籍苟安求活遂自表竟免歸時人難之

夏馥

馥以聲名為中官所憚與范滂張儉等同被誣詔捕

之時儉亡命所連引幾徧天下馥頓足歎曰孽自己作空汗善良一人逃死罪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髮變形入林慮山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容憔悴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偶遇之涅陽市中亦不識聞其聲覺而拜之馥不與語靜追至邸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被誣苟全性命奈何以禍見追明旦別去

范滂

滂字孟博舉孝廉為清詔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所至賊汚吏皆望風解印綬去後牢修誣之鉤黨坐

滂字孟博舉孝廉為清詔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所至賊汚吏皆望風解印綬去後牢修誣之鉤黨坐

滂字孟博舉孝廉為清詔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所至賊汚吏皆望風解印綬去後牢修誣之鉤黨坐

三

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亦何益諸人因此亦止時中常侍王甫以帝命來按滂三木囊頭辨對慷慨仰天曰古之為善自求多福今人為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動容尋解

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時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莫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累君其母就與訣滂

跪白曰仲博孝足奉母滂從龍舒君游黃泉存歿無憾願大人勿增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吾何介焉且今名壽考可兼得乎滂再拜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嗟感時年三十三

賈彪

彪字偉節舉孝廉為新息長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制與殺人同罪時城南有盜劫人者北有婦殺子者彪出案掾吏引之南彪怒曰賊寇劫人此恒事無足怪母子相殘逆天背道遂驅車竟案城北婦罪城南

賊聞之亦面縛自首焉數年間人養子千數僉曰賈

父所生男名賈子女名賈女

四

延熹中黨事起陳蕃爭之不能得莫復敢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遂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戮自貽伊咎吾不能奮戈相待可容隱之乎識者服其持正後亦坐黨錮卒於家

黨錮止

郭泰

泰字林宗家貧幼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對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辭就學三年學成時未知名乃游洛陽見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獨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泰常出遊陳梁間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及卒蔡邕爲之碑語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能無愧耳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

卷九

五

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黨事起一時知名士咸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開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初陳蕃實武爲關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泰雖負獨行而不爲危言激論故宦侍不能傷之

附 茅容字季偉年四十餘耕於野嘗與儔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林宗過見而奇之造與語良久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意爲已設既乃以供其母而自具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

曰卿賢乎哉自是名顯

附 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嘗荷甕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之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奇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當世三公辟命並不屈

附 濟陰人黃允以才偶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然恐信道不篤後司徒袁隗爲從女擇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歸遂黜其妻夏氏氏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之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會親賓三百許婦中坐襪袂數允隱惡秘穢凡十五事語畢浩然登車而去允竟以此廢於時

符融

卷九

木

符融字偉明嘗遊太學師李膺融幅巾奮袂談說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泰始入京人未之識融一見嗟異介於膺泰由是名起時有晉文經黃子父者並以才智高自標炫臥託養疾洛中耳食者多坐門問疾猶不得通融察其非真謂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膺然之二人名遂衰減後果爲輕薄子融妻亡貧無以殯鄉人欲爲具棺衾融不許曰古之亡者棄之中

野惟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焉州郡公府辟命俱不應後亦遭黨錮

許劭

劭字子將少峻名節有人倫鑒時公族袁紹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到家曹操微時嘗詣劭求劭目已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有之劭不得已曰君清時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

竇武

武字游平融玄孫也少以經行著名顯關西桓帝時

黨事起武上書為李膺等訟寃得白靈帝初中常侍專橫武與陳蕃謀盡誅曹節王甫等謀泄節甫驚白帝令帝乳母趙嬈等擁衛帝左右而自矯詔發禁兵收武殺之梟其首洛陽都亭一時士大夫皆為喪氣

卷九

七

初武母產武時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莽中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交流俯仰結屈作哀泣容久之乃去識者知為竇氏之祥

孔融

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自幼有天然之性隨父詣

京師聞河南尹李膺簡事稀接賓客非名士罕得通融乃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門者納之膺見融問曰高明祖父於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融時年十歲耳一坐盡為駭歎時大中大夫陳璉后至坐中以告璉璉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言將不蚤慧耶膺大笑曰知君奇士

融嘗為少府時論者欲復肉刑融建議曰紂斬朝涉之脛千古謂為無道夫先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

黨事起武上書為李膺等訟寃得白靈帝初中常侍專橫武與陳蕃謀盡誅曹節王甫等謀泄節甫驚白帝令帝乳母趙嬈等擁衛帝左右而自矯詔發禁兵收武殺之梟其首洛陽都亭一時士大夫皆為喪氣

卷九

八

一人是下乃有千八百紂也其議論奇激多類此融性寬無伎好獎掖後進賓客日盈其門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恨矣素與蔡邕善邕卒后有虎賁士貌類邕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

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都被侵掠時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操不悟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操征烏桓融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楷矢零盜蘇武牛羊可併案也自是漸與

操忤

操於融既積嫌忌都慮復構成其罪遂令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謂融嘗充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嘗與融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推原本意當由情欲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猶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已復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云奏上詔棄市

融誅時有女年七歲男九歲寄養他舍二千方奕恭融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不起何也答曰安有果毀而卻不被乎或言於操盡收之既至女謂兄曰若死

讀史快編

卷九

九

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快遂延頸就戮顏色不變天下聞而悲之

荀彧

或字文若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奉迎車駕徙都許衆以山東未定爲疑或時獨勸操曰自天子蒙塵將軍首義雖日禦難於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今鑒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屯人感懷舊之悲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天下太畧也扶弘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奇其識遂定都許操之挾天子令諸侯

卒移漢祚或數語力也

操既擒呂布定徐州袁紹率大衆攻許陳兵甚盛中外惶懼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丑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丑匹夫之勇可一戰擒也未幾紹敗一一如言

皇甫嵩

中平初梁州賊王國圍陳倉詔嵩與董卓各率二萬

讀史快編

卷九

十

人拒之卓議速赴援曰智不後時勇不留決救則城全不救則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是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不煩兵而可坐收全勝又何救焉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凡八十餘日城堅不能拔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兵法窮寇勿追

歸衆勿追困獸猶關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擊之乘其情也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留卓爲後拒獨進擊之斬首萬餘級國走死卓大慙遂忌嵩

附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黃老道令弟子跪拜首過以立教愚民頗信之因遣弟子八人傳教四方轉相誑惑十餘年間徒衆至數十萬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言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黃史快編 卷九 十一

朱雋

黃巾賊黨韓忠以十萬人據宛詔朱雋以八千人討之雋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西南雋輒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

入忠乃退保于城惶懼乞降時司馬張超等議聽降雋曰不可今海內一統獨黃巾造逆納降徒長逆萌非長計急攻之不克雋乃登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外圍周圍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解圍忠果出雋因擊大破之衆勝逐北斬首萬餘忠遂降

董卓

卓既爲太師淫虐恣縱無所不極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塢嘗至郿行塢施帳慢飲誘降北地反者

黃史快編

卷九

十二

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以鍛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至亡失匕箸而卓飲啖自若也及爲呂布殺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膾中光明達曙如是者積日焉後李傕郭汜改葬卓葬日暴風雨迅震震烈流水入藏漂其棺納之復出如是者三四

卓嘗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鼓鑄當是時錢賤物貴穀石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用時人以爲秦始皇

見長人於臨洮始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毀之雖成毀殊異其數若適符云

附 催汜之亂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汜計即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時太尉楊彪謂催曰古今帝王從無有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若是催曰吾計決矣帝遂幸催營亂兵入殿一時金帛珍玩劫掠立盡帝使楊彪等十餘人往和催汜汜不聽反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亦知人間事一人劫天子一人劫公卿寧有此事否汜怒將殺彪左右諫而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是日催移

續史後編 卷九

十三

帝幸其北塢

時董承楊奉謀奉帝東幸潛引帝夜渡河先使李樂具舟舉火爲應帝親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下爭赴船者勢不可禁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可掬既渡幸李樂營自官餼餒河內太守張楊使人負米餉帝河東太守王邑獻綿帛於是一時公卿以下皆封列侯墨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焉

袁紹

曹操之攻劉備也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操也

操今東擊備兵連未可卒解吾舉兵襲其后可一戰定也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機會難遇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操時畏紹過河急攻備備奔紹紹於是謀進兵攻許豐以前會既失不宜輒動諫紹曰操既破備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不及三年可坐克也若釋廟算之勝而僥倖於一往頓兵堅城必無幸矣紹不從未幾紹敗

續史後編 卷九

十四

劉表

表魯恭王後初與黨人八顧之列後事解詔爲荊州刺史建安初驃騎將軍張濟以關中亂走南陽因攻穰城中流矢死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奔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也牧受平不受賀士論多之表二千琦琮表入後妻譚將奪嫡琦懼禍及謀於琅邪諸葛亮屢叩而亮不應一日偕亮共登高樓而審屬蒼頭爲去梯於是涕泣跪請曰此間上不至天下

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尚未可以言與亮乃曰君不聞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感悟遂陰規出計補江夏太守獲免

劉焉

開張魯字公旗祖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符箓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時謂之米賊陵傳于衡衡傳魯魯自號師若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后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毋欺妄有病但令自首過諸祭酒各起義舍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

袁術

卷九

十五

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自是漸驕僭後曹操討平之

袁術

術字公路少任俠以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謂已名宇應之輒圖僭逆時方大旱歲饑江淮間人相食有舒仲應者為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給仲應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大怒將斬之仲應曰亦知必死以一人死而活萬人死無恨也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欲獨享天下盛名耶曷不與吾共之未幾僭

大號勝御數百無不兼統綺厭梁肉未幾為曹操所困歸帝於紹欲北依譚而又為劉備所徵復還許春至江亭坐簀牀歎曰袁術乃至是乎結病歐血死

呂布

劉備為豫州刺史袁術遣將紀靈圍之備求救呂布布往為開宴招備與靈至謂靈曰玄德布弟也布故來救之布性好解鬪不喜合鬪今軍候植戟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畱決鬪布一發正中戟小支靈驚謝曰將軍天威也遂罷兵

袁術

卷九

十六

布之絕婚袁術陳珪謀也布遣珪子登詣操求徐州牧登因勸操圍布操乃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而不與布登報命布怒擲戟斫兒曰卿父勸我絕婚公路協同曹操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將噬人公曰不如此卿言譬如養鷹鷹則為用飽即颺去耳布意乃解哀術怒布與韓馥連兵將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止三千馬四百足懼不敵謂陳珪曰術軍來卿之由也奈何珪曰還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非素

定不能相維于登策之比於連鷄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移書邇奉間之遂破術

建安三年曹操自將擊布於下邳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善戰以步騎出屯於外而宮將餘眾堅守於內操向將軍官引兵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而惑於妻言不果用尋見執

布既執操謂宮曰公臺平日自謂知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吾言以至此吾言用未可量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

廉史集編

卷九

十七

理天下者不絕人之親操又曰奈妻子何宮曰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徑出不顧操涕泣而斬之

初操之擊布也決沂泗水以灌其城布援絕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布乃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故布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布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時劉備在坐布顧謂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之

於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猶記鞍馬射戰時否遂被殺

循吏

任延

延字長孫年十二學於長安名顯太學號任聖童更始初拜會稽都尉時年猶十九及到惟先祠延陵季子郡多名士如董子儀嚴子陵等延皆聘致之有龍丘長者隱居太末莽時四輔三公聘皆不應操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乃特遣功曹奉謁修書記

廉史集編

卷九

十八

致醫藥者相望於道如是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署儀曹祭酒延一以靜泊為治吏民咸安之

建武初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俗習射獵不知牛耕延至為鑄農器民始知墾田又駭越民各因淫好無嫁娶禮延乃下教屬縣男年二十至五十五女年十五至四十者皆以年齒相配貧不能聘者令長為設處賑助之於是時婚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始知種姓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至名其子為任已詔徵入吏人生立祠

孟嘗

嘗字伯周會稽人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老病死夫弟故嫌婦乃誣婦厭苦供養煬姑訟縣上之郡嘗以白太守太守不理嘗泣門外謝病歸婦竟冤死自是郡大旱二年禱不獲後太守至訪故孟嘗詣府具白婦冤狀因曰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立澍今得母類是乎太守從之刑訟者而祭婦墓大雨立應歲大熟

孟嘗自徐令遷合浦太守合浦不產穀而海出珠寶易糧食先時宰守並貪穢採求無極珠遂漸徙交趾

蕭東漢書

卷九

十九

界於是行旅不至民多貧死自嘗到盡革前弊會未踰歲去珠復還商賈疏通百姓皆反其業合郡稱神明後以病乞去攀留者塞道至不能進乃夜載鄉民船遁去

許荆

陽羨人許武嘗舉孝廉仕通顯而二弟晏普未達武欲令成名一日謂二弟曰禮有分異之義請與弟析貲可乎於是括財產三分之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而推其薄劣者與二弟時鄉人盡稱二弟克讓而鄙武貪晏普竟用是名顯並選舉久之武乃會

宗親告之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與榮祿所以向來分財自取大譏爲二弟地耳今吾意已遂其悉均前產遂出所贏盡推二弟後許荆以循吏著卽武孫也

劉寵

寵嘗爲會稽太守但簡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徵將作大匠將行山陰縣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寵勞之對曰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故自扶奉送耳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爲人選一大錢

蕭東漢書

卷九

二十

受之寵薦歷三公清約一節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不知是寵止之曰灑掃以待劉公非若可得也寵默無言而去

仇覽

覽一名香字季智嘗爲蒲亭長亭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覽訟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殆非惡人也當是教化未及耳母奈何以一朝忿致子於不義母感其言覽卽親到元家置酒飲其母子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自是竟成孝乎河內王渙聞之謂曰得無少鷹鷂之志覽對曰

驚動故不若驚鳳也洪謝曰枳棘豈鸞鳳所棲今太學曳長裾蜚名譽者皆君後耳請以一月奉爲資遣入太學

覽入太學同郡符融時有高名與覽聯舍賓客滿坐覽獨默守不與言融心奇之謂曰京師英雄四集正志士交結之秋先生何守之固也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去竟不與言融以告郭林宗林宗齋刺詣謁遂留宿林宗嗟歎良久爲下林拜

童恢

讀史集編

卷九

二十

琅邪童恢爲不其令執法廉平邑民有虎害設法捕獲二生虎恢出咒虎曰虎狼當食六畜奈何殘吾民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殺人當垂頭伏罪不者號呼稱冤時一虎低頭閉目作震懼狀卽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若訴冤者恢遂令放釋自是邑鮮虎患吏人爲之作誦

酷吏

董宣

宣嘗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固匿主家吏不能得會主出行奴驂乘宣乃候之夏門亭以刀

盡地大言數主失叱奴下車卽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大怒欲捶殺宣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因以頭擊檻流血被面帝乃令小黃門持宣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更不敢到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不同因勅強項令出旋賜錢三十萬京師號爲臥虎卒年七十四帝遣使臨視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家惟大麥數斛帝傷之曰宣之廉死乃知之爲賜艾綬以葬

讀史集編

卷九

二二

樊曄

曄性嚴急好申韓嘗爲天水太守羌胡畏之道不拾遺每行旅夜宿輒露置衣裝曰以付樊公及去涼州人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曄少與光武游光武徵時嘗以事被拘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箇心德之不忘及卽位徵爲侍御史遷江東都尉因戲謂曰一箇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謝

周紆

紆字文通故刻核少恩好韓非之術肅宗時再遷召

陵侯相初至廷掾憚紆欲損其威晨取一死人斷手足立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作與其語狀陰察其口眼有稻芒乃密問門者誰載稿入城門者對惟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不對曰廷掾疑紆遂收廷掾考問具服未幾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王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豈能知此賣菜傭乎自是貴戚踴踏京師肅清

黃昌

昌嘗爲蜀郡太守先是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家道遇

黃史快編

卷九

二三

賊被畧流轉入蜀爲蜀人妻已生子昌到郡會其子母犯事詰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因歸家爲盜所畧遂至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昌治郡有能聲

陽球

球字方正性剛任俠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卽殺吏光和初中常侍王甫曹節等橫甚球嘗發憤曰使陽球作司隸此曹安得容乎時球已拜尚

書令未幾遷司隸校尉球方請劾謝恩會王甫出休沐卽奏甫黨罪應滅族卽收甫及段熲等送洛陽獄親臨考之五毒備極甫子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願少假老父楚毒球曰若死不減責乃求假借耶萌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乃敢反主球怒令以上室萌口父子立死杖下熲亦遂自殺遂僞傑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於是諸權豪爲之奪曹節出適見甫屍慨然流淚曰我輩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遂密謀徙球爲衛尉球時出謁陵節赦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頃刻球被召急入求見帝

黃史快編

卷九

二四

懇請曰願更假臣一月當令豺狼鴟梟悉伏其辜因叩頭流血殿上呵叱之至再三不得已受尋爲節等所中誅死

宦者

蔡倫

倫字敬仲和帝時倫爲中常侍有文學能犯嚴顏匡得失每休沐輒閉門謝客尤有巧思監作祕劍及諸器物皆可爲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獨出已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製爲紙奏上之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從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良賀

陽嘉中詔舉武猛時推薦者紛然而黃門丞良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賀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恐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故不敢也時宦寺勢傾中外而賀獨清恬退厚遂爲空谷足音

呂強

強以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以例封都鄉侯固辭不受因上疏極言曹節王甫張讓

讀史快編

卷九

二五

等品卑人賤伎邪微寵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有趙高之禍而未被輟裂之誅又云蔡邕對問金商門切刺貴臣詆訶豎宦而陛下不密其言至今洩露羣奸膏脣拭舌邕遂室家徙放老幼流離朝廷自是不復聞忠言矣趙忠等恨之誣以逆謀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慨然曰吾死亂起矣丈夫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遂自殺

張讓

讓在桓帝時權傾內外讓有監奴典任家事通貨賂威稜震赫扶風人孟佗者背甚饒與奴朋結傾囊饋

遺奴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吾力能辦也曰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公卿求謁讓者車每填門佗一日詣讓壘不得前監奴望見爲率諸蒼頭迎拜於路共舉入時賓客大驚謂佗善讓遂爭賂佗珍寶旬日間積貲至巨萬佗分以遺讓讓大喜

靈帝起自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故每聚錢爲私藏又寄藏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恒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於是宦官肆志無復忌憚起第宅並擬帝宮帝特登永安候臺宦侍恐其望見詭諛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帝不

讀史快編

卷九

二六

復登臺

是時讓與趙忠說帝大修宮室令天下田畝稅十錢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守令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廉吏不肯之官者強迫之時河南司馬直除鉅鹿太守以素有清名爲減費三百萬直被詔歎曰爲民父母而割剝百姓以悅貪殘吾不忍也辭疾不許行至孟津爲上書極陳當世之失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時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謂此錢成必四道而去未幾京師大亂錢果潰散

儒林

劉昆

昆字桓公少習禮易能彈雅琴居恒教授弟子五百餘已避難江陵建武初即除江陵令縣連年患火昆每向火叩頭輒止風降雨後遷弘農太守郡故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召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遂令入傳皇太子及諸王小侯

戴憑

讀史快編

卷九

二二

憑字次仲光武時舉明經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上問何故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就席帝即召上殿與諸儒難說上善之後正旦朝會帝復令諸說經者更相難詰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時重坐至五十餘席

楊倫

倫字仲理習古文尚書以不能人間事三府州郡辟命皆不就惟講授大澤弟子千餘人順帝時徵拜侍中倫性嚴固邵陵令任嘉以姦賊千萬被發牽染將

相大臣百餘人倫上書極言當坐舉主云齊威之霸殺姦人五人并及舉者當斷不斷黃石所忌又云聖王所以聽備僮牧豎之言者猶塵加嵩公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有司以倫解不遜坐不敬詔特原之陽嘉初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督發倫乃身畱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畱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勿頭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強於三軍帝怒徵詣廷尉已乃詔原之

周澤

澤以春秋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由議曹祭酒

讀史快編

卷九

二二

累官至太常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黃香

香九歲失母思慕憔悴鄉人稱孝年十二太守召至署門下孝子尤博通經典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肅宗時詔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會于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詔香詣殿下顧謂諸王曰此所謂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驚悅

崔琦

涿郡崔琦以作外戚箴刺梁冀冀銜之後復作白鵠賦爲諷冀愈怒除琦臨濟長琦不敢就職解印綬亡去冀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每息輒偃而讀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殺子吾見子賢者不忍殺幸亟自匿吾亦從此逝矣琦乃得脫

過韶

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生韶有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過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

讀東漢書

卷九

二九

眠韶聞應聲對曰過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簡但欲眠思經義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其辯捷如此

文苑

趙壹

漢陽人趙壹負才倨傲爲鄉曲所擯遊京師念公卿中惟河南尹羊陟足以託名乃日造門陟強許通猶臥未起壹徑上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大哭門下驚奔入告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明

巨遂大從車騎造壹臺延陟露坐柴車草屏之下愀與劇談至夕極歡而去壹於是名震京師

壹自京師還西州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內壹竟去規聞大驚急遣主簿奉書謝過因追之壹報書語甚簡亢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風退自引畏使君勞苦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諸天不尤於物且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札追路相尋竟去不顧

補衡

衡字正平以高才傲世建安初舉遊許下始達潁川

讀東漢書

卷九

十三

陰懷一刺至刺字漫滅卒無所之時許都新建四方名士大夫畢集或謂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遊對曰吾豈能從屠沽兒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厨請客惟善孔融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孔融嘗薦衡才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心鄙操屢稱狂病不肯往操懷忿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故召爲鼓史因大會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乃爲潁陽參

掘蹀躞而前容態特異聲節悲壯直進操前而止更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著之單復參趨而去顏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我

曹操送衡於劉表將發眾祖之城南先更相戒曰禍衡狂肆無禮今因其後到當共以不起折之及至眾莫起衡坐而大哭眾怪其故衡曰坐者為塚臥者為尸尸塚之間能不悲乎人荆表甚重之表嘗與諸文人共草奏並極才思以示衡衡省覽未周直抵地表憊然駭取不能容送之黃祖祖竟殺之

讀史懷編

卷九

三一

衡客黃祖時祖長子射尤善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詞還恨不得寫衡曰吾猶能識之惟中石缺二字不明耳為書出射馳使校碑絕無訛謬莫不歎服射大會賓客客有獻鸚鵡者射舉厄請賦之衡即席攬筆文無加點而詞采絢麗一坐盡傾其後竟以忤祖見殺射徒號救之不及

附光武遷洛陽時經牒祕書載可二千餘輛此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吏民擾亂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籍俱割散練帛圖書大則聯為帷蓋小乃製勝囊矣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

路艱遠復棄其半焉迨李郭亂一時焚蕩都盡

獨行

熊玄

蜀郡熊玄以高誼著元始初公車對策高第時朝還八人以繡衣使者持節巡天下玄與焉事未竣而莽忽篡玄遂變名姓間竄歸家遷世不出會公孫述僞號欲借名士為重遣使厚幣迎玄玄不詣如是者再述怒劫以毒藥遣太守賁致之玄仰天歎曰許由恥堯伯夷羞武彼獨何人死亦奚恨遂受藥玄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命太守為奏之得免

讀史懷編

卷九

三二

李業

業字巨游性介特莽嘗召業至脅以牢獄竟不屈公孫述聞其名幣徵之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賁詔命併持毒酒劫之融曲為勸駕且曰宜呼室家與計業毅然曰丈夫斷之心久矣何妻予為遂飲毒死

附述又徵蜀郡正皓王嘉恐不至乃先繫其妻子王皓即時自刎以首付使者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亦即對使者仗劍死是時捷為任承馮信亦以述徵命皆托青盲避世承妻淫於前匿不言見子入井強忍不

救信侍婢亦於信前有所私皆意爲真盲也及述敗二人盥洗更視曰世適平日卽清淫者愧而自殺

范式

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劭友甚暱劭字元伯適歸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爲共尅期日已而期至元伯白母請具饌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劭曰巨卿信士必不食諾其日巨卿果至升堂拜劭母劇飲懽別

劭後寢疾將革同郡郗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劭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非死友耶劭

讀史集編

卷九

三三

曰二子吾生友山陽范巨卿則吾死友也尋卒式時仕爲郡功曹一夕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寤恍然悲淒泣下卽日辭太守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時未及到而劭喪已發引旣至塋將空柩忽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爲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來者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叩柩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時會葬者千人盡揮涕式執紼引柩柩乃前式止冢次爲手植墳樹而後去

時長沙陳季子亦同遊太學未見式而季子忽被病篤囑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沒必埋尸巨卿戶前因裂素作書遺之旣卒妻如其言式時方出會還見痊省書愴然感之向墳哭呼爲死友遂護其喪及妻子身送之臨湘未至四五里輒委素書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知之急追索不復見

李善

善字大孫李元家荅頭也元與家屬以疾疫相繼死唯孤兒續始生數旬元家貲巨萬羣婢利其財將謀殺續善力不能制潛負續逃隱瑕丘界中親自哺養

讀史集編

卷九

三四

乳爲生續續年十歲乃携歸訟之縣盡理舊業還之悉收殺諸謀續者時鍾離意上其狀累遷日南太守之官道經李元家未至一里卽更服至則親持鉏去草拜掃成禮哭泣甚悲曰君夫人善在此徘徊數日而去

王忱

忱字少林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困劇心惑之書生謂忱曰吾當到洛陽而被病命休矣屢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幸埋我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卽攜一斤爲營葬餘金卽埋置棺下人無知者歸

數年縣署他亭長初至日有馬忽入亭中其日大風又飄一繡被墮他前他一日乘馬到雒縣馬竟奔入它舍舍主人喜曰今獲盜矣問他得馬狀他具道併及繡被之故主人慨然曰馬被同日亡去卿豈有陰德耶而致二物他因說葬書生事并道生形容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兒也姓金名彥何意乃爾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俱迎彥喪餘金宛然

陸續

吳人陸續字智初楚王英事覺遠續詣洛陽就考續

續史長編

卷九

三

母往候之時獄事持急不得通母但作食付門卒食續續雖見考苦毒而詞氣慷慨不易容獨對食凄然悲泣使者怪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使者大怒謂門卒傳通消息召將案之續曰非也因食餉羹知出自母使者問何以知出自母續曰母戡肉未嘗不方斷蔥必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問諸謁舍果得續母陰奇之為上狀續得釋

戴封

濟北戴封有至行嘗行遇盜財物悉被畧惟餘七緡賊不知處封復追與之曰知諸君乏豈敢有愛賊驚

謝還之後為西華令時汝潁大蝗獨不入西華偶一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蝗亦去其年大旱封禱雨不獲為積薪坐其上舉火自焚火起而雨忽暴集遠近驚歎

陳雷

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公二人交甚暱太守張雲嘗舉重為應重以讓義前後十通記義不聽重亦不往刺史舉義茂才義讓重刺史不聽義佯狂披髮而逃之其後三府同時並辟二人乃出時人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續史長編

卷九

三

范冉

范冉字史雲好為詭激之行慕梁伯鸞閑仲叔之為人而鄙郭林宗嘗被召署萊蕪長不就惟賣卜自給有時絕粒而無戚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卒年七十四臨終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昏亂之世生不得匡時死不忍同俗氣絕便殮殮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屣穿屣便埋明堂之奠乾飯寒水飲食物勿有所下知我心者李子堅固王子炳與也今皆不在制之惟爾勿令鄉人宗戚妄有所加冉即丹

趙苞

苞字威豪其兄忠爲中常侍苞恥之絕不與通仕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竟爲鮮卑所掠虜嘗出遇劫苞苞悲號謂母曰本圖以微祿養不意反爲母禍昔爲母子今作王臣義不得顧私恩萬死無以塞罪母亦諭苞大義引王陵事以固其志苞遂決策進戰破虜母妻子俱被害苞表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避難非忠殺母全忠非孝有何面目立天壤間遂自殺

向栩

栩朝歌人向長後也性卓詭不倫好披髮著絳綃衣

讀史快編

卷九

三七

嘗於竈北坐板牀上不言而長嘯有弟子數人名顏淵子貢季路冉有有時乞食街市或悉邀乞兒同飲宿州郡舉孝廉賢良方正俱不就後忽徵拜趙相遷侍中不事事舍中生蒿萊張角作亂栩建議勿用兵惟遣將於河上向北讀孝經賊當白滅在朝語多侵中常侍中常侍惡而殺之

王烈

烈字彥方少師事陳寔以高誼著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遺之一疋布或問之烈曰盜懼吾知是有恥心漸且

從善吾故以此資而激之耳後有老父遺劔於道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劔怪問姓名則前盜牛人也

讀史快編卷九

讀史快編

卷九

三八